

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



一灯大师述说当年与刘贵妃之间的种种恩怨爱憎。郭靖与黄蓉坐在他面前蒲团上倾听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弟子侍立于一灯大师身后。

第三十一回 鸯鸳锦帕

一灯大师低低叹了口气道：“其实真正的祸根，还在我自己。我大理国小君，虽不如中华天子那般后宫三千，但后妃嫔御，人数也是众多，唉，这当真作孽。想我自来好武，少近妇人，连皇后也数日难得一见，其余贵妃官嫔，哪里还有亲近的日子？”说到这里，向四名弟子道：“这事的内里因由，你们原也不知其详，今日好教你们明白。”

黄蓉心道：“他们当真不知，总算没有骗我。”只听一灯说道：“我众妃嫔见我日常练功学武，有的瞧着好玩，缠着要学，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，好教她们练了健身延年。内中有一个姓刘的贵妃，天资特别颖悟，竟然一教便会，一点即透，难得她年纪轻轻，整日勤修苦练，武功大有进境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那日她在园中练武，却给周怕通周师兄撞见了。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，生性又是天真烂漫，不知男女之防，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，立即上前和她过招。周师兄得自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，刘贵妃哪里是他对手……”

黄蓉低声道：“啊哟，他出手不知轻重，定是将刘贵妃打伤了？”

一灯大师道：“人倒没有打伤，他是三招两式，就以点穴法将刘贵妃点倒，随即问她服是不服。刘贵妃自然软服。周师兄解开她的穴道，甚是得意，便即高谈阔论，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。”

· 1123 · 第三十一回鸯鸳锦帕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她点穴功夫，可是你们想，这门高深武功，我如何能传给后宫妃嫔？她听周师兄这么说，正是投其所好，当即恭恭敬敬的向他请教。”

黄蓉道：“咳，那老顽童可得意啦。”一灯道：“你识得周师兄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咱们是老朋友了，他在桃花岛上住了十多年没离开一步。”一灯道：“他这样的性儿，怎能耽得住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是给我爹爹关着的，最近才放了他。”一灯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周师兄身子好罢？”黄蓉道：“身子倒好，就是越老越疯，不成样儿。”指着郭靖，抿嘴笑道：“老顽童跟他拜了把子，结成了义兄义弟。”

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，接着说道：“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、母子、夫妇，向来是男师不传女徒，女师不传男徒的……”黄蓉道：“为甚么？”一灯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啊。你想，若非周身穴道一一摸到点到，这门功夫焉能授受？”黄蓉道：“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么？”那渔人与农夫怪她老是打岔，说些不打紧的闲话，齐向她横了一眼。黄蓉也向两人白了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我问不得么？”一灯微笑道：“问得问得。你是小女孩子，又是救命要紧，那自作别论。”黄蓉道：“好罢，就算如此。后来怎样？”

一灯道：“后来一个教一个学，周师兄血气方刚，刘贵妃正当妙龄，两个人肌肤相接，日久生情，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田地……”黄蓉欲待询问，口唇一动，终于忍住，只听一灯接着道：“有人前来对我禀告，我心中虽气，碍于王真人面子，只是装作不晓，哪知后来却给王真人知觉了，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，不善隐瞒……”黄蓉再也忍不住，问道：“甚么事啊？甚么事闹到难以收拾？”一灯一时不易措辞，微一踌躇才道：“他们并非夫妇，却有了夫妇之事。”

黄蓉道：“啊，我知道啦，老顽童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。”一灯道：“唉，那倒不是。他们相识才十来天，怎能生儿育女？王真人发觉之后，将周师兄

捆绑了，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。我们学武之人义气为重，女色为轻，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交情？我当即解开他的捆绑，并把刘贵妃叫来，命他们结成夫妇。哪知周师兄大叫大嚷，说道本来不知这是错事，既然这事不好，那就杀他头也决计不干，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。当时王真人叹道：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气，不分好歹，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，早已一剑将他斩了。”

黄蓉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老顽童好险！”

一灯接着道：“这一来我可气了，说道：‘周师兄，我确是甘愿割爱相赠，岂有他意？自古道：兄弟如手足，夫妻如衣服。区区一个女子，又当得甚么大事？’”

黄蓉急道：“呸，呸，伯伯，你瞧不起女子，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。”那农夫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你别打岔，成不成？”黄蓉道：“他说话不对，我定然要驳。”在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，一灯大师既是君，又是师，对他说出来的话，别说口中决不会辩驳半句，连心中也是奉若神圣，这时听得黄蓉信口恣肆，都不禁又惊又怒。

一灯大师却并不在意，继续讲述：“周师兄听了这话，只是摇头。我心中更怒，说道：‘你若爱她，何以坚执不要？倘若并不爱她，又何以做出这等事来？我大理国虽是小邦，难道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辱？’周师兄呆了半晌不语，突然双膝跪地，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‘段皇爷，是我的不是，你要杀我，也是该的，我不敢还手。’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，一时无言可对，只道：‘我怎会杀你？’他道：‘那么我走啦！’从怀中抽出一块锦帕，递给刘贵妃道：‘还你。’刘贵妃惨然一笑，却不接过。周师兄松了手，那锦帕就落在我的足边。周师兄更不打话，扬长出宫，一别十余年，此后就没再听到他的音讯。王真人向我道歉再三，跟着也走了，听说他是年秋天就撒手仙游。王真人英风仁侠，并世无出其右，唉……”

黄蓉道：“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些，但说到英风仁侠，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伯伯。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平平无奇，差劲得很，那块锦帕后来怎样？”

四弟子心中都怪她女孩儿家就只留意这些手帕啦、衣服啦的小事，却听师父说道：“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般的呆着，心中好生气恼，拾起锦帕，只见帕上织着一幅鸯鸳鸯戏水之图，咳，这自是刘贵妃送给他的定情之物啦。我冷笑一声，却见一对鸯鸳鸯之旁，还绣着一首小词……”黄蓉心中一凛，忙问：“可是‘四张机，鸯鸳鸯织就欲双飞’？”那农夫厉声喝道：“连我们也不知，你怎么又知道了？老是瞎说八道的打岔！”哪知一灯大师却叹道：“正是这首词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此言一出，四大弟子相顾骇然。

郭靖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我想起啦。那日在桃花岛上，周大哥给毒蛇咬了，神智迷糊，嘴里便反来覆去的念这首词。正是，正是……四张机，鸯鸳鸯织就……又有甚么甚么头先白。蓉儿，还有甚么？我记不得了。”黄蓉低声念道：“四张机，鸯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。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

郭靖伸掌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一点儿也不错。周大哥曾说美貌女子见不得，一见就会得罪好朋友，惹师哥生气，又说决不能让她摸你周身穴道，否则要倒大霉。蓉儿，他还劝我别跟你好呢。”黄蓉嗔道：“呸，老顽童，下次见

了，瞧我拧不拧他耳朵！”忽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那天在临安府，我随口开了个玩笑，说他娶不成老婆，老顽童忽然发了半天脾气，颠倒为了这个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听瑛姑念这首词，总好像是听见过的，可是始终想不起来。咦，蓉儿，瑛姑怎么也知道？”黄蓉叹道：“唉，瑛姑就是那位刘贵妃啊。”

四大弟子中只有那书生已猜到了五六成，其余三人都极是惊异，一齐望着师父。

一灯低声道：“姑娘聪明伶俐，果真不愧是药兄之女。刘贵妃小名一个‘瑛’字。那日我将锦帕掷了她，此后不再召见。我郁郁不乐，国务也不理会，整日以练功自遣……”

黄蓉插嘴道：“伯伯，你心中很爱她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不爱，就不会老是不开心啦。”四大弟子恼她出言无状，齐声叫道：“姑娘！”黄蓉道：“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伯伯，你说我错了么？”

一灯黯然道：“此后大半年中，我没召见刘贵妃，但睡梦之中却常和她相会。一天晚上半夜梦回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决意前去探望。我也不让宦女太监知晓，悄悄去她寝宫，想瞧瞧她在干些甚么。刚到她寝宫屋顶，便听得里面传出一阵儿啼之声。咳，屋面上霜浓风寒，我竟怔怔的站了半夜，直到黎明方才下来，就此得了一场大病。”

黄蓉心想他以皇帝之尊，深更半夜在宫里飞檐走壁，去探望自己妃子，实在大是奇事。四弟子却想起师父这场病不但势头凶猛，而且缠绵甚久，以他这身武功，早就风寒不侵，纵有疾病，也不致久久不愈，此时方知当年是心中伤痛，自暴自弃，才不以内功抵御病魔。

黄蓉又问：“刘贵妃给你生了个儿子，岂不甚好？伯伯你干么要不开心？”一灯道：“傻孩子，这孩子是周师兄生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周师兄早就走啦，难道他又偷偷回来跟她相会？”一灯道：“不是的。你没听说过‘十月怀胎’这句话吗？”

黄蓉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啊，我明白啦。那小孩儿一定生得很像老顽童，两耳招风，鼻子翘起，否则你怎知不是你生的呢？”一灯大师道：“那又何必见到方知？这些日子中我不曾和刘贵妃亲近，孩子自然不是我的了。”黄蓉似懂非懂，但知再问下去必定不妥，也就不再追问。

只听一灯道：“我这场病生了大半年，痊愈之后，勉力排遣，也不再去想这回事。过了两年有余，一日夜晚，我正在卧室里打坐，忽然门帷掀起，刘贵妃冲了进来。门外的太监和两名侍卫急忙阻拦，但哪里拦得住，都被她挥掌打了开去。我抬起头来，只见她臂弯里抱着孩子，脸上神色惊恐异常，跪在地下放声大哭，只是磕头，叫道：‘求皇爷开恩，大慈大悲，饶了孩子！’

“我起身一瞧，只见那孩子满脸通红、气喘甚急，抱起来细细查察，他背后肋骨已折断了五根。刘贵妃哭道：‘皇爷，贱妾罪该万死，但求皇爷赦了孩子的小命。’我听她说得奇怪，问道：‘孩子怎么啦？’她只是磕头哀求。我问：‘是谁打伤他的？’刘贵妃不答，只哭叫：‘求皇爷开恩饶了他。’我摸不着头脑。她又道：‘皇爷赐我的死，我决无半句怨言，这孩子，这孩子……’我道：‘谁又来赐你死啦？到底孩子是怎么生伤的？’刘贵妃抬起头来，颤声道：‘难道不是皇爷派侍卫来打死这孩子么？’我知事出跷蹊，忙问：‘是侍卫打伤的？哪个奴才这么大胆？’刘贵妃叫道：‘啊，不是皇爷的圣旨，那么孩子有救啦！’说了这句话，就昏倒在地下。

“我将她扶起，放在床上，把孩子放在她身边。过了半晌，她才醒了转来，拉住我手哭诉。原来她正拍着孩子睡觉，窗中突然跃进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，拉起孩子，在他背上拍了一掌。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，那侍卫一把将她推开，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，这才哈哈大笑，越窗而出。那侍卫武功极高，她又认定是我派去杀她儿子，当下不敢追赶，径行来我寝宫哀求。”

“我越听越是惊奇，再细查孩子的伤势，却瞧不出是被甚么功夫所伤，只是带脉已被震断，那刺客实非庸手。可是他又显然手下留情，婴儿如此幼弱，居然身受两掌尚有气息。当下我立即到她的卧室查看，瓦面和窗槛上果然留着极淡的足印，我对刘贵妃道：‘这刺客本领甚高，尤其轻功非同小可。大理国中除我之外，再无第二人有此功力。’刘贵妃忽然惊呼：‘难道是他？他干么要杀死自己儿子？’她此言一出，脸色登时有如死灰。”

黄蓉也是低低惊呼一声，道：“老顽童不会这么坏罢？”一灯大师道：“当时我却以为定是周师兄所为。除他之外，当世高手之中，又有谁会无缘无故的来加害一个婴儿？料得他是不愿留下孽种，贻羞武林。刘贵妃说出此言，又羞又急，又惊又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又道：‘不，决不是他！那笑声定然不是他！’”

众人听到这里，身上都骤感一阵寒意。郭靖与黄蓉心中泛起瑛姑的言语容貌，想像当日她说那几句话时咬牙切齿的神情，不禁凜然畏怖。

一灯大师接着道：“当时我见她说得如此斩钉截铁，也就信了。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谁。我也曾想，难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马钰、丘处机、王处一他们之中的一个？为了保全全真教的令誉，竟尔千里迢迢的赶来杀人灭口……”

郭靖口唇动了一下，要待说话，只是不敢打断一灯大师的话头。一灯见了，道：“你想说甚么，但说不妨。”郭靖道：“马道长、丘道长他们都是侠义英雄，决不会做这等事。”一灯道：“王处一我曾在华山见过，人品确是很不错的。旁人如何就不知了。不过若是他们，轻轻一掌就打死了婴儿，却何以又打得他半死不活？”

他抬头望着窗子，脸上一片茫然，十多年前的这个疑团，始终没能在心中解开，禅院中一时寂静无声，过了片刻，一灯道：“好，我再说下去……”

黄蓉忽然大声说道：“确然无疑，定是欧阳锋。”一灯道：“后来我也猜想到他。但欧阳锋是西域人，身材极是高大，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。据刘贵妃说，那凶手却又较常人矮小。”黄蓉道：“这就奇了。”

一灯道：“我当时推究不出，刘贵妃抱着孩子只是哭泣。这孩子的伤势虽没黄姑娘这次所受的沉重，只是他年纪幼小，抵挡不起，若要医愈，也要我大耗元气。我踌躇良久，见刘贵妃哭得可怜，好几次想开口说要给他医治，但每次总想到只要这一出手，日后华山二次论剑，再也无望独魁群雄，《九阴真经》休想染指。唉，王真人说此经是武林的一大祸端，伤害人命，跋扈人心，实是半点不假。为了此经，我仁爱之心竟然全丧，一直沉吟了大半个时辰，方始决定为他医治。唉，在这大半个时辰之中，我实是个禽兽不如的卑鄙小人。最可恨的是，到后来我决定出手治伤，也并非改过迁善，只是抵挡不住刘贵妃的苦苦哀求。”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我说你心中十分爱她，一点几也没讲错。”

一灯似乎没听见她的话，继续说道：“她见我答应治伤，喜得晕了过去。”

我先给她推官过血，救醒了她，然后解开孩子的襁褓，以使用先天功给他推拿，哪知襁褓一解开，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，登时教我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但见肚兜上织着一对鸳鸯，旁边绣着那首‘四张机’的词，原来这个肚兜，正是用当年周师兄还给她那块锦帕做的。

“刘贵妃见到我的神情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她脸如死灰，咬紧牙关，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对着自己胸口，叫道：‘皇爷，我再无面目活在人世，只求你大恩大德，准我用自己性命换了孩子性命，我来世做犬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。’说着匕首一落，猛往心口插入。”

众人虽明知刘贵妃此时尚在人世，但也都不禁低声惊呼。

一灯大师说到此处，似乎已非向众人讲述过去事迹，只是自言自语：“我急忙使擒拿法将她匕首夺下，饶是出手得快，但她匕首已伤了肌肤，胸口渗出大片鲜血。我怕她再要寻死，点了她手足的穴道，包扎了她胸前伤口让她坐在椅上休息。她一言不发，只是望着我，眼中尽是哀恳之情。我们两人部不说一句话，那时寝宫中只有一样声音，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气声。”

“我听着孩子的喘气，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：她最初怎样进宫来，我怎样教她练武，对她怎样宠爱。她一直敬重我、怕我，柔顺的侍奉我，不敢有半点违背我的心意，可是她从来没真心爱过我。我本来不知道，可是那天见到她对周师兄的神色，我就懂了。一个女子真正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原来竟会这样的瞧他。她眼怔怔的望着周师兄将锦帕投在地下，眼怔怔的望着他转身出宫。她这片眼光教我寝不安枕、食不甘味的想了几年，现在又见到这片眼光了。她又在为一个人而心碎，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情人，是为她的儿子，是她跟情人生的儿子！”

“大丈夫生当世间，受人如此欺辱，枉为一国之君！我想到这里，不禁怒火填膺，一提足，将面前一张象牙圆凳踢得粉碎，抬起头来，不觉呆了，我道：‘你……你的头发怎么啦？’她好似没听见我的话，只是望着孩子。我以前真的不懂，一个人的目光之中，能有这么多的疼爱，这么多的怜惜。她这时已知我是决计不肯救这孩子的了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多看一刻是一刻。”

“我拿过一面镜子，放在她面前，道：‘你看你的头发！’原来刚才这短短几个时辰，在她宛似过了几十年。那时她还不过十八九岁，这几个时辰中惊惧、忧愁、悔恨、失望、伤心，诸般心情夹攻，鬓边竟现出了无数白发！”

“她全没留心自己的容貌有了甚么改变，只怪镜子挡住了她眼光，使她看不到孩子，她说：‘镜子，拿开。’她说得很直率，忘了我是皇爷，是主子。我很奇怪，心里想：她一直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怎么这时却全不理睬？当下将镜子掷开，只见她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孩子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盼望得这么恳切，只盼那孩子能活着。我知道，她恨不得自己的性命能钻到孩子的身体里，代替他那正在一点一滴失却的性命。”

说到这里，郭靖与黄蓉同时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都想：“当我受了重伤，眼见难愈之时，你也是这样的瞧着我啊。”两人不自禁的伸出手去，握住了对方的手，两颗心勃勃跳动，感到全身温暖，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，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，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，因为她的伤势已经好了，不会再死。是的，不会再死，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，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。

只听一灯大师继续说道：“我实在不忍，几次想要出手救她孩子，但那

块锦帕平平正正的包在孩子胸口。锦帕上绣着一对鸳鸯，亲亲热热的头颈偎倚着头颈，这对鸳鸯的头是白的，这本来是白头偕老的口彩，但为甚么说‘可怜未老头先白’？我一转头见到她鬓边的白发，忽然出了一身冷汗，我心中又刚硬起来，说道：‘好，你们俩要白头偕老，却把我冷冷清清的撇在宫里做皇帝！这是你俩生的孩子，我为甚么要耗损精力来救活他？’

“她向我望了一眼，这是最后的一眼，眼色中充满了怨毒与仇恨。她以后永远没再瞧我，可是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。她冷冷的道：‘放开我，我要抱孩子！’她这两句话说得十分严峻，倒像她是我的主子，教人难以违抗，于是我解开了她穴道。她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孩子一定痛得难当，想哭，但哭不出半点声音，小脸儿胀得发紫，双眼望青母亲，求她相救。可是我心中刚硬，没半点儿慈心。我见她头发一根一根的由黑变灰，由灰变白，不知这是我心中的幻象，还是当真如此，只听她柔声道：‘孩子，妈没本事救你，妈却能教你不再受苦，你安安静静的睡罢，睡罢，孩子，你永远不会醒啦！’我听她轻轻的唱起歌儿来哄着孩子，唱得真好听，啾啾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们听！”

众人听他如此说，却听不到半点歌声，不禁相顾骇然。那书生道：“师父，你说得累了，请歇歇罢。”

一灯大师恍若不闻，继续说道：“孩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但随即又痛得全身抽动。她又柔声道：‘我的宝贝心肝，你睡着了，身上就不痛啦，一点儿也不苦啦！’猛听得波的一声，她一匕首插在孩子心窝之中。”

黄蓉一声惊呼，紧紧抓住郭靖手臂，其余各人也是脸上均无半点血色。

一灯大师却不理会，又道：“我大叫一声，退了几步，险些摔倒，心中混沌沌，一片茫然。只见她慢慢站起身来，低低的道：‘总有一日，我要用这匕首在你心口也戳一刀。’她指着自已手腕上的玉环，说道：‘这是我进宫那天你给我的，你等着罢，哪一天我把玉环还你，哪一天这匕首服着也来了！’”一灯说到这里，把玉环在手指上又转了一圈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就是这玉环，我等了十几年，今天总算等到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她自己杀死儿子，与你何干？孩子又不是你打伤的。况且她用毒药害你，纵使当年有甚么仇怨，也是一报还一报的清偿了。我到山下去打发她走路，不许她再来骚扰她话未说完，那小沙弥匆匆进来，道：“师父，山下又送来这东西。”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布包。一灯接过揭开，众人齐声惊呼，原来包内正是那锦帕所做的婴儿肚兜。

锦缎色已变黄，上面织着的那对鸳鸯却灿然如新，两只鸳鸯之间穿了一个刀孔，孔旁是一滩已变成黑色的血迹。

一灯呆望肚兜，凄然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鸳鸯织就欲双飞，嘿，欲双飞，到头来总成一梦。她抱着儿子的尸体，纵声长笑，从窗中一跃而出，飞身上屋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我不饮不食，苦思了三日三夜，终于大彻大悟，将皇位传给我大儿子，就此出家为僧。”

他指着四个弟子道：“他们跟随我久了，不愿离开，和我一起到大理城外的天龙寺住。起初三年，四人轮流在朝辅佐我儿。后来我儿熟习了政务，国家清平无事。我们又遇上大雪山采药、欧阳锋伤人之事，大伙儿搬到了这里，也就没再回大理去。

“我心肠刚硬，不肯救那孩子性命，此后十来年中，日日夜夜教我不得安息，总盼多救世人，赎此大罪。他们却不知我的苦衷，总是时加阻拦。唉，

其实，就算救活千人万人，那孩子总是死了，除非我把自己性命还了他，这罪孽又哪能消除得了？我天天在等候瑛姑的消息，等她来把匕首刺入我心窝之中，怕只怕等不及她到来，我却寿数已终，这场因果难了。好啦，眼下总算给我盼到了。她又何必在九花玉露丸中混入毒药？我若知她下毒之后跟着就到，这几个时辰总支持得住，也不用师弟费神给我解毒了。”

黄蓉气愤愤的道：“这女人心肠好毒！她早已查到伯伯的住处，就怕自己功夫不济，处心积虑的在等待时机，刚巧碰到我给裘铁掌打伤，就指引我来求治。双管齐下，既让你耗损了真力。再乘机下毒，真想不到我竟成了这恶妇手中害人的利器。伯伯，欧阳锋那幅画又怎到了她的手里？这画又有甚么干系？”

一灯大师取过小几上那部《大庄严论经》，翻到一处，读道：“画中故事出于天竺角城：昔有一王，名曰尸毗，精勤苦行，求正等正觉之法。一日有大鹰追逐一鸽，鸽飞入尸毗王腋下，举身战怖。大鹰求王见还，说道：‘国王救鸽，鹰却不免饿死。’王自念救一害一，于理不然，于是即取利刀，自割股肉与鹰。那鹰又道：国王所割之肉，须与鸽身等重。’尸毗王命取天平，鸽与股肉各置一盘，但股肉割尽，鸽身犹低，王续割胸、背、臂、肋俱尽，仍不及鸽身之重，王举身而上天平。于是大地震动，诸天作乐，天女散花，芳香满路。天龙、夜叉等俱在空中叹道：‘善哉善哉，如此大勇，得未曾有。’”这虽是神话，但一灯说得慈悲庄严，众人听了都不禁感动。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她怕你不肯为我治伤，是以用这幅画来打动你的心。”

一灯微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她当日离开大理，心怀怨愤，定然遍访江湖好手，意欲学艺以求报仇，由此而和欧阳锋相遇。那欧阳锋得悉了她的心意，想必代她筹划了这个方策，绘了这图给她。此经在西域流传甚广，欧阳锋是西域人，也必知道这故事。”黄蓉恨恨的道：“老毒物利用瑛姑，那瑛姑又来利用我，这是借刀杀人的连环毒计。”一灯叹道：“你也不须烦恼，你若不与她相遇，她也必会随意打伤一人，指点他来求我医治。只是若无武功高强之人护送，轻易上不得山来。欧阳锋此图绘成已久，安排下这个计谋，少说也已有十年。这十年之中竟遇不着一个机缘，那也是运数该当如此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我知道啦。她还有一件心事，比害你更是要紧。”一灯“啊”了一声：“甚么事？”黄蓉道：“老顽童被我爹爹关在桃花岛上，她要去救他出来。”于是将她苦学奇门术数之事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后来得知纵使再学一百年，也难及得上我爹爹，又见我正好受了伤，于是……”

一灯一声长笑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一了百了，诸事凑合，今日总算得遂她的心愿。”沉着脸向四弟子道，“你们好好去接引刘贵妃，不，接引瑛姑上山，不得有半句不敬的言语。”

四弟子不约而同的伏地大哭，齐叫，“师父！”

一灯叹道：“你们跟了我这许多年，难道还不明白师父的心事么？”转头向靖、蓉二人道：“我求两位一件事。”靖、蓉齐道：“但教所命，无有不遵。”一灯道：“好。现下你们这就下山去。我一生负瑛姑实多，日后她如遇到甚么危难艰险，务盼两位瞧在老僧之脸，尽力接手。两位如能工成她与周师兄的美事，老僧更是感激无量。”

靖、蓉两人愕然相顾，不敢答应。一灯见两人不作声，又追问一句，“老僧这个恳求，两位难以答允么？”黄蓉微一犹豫，说道：“伯伯既这么说，我们遵命就是。”一扯郭靖的衣袖，下拜告别。一灯又道：“你们不必和瑛

姑见面，从后山下去罢。”黄蓉又答应了，牵着郭靖的手转身出门。

四弟子见她并无戚容，都暗骂她心地凉薄，眼见自己救命恩人危在顷刻，竟然漠不关心的说走就走。

郭靖却知黄蓉决不肯袖手不顾，必然另有计谋，当下跟着她出门。走到门口，黄蓉俯口到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。郭靖停步迟疑，终于点头，转过身来，慢慢走回。

一灯道：“你宅心忠厚，将来必有大成。瑛姑的事，我重托你了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！大师之事，晚辈自当尽心竭力，”突然反手抓出，拿住了一灯身旁那天竺僧人的手腕，左手乘势戳去，闭住了他“华盖”“天柱”两个大穴。这两穴一主手，一主足，两穴被闭，四肢登时动弹不得，这一着大出人人意料之外，一灯与四大弟子俱各大惊失色，齐叫：“干甚么？”郭靖更不打话，左手又往一灯肩头抓去。

一灯大师见郭靖抓到，右掌翻过，快似闪电，早已拿住他左手手腕。郭靖吃了一惊，心想此际一灯全身已在自己掌力笼罩之下，竟能破势反击，而且一击正中要害，这功夫确是高深之极，只是一灯手掌与他手脉寸关尺甫触，立显真力虚弱，这一拿虚晃不稳。郭靖立时夺位逆拿，翻掌扣住他手背麻筋，右掌“神龙摆尾”，击退渔人与樵子从后攻来的两招，左手食指前伸，点中了一灯大师胁下的“凤尾”“精促”二穴，说道：“怕怕，对不住之至。”

此时黄蓉已使开打狗棒法，将那农夫直逼到禅房门外。那书生以变起仓卒，未明靖、蓉二人用意，连呼：“有话请说，不必动手。”那农夫见师父为人所制，势如疯虎，不顾性命的向禅房猛冲，但那打狗棒法何等精妙，连冲三次，都给黄蓉逼得退回原位。郭靖双掌呼呼风响，使成一个圈子，从禅房里打将出来，渔人、樵子、书生三人破他掌力所迫，一步一步退出房门，黄蓉猛地递出一招，直取农夫眉心。这一棒迅捷绝伦，那农夫一声“啊也”，向后急仰，平平跃出数尺。黄蓉叫声：“好！”反手关上背后的房门，笑眯眯的道：“各位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

那樵子和渔人每接郭靖一掌，都感手臂酸麻，足下踉跄，眼见郭靖又是挥掌击来，两人并肩齐上，只待合力抵挡。郭靖听得黄蓉此言，这一掌发到中途，忽地收住，抱拳说道：“得罪得罪。”渔、樵、耕、读愕然相顾。黄蓉庄容说道：“我等身受尊师厚恩，眼见尊师有难，岂能袖手不顾？适才冒犯，实是意图相救。”

那书生上前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家师对头是我们四人的主母，尊卑有别，她找上山来，我们不敢出手。何况家师为了那……那小皇爷之死，十余年来耿耿于心，这一次就算功力不损，身未中毒，见到那刘贵妃前来，也必袖手受她一刀。我们师命难违，心焦如焚，实是智穷力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姑娘绝世才华，若能指点一条明路，我辈粉身碎骨，亦当相报大恩大德。”

黄蓉听他说得如此恳切，倒也不便再如先前那样和他嬉皮笑脸，说道：“我师姐妹对尊师感恩之心，与四位无异，定当全力以赴。如能阻止瑛姑踏进禅院，自是最好不过，但想她处心积虑，在山下黑泥沼中苦候十余年，此次必是有备而来，只怕不容易阻挡。小妹想到的法子要冒一个奇险，若能成功，倒可一劳永逸，更无后患。只是风险甚大，那瑛姑精明狡猾，武功又高，此计未必能成。但我才智庸愚，实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。”

渔、樵、耕、读齐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黄蓉秀眉微扬，说出一番话来，只把四人听得面面相觑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西牌时分，太阳缓缓落到山后，山风清劲，只吹得禅院前几排棕榈树摇摆不定，荷塘中残荷枯叶簌簌作响。夕阳余晖从山峰后面映射过来，照得山峰的影子宛似一个极大怪人，横卧在地。

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盘膝坐在石梁尽处的地下，睁大了眼睛，只是向前望去，每人心中都是忐忑不安。等了良久，天渐昏暗，几只乌鸦哑哑鸣叫，飞入下面山谷，谷中白雾蒙蒙升起，但石梁彼端的山崖转角处仍是无人出现。

那渔人心道：“但愿得刘贵妃心意忽变，想起此事怪不得师父，竟然悬崖勒马，从此不来。”那樵子心想：“这刘贵妃狡诈多智，定是在使甚奸计。”那农夫最是焦躁，心道：“早一刻来，早一刻有个了断，是祸是福，是好是歹，便也有个分晓。说来却又不来，好教人恼恨。”那书生却想：“她来得愈迟，愈是凶险，这件事也就愈难善罢。”他本来足智多谋，在大理国做了十余年宰相，甚么大阵仗都见过了，但这时竟然心头烦躁，思潮起伏，拿不出半点主意，眼见周围黑沉沉地，远处隐隐传来几声果鸣，突然想起儿时听人说过的一番话来：“那夜猫子躲在暗处里，偷偷数人的眉毛。谁的眉毛根数给数清楚了，那就活不到天亮。”这明明是骗小孩儿的瞎说，但这时听到这几声果鸣，全身竟然不寒而栗：“难道师父当真逃不过这番劫难，要死在这女子手里么？”

正想到此处，忽听那樵子颤声低呼：“来啦！”一抬头，只见一条黑影在石梁上如飞而至，遇到缺口，轻飘飘的纵跃即过，似乎丝毫不费力气。四人心中更是骇然：“她跟我师学艺之时，我们早已得了我师的真传。怎么她的武功忽然胜过了我们？这十余年之中，她又从甚么地方学得这身功夫？”

眼见那黑影越奔越近，四人站起身来，分立两旁。转瞬之间，那黑影走完石梁，只见她一身黑衣，面目隐约可辨，正是段皇爷当年十分宠爱的刘贵妃。四人跪倒磕头，说道：“小人参见娘娘。”

瑛姑“哼”了一声，横目从四人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甚么娘娘不娘娘？刘贵妃早死了，我是瑛姑。嗯，大丞相，大将军，水军都督，御林军总管，都在这里。我道皇爷当真是看破世情，削发为僧，却原来躲在这深山之中，还是在做他的太平安乐皇帝。”这番话中充满了怨毒，四人听了，心下栗然。

那书生道：“皇爷早不是从前的模样了。娘娘见了他必定再也认不出来。”瑛姑冷笑道：“你们娘娘长、娘娘短的，是讥刺我么？直挺挺的跪在这里，是想拜死我么？”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互视一眼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小的向您请安。”瑛姑把手一摆，道：“皇爷是叫你们阻拦我来着，又闹这些虚文干么？要动手快动手啊。你们君的君，臣的臣，不知害过多少百姓，对我这样一个女子还装甚么假？”

那书生道：“我皇爱民如子，宽厚仁慈，大理国臣民至今无不称颂。我皇别说生平绝无残害无辜，就是别人犯了重罪，我皇也常常法外施恩。娘娘难道不知？”瑛姑脸上一红，厉声道：“你敢出言挺撞我么？”那书生道：“微臣不敢。”瑛姑道：“你口中称臣，心中岂有君臣之份？我要见段智兴去，你们让是不让？”

那“段智兴”正是一灯大师俗家的姓名，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心中虽知，但从来不敢出之于口，耳听得瑛姑直斥其名，都是不禁凛然。那农夫在朝时充任段皇爷的御林军总管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一日为君，终身是尊，你岂可出言无状？”

瑛姑纵声长笑，更不打话，向前便闯，四人各伸双臂相拦，心想，“她

功夫虽高，我四人合力，尽也阻拦得住，今日纵然违了师命，事急从权，那也说不得了。”岂知瑛姑既不出掌相推，也不挥拳殴打，施展轻功，迎面直撞过来。

那樵子见她冲到，不敢与她身子相碰，微向旁闪，伸手便抓她肩头。这一抓出手极快，抓力亦猛，但掌心刚触到她肩头，却似碰到一件异常油腻滑溜之物一般，竟然抓之不住。就在此时，农夫与渔人齐声猛喝，双双从左右袭到。

瑛姑一低头，人似水蛇，已从渔人腋下钻了过去。渔人鼻中只闻到一阵似兰非兰、似麝非麝的幽香，心中略感慌乱，手臂非但不敢向内压夹她身子，反而向外疾张，生怕碰着她身上甚么地方。农夫怒道：“你怎么啦！”十指似钩，猛向瑛姑腰间插去。樵子急喝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农夫充耳不闻，刹时之间，十指的指端都已触及瑛姑腰间，但不知怎的，指端触处只觉油光水滑，给她一溜便溜了开去。

瑛姑以在黑沼中悟出来的泥鳅功连过三人，已知这四人无法阻拦自己，反手发掌，猛向农夫拍去。书生回臂出指，径点她手腕穴道。岂知瑛姑突然伸出食指，快如电光石火，手指尖和他手指尖在空中对准了一碰。此时书生全身精力尽集于右手指，突然间指尖正中一麻，身如电震，叫声“啊哟”，一交跌翻在地。樵夫与渔人忙俯身相救。农夫左拳直出，犹似铁锤般往瑛姑身上击去。

这一拳势挟劲风，力道惊人，瑛姑眼见拳风扑面，竟不避让。那农夫一惊，心想这一拳势必将她打得脑浆迸裂，急忙收招，但拳面已然碰到瑛姑鼻尖。瑛姑脑袋微侧，拳锋便从她鼻尖滑落，在她脸颊上擦了过去。那农夫左臂不及回缩，手腕已被对方拿住，急忙后夺，只听得喀的一声，尚未觉得疼痛，却知手肘关节已被她反拳打脱。那农夫一咬牙，更不理睬，右手食指急往敌人臂弯里点去。

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的点穴功夫都得自一灯大师的亲传，虽不及乃师一阳指的出神入化，但在武林中也不算得是第一流的功夫，岂知遇着瑛姑，刚好撞正了克星。她处心积虑的要报丧子之仇，深知一灯大师手指功夫厉害，于是潜心思索克制的手段。她是刺绣好手，竟从女红中想出了妙法，在右手食指尖端上戴了一个小小金环，环上突出一枚三分来长的金针，针上喂以剧毒，她眼神既佳，手力又稳，苦练数年之后，空中飞过苍蝇，伸指戳去，金针能将苍蝇穿身而过。此际临敌，她一针先将书生的食指伤了，待见那农夫手指点到，冷笑一声，纤指轻曲，指尖对准指尖，一针又刺在他食指尖端的中心。

常言道：“十指连心”，那食指尖端属手阳明大肠经，金针刺入，即抵“商阳穴”。那农夫败中求胜，这一指点出时出了全力，瑛姑却毫不使劲，只是在恰好时际将金针摆在恰好的处所，不是以针刺他指尖，却是让他用指尖自行戳在金针之上。这一针刺入，那农夫也是虎吼一声，扑翻在地。

瑛姑冷笑道：“好个大总管！”抢步往禅院奔去。那渔人大呼：“娘娘留步。”瑛姑止步回身，冷笑道：“你待怎地？”这时她已奔至荷塘之前，荷塘与禅寺只有一条小石桥相通，瑛姑站在桥头，瞪目而视，虽在黑夜，仅有微光可辨面目，但那渔人与她一对面，只觉两道目光冷森森的直射过来，不禁心中凛然，不敢上前动手。瑛姑冷冷的道：“大丞相、大总管两人中了我的七绝针，天下无人救得。你也想送死吗？”说罢也不待他答话，转身缓缓而行，竟不回头，不理他是否从后偷袭。

一条小石桥只二十来步，将到尽头，忽然黑暗中转出一人，拱手道：“前辈您好。”

瑛姑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此人悄无声息的突然出现，我怎么竟未知觉？若是他暗施毒手，此刻只怕我已非死即伤。”定睛看时，只见他身高膀阔、浓眉大眼，正是自己指点上山的郭靖，当下说道：“小姑娘的伤治好了吗？”郭靖躬身说道：“多谢前辈指点，我师妹的伤蒙一灯大师治好了。”瑛姑哼了一声道：“她怎么不亲来向我道谢？”口中说着，脚下不停，径自前行。

郭靖站在桥头，见她笔直走来，忙道：“前辈请回！”瑛姑哪来理他，身形微侧，展开泥鳅功，从他身侧急滑而过。郭靖虽在黑沼茅屋中曾与她动过手，但料不到她说过就过，身子滑溜如此，情急之下，左臂后抄，回振反弹，却是周伯通所授“空明拳”的奇妙家数。瑛姑眼见已然滑过他的身侧，哪知一股柔中带韧的拳风忽地迎面扑至，逼得她非倒退不可。她此来有进无退，不管郭靖拳势猛烈，仍是鼓勇向前直冲。郭靖急叫：“留神！”只感一个女子温软的身躯已扑入自己臂弯，大惊之下，足下被瑛姑一勾，两人同时落向荷塘。

两人身在半空之时，瑛姑左手从郭靖右腋下穿过，绕至背后抓住他左肩，中指卷曲，扣向郭靖咽喉，大指食指施劲捏落。这是小擒拿手中的“前封喉闭气”之法，只要一捏而中，敌人气管封闭，呼吸立绝，最是厉害不过。郭靖身子斜斜下跌，又觉肩头被拿，心知不妙，右臂立弯，挟向瑛姑头颈，这也是小擒拿手中闭气之法，称为“后挟颈闭气”。瑛姑知他臂力厉害，己所不及，虽然抢了先着，却不能跟他硬碰硬的对抗，急忙松手放开他的肩头，伸指戳出。郭靖左臂撞开了她手腕。

从石桥落入荷塘，只是一瞬间，但两人迅发捷收，顷刻间已各向对方施了三招，这近身肉搏，使的都是快速无伦的小擒拿手。瑛姑功力深厚，郭靖却是力大招精，这三招准也奈何不了谁，扑通一声，双双落入塘中。

塘中污泥约有三尺来深，塘水直浸至两人胸前。瑛姑左手下抄，捞起一把污泥往郭靖口中抹去。郭靖一怔，急忙低头闪避。瑛姑在泥泞遍地的黑沼一居十余年，见泥鳅穿泥游行而悟出了一身泥鳅功，在陆上与人动手过招已是滑溜异常，一入软泥浮沙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她将郭靖拉入荷塘，也是知他武功胜己，非逼得他身处困境，难以过桥。她指戳掌打，在污泥中比陆上还要迅捷数倍，有时更捞起一团团烂泥，没头没脑的向郭靖抹去。

郭靖双足深陷，又不敢猛施掌力将她打伤，只拆了四五招，立时狼狈万分。但听风声响处，一团塘泥挟着臭气扑面而来，急忙侧头闪避，哪知瑛姑数泥同掷，闪开了两团污泥，第三团却给迎面掷个正中，口鼻双眼登被封住。他久经江南六怪指点，知道身上如中了暗器，若是手忙脚乱的去拔暗器、看伤口，敌人必然乘机抢攻，痛下杀手，此时呼吸已闭，眼目难开，当下呼呼呼连推三掌，教敌人不能近到自己五尺之内，这才伸左手抹去脸上污泥，睁开眼来，却见瑛姑已跃上石桥，走向禅院。

瑛姑闯过郭靖这一关，心中暗叫：“惭愧！若非此处有个荷塘，焉能打退这傻小子？想来是老天爷今日教我得报此仇。”当下脚步加快，走向寺门，伸手推去，那门竟未上闩，呀的一声，应手而开。这一下倒出乎她意料之外，生怕门后设有埋伏，在外面待了片刻，见屋内并无动静，这才入内，只见大殿上佛前供着一盏油灯，映照着佛像宝相庄严。瑛姑心中一酸，跪倒在蒲团上暗暗祷祝。

刚默祝得几句，忽听身后格格两声轻笑，当即左手后挥，划了个圈子，防敌偷袭，右手在蒲团上一按，借力腾起，在空中轻轻巧巧的一个转身，落下地来。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喝了声彩：“好俊功夫！”定睛看时，只见她青衣红带，头上束发金环闪闪发光，一双美目笑嘻嘻的凝视着自己，手中拿着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棒，正是黄蓉。

只听她说道：“瑛姑前辈，我先谢你救命之恩。”瑛姑森然道：“我指点你前来求医，志在害人，并非为了救你，又何必谢我？”黄蓉叹道：“世间恩仇之际，原也难明。我爹爹在桃花岛上将老顽童周伯通关了一十五年，终也救不活我妈妈的性命。”瑛姑听她提到“周伯通”三字，登时身子剧震，厉声喝问：“你妈妈与周伯通有甚么干系？”

黄蓉一听她的语气，即知她怀疑周伯通与自己母亲有甚情爱纠缠，致被父亲关在桃花岛上，看来虽然事隔十余年，她对老顽童并未忘情，否则怎么凭空会吃起这份干醋来？当下垂首凄然道：“我妈是给老顽童累死的。”

瑛姑更是怀疑，灯光下见黄蓉肌肤胜雪，眉目如画，自己当年容颜最盛之时，也远不及她美貌，她母亲若与她相似，难保周伯通见了不动心，不禁蹙眉沉思。

黄蓉道，“你别胡思乱想，我妈妈是天人一般，那周伯通顽劣如牛，除了有眼无珠的女子，谁也不会对他垂青。”瑛姑听她嘲骂自己，但心中疑团打破，反而欣慰，脸上却仍是冷冷的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既有人爱蠢笨如猪的郭靖，自也有人喜欢顽劣如牛之人。你妈妈又怎么给老顽童害死了？”黄蓉温道：“你骂我师哥，我不跟你说话啦。”说着拂袖转身，佯作动怒。

瑛姑一心要问明究竟，忙道：“好啦，我以后不说就是。你师哥聪明得很。”黄蓉停步回头，道：“那老顽童也不是存心害死我妈，可是我妈不幸谢世，却是从他身上而起。我爹爹一怒之下，将他关在桃花岛上，可是关到后来，心中却也悔了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谁害死你心爱之人，你该走遍天涯海角，找这凶手报仇才是。迁怒旁人，又有何用？”这几句话犹如当头棒喝，把瑛姑说得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

黄蓉又道：“我爹爹早已将老顽童放了……”瑛姑惊喜交集，说道：“那么不用我去救他啦？”黄蓉微笑道：“倘若我爹爹不肯放人，你又救得了老顽童吗？”瑛姑默然。

瑛姑当年离了大理，即去找寻周伯通，起初几年打探不到消息，后来才无意中从黑风双煞口里，得知他被黄药师囚禁在桃花岛上，只是为了甚么原因，却打探不出。那日周伯通在大理不顾她而去，甚是决绝，她知若非有重大变故，势难重圆，这时得悉他失手被禁，不由得又悲又喜，悲的是意中人身遭劫难，喜的是这却是个机缘，若是自己将他救出，他岂能不念恩情？哪知桃花岛上道路千回百转，别说救人，连自己也陷了三日三夜，险些饿死。还是黄药师派哑仆带路，才送她离岛。她于是隐居黑沼，潜心修习术数之学。这时听说周伯通已经获释，不禁茫然若失，甜酸苦辣诸般滋味，一齐涌上心来。

黄蓉笑吟吟的道：“老顽童最肯听我的话，我说甚么他从来不敢驳回。你若想见他，这就跟我下山。我为你们撮合良缘，就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如何？”这番话只把瑛姑听得双颊晕红，怦然心动。

眼见这场仇杀就可转化为一桩喜事，黄蓉正自大感宽慰，忽听拍的一声，瑛姑双掌反向背后相互一击，脸上登似罩了一层严霜，厉声说道：“凭你这

黄毛丫头，就能叫他听你的话？他干么要听你指使？为了你美貌吗？我无恩于你，也不贪图你的甚么报答。快快让路，再迟片刻，莫怪我下手无情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啊哟哟，你要杀我么？”瑛姑双眉竖起，冷冷的道：“杀了你又怎样？别人忌惮黄老邪，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。”黄蓉笑嘻嘻的道：“杀了我不打紧，谁给你解那三道算题啊？”

那日黄蓉在黑沼茅屋的沙地上写下了三道算题，瑛姑日夜苦思，丝毫不得头绪。她当初研习术数原是为了相救周伯通，岂知任何复杂奥妙的功夫，既经钻研，便不免令人废寝忘食，欲罢不能。她明知这些算题即令解答得出，与黄药师的学问仍是相去霄壤，对救人之事毫无裨益，但好奇之心迫使她殚精竭虑，非解答明白，实是难以安心，这时听黄蓉提及，那三道算题立时清清楚楚的在脑海中显现，不由得脸生踌躇之色。

黄蓉道：“你别杀我，我教了你罢。”从佛像前取过油灯，放在地下，取出一枚金针，在地下方砖上划出字迹，登时将第一道“七耀九执天竺笔算”计了出来，只把瑛姑看得神驰目眩，暗暗赞叹。

黄蓉接着又解明了第二道“立方招兵支银给米题”，这道题目更是深奥。瑛姑待她写出最后一项答数，不由得叹道：“这中间果然机妙无穷。”顿了顿，说道：“这第三道题呢，说易是十分容易，说难却又难到了极处。‘今有物不知其数，三三数之剩二，五五数之剩三，七七数之剩二，问物几何？’我知道这是二十三，不过那是硬凑出来的，要列一个每数皆可通用的算式，却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这容易得紧。以三三数之，余数乘以七十；五五数之，余数乘以二十一；七七数之，余数乘十五。三者相加，如不大于一百零五，即为答数；否则须减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数。”瑛姑在心中盘算了一遍，果然丝毫不错，低声记诵道：“三三数之，余数乘以七十；五五数之……”黄蓉道：“也不用这般硬记，我念一首诗给你听，那就容易记了：三人同行七十稀，五树梅花廿一枝，七子团圆正半月，余百零五便得知。”

瑛姑听到“三人同行”、“团圆半月”几个字，不禁触动心事，暗道：“这丫头既识得他；自是早知我的阴私。三人同行是刺我一女事奉二男，团圆半月却讥我与他只有十余日的恩情？”她昔年做下了亏心之事，不免处处多疑，当下沉着声音道：“好啦，多谢你指点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再罗唆，我可容你不得啦。”黄蓉笑道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死的是闻道之人啊，倒不曾听说是要弄死那传道之人的。”

瑛姑瞧那禅院情势，知道段皇爷必居后进，眼见黄蓉跟自己不住纠缠，必有诡计，心想这丫头年纪虽小，精灵古怪实不在乃父之下，莫要三十老娘倒绷婴儿，运粮船撞翻在阴沟里，为了看她计算，已耽搁了不少时刻，大事当前，怎地还在术数上耗那无谓的心思？当下更不打话，举步向内。转过佛殿，只见前面黑沉沉的没一星灯火，她孤身犯险，不敢直闯，提高声音叫道，“段智兴，你到底见我不见？在黑暗里缩头藏尾，算得是甚么大丈夫的行径？”

黄蓉跟在她身后，接口笑道：“你嫌这里没灯么？大师就怕灯火太多，点出来吓坏了你，才教人熄了的。”瑛姑道：“哼，我是个命中要下地狱之人，还怕甚么刀山油锅？”黄蓉拍手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正要跟你玩玩刀山的玩意。”从怀中取出火折晃亮了，俯身点燃了地下一个火头。

岂知自己足边就有油灯，这倒大出瑛姑意料之外，定睛看时，其实也不

是甚么油灯，只是一只瓦茶杯中放了小半杯清油，浸着一根棉芯作灯心，茶杯旁竖着一根削尖的竹签，约有一尺来长，一端插在上中，另一端向上挺立，甚是锋锐。黄蓉足不停步，不住点去，片刻之间，地下宛似满天繁星，布满了灯火与竹签，每只茶杯之旁，必有一根尖棒。

待得黄蓉点完，瑛姑早已数得明白，共是一百一十三只茶杯、一百一十三根竹签，不禁大为狐疑：“若说这是梅花桩功夫，不是七十二根，就该是一百零八根，一百一十三根却是什么道理？排列得又零零落落，既非九宫八卦，又不是梅花五出。而且这竹签如此锋利，上面哪里站得人？是了，她必是穿了铁底的鞋子。”心想：“小丫头有备而作，在这上面我必斗她不过，且假作不知，过去便是。”当下大踏步走去，竹签布得密密麻麻，难以通行，她横脚踢去，登时踢倒了五六根，口中说道：“捣甚么鬼？老娘没空陪小娃娃玩。”

黄蓉急叫：“咦，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瑛姑毫不理会，继续踢去。黄蓉叫道：“好啊，你蛮不讲理，我可要熄灯啦，快用心瞧一遍，把竹签方位记住了。”瑛姑心中一惊，“若是数人合力在此处攻我，他们早已记熟了方位，黑暗里我可要丧生在竹签之上。快快离此险地！”一提气，加快脚步，踢得更急了。黄蓉叫道：“也不怕丑，胡赖！”竹棒起处，挡在瑛姑面前。

油灯映照下一条绿幽幽的棒影从面前横掠而过，瑛姑哪把这个十几岁的少女放在心上，左掌直劈，就想一掌震断竹棒。哪知黄蓉这一样使的是“打狗棒法”中的“封”字诀，棒法全是横使。并不攻击敌身，一条竹棒化成一片碧墙，挡在面门，只要敌人不踏上一步，那就无碍，若施攻击，立受反打。瑛姑这一掌劈去，嗒的一声，手背上反被棒端戳了一下，急忙缩手，已感又疼又麻。

这一下虽非打中要害穴道，痛得却也甚是厉害，瑛姑本不把黄蓉的武功放在眼里，斗然间受了这一下，不禁又惊又怒。她吃了这个小亏，毫不急躁，反而沉住了气，先守门户，要瞧明白对方武功的路子再说，暗道：“当年我见到黑风双煞，功夫果然甚是了得，但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年，怎么这小小丫头也有如此造诣？必是黄药师已把生平绝艺授了他这独生爱女。”她当年在桃花岛上吃过大亏，没见到黄药师一面，便已险些命丧岛上，对这位桃花岛主心中向来着实忌惮。

她却不知这“打狗棒法”是丐帮帮主的绝技，即令是黄药师亲至，一时之间也未必破解得了。就在她这只守不攻、暗自沉吟之际，黄蓉竹棒仍是使开那“封”字诀，挡住瑛姑的进路，足下却不住移动走位，在竹签之间如穿花蝴蝶般飞舞来去，片刻之间，已用足尖把一百一十三盏油灯踢灭了大半。妙的是只踢熄火头，不但作灯的茶杯并未踏翻踢碎，连清油也溅出不多。

她足上使的是桃花岛的“扫叶腿法”，移步迅捷，落点奇准，但瑛姑已瞧出她功夫未臻上乘，远不如竹棒使得变化莫测，何况她伤势虽愈，元气未复，若是攻她下盘，数十招即可取胜，可是心中计算方定，那油灯已被踢得剩下七八盏，这几盏油灯尽数留在东北角，在夜风中微微颤动，其余三隅已是漆黑一片，突然间黄蓉竹棒抢攻两招，瑛姑一怔，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准竹签空隙，退后一步，黄蓉竹棒在地下一撑，身子平掠而起，长袖拂去，七八盏油灯应手而灭。

瑛姑暗暗叫苦：“我虽已有取胜之法，可是在这竹签丛中，每踏一步都能给签子刺穿足背，那又如何动手？”黑暗中只听得黄蓉叫道：“你记住竹

签方位了吧？咱们在这里拆三十招，只要你伤得了我，就让你入内见段皇爷如何？”瑛姑道：“竹签是你所布，又不知在这里已练了多少时候，别人一瞬之间，怎能记得这许多油灯的方位。”黄蓉年幼好胜，又自恃记心过人，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点着油灯，将竹签拔出来重行插过，你爱插在哪里就插哪儿，然后熄了灯再动手过招如何？”

瑛姑心想：“这不是考较武功，却是考较记心来了。这机伶小鬼聪明无比，我大仇未报，岂能拿性命来跟她赌赛记心？”灵机一动，已有计较，说道：“好，那倒也公平，老娘就陪你玩玩。”取出火折晃亮，点燃油灯。

黄蓉笑道：“你何必自称老娘？我瞧你花容月貌，还胜过二八佳人，难怪段皇爷当年对你如此颠倒。”瑛姑正在拔着一根根竹签挪移地位，听了此言，呆了一呆，冷笑道：“他对我颠倒？我入官两年，他几时理睬过人家？”黄蓉奇道：“咦，他不是教你武功了吗？”瑛姑道：“教武功就算理睬人家了？”黄蓉道：“啊，我知道啦。段皇爷要练先天功，可不能跟你太要好啊。”瑛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怎么他又生皇太子？”黄蓉侧过了头，想了片刻，道：“皇太子是从前生的，那时他还没练先天功呢。”

瑛姑又哼了一声，不再言语，只是拔着竹签移动方位，黄蓉见她插一根，心中便记一根，不敢有丝毫怠忽，此事性命攸关，只要记错了数寸地位，待会动起手来，立时有竹签穿脚之祸。

过了一会，黄蓉又道：“段皇爷不肯救你儿子，也是为了爱你啊。”瑛姑道：“你都知道了？哼，为了爱我？”语意中充满怨毒。黄蓉道：“他是喝老顽童的醋。若是不爱你，为什么要吃醋？他见到你那块‘四张机’的鸳鸯锦帕，实是伤心之极。”瑛姑从没想到段皇爷对己居然有这番情意，不禁呆呆出神。

黄蓉道：“我瞧你还是好好回去吧，”瑛姑冷冷的道：“除非你有本事挡得住我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既是定要比划，我只得舍命陪君子。只要你闯得过去，我决不再挡。若是闯不过呢？”瑛姑道：“以后我永不再上此山。要你陪我一年之约，也作罢论。”黄蓉拍手道：“妙极，要我在黑沼的烂泥塘里住上一年，也真难熬得紧。”

说话之间，瑛姑已将竹签换插了五六十根，随即逐一踢灭油灯，说道：“其余的不用换了。”黑暗中五指成抓，猛向黄蓉戳来。黄蓉记住方位，斜身窜出，左足不偏不倚，刚好落在两根竹签之间，竹棒抖出，点她左肩。哪知瑛姑竟不回头，大踏步向前，只听格格格一连串响声过去，数十根竹签全被她踏断，径入后院去了。

黄蓉一怔，立时醒悟：“啊也！上了她当。原来她换竹签时手上使劲，暗中将签条都捏断了。”只因好胜心盛，于这一着竟没料到，不由得大是懊恼。

瑛姑闯进后院，伸手推门，只见房内蒲团上居中坐着一个老僧，银须垂胸，厚厚的僧衣直裹到面颊，正自低眉入定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大弟子和几名老和尚、小沙弥侍立两旁。

那樵子见瑛姑进来，走到老僧面前，合十说道，“师父，刘娘娘上山来访。”那老僧微微点了点头，却不说话。

禅房中只点着一盏油灯，各人面目都看不清楚。瑛姑早知段皇爷已经出家，却想不到十多年不见，一位英武豪迈的皇爷竟已成为如此衰颓的老僧，想起黄蓉适才的话，似乎皇爷当年对自己确也不是全无情意，不禁心中一软，

握着刀柄的手慢慢松了开来。

一低头，只见那锦帕所制的婴儿肚兜正放在段皇爷蒲团之前，肚兜上放着一枚玉环，正是当年皇爷赐给她的。瞬息之间，入宫、学武、遇周、绝情、生子、丧儿的一幕幕往事都在眼前现了出来，到后来只见到爱儿一脸疼痛求助的神色，虽是小小婴儿，眼光中竟也似有千言万语，似在埋怨母亲不为他减却些微苦楚。

她心中斗然刚硬，提起匕首，劲鼓腕际，对准段皇爷胸口一刀刺了进去，直没至柄。她知段皇爷武功了得，这一刀未必刺得他死，而且匕尖着肉之际，似乎略有异样，当下向里回夺，要拔出来再刺第二刀，哪知匕首牢牢嵌在他肋骨之中，一时竟没能拔动。只听得四大弟子齐声惊呼，同时抢上。

瑛姑十余年来潜心苦修，这当胸一刺不知已练了几千几万遍。她明知段皇爷必定卫护周密，右手白刃刺出，左手早已舞成掌花，守住左右与后心三面，这一夺没将匕首拔出，眼见情势危急，双足一点，已跃向门口，回头一瞥，只见段皇爷左手抚胸，想是十分痛楚。

她此刻大仇已报，心中却殊无快慰之意，忽然想起：“我与人私通生子，他没一言半语相责，仍是任由我在宫中居住，不但没将我处死，一切供养只有比前更加丰厚。他实在一直待我好得很啊。”她向来只记住段皇爷不救自己儿子性命，心中全是怨毒，此刻当胸一刀，才想到他的诸般好处，长叹一声，转身出门。

这一转过身来，不禁尖声惊呼，全身汗毛直竖，但见一个老僧合十当胸，站在门口。灯光正映在他的脸上，隆准方民眼露慈光，虽然作了僧人装束，却明明白白是当年君临南诏的段皇爷。瑛姑如见鬼魅，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心中一闪：“适才定是杀错了人。”眼光横扫，但见被自己刺了一刀的僧人慢慢站起身来，解去僧袍，左手在额下一扯，将一把白胡子尽数拉了下来。瑛姑又是一声惊呼，这老僧竟是郭靖假装的。

这正是黄蓉安排下的计谋。郭靖点了一灯大师的穴道，就是存心要代他受这一刀。他只怕那天竺僧人武功厉害，是以先出手攻他，岂知此人竟是丝毫不会武艺。当黄蓉在院子中向瑛姑解明三道算题、以“打狗棒法”阻路、再布油灯竹签之时，四弟子赶紧给郭靖洗去身上泥污，剃光头发。他颌下白须，也是剃了一灯的胡子黏上去的。四大弟子本觉这事戏弄师父，大大不敬，而且郭靖本身须得干冒大险，各人心中也感不安，可是为了救师父之命，除此实无别法，若是由四弟子中一人出来假扮，他们武功不及瑛姑，势必被她一刀刺死。

瑛姑挺刀刺来之时，郭靖眼明手快，在僧袍中伸出两指，捏住了刃锋扁平的两侧。哪知瑛姑这一刺狠辣异常，饶是郭靖指力强劲，终于刃尖还是入肉半寸，好在未伤肋骨，终无大碍。他若将软猬甲披在身上，原可挡得这一刀，只是瑛姑机伶过人，匕首中甲，定然知觉，那么祸胎终是不去，此次一击不中，日后又会再来寻仇。

这“金蝉脱壳之计”眼见大功告成，哪知一灯突然在此时出现，不但瑛姑吃惊，余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。原来一灯元气虽然大伤，武功未失，郭靖又怕伤他身子，只点了他最不关紧要的穴道。一灯在隔房潜运内功，缓缓解开了自身穴道，恰好在这当口到了禅房门口。

瑛姑脸如死灰，自忖这番身陷重围，定然不幸。

一灯向郭靖道：“把匕首还她。”郭靖不敢违拗，将匕首递了过去。瑛

姑茫然接过，眼望一灯，心想他不知要用甚么法子来折磨我，只见他缓缓解开僧袍，又揭开内衣，说道：“大家不许难为她，要好好让她下山。好啦，你来刺罢，我等了你很久很久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柔和，瑛姑听来却如雷轰电掣一般，呆了半晌，手一松，当的一声，匕首落在地下，双手掩面疾奔而出。只听她脚步逐渐远去，终于杳无声息。

众人相互怔怔的对望，都是默不作声。突然间咕咚、咕咚两声，那书生和农夫一俯一仰的跌倒在地。原来两人手指中毒，强自撑住，这时见师父无恙，心中一喜，再也支持不住。那樵子叫道：“快请师叔！”

话犹未了，黄蓉已陪同那天竺僧人走了进来。他是疗毒圣手，取出药来给二人服了，又将二人手指头割开，放出黑血，脸上神色严重，口中叽哩咕噜的说道：“阿马里，哈失吐，斯骨尔，其诺丹基。”

一灯懂得梵语，知道二人性命不妨，但中毒甚深，须得医治两月，方能痊愈。

此时郭靖已换下僧服，裹好胸前伤口，向一灯磕头谢罪。一灯忙伸手扶起，叹道：“你舍命救我，真是罪过罪过。”他转头向师弟说了几句梵语，简述郭靖的作为。那天竺僧人道：“斯里星，昂依纳得。”

郭靖一怔，这两句话他是会背的，当下依次背了下去，说道：“斯热确虚，哈虎文钵英……”当日周伯通教他背诵《九阴真经》，最后一篇全是这些古怪说话，郭靖不明其意，可是心中囫囵吞枣的记得滚瓜烂熟，这时便顺口接了下去。

一灯与那天竺僧人听他居然会说梵语，都是一惊，又听他所说的却是一篇习练上乘内功的秘诀，更是诧异。一灯问起原委，郭靖照实说了。

一灯惊叹无已，说道：“此中原委，我曾听重阳真人说过。撰述《九阴真经》的那位高人黄裳不但读遍道藏，更精通内典，识得梵文。他撰完真经，上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经的总旨，忽然想起，此经若是落人心术不正之人手中，持之以横行天下，无人制他得住。但若将这章总旨毁去，总是心有不甘，于是改写为梵文，却以中文音译，心想此经是否能传之后世，已然难言，中土人氏能通梵文者极少，兼修上乘武学者更属稀有。得经者如为天竺人，虽能精通梵文，却不识中文。他如此安排，其实是等于不欲后人明他经义。因此这篇梵文总纲，连重阳真人也是不解其义。岂知天意巧妙，你不懂梵文，却记熟了这些咒语一般的长篇大论，当真是难得之极的因缘。”当下要郭靖将经文梵语一句句的缓缓背诵，他将之译成汉语，写在纸上，授了郭靖、黄蓉二人。

这《九阴真经》的总纲精微奥妙，一灯大师虽然学识渊博，内功深邃，却也不能一时尽解，说道：“你们在山上多住些日子，待我详加钻研，转授你二人。”又道：“我玄功有损，原须修习五年，方得复元，但依这真经练去，看来不用三月，便能有五年之功。虽然我所习是佛门功夫，与真经中所述的道家内功路子颇不相同，但看这总纲，武学到得最高处，殊途同归，与佛门所传亦无大别。”

黄蓉说起洪七公为欧阳锋击伤之事，一灯大师甚是关心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将这九阴神功告知你们师父，他必可由此恢复功力。”郭、蓉二人听了更是欢喜。

二人在山上一连住了十余日，一灯大师每日里讲解九阴神功的要旨，黄

蓉更借此养伤。

这一日两人正在禅寺外闲步，忽听空中雕鸣啾急，那对白雕远远从东而至。黄蓉拍手叫道：“金娃娃来啦。”只见双雕敛翼落下，神态甚是委顿。两人不由得一惊，但见雌雕左胸血肉模糊，受了箭伤，箭枝已然不在，想是雕儿自行拔去了，雄雕脚上缚了一块青布，却无金娃娃的踪迹。

黄蓉认得这青布是从父亲衫上撕下，那么双雕确是已去过桃花岛了。瞧这情形，莫非桃花岛来了强敌，黄药师忙于迎敌，无暇替女儿做那不急之务？双雕神骏异常，雌雕却被射中一箭，发箭之人武功自必甚是高强，郭靖忙替雌雕裹创敷药。

黄蓉推详半天，不得端倪。双雕不会言语，虽然目睹桃花岛上情景，也不能透露半点消息。两人挂念黄药师安危，当即向一灯大师告别。

一灯道：“本期尚有多日相聚，桃花岛上既然有事，我也不能再留你们了。但药舛神通广大，足智多谋，料来当世也无人能加害于他，两位不必多虑。”当下将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都传来，命靖、蓉二人坐在面前蒲团之上，讲述武学中的精义，直说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才讲毕。

靖、蓉二人依依不舍的告别下山。书生与农夫未曾痊愈，送到山门。那渔人与樵子直送到山脚，待二人找到小红马，这才执手互道珍重而别。

回程熟路，景物依然，心境却已与入山时大不相同。想起一灯大师的深厚意，黄蓉情不自禁的向着山峰盈盈下拜，郭靖跟着跪倒磕头。

一路上黄蓉虽然挂念父亲，但想他一生纵横天下，罕有受挫，纵遇强敌，即或不胜，也必足以自保，正如一灯大师所云：“料来当世也无人能加害于他”，是以也不怎么担心。两人坐在小红马背上，谈谈说说，甚是畅快。

黄蓉笑道：“咱俩相识以来，不知遇了多少危难，但每吃一次亏，多少总有点好处，像这次我挨了裘千刃那老家伙两掌，却换得了九阴神功的秘奥，就算当年王重阳，却也不知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宁可一点儿武功也没有，只要你平平安安。”黄蓉心中甚是喜欢，笑道：“啊哟，要讨好人家，也不用吹这么大的气！你若是不会武功，早就给打死啦，别说欧阳锋、沙通天他们，就是铁掌帮的一名黑衣汉子，也一刀削了你的脑袋。”郭靖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可不能再让你受伤啦。上次在临安府自己受伤倒不怎样，这几天瞧着你挨痛受苦，唉，那当真不好过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哼，你这人没心肝的。”郭靖奇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你宁可自己受伤，让我心里不好过。”郭靖无言可答，纵声长笑，足尖在小红马肋上轻轻一碰，那马电驰而出，四足犹似凌空一般。

中午时分，已到桃源县治。黄蓉元气究未恢复，骑了半天马，累得双颊潮红，呼吸顿促。桃源城中只有一家像样的酒家，叫作“避秦酒楼”，用的是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典故。两人入座叫了酒菜。

郭靖向酒保道：“小二哥，我们要往汉口，相烦去河下叫一艘船，邀梢公来此处说话。”酒保道：“客官若是搭人同走，省钱得多，两人单包一艘船花银子可不少。”黄蓉白了他一眼，拿出一锭五两的银子往桌上一抛，道：“够了么？”店小二忙陪笑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转身下楼。

郭靖怕黄蓉伤势有变，不让她喝酒，自己也就陪她不饮，只吃饭菜，刚吃得半碗饭，那酒保陪了一个梢公上来，言明直放汉口，管饭不管菜，共是三两六钱银子。黄蓉也不讲价，把那锭银子递给梢公。那梢公接了，行个礼道谢，指了指自己的口，嘶哑着嗓子“啊”了几声，原来是个哑巴。他东比

西指的做了一阵手势，黄蓉点点头，也做了一阵手势，姿式繁复，竟是长篇大论，滔滔不绝。哑巴喜容满脸，连连点头而去。郭靖问道：“你们两个说些甚么？”黄蓉说道：“他说等我们吃了饭马上开船。我叫他多买几只鸡、几斤肉，好酒好菜，尽管买便是，回头补钱给他。”郭靖叹道：“这哑梢公若是遇上我，可不知怎生处了。”原来桃花岛上侍仆均是哑巴，与哑巴打手势说话，黄蓉在两岁上便已会了。

那酒楼的一味蜜蒸腊鱼做得甚是鲜美，郭靖吃了几块，想起了洪七公，道：“不知恩师现在何处，伤势如何，教人好生挂怀。”恨不得将腊鱼包起来，拿去给洪七公吃。

黄蓉正待回答，只听楼梯脚步声响，上来一个道姑，身穿灰布道袍，用遮尘布帕蒙着口鼻，只露出了眼珠。

那道姑走到酒楼靠角里的一张桌边坐下，酒保过去招呼，那道姑低低说了几句话，酒保吩咐下去，不久端将上来，是一份素面。黄蓉见这道姑身形好熟，却想不出曾在哪里见过。郭靖见她留上了神，也向那道姑望了一眼，只见她急忙转过头去，似乎也正在打量着他。黄蓉低声笑道：“靖哥哥，那道姑动了凡心，说你英俊美貌呢。”郭靖道：“呸，别瞎说，出家人的玩笑也开得的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你不信就算啦。”

说着两人吃完了饭，走向楼梯。黄蓉心中狐疑，又向那道姑一望，只见她将遮在脸上的布帕揭开一角，露出脸来。黄蓉一看之下，险些失声惊呼。那道姑摇一摇手，随即将帕子遮回脸上，低头吃面。郭靖走在前头，并未知觉。

下楼后会了饭帐，那哑梢公已等在酒楼门口。黄蓉做了几下手势，意思说要去买些物事，稍待再行上船。

那哑梢公点点头，向河下一艘乌篷大船指了一指。黄蓉会意，却见那梢公并不走开，于是与郭靖向东首走去。走到一个街角，在墙边一缩，不再前行，注视着酒楼门口。

过不多时，那道姑出了酒楼，向门口的红马双雕望了一眼，似在找寻靖、蓉二人，四下一瞥未见人影，当即径向西行。黄蓉低声道：“对，正该如此。”一扯郭靖衣角，向东疾趋。郭靖莫名其妙，却不询问，只跟着她一股劲儿的走着。

那桃源县城不大，片刻间出了东门，黄蓉折而南行，绕过南门后，又转向西。郭靖低声道：“咱们去跟踪道姑吗？你可别跟我闹着玩。”黄蓉笑道：“甚么闹着玩儿？这天仙般的道姑，你不追那才是悔之晚矣。”郭靖急了，停步不走，道：“蓉儿，你再说这些话我要生气啦。”黄蓉道：“我才不怕呢，你倒生点儿气来瞧瞧。”

郭靖无奈，只得跟着又走，约莫走出五六里路，远远见那道姑坐在一株槐树底下，她见靖蓉来到，便即站起身来，循着小路走向山拗。

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跟着走向小路。郭靖急道：“蓉儿，你再胡闹，我要抱你回去啦。”黄蓉道：“我当真走得累了，你一个人跟罢。”郭靖满脸关切之容，蹲低身子，道：“莫累坏了，我背你回去。”

黄蓉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去揭开她脸上手帕，给你瞧瞧。”加快脚步，向那道姑奔去。那道姑回转身子等他。黄蓉扑过去一把抱住了她，伸手去揭她脸上布帕。

郭靖随后跟来，只叫：“蓉儿，莫胡闹！”突然见到道姑的脸，一惊停

步，说不出话来，只见她蛾眉深蹙，双目含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，原来却是穆念慈。

黄蓉抱着她的腰道：“穆姊姊，你怎么啦？杨康那小子又欺侮了你吗？”穆念慈垂首不语，郭靖走近来叫了声：“世妹。”穆念慈轻轻嗯了一声。

黄蓉拉着穆念慈的手，走到小溪旁的一株垂柳下坐了，道：“姊姊，他怎样欺侮你？咱们找他算帐去。我和靖哥哥也给他作弄得苦，险些儿两条性命都送在他手里。”

穆念慈低头不语，她和黄蓉二人的倒影映在清可见底的溪水之中，水面一瓣瓣的落花从倒影上缓缓流过。

郭靖坐在离二人数尺外的一块石上，满腹狐疑，穆家世妹怎么作了道姑打扮？在酒楼中怎么又不招呼？杨康却不知到哪里去了？

黄蓉见了穆念慈伤心的神色，也不再问，默默的握着她手。过了好一阵，穆念慈才道：“妹子，郭世哥，你们雇的船是铁掌帮的，他们安排了鬼计，要加害你们。”靖、蓉二人吃了一惊，齐声道：“那哑巴梢公的船？”穆念慈道：“正是。不过他不是哑巴。他是铁掌帮里的好手，说话声音响得很，生怕一开口引起你们的疑心，因此假装哑巴。”黄蓉暗暗心惊，说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还真瞧不出来。这家伙手势倒打得好，想来他时时装哑巴。”

郭靖飞身跃上柳树，四下张望，见除了田中二三农人之外，再无旁人，心想：“若非她二人大兜圈子，只怕铁掌帮定有人跟来。”

穆念慈叹了一口气，缓缓的道：“我跟杨康的事，以前的你们都知道了。后来我运义父父母的灵柩南下，在临安牛家村冤家路狭，又遇到了他。”黄蓉接口道：“那回事我们也知道，还亲眼见他杀了欧阳克。”穆念慈睁大了眼睛，难以相信。

黄蓉当下将她与郭靖在密室养伤之事简略说了，又说到杨康如何冒认丐帮帮主、两人如何脱险等事。这回事经过曲折，说来话长，黄蓉急于要知道穆念慈的经历，只扼要一提。

穆念慈切齿道：“这人作恶多端，日后总没好下场，只恨我有眼无珠，命中有此劫难，竟会遇到了他。”黄蓉摸出手帕，轻轻替她拭去颊上泪水。穆念慈心中烦乱，过去种种纷至沓来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定了定神，待心中渐渐宁定，才说出一番话来。

那哑巴梢公突然取出一柄斧头，两下猛砍便斩断了缆索，跟着伸手提起了铁锚。那船给湍总的江水一冲，蓦地里侧身横斜，转了个圈子，飞也似的往下游冲去。

第三十二回 湍江险滩

穆念慈右手让黄蓉握着，望着水面的落花，说道：“我见他杀了欧阳克，只道他从此改邪归正，又见丐帮两位高手恭恭敬敬的接他西去，那两位丐帮大叔我本来相识，知道是七公他老人家的亲信下属，对他既如此相待，我心中喜欢，就和他同行。

“到了岳州后，丐帮大会君山。他事先悄悄对我说道：洪恩师曾有遗命，着他接任丐帮的帮主，我又惊又喜，实在难以相信，但见丐帮中连辈份最高的众长老对他也是十分敬重，却又不由得不信。我不是丐帮的人，不能去参预大会，便在岳州城里等他，心里想着，他一旦领袖丐帮群雄，必能为国为民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出来，将来也必能手刃大寇，为义父义母报仇。这一晚我东想西想，竟没能安枕，只觉事事都美满之极，直到黎明时分，才有倦意，工要朦胧睡去，他忽然从窗中跳了进来。

“我吓了一跳，还道他忽又起了胡闹的念头。他却低声道：‘妹子，大事不好啦，咱们快走。’我惊问原委，他道：‘丐帮中起了内叛，污衣派不服洪帮主的遗命。净衣派与污衣派为了立新帮主的事，大起争斗，已打死了好多人。’我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‘那怎么办？’他道：‘我见伤人太多，甘愿退让，不做帮主了。’我想顾全大局，也只有如此。他又道：‘可是净衣派的长老们却又不放我走，幸得铁掌帮裘帮主相助，才得离开君山。眼下咱们且上铁掌山去避一避再说。’我也不知铁掌帮是好是歹，他既这么说，便跟了他同去。

“到了铁掌山上，那铁掌帮的裘帮主也没见着，只是我冷眼旁观，见那铁掌帮行事鬼鬼祟祟，到处透着邪门，就对他说：‘你虽退让不做丐帮的帮主，可也不能一走了之。我瞧还是去找你师父长春子丘道长，请他约齐江湖好汉，主持公道，由丐帮众英雄在帮中推选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出任帮主，免得帮中自相残杀，负了洪恩师对你的重托。’他支支吾吾的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却只提跟我成亲的事。我疾言厉色的数说了他几句，他也生气了，两人吵了一场。

“过了一天，我渐渐后悔起来，心想他虽然轻重不分，不顾亲仇，就只念着儿女之情，但总是对我好，而且我责备他的话确是重了些，也难怪他着恼，这天晚上我愈想愈是不安，点灯写了个字条，向他陪个不是。我悄悄走到他的窗下，正想把字条从窗缝中塞进去，忽然听得他正在跟人说话。我从窗缝中张望，见另一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白胡子老头，身穿黄葛短衫，手里拿着一柄大葵扇。”

郭靖与黄蓉对视一眼，均想：“不知是裘千仞还是裘千丈？”

只听穆念慈续道：“那老头儿从怀里摸了一个小瓷瓶出来，放在桌上，低声道：‘杨兄弟，你那位没过门的夫人不肯就范，这事容易得紧，你将瓶里的药粉在清茶里放下一些，给她喝了，我包你今晚就洞房花烛。’”靖、蓉两人听到这里，心中都道：“是裘千丈。”

穆念慈续道：“杨康这小子居然眉花眼笑，连声道谢。我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。过不多时，那老头儿便告辞出来。我悄悄跟在他后面，走远之后，扑上去在他背心上一拳，打倒在地。若不是身在险地，真便要一刀杀了他。我接连几拳将他打晕了，在他身上一搜，这老家伙怀里的东西倒也真多，甚么戒指、断剑、砖块，古里古怪一大套，想来都是害人的物事，另外有一本

册子，我想其中或许有甚么名堂，便取了揣在怀里，心里越想越恼，决意去跟杨康理论。

“我重到杨康的房外，哪知他已站在门口，笑吟吟的道：‘妹子，请进来罢。’我早打定了主意，这晚非一切说个清楚不可，到了他房里，他便指着桌上的瓷瓶，笑道：‘妹子，你猜，这瓶子里装的是甚么？’我怒道：‘谁知道是甚么脏东西了。’他笑道：‘一个朋友刚才送给我的，说道这药粉只要在清茶里放上一些，骗你喝了，一切便能如我所愿。’这句话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，我登时消了气，拿起瓷瓶，推开窗子丢了出去，说道：‘你留着干么？’他说：‘我敬重妹子犹如天人一般，怎会干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？’”

郭靖点头道：“杨兄弟这件事可做对了。”穆念慈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黄蓉回想那日在铁掌山上隔窗窥探，曾见到杨康坐在床沿，搂着穆念慈喁喁细语，当时穆念慈脸含微笑，神色温柔，想来便是掷去瓷瓶之后的事。

郭靖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他得周伯通教诲，凡是别人述说故事，中途停顿，便须追问“后来怎样？”以助人谈兴，不料穆念慈突然满脸通红，转过了头去，垂头不答。黄蓉叫了出来：“啊，姊姊，我知道啦，后来你就跟他拜天地，做了夫妻。”

穆念慈回过头来，脸色却已变得苍白，紧紧咬住了下唇，眼中发出奇异的光芒。黄蓉吓了一跳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胡说八道，好姊姊，你别见怪。”穆念慈低声道：“你没胡说八道，是我自己糊涂。我……我跟他做了夫妻，可是没……没有拜天地。只恨我自己把持不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泪水簌簌而下。

黄蓉见她神情凄苦，伸左臂搂住她肩头，想说些话来安慰，过了好一会，指着郭靖道：“姊姊，你不用难过，那也没甚么。那天在牛家村，靖哥哥也想跟我做夫妻。”此言一出，郭靖登时张口结舌，忸怩不堪，说道：“我们……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黄蓉笑道：“那你想过没有呢？”郭靖连耳根子也都羞得通红，低头道：“是我不好。”黄蓉右手伸过去拍拍他肩头，柔声道：“你想跟我做夫妻，我喜欢得很呢，你有甚么不好了？”

穆念慈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黄家妹子虽然聪明伶俐，毕竟年纪幼小，于男女之事还不大懂。她遇上了这个忠厚老实的郭大哥，真是福气。”黄蓉问道：“姊姊，后来怎样？”

穆念慈望着溪水，低声道：“后来……后来……我听得窗外有打斗呼喝的声音，他叫我别作声，说是铁掌帮他们帮里自己的事，跟我们不相干。过了好一会，有人来敲房门，说是裘帮主求见。他急忙起身，叫我躲在被窝里别动。他点亮了灯，进来一人，我隔着纱帐望出去，竟然便是刚才那糟老头儿。我想原来他是铁掌帮的帮主，心里很是不安，怕他来责问我为甚么暗算他。我那时候怎……怎见得人？幸好他也不提那回事，却跟杨康商量怎生覆灭丐帮，怎样迎接金兵南下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姊姊，这两个老头儿不是一个人。”穆念慈奇道：“不是一个人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他两个是双生兄弟，相貌一模一样。你打倒的那个叫裘千丈，武功稀松平常，净会吹牛骗人。这个裘帮主裘千仞可了不起啦。幸好你打的是假帮主，倘若遇到的是真帮主，他铁掌一挥，你的小命儿可难保得住了。”穆念慈黯然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日我遇上的若是那裘帮主，给他一掌打死了，倒也干净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咱们的杨大哥可舍不得。”

穆念慈一扭身，将她手臂从自己肩头摔了下来，怫然道：“你别再跟我

说这些话。”黄蓉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好吧，是我舍不得。”

穆念慈站起身来，道：“郭大哥，黄家妹子，我走了。两位保重，留神铁掌帮船上的鬼计。”黄蓉忙站起来拉住她手，央求道：“好姊姊，你别生气，以后我不敢跟你胡说了。”穆念慈叹道：“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是……是我自己伤心。”黄蓉道：“怎么？杨康这小子惹恼你了？”拉她又坐了下来。

穆念慈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隔着帐子听杨康和那姓裘的老儿商量诸般卖国害民的奸谋，越听越是生气，恨不得跳出来便将那老儿杀了。他们说了好久，忽然外面呼喊的声音大作。那老儿说道：‘小王爷，我出去瞧瞧，咱们再谈。’说着便走出房去。”黄蓉插口道：“是了，他是来追我和靖哥哥。”

穆念慈道，“那老儿走后，杨康又来跟我罗唆。我问他，刚才跟那老儿说的这一番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。他说：‘我跟你已做了夫妻，一切都不用瞒你啦。大金国大军不日南下，咱们得了铁掌帮这样的大援，里应外合，两湖唾手可得。’他说得兴高采烈，说大金灭了宋朝后，他父王赵王爷将来必登大宝，做大金国皇帝，他便是皇太子，那时候富贵荣华，不可限量。

“我一言不发地听着。他忽然说：‘妹子，那时候你就是皇后娘娘了。’我……我再也忍耐不住，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夺门而出，直向山下急奔。这时铁掌峰上已闹得天翻地覆，无数帮众喽罗拿了灯笼火把，齐向那座最高的山峰上奔去。我独自下山，倒也无人拦阻。

“经了这番变故，我心如死灰，只想一死了之。那时候也不知东西南北，只是乱走。后来见到一所道院，就闯了进去，刚踏进门，便晕倒了。幸好那里的老道姑收留了我，我一场大病，病了十多天，这几天才好了些。我换上了这身道装，启程回临安牛家村去，不想在这里遇上了你们。”

黄蓉喜道：“姊姊，我们要回桃花岛，正好同路。咱三个儿一块走罢，道上也热闹些。你若不嫌弃，一路上我跟你讲几套武功。”穆念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……我一个人走。妹子的好意可多谢了。”站起身来，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，交给郭靖，说道：“郭大哥，这本册子中所记的事，跟铁掌帮有关。你们见到七公之时，请交了给他老人家，说不定有些用处。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伸手接过。

穆念慈快步走远，头也不回的去。

郭靖和黄蓉眼望她的背影在一排大柳树后消失，两人都是默然半晌。郭靖道：“她孤身一人，千里迢迢的回两浙去，只盼她道上别再受歹人欺侮。好在她武功不弱，寻常坏人，她也不怕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也难说得很，就是像你我这样，也免不了受歹人欺侮。”郭靖叹道：“二师父常说：乱世之际，人不如狗，那也是没法的事。”

黄蓉道：“好，咱们杀那哑巴狗去。”郭靖道：“甚么哑巴狗？”黄蓉口中啧啧啊啊，指手划脚的比了一阵。郭靖笑道：“咱们还坐这假哑巴的船？”黄蓉道：“自然要坐。裘千仞那老贼打得我好痛，怎么能就此算了？老贼打不过，先去杀他几个徒子徒孙再说。”

当下两人又回酒楼来，只见那哑巴梢公正在酒楼前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见到两人回转，脸露喜色，忙迎上来。靖、蓉二人只作不知，随他到码头落船。那船是一艘不大不小的乌篷船，载得八九十石米。沉江中这般船只最多，湘西山货下放，湖滨稻米上运，用的都是这些乌篷木船。只见船上两名后生赤了膊正在洗刷甲板。

靖、蓉二人上了船，那梢公解开船缆，把船撑到江心，张起布帆。这时

南风正急，顺风顺水，那船如箭般向下游驶去。

郭靖想到杨康和穆念慈之事，不胜感叹，心想：“杨康是我义弟，结义兄弟该当是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他如今误入歧途，我不能不理，说甚么也要劝得他改邪归正才是。”斜倚在舱内船板之上，呆呆的出神。

黄蓉忽道：“穆姊姊给你的那本册子让我瞧瞧，不知写着些甚么。”郭靖从怀中取出给她，黄蓉一页页的翻阅，忽然叫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你快来瞧。”

郭靖挪动身子，坐到她身旁，从她手里瞧那册子。

此时天已向晚，朱红的晚霞映射江心，水波又将红霞反射到了黄蓉的脸上、衣上、书上，微微颤动。

原来这册子是铁掌帮第十二代帮主上官剑南所书，记着帮中逐年大事。那上官剑南原是韩世忠部下的将领。秦桧当权后岳飞遭害，韩世忠被削除兵权，落职闲住。他部下的官兵大半也是解甲归田。上官剑南愤恨奸臣当道，领着一批兄弟在荆襄一带落草，后来入了铁掌帮。不久老帮主去世，他接任帮主之位。这铁掌帮本来只是个小小帮会，经他力加整顿，多行侠义之事，两湖之间的英雄好汉、忠义之士闻风来归，不过数年声势大振，在江湖上驱寻已可以与北方的丐帮分庭抗礼。

上官剑南心存忠义，虽然身在草莽，却是念念不忘卫国杀敌、恢复故土，经常派遣部属在临安、汴梁等地打探消息，以待时机。事隔多年，铁掌帮中一名兄弟与当年看守岳飞的一名狱卒交好，得悉岳飞死后遗物入官，其中有一部兵法遗书，辗转打听之下，竟得悉是在皇宫之中。这讯息快马报到铁掌峰上，上官剑南即日尽点帮中高手，倾巢东下，夜入深宫，毫不费力的便将遗书盗了出来，当晚持书去见旧主韩世忠。

此时韩世忠年纪已老，与夫人梁红玉在西湖边上隐居，见到上官剑南送来的岳飞遗书，想起英雄冤死、壮志未酬，不由得拔剑析案、扼腕长叹。他为纪念旧友，曾将岳飞生平所作的诗词、书启、奏议等等钞成一卷，于是将这一卷钞本也赠给了上官剑南，勉他继承岳武穆的遗志，相率中原豪杰，尽驱异族，还我河山。

韩世宗与上官剑南谈论之际，忽然想到：岳飞这部兵法中处处勉人忠义报国，以他生平抱负，此书定是有所为而作，决不是写了要带入坟墓的，料想因秦桧防范周密，以致无法传递出外。但想岳飞智计非凡，定有对策，却不知他传出来的消息辗转落在何处，若是他所欲传授之人得讯迟了，再到官中去取，岂非要扑一个空？两人商谈之后，上官剑南于是绘了一幅铁掌山的图形，在夹层之中又藏一纸，上书：“武穆遗书，在铁掌山，中指峰上，第二指节”十六个字。韩世忠只怕后来之人不解，又在画上题了一首岳飞的旧诗，心想这部兵法的传人若非岳飞的子弟，亦必是他旧部，自然知道此诗，当会对这画细细参详了。上官剑南再入皇宫，留下图画，以便后来者据此线索而到铁掌帮取书。

上官剑南回到铁掌山上，大会群雄，计议北伐。岂知朝廷只是畏惧金人，对铁掌帮一伙义士非但不加奖助，反而派兵围剿。铁掌帮毕竟人少势弱，终于被打破山寨。上官剑南身受重伤，死在铁掌峰上。

郭靖翻完册子，喟然叹道：“想不到这位上官帮主竟是一位好汉子。他临死之时还牢牢抱着那部遗书。我只道他也和裘氏兄弟一般，勾结大金，卖国求荣，心中对他十分鄙视，早知如此，对他的遗骨倒要恭恭敬敬的拜上几

拜。当年铁掌帮中都是忠臣义士，到今却变成了一伙奸贼。上官帮主地下有灵，不知要怎么生气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天已向黑，梢公驶船在一个村子旁拢了岸，杀鸡做饭。黄蓉怕他在饭菜中做甚手脚，假意嫌他饭菜肮脏，自行拿了鸡肉蔬菜，与郭靖上岸到村中农家做饭，那梢公吹须瞪眼，极是恼怒，苦于自装哑巴，既无法出言相劝，又不便讥刺泄愤，又见黄蓉打起手势来“妙语如珠、伶牙俐齿”，自己无论如何“辩”地不过，只得暗暗咬牙切齿，待靖、蓉二人上了岸后，才在船舱中压低了嗓子大骂。

饭罢，二人在农舍前树荫下乘凉。郭靖道：“那上官帮主当年逃上铁掌峰后，官兵怎么不上峰追捕？”黄蓉道：“这个我也想不通，多半中指峰地形险恶，众官兵懒得要命，就不上去了；也说不定帮中好手扼守住峰上险要之处，官兵攻打不上，也就鸣金奏凯而去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想不到曲灵风曲师哥无意之中建了这个大功。”郭靖愕然不解。

黄蓉道：“这《武穆遗书》本来藏在大内翠寒堂旁的水帘石洞之中，上官剑南既将书盗了来，他画的那幅画，自然是放在原来藏书之处，是不是？”郭靖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黄蓉道：“我曲师哥被逐出桃花岛后，眷恋师门，知道我爹爹喜爱书画古玩，又想天下奇珍异宝，自然以皇宫之中最多，于是冒险入宫，盗了不少名画法帖……”

郭靖接口道：“是啦，是啦。你曲师哥将这幅画连同别的书画一起盗了来，藏在牛家村密室之中，要想送给你爹爹，不幸被官中侍卫打死。待完颜洪烈那奸贼到得皇宫之时，非但武穆遗书不见，连指点线索的这幅图画也不在了。唉，早知如此，咱们在水帘洞前大可不必拼命阻拦，我不会给老毒物打伤，你也不用操这七日七夜的心了。”黄蓉道：“那却不然。你若不在牛家村密室养伤，又怎能见到这幅画？又怎能……”

她想到也就是在牛家村中与华筝相见，不禁黯然，隔了一阵才道：“不知爹爹现今怎样啦？”抬头望着天边一弯新月，轻轻的道：“八月中秋快到了。嘉兴烟雨楼比武之后，你就回蒙古大漠了罢？”

郭靖道：“不，我先得杀了完颜洪烈那奸贼，给我爹爹和杨叔叔报仇。”黄蓉凝望月亮，道：“杀了他之后呢？”郭靖道：“还有很多事啊，要医好师父身上的伤，要请周大哥到黑沼去找瑛姑。要到六位师父家里，一家家的去瞧瞧，再得去找到我爹爹的坟墓。”黄蓉道：“这一切全办好之后，你总得回蒙古去了罢？”

郭靖不能说去，又不能说不去，实在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黄蓉忽然笑道：“我真傻，尽想这些干么？乘着咱俩在一块儿，多快活一刻是一刻，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便少一天。咱们回船去，捉弄那假哑巴玩儿。”

两人回到船中，梢公和两个后生却已在后梢睡了。郭靖在黄蓉耳边道：“你睡罢，我留神着他们。”黄蓉低声道：“我教你几个哑巴骂人的手势，明天你做给他看。”郭靖道：“你自己干么不做？”黄蓉轻笑道：“那是粗话，女孩儿家说不出口。”郭靖心想：“原来哑巴也会骂人。”说道：“你先休息一会，明天再骂他不迟。”黄蓉伤后元气未复，确感倦怠，把头枕在郭靖腿上，慢慢睡着了。

郭靖本拟打坐用功，但恐梢公起疑，当下横卧舱板，默默记诵一灯大师所授《九阴真经》中梵文所录内功，依法照练，练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只觉四肢百骸都充塞劲力，正自欢喜，忽听得黄蓉迷迷糊糊的道：“靖哥哥，你别

娶那蒙古公主，我自己要嫁给你的。”郭靖一怔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听她又道：“不，不，我说错了。我不求你甚么，我知道你心中喜欢我，那就够啦。”郭靖低声叫了两声：“蓉儿，蓉儿。”黄蓉却不答应，鼻息微闻，又沉沉睡去，原来刚才说的是梦话。

郭靖又爱又怜，但见淡淡的月光铺在黄蓉脸上，此时她重伤初痊，血色未足，脸肌被月光一照，白得有似透明一般。郭靖呆呆的望着，过了良久，只见她眉尖微蹙，眼中流出几滴泪水来。郭靖心道：“她梦中必是想到了咱俩的终身之事，莫瞧她整日价似乎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心中却不快活。唉，是我累得她这般烦恼，当日在张家口她若不遇上我，于她岂不是好？可是我呢？我又舍得撇下她吗？”

一个人在梦中伤心，一个睁着眼儿愁闷，忽听得水声响动，一艘船从上游驶了下来。郭靖心想：“这沉江之中水急滩险，甚么船只恁地大胆，竟在黑夜行舟？”正想探头出去张望，忽听得坐船后梢上有人轻轻拍了三下手掌，拍掌之声虽轻，但在静夜之中，却在江面上远远传了出去。接着听得收帆扳桨之声，原来江心下航的船向右岸靠将过来，不多时，已与郭靖的坐船并在一起。

郭靖轻轻拍醒黄蓉，只觉船身微微一晃，忙掀起船篷向外张望，见一个黑影从自己船上跃往来船，瞧身形正是那哑巴梢公模样。郭靖道：“我过去瞧瞧，你守在这儿。”黄蓉点了点头，郭靖矮着身子，蹑足走到船首，见来船摇晃未定，纵身跃起，落在桅杆的横桁之上，落点正好在那船正中，船身微微往下一沉，并未倾侧，船上各人丝毫未觉。他贴眼船篷，从缝隙中向下瞧去，只见船舱中站着三名黑衣汉子，都是铁掌帮的装束，其中一人身形高大，头缠青布，似是首领。

郭靖身法好快，那假装哑巴的梢公虽比他先跃上来船，但此时也刚走入船舱向那大汉躬身行礼，叫了声：“乔寨主。”那乔寨主问道：“两个小贼都在么？”梢公道：“是。”乔寨主又问：“他们可起甚么疑心？”那梢公道：“疑心倒没有。只是两个小贼不肯在船上饮食，做不得手脚。”乔寨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左右叫他们在青龙滩上送命。后日正午，你们船过青龙滩，到离滩三里的青龙集，你就折断船舵，咱们候在那里接应。”那哑梢公应了。乔寨主又道：“这两个小贼功夫厉害得紧，可千万小心。事成之后，帮主必有重赏。你从水里回去，别晃动船只，惊动了他们。”那梢公道：“是。乔寨主还有甚么吩咐？”乔寨主摆摆手道：“没有了。”那梢公行礼退出，从船舷下水，悄悄游回。

郭靖双足在桅杆上一撑，回到了坐船，将听到的言语悄悄与黄蓉说了。黄蓉冷笑道：“一灯大师那里这般的急流，咱俩也上去了，还怕甚么青龙险滩、白虎险滩？睡罢。”

既知贼人阴谋，两人反而宽怀，次日在舟中观赏风景，安心休息，晚上也不必守夜。

到第三日早晨，那梢公正要启锚开船，黄蓉道：“且慢，先把马匹放上岸去，莫在青龙滩中翻船，送了性命。”那梢公微微变色，只是假装不懂。黄蓉双手扬起，忍不住要“说”几句粗话骂他，桃花岛上的哑仆个个邪恶狠毒，骂人的“言语”自也不凡，黄蓉幼时学会，其实也不明其中含意，这时她左手两指刚围成圆圈，终觉不雅，格格几声轻笑，放下手来，自与郭靖牵马上岸。

郭靖忽道：“蓉儿，别跟他们闹着玩了。咱们从这里弃船乘马就是啦。”黄蓉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铁掌帮阴险小人，何必跟他们计较？咱俩只要太太平平的厮守在一起，比甚么都强。”

黄蓉道：“难道咱俩当真能太太平平的厮守一辈子？”郭靖默然，眼见黄蓉松开小红马的缰绳，指着向北的途径。那小红马甚有灵性，数次离开主人，这时知道主人又要暂离，当下更不迟疑，放开足步向北奔去，片刻间没了踪影。

黄蓉拍手道：“上船去罢。”郭靖道：“你身子尚未复原，何必定要干冒危险？”黄蓉道：“你不来就算了。”自行走下江边斜坡，上了乌篷船。郭靖无奈，只得跟着上船。黄蓉笑道：“傻哥哥，咱们此刻在一起多些稀奇古怪的经历，日后分开了，便多有点事情回想，岂不是好？”郭靖道：“咱们日后难道……难道当真非分开不可？”黄蓉凝视着他脸不答。郭靖心头一片茫然，当时在牛家村一时意气，答应了拖雷要娶华筝，此后才体会到其中的伤痛惨酷。

又驶了一个多时辰，眼见日将当午，沉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，料想那青龙滩已不在远。靖、蓉二人站在船头眺望，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，大船的纤大多至数十人，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。每名纤夫躬身弯腰，一步步的往上挨着，额头几和地面相触，在急流冲激之下，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。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，上身赤膊，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，在烈日下闪闪发光，口中大声吆喝，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，绵绵不绝。下行的船只却是顺流疾驶而下，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纤夫。

郭靖见了这等声势，不由得暗暗心惊，低声向黄蓉道：“蓉儿，我先前只道沉江水势纵险，咱俩却也不放在心上。现下瞧这情势，只怕急滩极长，若是坐船翻了，你身子没好全，怕有不测。”黄蓉道：“依你说怎生处？”郭靖道：“打倒哑巴梢公，拢船靠岸。”黄蓉摇头道：“那不好玩。”郭靖急道：“现下怎是玩的时候？”黄蓉抿嘴笑道：“我就是爱玩嘛！”郭靖见混浊的江水束在两旁陡峰之间，实是湍急已极，心中暗自计议，但他心思迟钝，又计议得出甚么来？

那江转了个弯，远远望见江边有数十户人家，房屋高高低低的倚山而建。急流送船，势逾奔马，片刻间就到了房屋边。只见岸上有数十名壮汉沿江相候，哑梢公将船上两根缆索抛上岸去，众壮汉接住了，套在一个大绞盘上。十多人扳动绞盘。把船拉到岸边。

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，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都是气喘吁吁，有的便躺在江边，疲累之极，再也动弹不得。郭靖心道：“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得多。”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者，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，都是面黄肌瘦，胸口肋骨根根凸出，蓦地里觉得世上人人皆苦，不由得喉头似乎有物硬住了。

船靠岸后，那梢公抛下铁锚，郭靖见山崖边还泊着二十几艘船。黄蓉问身旁一个男子道：“大哥，这儿是甚么地方？”那男子道：“青龙集。”

黄蓉点点头，留神哑梢公的神情，只见他与斜坡上一名大汉做了几下手势，突然取出一柄斧头，两下猛砍，便斩断了缆索，跟着伸手提起了铁锚。那船给湍急的江水一冲，蓦地里侧身横斜，转了个圈子，飞也似的往下游冲去。岸上众人都大声惊呼起来。

一过青龙集，河床陡然下倾，江水喷溅注泻。哑梢公双手掌舵，双眼目

不转睛的瞪视着江面。两名后生各执长篙，分站在他两侧，似是预防急流中有甚不测，又似护卫哑梢公，怕靖、蓉二人前来袭击。

郭靖见水流愈来愈急，那船狂冲而下，每一瞬间都能撞上山石，碰成碎片，高声叫道：“蓉儿，抢舵！”说着拔步奔往后梢。两名后生听见叫声，长篙挺起，各守一舷。郭靖哪把这两人放在眼里，疾往右舷冲去。

黄蓉叫道：“慢着！”郭靖停步回头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低声道：“你忘了雕儿？待船撞翻，咱俩乘雕飞走，瞧他们怎么办。”郭靖大喜，心想：“蓉儿在这急流中有恃无恐，原来早就想到了这一着。”招手将双雕引在身旁。那哑梢公见他正要纵身抢来，忽又止步，不知两人已有避难之法，还道两个乳臭未干的娃娃被湍急的江水吓得手足无措，没了主意，心中暗暗欢喜。

轰轰水声之中，忽然远处传来纤夫的齐声吆喝，刹时之间，已瞧见迎面一艘乌篷船逆水驶来，桅杆上一面黑旗迎风招展。哑梢公见了这船，提起利斧，喀喀几声，砍断了舵柄，站在左舷，只待那黑旗船擦身而过时便即跃上。

郭靖按着雌雕的背叫道：“蓉儿，你先上！”黄蓉却道：“不用急！”心念一转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掷铁锚打烂来船。”郭靖依言抢起铁锚。这时坐船失了舵掌，顺水猛往来船冲去。眼见两船相距已只丈余，来船转舵避让，江上船夫与山边纤夫齐声大呼，郭靖奋力一掷，铁锚疾飞出去，撞向来船船头的纤杆。

那纤杆被几条百丈竹索拉得紧紧的，扳成了弓形，铁锚这么拦腰撞到，喀喇一声巨响，断成了两截。数十名纤夫正出全力牵引，竹索斗然松了，人人俯跌在地。那船登时有如纸鹞断线，在水面上急转几圈，便即尾前首后的向下游冲去。众人更是大声惊呼，顷刻间人声水声，在山峡间响成一片。

哑梢公出其不意，惊得脸色惨白，纵声大叫：“喂，救人哪，救人哪！”黄蓉笑道：“哑巴会说话啦，当真是天下奇闻。”郭靖掷出一锚，手边尚有一锚，只见坐船与来船并肩顺流冲下，相距甚近，当下吸一口气，双手举锚挥了几挥，身子连转三个圈子，一半运力，一半借势，脱手将铁锚抛向前船尾舵。

眼见这一下要将舵柄打得粉碎，两船俱毁已成定局，忽然前船舱中跃出一人，抢起长篙刺出，篙身轻颤，贴在铁锚柄上，那人劲力运处，竹篙弯成弧形，拍的一声，篙身中折，但铁锚被长篙这么一掠，去势偏了，只见水花飞溅，铁锚和半截长篙都落入了江心。持篙那人身披黄葛短衫，一部白胡子在疾风中倒卷到耳边，站在颠簸起伏的船梢上稳然不劝，威风凛凛，正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仞。

靖、蓉二人见他斗然间在这船上现身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念甫转，只听喀喇喇一声巨响，坐船船头已迎面撞上一座礁石，这一下把两人震得直飞出去，后心撞在舱门之上。江水来得好快，顷刻间已没至足踝，这时要骑上雕背，也已不及。

当此紧急关头更无余暇思索，郭靖飞身纵起，叫道：“跟我来！”一招“飞龙在天”，和身直扑，猛向裘千仞撞去。他知这时候生死间不容发，若在敌船别处落足，裘千仞定然不待他站稳即行从旁袭击，以他功力，自己必然禁受不起，现下迎面猛攻，逼他先取守势，便有间隙在敌船取得立足之地。

裘千仞知他心意，半截竹篙一摆，在空中连刺数点，叫他拿不准刺来方向，虚虚实实，变幻不定。郭靖暗叫：“不好。”伸臂格向篙头，身子续向

敌船落去，但这么出臂一格，那一招“飞龙在天”的势头立时减弱。裘千仞一声长啸，竹篙脱手，并掌往郭靖当胸击去，已踏实地，敌在半空，掌力一交上了，非将他震入江中不可。

那竹篙尚在半空未落，突然横来一根竹棒在篙上一搭，借势跃来一人，正是黄蓉。她人未至，棒先到，凌虚下击，连施三下杀手。裘千仞料不到她来势竟是这般迅捷，左眼险被棒端戳中，只得还掌挡格。郭靖乘机站上船梢，出招夹击。裘千仞不敢怠慢，侧身避过竹棒，右腿横扫，将郭靖逼开一步，随即呼呼拍出两掌。

这铁掌功夫岂同寻常？铁掌帮开山建帮，数百年来扬威中原，靠的就是这套掌法，到了上官剑南与裘千仞手里，更多化出了不少精微招术，威猛虽不及降龙十八掌，可是掌法精奇巧妙，犹在降龙十八掌之上。两人顷刻之间已在后梢头拆了七八招，心中各存忌惮，掌未使足，已然收招，水声虽响，却也盖不了四张手掌上发出的呼呼风声。

这时铁掌帮中早有帮众抢上来掌住了舵，慢慢转过船来，头前尾后，向下游急驶。哑梢公所乘那船早已碎成两截，船板、布帆、哑梢公和两个后生都在一个大漩涡中团团打转。哑梢公大声惨呼，远远传送过来，果然是声音洪亮。黄蓉百忙中左手向身后挥出，做个手势，终于还是“骂”了他一句，反正无人瞧见，也就不算不雅。哑梢公等三人虽竭力挣扎，哪逃得出水流的牵引，转眼问卷入了漩涡中心，直没江底。

黑旗船顺水疾奔。黄蓉回头一望，漩涡已在两三里之外。双雕在空中盘旋飞翔，不住啼鸣。黄蓉挥动竹棒，把船上帮众逼向船头，返身正要相助郭靖双战裘千仞，眼角间瞥见船舱中刀光闪动，有人举刀猛向甚么东西砍了下去。

她也不及看清那人要砍的是甚么，左手一扬，一把金针飞出，都钉上他手腕手臂。那人的钢刀顺势落下，却砍在自己右腿之上，大声叫了起来。黄蓉抢入船舱，举脚将他踢开，只见舱板上横卧着一人，手足被缚，动弹不得。只见那人一对眼冷冷的望着自己，却是神算子瑛姑。

黄蓉万料不到竟会在此处救了她性命，当即抬起舱板上钢刀，割断她手上绳索。瑛姑双手脱缚，右手斗地伸出，施展小擒拿手从黄蓉手里夺过钢刀。黄蓉猝不及防，但见刀光闪动，瑛姑已一刀将那黑衣汉子杀死，这才弯腰割断她自己脚上绳索，说道：“你虽救了我，可别盼我将来报答。”黄蓉笑道：“谁要你报答了？你救过我，今日我也救你一次，正好扯直，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情。”

黄蓉说着后半句时，已抢到船梢，伸竹棒上前相助郭靖。裘千仞腹背受敌，掌上加劲，倒也支持得住。但听得扑通、扑通、啊哟、啊唷之声连响，瑛姑持刀将船上帮众一一逼入了江中。在这激流之中，再好的水性也逃不了性命。

裘千仞与郭靖对掌，本已渐占上风，但黄蓉使打狗棒法上来加攻，他以一敌二，十余招以后，不由得左支右绌，绕着船舷不住倒退，他背心向着江面，教黄蓉攻不到他后背。郭靖连使狠招，裘千仞双足犹似钉在船舷上一般，再也逼不动他半寸，这时只消退得一步，立时身堕江心。黄蓉心道：“你虽然外号‘铁掌水上飘’，但这‘水上飘’三字也只是你自吹轻功了得，莫说在这江中的骇浪惊涛之上，就是湖平如镜，毕竟也不能在水面飘行，除非学了老兄的法子，先在水底下打上几千几百根木桩。”又见他出掌沉稳，目

光不住向江面上眺望，似在盼望再有船只驶来援手，心想：“你这家伙武功虽高，但今日是以三敌一之局，若再亲何不了你，咱们也算得脓包之至了。”

这时瑛姑已将船上帮众扫数驱入水中，只留下掌舵的一人。见靖、蓉二人一时不能得手，冷笑道：“小姑娘让开了，我来。”黄蓉听她言语中意存轻视，不禁有气，竹棒前伸，连攻两招，这是以进为退，待裘千仞侧身相避，便即跃后两步，拉了拉郭靖的衣襟，说道：“让她来打。”郭靖收掌护身，退了下來。

瑛姑冷笑道：“裘帮主，你在江湖上也算名气不小，却乘我在客店中睡着不防，用迷香害我。这般下三滥的勾当，亏你也做得出来。”裘千仞道：“你给我手下人擒住，还说甚么嘴？若是我自己出马，只凭这双肉掌，十个神算子也拿住了。”瑛姑冷冷的道：“我甚么地方得罪铁掌帮啦？”裘千仞道：“这两个小贼擅闯我铁掌峰圣地，你干么收留在黑沼之中？我好言求你放人，你竟敢谎言包庇，你当我裘千仞是好惹的么？”瑛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为了这两个小贼。你有本事尽管拿去，我才不理睬这些闲事呢。”说着退后几步，抱膝坐在船舷，神情闲逸，竟是存定了隔山观虎斗之心，要靖、蓉二人和裘千仞拚个两败俱伤。她这么一来，倒教裘千仞、郭靖、黄蓉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。

原来瑛姑当时行刺一灯大师，被郭靖以身相代，又见一灯袒胸受刃，忽然天良发现，再也不忍下手，下得山来，爱儿惨死的情状却又在脑际萦绕不去。她在客店中心烦意乱，愤怒纠结，于神不守舍之际，竟被铁掌帮用迷药做翻，否则以她的精明机伶，岂能折在无名小辈之手？这时见了靖、蓉二人，满腔怨毒无处发泄，竟盼他们三人在这急流中同归于尽。

黄蓉心道：“好，我们先对付了裘千仞，再给你瞧些好的。”向郭靖使个脸色，两人一使竹棒，一发双掌，并肩向裘千仞攻去，顷刻间三人又打了个难解难分。瑛姑凝神观斗，见裘千仞掌力虽然凌厉，终是难胜二人，但见他不住移动脚步，似是要设法出奇制胜。

郭靖怕黄蓉重伤初愈，斗久累脱了力，说道：“蓉儿，你且歇一会，待一忽儿再来助我，”黄蓉笑道：“好！”提棒退下。

瑛姑见二人神情亲密，郭靖对黄蓉体贴万分，心想：“我一生之中，几时曾有人对我如此？”由羡慕妒，因妒转恨，忽地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以二敌一，算甚么本事？来来来，咱四人两对两的比个输赢。”双手在怀中一探，取出两根竹筹，不待黄蓉答话，双筹纵点横打，向她攻了过去。黄蓉骂道：“失心疯的婆娘，难怪老顽童不爱你。”瑛姑双眉倒竖，攻势更厉。她这一出手，船上形势立变。黄蓉打狗棒法虽然精妙，毕竟远不如她功力深厚，何况重伤之后，内力未复，身法颇减灵动，只得以“封”字诀勉力挡架。瑛姑滑溜如鱼，在这颠簸起伏、摇晃不定的船上，更能大展所长。

那边郭靖与裘千仞对掌，一时倒未分胜败。郭靖自得一灯大师指点武学精要，这些日子来功力又深了一层，勉力支撑，居然尚能自保。裘千仞见瑛姑先由敌人变为两不相助、忽又由两不相助变为出手助己，虽感莫名其妙，却不禁暗暗叫好，精神一振，掌力更为沉狠，料得定时候稍长，对手终究会抵挡不住，眼见郭靖挥掌猛击而来，当即侧身，避过正面锋锐，右掌高，左掌低，同时拍出。郭靖回掌兜截，四掌相接，各使内劲。两人同时“嘿”的一声呼喊，都退出了三步。裘千仞退向后梢，拿住了势子。郭靖左脚却在船索上一绊，险些跌倒，他怕敌人乘虚袭击，索性乘势翻倒，一滚而起，使掌

护住门户。

裘千仞胜算在握，又见他跌得狼狈，不由得哈哈一声长笑，踏步再上。

瑛姑已把黄蓉逼得气喘吁吁，额头见汗，正感快意，突然间听到笑声，不由得心头大震，脸色剧变，左手竹筹发出了竟忘记撤回。黄蓉见此空隙，正是良机难逢，竹棒急转，点向她的前胸，棒端正要戳中她胸口“神藏穴”，蓦见瑛姑身子颤动，如中风邪，大叫一声：“原来是你！”势若疯虎般直扑裘千仞。

裘千仞见她双臂猛张，这一扑直已把性命置之度外，口中恶狠狠的露出一口白牙，似要牢牢将自己抱住，再咬下几口肉来，他虽武功高强，见了这般拼命的狠劲，也不由得吃惊，急忙旁跃避开，叫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

瑛姑更不打话，一扑不中，随即双足一登，又向他扑去。裘千仞左掌掠出，往她肩头击落，满拟她定要伸手相格，岂知瑛姑不顾一切，对敌人来招丝毫不加理会，仍是向他猛扑。裘千仞大骇，心想只要给这疯妇抱住了，只怕急切间解脱不开，那时郭靖上来一掌，自己哪有性命？当下顾不得掌击敌人，先逃性命要紧，疾忙矮身窜向左侧。

黄蓉拉着郭靖的手，让在一边，见瑛姑突然发疯，不禁甚感惊惧，但见她狂纵狠扑，口中荷荷发声，张嘴露牙，拼着命要抱住裘千仞。

裘千仞武功虽高，但瑛姑豁出了性命不要，实是奈何她不得，只得东闪西避，眼见她脸上肌肉扭曲，神情狰狞，心中愈来愈怕，暗叫：“报应，报应！今日当真要命丧这疯妇之手。”瑛姑再扑几次，裘千仞已避到了舵柄之旁。瑛姑眼中如要喷血，一抓又是不中，手掌起处，蓬的一声把掌舵汉子打入江中，接着飞起一脚，又踢断了舵柄。

那船，一失掌舵，在急流中立时乱转，黄蓉暗暗叫苦：“这女子迟不迟，早不早，偏在这时突然发起疯来，看来咱们四人都难逃命。”当下撮唇作啸，要召双雕下来救命。就在此时，那船突然打横，撞向岸边岩石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船头破了一个大洞。

裘千仞见瑛姑踢断舵柄，已知她决意与己同归于尽，服见离岸不远，心想不管是死是活，非冒险逃命不可，斗然提气向岸上纵去。这一跃虽然使了全力，终究上不了岸，扑通一声，跌入水里，立时沉至江底，他知道身子一冒上来，立时被急流冲走，再也挣扎不得，当即牢牢攀住水底岩石，手足并用，急向岸边爬去，仗着武功卓绝，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，虽吃了十多口水，终于爬上了岸。他筋疲力尽，坐在石上喘气，但见那船在远处已成为一个黑点，想起瑛姑咬牙切齿的神情，兀自心有余悸。

瑛姑见裘千仞离船逃脱，大叫：“恶贼，逃到哪里去？”奔向船舷，跟着要跃下水去。这时那船又已给急流冲回江心，在这险恶的波涛之中，下去哪有性命？郭靖心下不忍，奔上抓住她后心。瑛姑大怒，回手挥去，郭靖急忙低头避过。

黄蓉见双雕已停在舱面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理这疯妇作甚？咱们快走。”

江水汹涌，转瞬间便要浸到脚面，郭靖松开了手，只见瑛姑双手掩面，放声大哭，不住惨呼：“儿啊！儿啊！”黄蓉连声催促。郭靖想起一灯大师的嘱咐，命他照顾瑛姑，叫道：“你快乘雕上岸，再放回来接我们。”黄蓉急道：“那来不及啊。”郭靖道：“你快走！咱们不能负了一灯大师的托付。”

黄蓉想起一灯的救命之恩，登感踌躇，正自徬徨无计，突然身子一震，轰的一声巨响，船身又撞中了江心一块大礁，江水直涌进舱，船身顷刻间沉

下数尺。黄蓉叫道：“跳上礁去！”郭靖点点头，跃过去扶住瑛姑。

这时瑛姑如醉如痴，见郭靖伸手来扶，毫不抗拒，双眼发直，望着江心。郭靖右手托住她的腋下，叫道：“跳！”三人一齐跃上了礁石。那礁石在水面下约有尺许，江水在三人身周奔腾而过，溅得衣衫尽湿，待得三人站定，那艘乌篷船已沉在礁石之旁。黄蓉虽然自幼与波涛为伍，但见滚滚浊流掠身泻注，也不禁头晕目眩，抬头向天，不敢平视江水。

郭靖作哨呼雕，要双雕下来背人。不料双雕怕水，盘旋来去，始终不敢停到浸在水面下的礁石上来。黄蓉四下一望，见左岸挺立着一棵大柳树，距礁石不过十来丈远，当下心生一计，道：“靖哥哥，你拉住我手。”郭靖依言握住她左手，只听咕咚一响，黄蓉溜入了江中。郭靖大惊，见她向水下沉船潜去，忙伏低身子，自己的上身也浸入了水中，尽量伸长手臂，双足牢牢钩住礁石上一块凸出的尖角，右手用劲握住她左腕，唯恐江水冲击之力太强，一个脱手，那她可永远不能上来了。

黄蓉潜向沉船桅杆，扯下帆索，回身上礁，双手交互将船上的帆索收了上来。侍收到二十余丈，她取出匕首割断绳索，然后伸出臂去，招呼雌雕停在她肩头。这时双雕身量已长得颇为沉重，郭靖怕她禁受不起，伸臂接过。

黄蓉将绳索一端缚在雌雕足上，向大柳树一指，打手势叫它飞去。雌雕托着绳索在柳树上空打了几个盘旋，重又飞回。黄蓉急道：“唉，我是叫你在树上绕一转再回来。”可是那雕不懂言语，只急得她不住叹气。直试到第八次上，那雕才碰巧绕了柳树一转回来。靖、蓉二人大喜，将绳索的两端用力拉紧，牢牢缚在礁石凸出的尖角上。

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你先上岸罢。”黄蓉道：“不，我陪你，让她先去。”瑛姑向两人瞪了一眼，也不说话，双手拉着绳子，交互换手，上了岸去。

黄蓉笑道：“小的侍候一套玩意儿，郭大爷，你多赏赐罢！”一跃上绳，施展轻身功夫，就像卖艺的姑娘空中走绳一般，挥舞竹棒，横过波涛汹涌的江面，到了柳树枝上。

郭靖没练过这功夫，只怕失足，不敢依样葫芦，也如瑛姑那般双手攀绳，身子悬在绳下，吊向岸边，眼见离岸尚有数丈，忽听黄蓉叫道：“咦，你到哪里去？”听她语气之中颇有惊讶之意，郭靖怕瑛姑神智未清，出了甚么乱子，急忙双手加快，不等攀到柳树，已一跃而下。黄蓉指着南方，叫道：“她走啦。”郭靖凝目而望，只见瑛姑在乱石山中全力奔跑，说道：“她心神已乱，一个人乱走只怕不妥，咱们追。”黄蓉道：“好罢！”提足要跑，突然双腿酸软，随即坐倒，摇了摇头。

郭靖知她伤后疲累过度，不能再使力奔跑，说道：“你坐着歇歇，我去追她回来。”当下向瑛姑奔跑的方向发足急赶，转过一个山坳，前面共有三条小路，瑛姑却已人影不见，不知她从何而去。此处乱石嵯峨，长草及胸，四野无人，眼见夕阳下山，天渐昏暗，又怕黄蓉有失，只得废然而返。

两人在乱石中忍饥过了一宵，次晨醒来，沿着江边小路而下，要寻到小红马再上大路。走了半日，找到一家小饭店打尖，买了三只鸡，一只自吃，两只喂了双雕。

双雕停在高树之上，把两头公鸡啄得毛羽纷飞，酣畅吞食，蓦地里那雌雕纵身长鸣，抛下半只没吃完的公鸡，振翅向北飞去。那雄雕飞高一望，鸣声啾急，随后急赶。郭靖道：“两头雕儿的叫声似乎甚是忿怒，不知见到了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瞧瞧去。”

两人跑上大路，只见双雕在远处盘翔两周，突然同时猛扑而下，一扑即起，打了几个圈子，又再扑下。郭靖道，“遇上了敌人。”两人加快脚步赶去，追出两三里，只见前面房屋栉比鳞次，是个市镇，双雕却在空中交叉来去，似是失了敌踪。

二人赶到镇外，招手命双雕下来，双雕却不理会，只是四下盘旋找寻。郭靖道：“这雕儿不知跟谁有这么大的仇。”过了好一阵，双雕才先后下来。只见雄雕左足上鲜血淋漓，一条刀痕着实不浅，若非筋骨坚硬，那只脚已给砍下来了，再看雌雕，却见它右爪牢牢抓着一块黑黝黝之物，取出看时，原来是块人的头皮，带着一大丛头发，想来是被它硬生生从头上抓下来的，头皮的一边鲜血斑斑。

黄蓉替雄雕在伤处上敷了金创药。郭靖将头皮翻来翻去的细看，沉吟道：“这对雕儿自小十分驯良，若不是有人相犯，决不会轻意伤人，怎会突然跟人争斗？”黄蓉道：“其中必有蹊跷，只要找到这失了一块头皮之人就明白了。”两人在镇上客店中宿了，分头出去打听。但那市镇甚大，人烟稠密，两人访到天黑，丝毫不见端倪。郭靖道：“我到处找寻没了一片头皮之人，始终找不到。”黄蓉微笑道：“那人没了头皮，想必戴上顶帽儿遮住。”郭靖大叫一声：“噢！”恍然大悟，想起适才在镇上所见，戴帽之人着实不少，却也无法再去——揭下他们的帽子来察看。

次晨双雕飞出去将小红马引到。两人记挂洪七公的伤势，又想中秋将届，烟雨楼头有比武之约，双雕与人结仇，也非大事，当即启程东行。

两人同骑共驰，小红马奔行迅速，双雕飞空相随。一路上黄蓉笑语盈盈，嬉戏欢畅，尤胜往时，虽至午夜，仍是不肯安睡。郭靖见她疲累，常劝她早些休息，黄蓉只是不理，有时深夜之中，也抱膝坐在榻上，寻些无关紧要的话头，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胡扯。

这日从江南西路到了两浙南路境内，纵马大奔了一日，已近东海之滨。两人在客店中歇了，黄蓉向店家借了一只菜篮，要到镇上买菜做饭。

郭靖劝道：“你累了一天，将就吃些店里的饭菜算啦。”黄蓉道：“我是做给你吃，难道你不爱吃我做的菜么？”郭靖道：“那自然爱吃，只是我要你多歇歇，待将养好了，慢慢再做给我吃也不迟。”黄蓉道：“待我将养好了，慢慢再做……”臂上挽了菜篮，一只脚踏在门槛之外，竟自怔住了。

郭靖尚未明白她的心思，轻轻从她臂上取下菜篮，道：“是啊，待咱们找到师父，一起吃你做的好菜。”

黄蓉呆立了半晌，回来和衣倒在床上，不久似乎是睡着了。

店家开饭出来。郭靖叫她吃饭。黄蓉一跃而起，笑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不吃这个，你跟我来，”郭靖依言随她出店，走到镇上。

黄蓉拣一家白墙黑门的大户人家，绕到后墙，跃入院中。郭靖不明所以，跟着进去。黄蓉径向前厅闯去，只见厅上灯烛辉煌，主人正在请客。

黄蓉大喜，叫道：“妙极！这可找对了人家。”笑嘻嘻的走向前去，喝道：“通通给我滚开。”厅上筵开三席，宾主三十余人一齐吃了一惊，见她是个美貌少女，个个相顾愕然。黄蓉顺手揪住一个肥胖客人，脚下一勾，摔了他一个筋斗，笑道：“还不让开？”众客一轰而起，乱成一团。主人大叫：“来人哪，来人哪！”

嘈杂声中，两名教头率领十多名庄客，抡刀使棒，打将入来。黄蓉笑吟吟地抢上，不两招已将两名教头打倒，夺过一把钢刀，舞成一团白光，假意

向前冲杀。众庄客发一声喊，跌跌撞撞，争先恐后地都逃了出去。

主人见势头不对，待要溜走，黄蓉纵上去一把扯住他胡子，右手抡刀作势便砍。那主人慌了手脚，双膝跪倒，颤声道：“女……女大王……好……姑娘……你要金银，立时……马上取出献上，只求你饶我一条老命……”黄蓉笑道：“谁要你金银？快起来陪我们饮酒。”左手揪着他胡子提了上来，那主人吃痛，却是不敢叫喊。

黄蓉一扯郭靖，两人居中在主宾的位上坐下。黄蓉叫道：“大家坐啊，怎么不坐了？”手一扬，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插在桌上，众宾客又惊又怕，挤在下首两张桌边，无人敢坐到上首的桌旁来，黄蓉喝道：“你们不肯陪我，是不是？谁不过来，我先宰了他？”众人一听，纷纷拥上，你推我挤，倒把椅子撞翻了七八张。黄蓉喝道，“又不是三岁小孩，好好儿坐也不会吗？”众宾客推推挤挤，好半晌才分别在三张桌边坐定了。

黄蓉自斟自饮，喝了一杯酒，问主人道：“你干么请客，家里死了人吗？死了几个？”主人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小老儿晚年添了个孩儿，今日是弥月汤饼之会，惊动了几位亲友高邻。”黄蓉笑道，“那很妙啊，把小孩抱出来瞧瞧。”

那主人面如土色，只怕黄蓉伤害了孩子，但见到席上所插的钢刀，却又不死不依，只得命奶妈抱了孩子出来。黄蓉抱过孩子，在烛光下瞧瞧他的小脸，再望望主人，侧头道：“一点也不像，只怕不是你生的。”那主人神色尴尬，全身颤抖，只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也不知他说确是他自己生的，还是说：“姑娘之言甚是。”众宾客觉得好笑，却又不敢笑。黄蓉从怀里掏出一锭黄金，交给奶妈，又把孩子还给了她，道：“小意思，算是他外婆的一点见面礼罢。”众人见她小小年纪，竟然自称外婆，又见她出手豪阔，个个面面相觑。那主人自是喜出望外，连声称谢。

黄蓉道：“来，敬你一碗！”取一只大碗来斟了酒，放在主人面前。那主人道：“小老儿量浅，姑娘恕罪则个。”黄蓉秀眉上扬，伸手一把扯住他胡子喝道：“你喝是不喝？”主人无奈，只得端起碗来，咕嘟咕嘟的喝了下去。

黄蓉笑道：“是啊，这才痛快，来，咱们来行个酒令。”她要行令就得行令，满席之人谁敢违拗？但席上不是商贾富绅，就是腐儒酸丁，哪有一个真才实学之人？各人战战兢兢的胡诌，黄蓉一会儿就听得不耐烦了，喝道：“都给我站在一旁！”众人如逢大赦，急忙站起来。只听得咕咯一声，那主人连人带椅仰天跌倒，原来他酒力发作，再也支持不住了。

黄蓉哈哈大笑，自与郭靖饮酒谈笑，傍若无人，让众人眼睁睁的站在一旁瞧着，直吃到初更已过，郭靖劝了几次，这才尽兴而归。

回到客店，黄蓉笑问：“靖哥哥，今日好玩吗？”郭靖道：“无端端的累人受惊担怕，却又何苦来？”黄蓉道：“我但求自己心中平安舒服，哪去管旁人死活。”郭靖一怔，觉得她语气颇不寻常，但一时也不能体会到这言语中的深意。黄蓉忽道，“我要出去逛逛，你去不去？”郭靖道：“这阵子还到哪里？”黄蓉道：“我想起刚才那孩儿倒也有趣，外婆去抱来玩上几天，再还给人家。”郭靖惊道：“这怎使得？”

黄蓉一笑，已纵出房门，越墙而出。郭靖急忙追上，拉住她手臂劝道：“蓉儿，你已玩了这么久，难道还不够么？”黄蓉站定身子，说道：“自然不够！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要你陪着，我才玩得有兴致。过几天你就要

离开我啦，你去陪那华筝公主，她一定不许你再来见我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过得一天，就少了一天。我一天要当两天、当三天、当四天来使。这样的日子我过不够。靖哥哥，晚间我不肯安睡休息，却要跟你胡扯瞎谈，你现下懂了罢？你不会再劝我了罢？”

郭靖握着她的手，又怜又爱，说道：“蓉儿，我生来心里胡涂，一直不明白你对我这番心意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却又不知如何说下去。

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从前爹爹教我念了许多词，都是甚么愁啦、恨啦。我只道他念着我那去世了的妈妈，因此尽爱念这些话。今日才知在这世上，欢喜快活原只一忽几时光，愁苦烦恼才当真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柳梢头上，浅浅一弯新月，夜凉似水，微风拂衣。郭靖心中本来一直浑噩噩，虽知黄蓉对自己一片深情，却不知情根之种，恼人至斯，这时听了她这番言语，回想日来她的一切光景，心想：“我是个粗鲁直肚肠的人，将来与蓉儿分别了，虽然常常会想着她、念着她，但总也能熬得下来，可是她呢？她一个人在桃花岛上，只有她爹爹相伴，岂不寂寞？”随即又想：“将来她爹爹总是要去世的，那时只有几个哑巴仆人陪着她，她小心眼里整日就爱想心思、转念头，这可不活活的坑死了她？”思念及此，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，双手握住了她手，痴痴望着她脸，说道：“蓉儿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我也在桃花岛上陪你一辈子！”

黄蓉身子一颤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再也不理甚么成吉思汗、甚么华筝公主，这一生一世，我只陪着你。”黄蓉低呼一声，纵体入怀。郭靖伸臂搂住了她，这件事一直苦恼着他，此时突然把心一横，不顾一切的如此决定，心中登感舒畅。两人搂抱在一起，一时浑忘了身外天地。

过了良久，黄蓉轻轻道：“你妈呢？”郭靖道，“我接她到桃花岛上住。”黄蓉道：“你不怕你师父哲别、义兄拖雷他们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他们对我情深义重，但我的心分不成两个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江南的六位师父呢？马道长、丘道长他们又怎么说？”郭靖叹了口气道：“他们定要生我的气，但我会慢慢求息。蓉儿，你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你呢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我有个主意。咱们躲在桃花岛上，一辈子不出来，岛上我爹爹的布置何等玄妙，他们就是寻上岛来，也找不到你来责骂。”

郭靖心想这法儿可不妥当，正要叫她另筹妙策，忽听十余丈外脚步声响，两个夜行人施展轻身功夫，从南向北急奔而去，依稀听得一人说道：“老顽童已上了彭大哥的当，不用怕他，咱们快去。”

黄蓉斥道：“你作死吗？”在灵智上人肩头轻轻一推，那藏僧应手而倒，横卧于地，双手双脚蜡曲不动，仍是作着盘膝打坐的姿式，模样十分古怪。

第三十三回 来日大难

郭靖与黄蓉此刻心意欢畅，原不想理会闲事，但听到“老顽童”三字，心中一凛，同时跃起，忙随后跟去。前面两人武功平平，并未知觉。出镇后奔了五六里，那两人转入一个山坳，只听得呼喊叫骂之声，不断从山后传出。

靖蓉二人足下加劲，跟入山坳，只见一堆人聚在一起，有两人手持火把，人丛中周伯通坐在地下，僵硬不动，不知生死，又见周伯通对面盘膝坐着一人，身披大红袈裟，正是灵智上人，也是一动不动。

周伯通左侧有个山洞，洞口甚小，只容一人弯腰而入。洞外有五六人吆喝叫骂，却是不敢走近离山洞数丈之内，似乎怕洞中有甚么东西出来伤人。

郭靖记起那夜行人曾说“老顽童上了彭大哥的当”，又见周伯通坐着宛如一具僵尸，只怕他已然遭难，心下惶急，纵身欲上。黄蓉拉住他手臂，低声道：“瞧清楚了再说。”二人缩身在山石之后，看那洞外几人时，原来都是旧相识：参仙老怪梁子翁、鬼门龙王沙通天、千手人屠彭连虎、三头蚊侯通海，还有两人就是适才所见的夜行人，火光照在他们脸上，认得是梁子翁的弟子，郭靖初学降龙十八掌时曾和他们交过手。

黄蓉心想这几人现下已不是郭靖和自己的对手，四下一望，不见再有旁人，低声道：“以老顽童的功夫，这几个家伙怎能奈何得了他？瞧这情势，西毒欧阳锋必定窥伺在旁。”正拟设法探个明白，只听彭连虎喝道：“贼厮鸟，再不出来，老子要用烟来薰了。”洞中一人沉着声音道：“有甚么臭本钱，尽数抖出来罢。”

郭靖听得声音正是大师父柯镇恶，哪里还理会欧阳锋是否在旁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徒儿郭靖来啦！”人随声至，手起掌落，已抓住侯通海的后心甩了出去。

这一出手，洞外众人登时大乱。沙通天与彭连虎并肩攻上，梁子翁绕到郭靖身后，欲施偷袭。柯镇恶在洞中听得明白，扬手一枚毒菱往他背心打去。暗器破空，风声劲急，梁子翁急忙低头，毒菱从顶心掠过，割断了他头害的几络头发，只吓得他背上冷汗直冒，知道柯镇恶的暗器喂有剧毒，当日彭连虎就险些丧生于此下，急忙跃开丈许，伸手一摸头顶，幸未擦破头皮，当即从怀中取出透骨钉，从洞左悄悄绕近，要想射入洞中还报；手刚伸出，突然腕上一麻，已被甚么东西打中，挣的一声，透骨钉落地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笑道：“快跪下，又要吃棒儿啦！”

梁子翁急忙回头，只见黄蓉手持竹棒笑吟吟的站着，不觉又惊又怒，左手发掌击她肩头，右手径夺竹棒。黄蓉闪身避开他左手一掌，却不移动竹棒，让他握住了棒端。梁子翁大喜，伸手回夺，心想这小姑娘若不放手，定是连人带棒拖将过来。一夺之下，竹棒果然是顺势而至，岂知棒端忽地抖动，滑出了他手掌。这时棒端已进入他守御的圈子，他双手反在棒端之外，急忙回手抓棒，哪里还来得及，眼前青影闪动，拍的一声，夹头夹脑给竹棒猛击一记。总算他武功不弱，危急中翻身倒地，滚开丈余，跃起身来，怔怔望着这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，头顶疼痛，心中胡涂，脸上尴尬。

黄蓉笑道：“你知道这棒法的名字，既给我打中了，你可变成甚么啦？”梁子翁当年吃过这“打狗棒法”的苦头，曾给洪七公整治得死去活来，虽然事隔多年，仍是心有余悸。眼见棒是洪七公的打狗棒，棒法是洪七公的打狗棒法，打中的偏偏是自己身子，看来这小姑娘确已得了洪七公的真传，瞥眼

又见沙彭二人不住倒退，在郭靖掌力催迫下只剩招架之功，叫道：“冲着洪老帮主的面子，咱们就避一避罢！”招呼了两名弟子，转身便奔。

郭靖左肘回撞，把沙通天逼得倒退三步，左手顺势横扫。彭连虎见掌风凌厉，不敢硬接，急忙避让。郭靖右手勾转，已抓住他后心，提将起来。彭连虎身子矮小，被他高高提起，登时双足凌空，想要挥拳踢足抗御，但四肢全然没了力气，眼见郭靖左手握拳，就要如铁椎般当胸击来，这一下如何经受得起，急忙叫道：“今儿是八月初几？”郭靖一怔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彭连虎又道：“你顾不顾信义？男子汉大丈夫说了话算不算数？”郭靖再问：“甚么？”右手仍将他身子提着。彭连虎道：“咱们约定八月十五在嘉兴烟雨楼比武决胜，此刻地非嘉兴，时非中秋，你怎能伤我？”

郭靖心想不错，正要放开他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你们把我周大哥怎么了？”彭连虎道：“老顽童跟那藏僧赌赛谁先动弹谁输，关我甚事？”

郭靖向地下坐着的两人望了一眼，登时宽怀，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当下高声叫道：“大师父，您老人家安好罢？”柯镇恶在洞中哼了一声。郭靖怕放手时彭连虎突然出足踢己前胸，右手向外挥出，将他掷开数尺，叫道：“去罢！”

彭连虎借势纵跃，落在地下，只见沙通天与梁子翁早已远远逃走，心中暗骂他们不够朋友，向郭靖抱拳道：“七日之后，烟雨楼头再决胜负。”转身施展轻功，疾驰而去。一路之上心中大惑不解：“每见一次这小子，他武功便增长了几分，那是甚么古怪？到底是服了灵丹妙药，还是得了仙法秘瘦？”

黄蓉走到周伯通与灵智上人身旁，只见两人各自圆睁双眼。互相瞪视，真是连眼皮也不眨一眨，黄蓉见到这情势，再回想用夜行人的说话，已知是彭连虎的奸计，必是他们忌惮老顽童武功了得，出言相激，让这藏僧与他赌赛谁先动弹谁输。灵智上人的武功本来与他相去何止倍蓰，但用这法儿却可将他稳稳绊住，旁人就可分子去对付柯镇恶了。老顽童既喜有人陪他嬉耍，又无机心，自不免着了道儿，旁边虽然打得天翻地覆，他却坐得稳如泰山，连小指头儿也不敢动一动，一心要赢灵智上人。

黄蓉叫道：“老顽童，我来啦！”周伯通耳中听见，只怕输了赌赛，却不答应。黄蓉道：“你们俩这般对耗下去，再坐几个时辰，也未必分得出胜败，那有甚么劲儿？这样罢，我来做个见证。我同时在你们笑腰穴上呵痒，双子轻重一模一样，谁先笑出声来，谁就输了。”周伯通正坐得不耐烦，听黄蓉这么说，大合心意，只是不敢示意赞成。

黄蓉更不打话，走到二人之间，蹲下身来，将打狗棒放在地下，伸直双臂，两手食指分别往两人笑腰穴上点去。

她知周伯通内功远胜藏僧，是以并未使诈，双手劲力果真不分轻重，但说也奇怪，周伯通固然并未动弹，灵智上人竟也浑如不觉，毫不理会。黄蓉暗暗称奇，心想：“这和尚的闭穴功夫当真了得，若是有人如此相呵，我早已大笑不止了。”当下双手加劲。

周伯通潜引内力，与黄蓉点来的指力相抗，只是那笑腰穴位于肋骨末端，肌肉柔软，最难运劲，若是挺腰反击，借力卸力，又怕是动弹身子，输了赌赛，但觉黄蓉的指力愈来愈强，只得挤命忍耐，忍到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肋下肌肉一缩一放，将黄蓉手指弹开，跃起身来，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胖和尚，真有你的，老顽童服了你啦！”

黄蓉见仙认输，心中好生后悔：“早知如此，我该作个手脚，在胖和尚身上多加些劲。”站直身子，向灵智上人道：“你既赢了，姑奶奶也不要你性命啦，快走，快走！”灵智上人浑不理睬，仍是一动不动的坐着。黄蓉伸手往他肩头推去，喝道：“谁来瞧你这副蠢相，作死么？”她这么轻轻一推，灵智上人胖大的身躯竟应手而倒，横在地下，却仍摆着盘膝而坐的姿态，竟似一尊泥塑木雕的佛像。

这一来周伯通和靖、蓉二人都吃了一惊，黄蓉心道：“难道他用劲闭穴，功夫不到，竟把自己闭死了？”伸手探他的鼻息，好端端的却在呼吸，一转念间，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向周伯通道：“老顽童，你上了人家的大当还不知道，真是蠢才！”周伯通圆睁双眼，气鼓鼓的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你先解开他的穴道再说。”

周伯通一愣，俯身在灵智上人身上摸了几下，拍了几拍，发觉他周身八处大穴都已被人闭住，跳起身来，大叫：“不算，不算！”黄蓉道：“甚么不算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他同党待他坐好后点了他的穴道，这胖和尚自然不会动弹。咱们便再耗三天三夜，他也决不会输。”转头向弓身躺在地下的灵智上人叫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们再比过。”

郭靖见周伯通精神奕奕，并未受伤，心中记挂师父，不再听他胡说八道，径自钻进山洞中去看柯镇恶。

周伯通弯腰替灵智上人解开了穴道，不住口的道：“来，再比，再比！”黄蓉冷冷的道：“我师父呢？你把他老人家丢到哪里去了？”周伯通一呆，叫声：“啊也！”转身就往山洞奔去。这一下去势极猛，险些与从洞中出来的郭靖撞个满怀。

郭靖把柯镇恶从洞中扶出，见师父白布缠头，身穿白衣，不禁呆了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您家里有丧事么？二师父他们哪里去啦？”柯镇恶抬头向天，并未回答，两行眼泪从面颊上簌簌流下。郭靖愈是惊疑，不敢再问，忽见周伯通从山洞中又扶出一人，那人左手持葫芦，右手拿着半只白鸡，口里咬着条鸡腿，满脸笑容，不住点头，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。靖蓉二人大喜，齐声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柯镇恶脸上突现煞气，举起铁杖，猛向黄蓉后脑击落。这一杖出手又快又狠，竟是“伏魔杖法”中的毒招，是他当年在蒙古大漠中苦练而成，用以对付失了目力的梅超风，叫她虽闻杖上风声，却已趋避不及。黄蓉乍见洪七公，惊喜交集，全没提防背后突然有人偷袭，待得惊觉，铁杖上的疾风已将她全身罩住。

郭靖眼见这一杖要打得她头破骨碎，情急之下，左手疾带，把铁杖拨在一边，右手伸出，已抓住杖头，只是他心慌意乱之际用力过猛，又没想到自己此时功力大进，左掌这一带使的是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手法，柯镇恶只觉一股极大力量突然逼来，势不可当，登时铁杖撒手，俯冲摔倒。

郭靖大惊，急忙弯腰扶起，连叫：“大师父！”只见他鼻子青肿，撞落了两颗门牙。柯镇恶呸的一声，把两颗门牙和瓜吐在手掌之中，冷冷的道：“给你！”郭靖一呆，双膝跪地，说道：“弟子该死，求师父重重责打。”柯镇恶仍是伸出了手掌，说道：“给你！”郭靖哭道：“大师父……”语音哽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周伯通笑道：“自来只见师父打徒弟，今日却见徒弟打师父，好看啊好看！”柯镇恶听在耳里，怒火愈盛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常言道：打落牙齿和血

吞。我给你作甚？”伸手将两颗牙齿抛入口中，仰头一咽，吞进了肚子。周伯通拍手大笑，高声叫好。

黄蓉眼见事起非常，柯镇恶神情悲痛决绝，又不知他何以要杀死自己，心下惊疑，慢慢靠向洪七公身畔，拉住了他手。

郭靖磕头道：“弟子万死也不敢冒犯大师父，一时胡涂失手，只求大师父责打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师父长、师父短，谁是你的师父？你有了桃花岛主做岳父，还要师父作甚？江南七怪这点微末道行，哪配做你郭大爷的师父？”郭靖听他愈说愈厉害，只是磕头。

洪七公在旁瞧得忍不住了，插口说道：“柯大侠，师徒过招，一个失手也是稀松平常之事。适才靖儿带你这一招是我所授，算是老叫化的不是，这厢跟你赔礼了，”说着作了一揖。

周伯通听洪七公如此说，心想我何不也来说上几句，于是说道：“柯大侠，师徒过招，一个失手也是稀松平常之事，适才郭靖兄弟抓你铁杖这下手法是我所授，算是老顽童的不是，这厢跟你赔礼了。”说着也是一揖。

他如此依样葫芦的说话原意是凑个热闹，但柯镇恶正当狂怒不可抑制，听来却似有意讥刺，连洪七公一片好心也当作了歹意，当下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东邪西毒，南帝北丐，自恃武艺盖世，就可横行天下了？哼，我瞧多行不义，必无善果。”

周伯通奇道：“咦，南帝又犯着你甚么了，连他也骂在里头？”

黄蓉在一旁听着，知道愈说下去局面愈僵，有这老顽童在这里纠缠不清，终是难平柯镇恶的怒火，接口说道：“老顽童，‘鸳鸯织就欲双飞’找你来啦，你还不快去见她？”

周伯通大惊，一跃三尺，叫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她要和你‘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’。”周伯通更惊，大叫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黄蓉向南一指，说道：“就在那边，快找她去。”周伯通道：“我永不见她。好姑娘，以后你叫我做甚么我就做甚么，可千万别跟她说曾见到过我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拔足向北奔去。黄蓉叫道：“你说了话可要作数。”周伯通远远的道：“老顽童一言既出，决无反悔。”“反悔”两字一出口，早已一溜烟般奔得人影不见，黄蓉本意是要骗他去找瑛姑，岂知他对瑛姑畏若蛇蝎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但不管怎样，总是将他骗开了。

这时郭靖仍然跪在柯镇恶面前，垂泪道：“七位师父为了弟子，远赴绝漠，弟子纵然粉身碎骨，也难报七位师父的大恩。这只手掌得罪了大师父，弟子也不能要啦！”从腰间拔出短剑，就往左腕上砍去。

柯镇恶铁杖横摆，挡开了这一剑，虽然剑轻杖重，但两件兵刃相交，火花迸发，柯镇恶虎口隐隐发麻，知道郭靖这一剑用了全力，确是真心，说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须得依我一件事。”

郭靖大喜，道：“大师父但有所命，弟子岂敢不遵？”

柯镇恶道：“你若不依，以后休得再见我面，咱们师徒之义，就此一刀两断。”郭靖道：“弟子尽力而为，若不告成，死而后已。”

柯镇恶铁杖在地上重重一顿，喝道：“去割了黄老邪和他女儿的头来见我。”

郭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师……师父……”柯镇恶道：“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不知黄岛主怎生得罪了你老人家？”柯镇恶叹道：“咳，咳！”突然咬牙切齿道：“我真盼老天爷赐我片刻光明，让我见见你

这忘恩负义小畜生的面目！”举起铁杖，当头往郭靖头顶击落。

黄蓉当他要郭靖依一件事时，便已隐约猜到，突见他举杖猛击，郭靖却不闪让，心想无论如何，救人要紧，竹棒从旁递出，一招“恶狗拦路”，拦在铁杖与郭靖头顶之间，待铁杖击到，竹棒侧抖旁缠，向外斜甩。这“打狗棒法”实是精妙无比，她虽力弱，但顺势借力，将铁杖掠在一旁。

柯镇恶一个踉跄，不等站稳，便伸手在自己胸口猛捶两拳，向北疾驰而去。郭靖发足追上，叫道：“大师父慢走。”柯镇恶停步回头，厉声喝道：“郭大爷要留下我的老命么？”脸色狰狞，郭靖一呆，不敢拦阻，低垂了头，耳听得铁杖点地之声愈来愈远，终于完全消失，想起师父的恩义，不禁伏地大哭。

洪七公携着黄蓉的手，走到他身边，说道：“柯大侠与黄老邪的性子都古怪得很，两人总是结了甚么极深的梁子。说不得，只好着落在老叫化身上给他们排解。”郭靖收泪起身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可知……可知为了甚么？”

洪七公摇头道：“老顽童受了骗，要跟人家赌赛身子不动。那些好贼正要害我，你大师父在牛家村外撞见了，护着我躲进了这山洞之中，仗着他毒菱暗器厉害，众好贼不敢强闯，才支撑了这些时候。唉，你大师父为人是极仗义的，他陪着我在洞中拒敌，明明是决意饶上了自己一条性命。”说到这里，喝了两大口酒，把一只鸡腿都塞入了口里，三咬两嚼，吞入肚中，伸袖一抹口边油腻，这才说道：“适才打得猛恶，我又失了功夫，不能插手相助，和你大师父见了面，还没空和他说甚么呢。瞧他这生着恼，决非为了你失手摔他一交。他是侠义英雄，岂能如此胸襟狭小？好在没几天就到八月中秋，待烟雨楼比武之后，老叫化给你们说开罢。”郭靖哽咽着连声称谢。

洪七公笑道：“你两个娃娃功夫大进了啊，柯大侠也算是武林中响当当的脚色，两个娃娃一出手就叫他下不了台，那是怎么一回子事？”

郭靖心中惭愧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黄蓉却咕咕咯咯的将别来诸般情由说了个大概，洪七公听得杨康杀死了欧阳克，大声叫好；听丐帮长老受杨康欺骗，连骂：“小杂种！四个老糊涂！鲁有脚有脚没脑子。”待听到一灯大师救治黄蓉、瑛姑子夜寻仇等等事端，只呆呆出神，最后听到瑛姑在青龙滩上忽然发疯，不觉面色微变，“噫”了一声。黄蓉道：“师父，怎么？你也识得瑛姑？”心想：“师父一生没娶妻，难道也给瑛姑迷上了？哼，这瑛姑又有甚么好了？阴阳怪气、疯疯癫癫的，却迷倒了这许多武林高手？”

幸好听洪七公接下去道：“没甚么。我不识瑛姑，但段皇爷落发出家之时，我就在他身旁。那日他送信到北边来，邀我南下。我知他若无要事，决不致惊动老叫化，又想起云南火腿、过桥米线和饵块的美味，当即动身。会面之后，我瞧他神情颓伤，与华山论剑时那生龙活虎的模样已大不相同，心中好生奇怪。我到达后数日，他就借口切磋武功，要将先天功和一阳指传给我。老叫化心想：他当日以一阳指和我的降龙十八掌、老毒物的蛤蟆功、黄老邪的劈空掌与弹指神通打成平手，如今又得王重阳传授了先天功，二次华山论剑，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非他莫属，为甚竟要将这两门绝技平白无端的传给老叫化？如说切磋武功，为甚么又不肯学我的降龙十八掌，其中必有跷蹊。后来老叫化细细琢磨，又背着他与他的四大弟子一商量，终于瞧出了端倪，原来他把这两门功夫传了给我之后，就要自戕而死。至于他为甚么如此伤心，他的弟子却不知情，”

黄蓉道：“师父，段皇爷怕他一死之后，没人再制得住欧阳锋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是啊，我瞧出了这一节，说甚么也不肯学他的。他终于吐露真情，说他的四个弟子虽然忠诚勤勉，可是长期来分心于国事政务，未能专精学武，难成大器。全真七子的武功似也不能臻登峰造极之境。一阳指我不肯学，那也罢了，先天功倘若失传，他却无面目见重阳真人于地下。我想此事他已深思熟虑，劝也无用，只有坚执不学，方能留得他的性命。段皇爷无法可施，只得退一步退位为僧，他落发那日，我就在他旁边。说起来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唉，这场仇冤如此化解，那也很好。”

黄蓉道：“师父，我们的事说完了，现下要听你说啦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我的事么？嗯，在御厨里我连吃了四次鸳鸯五珍脍，算是过足了瘾，又吃了荔枝白腰子、鹤子羹、羊舌签、姜醋香螺、牡蛎酿羊肚……”不住口的将御厨中的名菜报将下去，说时不住价大吞馋涎，回味无穷。黄蓉插嘴道：“怎么后来老顽童找你不到啦？”

洪七公笑道：“御厨的众厨师见煮得好好的菜肴接二连三的不见，都说又闹狐狸大仙啦，大家插香点烛的来拜我。后来给侍卫的头几知道了，派了八名侍卫到御厨来捉狐狸。老叫化心想这可乖乖不得了，老顽童又人影不见，只得溜到一个偏僻的处所躲了起来。那地方叫甚么‘萼绿华堂’，种满了梅树，瞧来是皇帝小子冬天赏梅花的地方，这大热天，除了每天早晨有几名老太监来扫扫地，平时鬼影儿也没一个，落得老叫化一个儿逍遥自在。皇宫中到处都是吃的，就是多一百个老叫化也饿不了，正好安安静静养伤。在那儿呆了十来天，半夜里忽听得老顽童装鬼哭，又装狗叫猫叫，在官中吵了天翻地覆，又听得几个人大叫：‘洪七公洪老爷子，洪七公洪老爷子！’我出去一张，原来是彭连虎、沙通天、梁子翁这一伙鬼家伙。”

黄蓉奇道：“咦，他们找你干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我也是奇怪得很啊，我一见他们，立刻缩身，哪知已给老顽童瞧见了。他十分欢喜，奔上来抱住我，说道：‘谢天谢地，总算让老顽童找着啦。’他当即命梁子翁他们殿后……”

黄蓉奇道：“梁子翁他们怎能听老顽童的指派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当时我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总之这伙奸贼见了老顽童害怕得紧，他说甚么，大家不敢违拗。他命梁子翁他们殿后，自己负了我到牛家村去，要来寻你们两个，在路上他才对我说起，他到处寻我不着，心中着急，却在城中撞到了梁子翁他们，情急无奈之际，便抓着那些人个个饱打一顿，叫他们白天夜晚不断在大街小巷中寻找。他说他们在皇宫中已搜寻了几遍，只是地方人大，我又躲得隐秘，始终找不着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瞧不出老顽童倒有这手，将那些魔头制得服服贴贴，不知他们怎么又不逃走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老顽童自有他的顽皮法儿：他在身上推下许多污垢来，搓成了十几颗药丸，逼他们每人服上三颗，说道这是七七四十九天后发作的毒药，剧毒无比，除他之外，天下无人解得。他们若能听话，到第四十八天上就给解药。这些恶贼虽然将信将疑，但性命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终于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只得乖乖地听老顽童呼来喝去，不敢违抗。”郭靖本来心里难过，听洪七公说到这里，也不禁笑了出来。

洪七公又道：“到了牛家村后，找你们两个不见，老顽童仍是逼他们出去寻找。昨儿晚上，个个又垂头丧气地回来，老顽童臭骂了他们一顿。他骂得起兴，忽然说道：‘倘若明天仍是找不到郭靖与黄蓉那两个娃娃，老子再撒泡尿搓泥丸给你们吃！’这句话引起了他们疑心，不住用话套问。老顽童越说越露马脚，他们才知上了当，所服药丸压根儿不是毒药，我知情势危险，

这批好贼留着终究后患不小，叫老顽童尽数杀了算啦。哪知彭连虎也瞧出情形不妙，便使诡计，要那西藏胖和尚跟老顽童比试打坐的功夫。我拦阻不住，只得逃出牛家村，在村外遇到柯大侠，他护着我逃到这里，彭连虎他们一路追了下来。老顽童虽然胡涂，也知离了我不妥，忙赶到这里。那些好贼不住用言语相激，老顽童终于忍不得，跟那和尚比赛起来了。”

黄蓉听了这番话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若不是撞得巧，师父你的性命是送在老顽童手里啦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我的性命本就是捡来的，送在谁手里都是一样。”

黄蓉忽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师父，那日咱们从明霞岛回来……”洪七公道：“不是明霞岛，是压鬼岛。”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罢，压鬼岛就压鬼岛，那欧阳克这会儿是半点不假的成了鬼啦。那日咱们在木筏上救了欧阳锋叔侄，曾听老毒物说道，天下只一人能治得你的伤，可是此人武功盖世，用强固然不行，你又不愿损人利己，求他相救，当时你不肯说出此人姓名，现下我和靖哥哥湘西一行，自然知道此人除了当年的段皇爷、今日的一灯大师，再无别个。”

洪七公叹道：“他若以一阳指功夫打通我的奇经八脉，原可治我之伤，只是这一出手，他须得大伤元气，多则五年，少则三年，难以恢复。就算他把世情看得淡了，不在乎二次华山论剑的胜负，但他已是六十几岁的人了，还能有几年寿数？老叫化又怎能出口相求？”

郭靖喜道：“师父，这可好了，原来不须旁人相助，奇经八脉自己也能通的。”洪七公奇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靖哥哥背熟了的那篇叽哩咕噜、咕噜叽哩，一灯大师译出来教给了我们。他吩咐我们跟你老人家说，可以用这功夫打通自己的奇经八脉。”当下将一灯的译文念了一遍。洪七公倾听之后，思索良久，大喜跃起，连叫：“妙，妙！瞧来这法儿能行，只是至少也得一年半载才见功效。”

黄蓉道：“烟雨楼比武，对方定会邀欧阳锋前来压阵。老顽童的功夫虽不输于他，但此人疯疯癫癫，临场时难保不出乱子，须得到桃花岛去请我爹爹来助战，才有必胜把握。”洪七公道：“这话不错。我先赴嘉兴，你们两个同到桃花岛去罢。”郭靖不放心，定要先护送洪七公到嘉兴。

洪七公道：“我骑你这小红马去，路上有甚危难，老叫化拍马便走，任谁也追赶不上。”说着便上了马，骨都都喝了一大口酒，双腿一夹。小红马向靖蓉二人长嘶一声，似是道别，向北风驰而去。

郭靖望着洪七公影踪不见，又想起柯镇恶欲杀黄蓉之事，心中闷闷不乐。黄蓉也不相劝，自去雇了船，扬帆直赴桃花岛来。

到得岛上，打发船夫走后，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答不答允？”郭靖道：“你先说出来听听，别又是我做不到的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我可不是要你去割你六位师父的头。”郭靖不悦道：“蓉儿，你还提这个干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为甚么不提？这事你忘得了，我可忘不了。我虽然跟你好，却也不愿给你割下脑袋来。”

郭靖叹道：“我真不明白大师父于么生这么大的气。他知道你是我心爱之人，我宁可自己死一千次一万次，也决不肯伤害你半点。”

黄蓉听他说得真诚，心里感动，拉住他手，靠在他身上，指着水边的一排柳树，轻声问道：“靖哥哥，你说这桃花岛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真像是神仙住的地方。”黄蓉叹道：“我只想在这儿活下去，不愿给你杀了。”郭靖

抚着她的头发道：“好蓉儿，我怎会杀你？”黄蓉道：“要是你六位师父、你的妈妈，你的好朋友们都逼你来杀我，你动不动手？”郭靖昂然道：“就是普天下的人要一齐跟你为难，我也始终护着你。”

黄蓉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，问道：“你为了我，肯把这一切人都舍下么？”郭靖迟疑不答。黄蓉微微仰头，望着他的双眼，脸上神色焦虑，等他回答。

郭靖道：“蓉儿，我说过要在这桃花岛上陪你一辈子，我说的时候，便已打定了主意，可不是一时兴起而信口说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！那么从今天起，你就不离开这岛啦。”郭靖奇道：“打从今天起？”黄蓉道：“嗯，打从今天起！我会求爹爹去烟雨楼助战，我和爹爹去杀了完颜洪烈给你报仇，我和爹爹到蒙古去接你妈妈。甚至，我求爹爹去向你六位师父赔不是。我要叫你心里再没一件放不下的事，”

郭靖见她神色甚是奇特，说道：“蓉儿，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决没说了不作数的，你放心好啦，那又何必这样。”

黄蓉叹道：“天下的事难说得很。当初你答允那蒙古公主的婚事，何尝想到日后会要反悔？从前我只知道自己爱怎么就怎么，现今才知道……唉！你想得好好的，老天偏偏尽跟你闹别扭。”说到这里不禁眼圈儿红了，垂下头去。

郭靖不语，心中思潮起伏，见黄蓉对自己如此情深爱重，原该在这岛上陪她一辈子才是，但就此把世事尽数抛开，实是异常不妥，可是甚么地方不妥，一时却又想不明白。

黄蓉轻轻的道：“我不是不信你，也不是定要强你留在这儿，只是，只是……我心里害怕得紧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伏在他肩头啜泣了起来。

这一下大出郭靖意料之外，呆了一呆，忙道：“蓉儿，你害怕甚么？”黄蓉不语，只是低头哭泣。郭靖与她相识以来，一起经历过不少艰险困苦，始终见她言笑自若，这时她回到故居，立时就可与爹爹见面，怎么反而害怕起来？问道：“你怕你爹爹有甚不测么？”黄蓉摇摇头。郭靖再问：“你怕我离开此岛后，永远不肯再回来？”黄蓉又摇头。郭靖连问四五句，她总是摇头。

过了好一阵，黄蓉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靖哥哥，到底害怕甚么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只是我想到你大师父要杀我的神情，便忍不住心中慌乱，总觉得有一天，你会听他话而杀了我的，因此我求你别再离开这里，你答允我吧！”

郭靖笑道：“我还道甚么大事，原来只为了这个，那日在北京，我六位师父不也骂你小妖女甚么的？后来我跟着你走了，到后来也没怎样。我六位师父好似严厉凶狠，心中却是再也慈祥不过。你跟他们熟络了，他们定会喜欢你的。二师父摸人家口袋的本事神妙无比，你跟他学学，一定有趣得紧。七师父更是温柔和气……”

黄蓉截断他的话，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定是要离开这儿的了？”郭靖道：“咱俩一起离开，一起到蒙古去接我母亲，一起去杀完颜洪烈，再一起回来，岂不很好？”黄蓉怔怔的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咱俩永远不会一起回来，永远不会厮守一辈子。”郭靖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黄蓉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见了你大师父的模样，我猜想得到的。他单是杀了我也还不够，他已把我恨到了骨头里去。”

郭靖见她说话时似乎心也碎了，脸上虽然还带着那股孩子的稚气，但眉梢眼角间的神情，似乎已亲见了来日的不测大祸，心想她料事向来不错，

这次我若不听她的话，日后若是有甚灾难降临到她头上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言念及此，心中一酸，再也顾不得旁的，一句话冲口而出：“好！我不离开这里就是！”

黄蓉听了这话，向他呆望半晌，两道泪水从面颊上缓缓的流了下来。郭靖低声道：“蓉儿，你还要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还要甚么？甚么也不要啦！”秀眉微扬，叫道：“若是再要甚么，老天爷也不容我。”长袖轻举，就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。但见她转头时金环耀日，起臂处白衣凌风，到后来越舞越急，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花树，树上花瓣乱落，红花、白花、黄花、紫花，如一只只蝴蝶般绕着她身子转动，好看煞人。她舞了一会，忽地纵起身子，跃到一株树上，随即跳到另一株树上，舞蹈中夹杂着“燕双飞”与“落英神剑掌”的身法，想见喜悦已极。

郭靖心想：“妈妈从前给我讲故事，说东海里有座仙山，山上有许多仙女，难道世上还能有甚么仙山比桃花岛更好看，有甚么仙女比蓉儿还美？”

室内桌倾凳翻，书籍笔砚散得满地，壁上悬着的几张条幅也给扯烂了半截，郭靖一动不动的站在房中，双眼发直，神情木然。

第三十四回 岛上巨变

黄蓉飞舞正急，忽然“咦”的一声低呼，跃下树来，向郭靖招招手，拔步向林中奔去。郭靖怕迷失道路，在后紧紧跟随，不敢落后半步。黄蓉曲曲折折的奔了一阵，突然停住脚步，指着前面地下黄鼓鼓的一堆东西，问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

郭靖抢上几步，只见一匹黄马倒在地下，急忙奔近俯身察看，认得是三师父韩宝驹的坐骑黄马，伸手在马腹上一摸，着手冰凉，早已死去多时了。这马当年随韩宝驹远赴大漠，郭靖自小与它相熟，便似是老朋友一般，忽见死在这里，心中甚是难过，寻思：“此马口齿虽长，但神骏非凡，这些年来驰驱南北，脚步轻健，一如往昔，丝毫不见老态，怎么竟会倒毙在此？三师父定要十分伤心了。”

再定神看时，见那黄马并非横卧而死，却是四腿弯曲，瘫成一团。郭靖一凛，想起那日黄药师一掌击毙华筝公主的坐骑，那马死时也是这副神态，急忙运力左臂，搁在马项颈底下一抬，伸右手去摸死马的两条前腿，果觉腿骨都已碎裂，松手再摸马背，背上的脊骨也已折断了。他愈来愈是惊疑，提起手来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只见满手是血。血迹已变紫黑，但腥气尚在，看来染上约莫已有三四天。他忙翻转马身细细审视，却见那马全身并无伤口，不禁坐倒在地，心道：“难道是三师父身上的血？那么他在哪里？”

黄蓉在旁瞧着郭靖看马，一言不发，这时才低声道：“你别急，咱们细细的查个水落石出。”拂开花树，看着地下，慢慢向前走去。郭靖只见地下斑斑点点的一道血迹，再也顾不得迷路不迷路，侧身抢在黄蓉前面，顺着血迹向前急奔。

血迹时隐时现，好几次郭靖找错了路，都是黄蓉细心，重行在草丛中岩石旁找到，有时血迹消失，她又在地下寻到了蹄印或是马毛。追出数里，只见前面一片矮矮的花树，树丛中露出一座坟墓。黄蓉急奔而前，扑在墓旁。

郭靖初次来桃花岛时见过此墓，知是黄蓉亡母埋骨的所在，见墓碑已倒在地下，当即扶起，果见碑上刻着“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家”一行字。

黄蓉见墓门洞开，隐约料知岛上已生巨变，她不即进坟，在坟墓周围察看，只见墓左青草被踏坏了一片，墓门进口处有兵器撞击的痕迹。她在墓门口倾听半晌，没听到里面有甚响动，这才弯腰入门，郭靖恐她有失，亦步亦趋的跟随。

眼见墓道中石壁到处碎裂，显见经过一番恶斗，两人更是惊疑不定。走出数丈，黄蓉俯身拾起一物。墓道中虽然昏暗，却隐约可辨正是全金发的半截秤杆。这秤杆乃镔铁铸成，粗若儿臂，这时却被人生生折成两截。黄蓉与郭靖对望了一眼，谁也不敢开口，心中却知能空手折断这铁秤的，举世只寥寥数人而已，在这桃花岛上，自然除了黄药师外更无旁人。黄蓉拿着断秤，双手只是发抖。

郭靖从黄蓉手里接过铁秤，插在腰带里，弯腰找寻另半截，心中只如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又盼找到，又盼找不着。再走几步，前面愈益昏暗，他双手在地下摸索，突然碰到一个圆鼓鼓的硬物，正是秤杆上的秤锤，全金发临敌之时用以飞锤打人的。

郭靖放在怀里，继续摸索，手上忽觉冰凉，又软又腻，似乎摸到一张人脸。他大惊跃起，蓬的一声，在墓道顶上结结实实的撞了一头，这时却也不

知疼痛，忙取出火折晃亮，只叫得一声苦，脑中犹似天旋地转，登时晕倒在地。

火折却仍拿在他手中，兀自燃着，黄蓉在火光下见全金发睁着双眼，死在地下，胸口插着另外半截秤杆。

到此地步，真相终须大白，黄蓉定一定神，鼓起勇气从郭靖手里接过火折，在他鼻子下熏炙。烟气上冒，郭靖打了两个喷嚏，悠悠醒来，呆呆的向黄蓉望了一眼，站起身来径行入内。两人走进墓室，只见室中一片凌乱，供桌打缺了一角，南希仁的铁扁担斜插在地。墓室左角横卧一人，头戴方巾，鞋子跌落，瞧这背影不是朱聪是谁？

郭靖默默走近，扳过朱聪身子，火光下见他嘴角仍留微笑，身上却早已冰凉。当此情此境，这微笑显得分外诡异，分外凄凉。郭靖低声道：“二师父，弟子郭靖来啦！”轻轻扶起他身子，只听得玎玎一阵轻响，他怀中落下无数珠宝，散了一地。

黄蓉捡起些珠宝来看了一眼，随即抛落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是我爹爹供在这里陪我妈妈的。”郭靖瞪视着她，眼中如要喷出血来，低沉着声音道：“你说……说我二师父来偷珠宝？你竟敢说我二师父……”

在这目光的逼视下，黄蓉毫不退缩，也怔怔的凝望着他，只是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愁苦。

郭靖又道：“我二师父是铁铮铮的汉子，怎会偷你爹爹的珠宝？更不会……更不会来盗你妈妈墓中的物事。”但眼看着黄蓉的神色，他语气渐渐从愤怒转为悲恨，眼前事物俱在，珠宝确是从朱聪怀中落下，又想二师父号称“妙手书生”，别人囊中任何物事，都能毫不费力的手到拿来。难道他当真会来偷盗这墓中的珠宝么？不，不，二师父为人光明磊落，决不能作此等卑鄙勾当，其中定然另有别情。他又悲又怒，脑门发胀，眼前但觉一阵黑一阵亮，双掌只捏得格格直响。

黄蓉轻轻的道：“我那日见你大师父的神色，已觉到你我终是难有善果。你要杀我，就下手罢。我妈妈就在这里，你把我葬在她身边。葬我之后，你快快离岛，莫让我爹爹撞见了。”

郭靖不答，只是大踏步走来走去，呼呼喘气。

黄蓉凝望壁上亡母的画像，忽见画像的脸上有甚么东西，走近瞧时，原来钉着两枚暗器。她轻轻拔了下来，交给郭靖，正是柯镇恶所用的毒菱。

她拉开供桌后的帷幕，露出亡母的玉棺，走到棺旁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，只见韩宝驹与韩小莹兄妹双双死在玉棺之后。韩小莹是横剑自刎，手中还抓着剑柄。韩宝驹半身伏在棺上，脑门正中清清楚楚的有五个指孔。

郭靖走过去抱起韩宝驹的尸身，自言自语：“我亲眼见到梅超风已死，天下会使这九阴白骨爪的，除了黄药师还能有谁？”把韩宝驹的尸身轻轻放在地下，又把韩小莹的尸身扶得端正，迈步向外走去，经过黄蓉时眼光茫然，竟似没见到她。

黄蓉心中一阵冰凉，呆立半晌，突然眼前一黑，火折子竟已点完，这墓室虽是她来惯之地，但现下墓内多了四个死人，黑暗之中不由得又惊又怕，急忙奔出墓道，脚下一绊，险些摔了一交，奔出墓门后才想起是绊到了全金发的尸身。

眼见墓碑歪在一旁，伸手放正，待要扳动机括关上墓门，心中忽然一动：“我爹爹杀了江南四怪之后，怎能不关上墓门？他对妈妈情深爱重，即令当时

匆忙万分，也决计不肯任由墓门大开。”想到此处，疑惑不定，随即又想：“爹爹怎能容四怪留在墓内与妈妈为伴？此事万万不可。莫非爹爹也身遭不测了？”当下将墓碑向右推三下，又向左推三下，关上墓门，急步往居室奔去。

郭靖虽比她先出，但只走了数十步，就左转右圈的迷失了方向，眼见黄蓉过来，当即跟在她身后。两人一言不发的穿过竹林，跨越荷塘，到了黄药师所居的精舍之前，但见那精舍已给打得东倒西歪，遍地都是断梁折柱。

黄蓉大叫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奔进屋中，室内也是桌倾凳翻，书籍笔砚散得满地，壁上悬着的几张条幅也给扯烂了半截，却哪里有黄药师的人影？

黄蓉双手扶着翻转在地的书桌，身子摇摇欲倒，过了半晌，方才定神，急步到众哑仆所居房中去找了一遍，竟是一个不见。厨房灶中烟消灰冷，众人就算不死，也已离去多时，看来这岛上除了她与郭靖之外，更无旁人。

她慢慢回到书房，只见郭靖直挺挺的站在房中，双眼发直，神情木然。黄蓉颤声道：“靖哥哥，你快哭罢，你先哭一场再说！”她知郭靖与他六位师父情若父子，此时心中伤痛已到极处，他内功已练至上乘境界，突然间大悲大痛而不加发泄，定致重伤。哪知郭靖宛似不闻不见，只是呆呆的瞪视着她。黄蓉欲待再劝，自己却也已经受不起，只叫得一声“靖哥哥”，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两人呆了半晌，郭靖喃喃的道：“我不杀蓉儿，不杀蓉儿！”黄蓉心中又是一酸，说道：“你师父死了，你痛哭一场罢。”郭靖自言自语：“我不哭，我不哭。”

这两句话说罢，两人又是沉寂无声。远处海涛之声隐隐传来，刹时之间，黄蓉心中转过了千百种念头，从儿时直到十五岁之间在这岛上种种经历，突然清清楚楚的在脑海中一晃而过，但随即又一晃而回。只听得郭靖又自言自语：“我要先葬了师父。是吗？是要先葬了师父吗？”黄蓉道：“对，先葬了师父。”

她当先领路，回到母亲墓前。郭靖一言不发的跟着。黄蓉伸手待要推开墓碑，郭靖突然抢上，飞起右腿，扫向碑腰。那墓碑是极坚硬的花岗石所制，郭靖这一腿虽然使了十成力，也只把墓碑踢得歪在一旁，并不碎裂，右足外侧却已碰得鲜血直流，但他竟似未感疼痛，双掌在碑上一阵猛拍猛推，从腰间拔出全金发的半截秤杆，扑上去在墓碑上乱打。只见石碑上火星四溅，石屑纷飞，突然拍的一声，半截秤杆又再折断，郭靖双掌奋力齐推，石碑断成两截，露出碑中的一根铁杆来。他抓住铁杆使力摇晃，铁杆尚未拗断，呀的一声，墓门却已开了。郭靖一呆，叫道：“除了黄药师，谁能知道这机关？谁能把我恩师骗入这鬼墓之中？不是他是谁？是谁？”仰天大喊一声，钻入墓中。

断碑上裂痕斑斑，铺满了鲜血淋漓的掌印。黄蓉见他对自己母亲的坟墓怨愤如此之深，心意已决：“他若毁我妈妈玉棺出气，我先一头撞死在棺上。”正要走进墓去，郭靖却已抱了全金发的尸体走出。

他放下尸体，又进去逐一将朱聪、韩宝驹、韩小莹的尸体恭恭敬敬的抱了出来。黄蓉偷眼望去，只见他一脸虔诚爱慕的神色，登时心中冰凉：“他爱他众位师父，远胜于爱我。我要去找爹爹，我要去找爹爹！”

郭靖将四具尸身抱入树林，离坟墓数百步之遥，这才俯身挖坑。他先用韩小莹的长剑掘了一阵，到后来愈掘愈快，长剑拍的一声，齐柄而断，猛然

间胸中一股热气上涌，一张民吐出两大口鲜血，俯身双手使劲抓土，一把把的抓了掷出，势如发疯。

黄蓉到种花哑仆的居中去取了两把铲子，一把掷给了他，自己拿了一把帮着掘坑。郭靖一语不发的从她手中抢过铲子，一拗折断，抛在地下，拿另一把铲子自行挖掘。

到此地步，黄蓉也不哭泣，只坐在地下观看。郭靖全身使劲，只一顿饭工夫，已掘了大小两坑。他把韩小莹的尸体放在小坑之中，跪下磕了几个头，呆呆的望着韩小莹的脸，瞧了半晌，这才捧土掩上，又去搬朱聪的尸身。

他正要將尸体放入大坑，心念一动：“黄药师的肮脏珠宝，岂能陪我二师父入土？”于是伸手到朱聪怀内，将珠王珍饰一件件的取了出来，看也不看，顺手抛在地下，取到最后，却见囊底有一张白纸，展开看时，见纸上写道：

“江南下走柯镇恶、朱聪、韩宝驹、南希仁、全金发、韩小莹拜上桃花岛岛主前辈尊前：顷闻传言，全真六子过信人言，行将有事于桃花岛。晚生等心知实有误端，唯恨人微言轻，不足为两家解憾言和耳。前辈当世高人，唯可与王重阳王真人争先赌胜，岂能纤尊自降，与后辈较一日之短长那？昔蔣相如让路以避廉颇，千古传为盛事。盖豪杰之士，胸襟如海，鸡虫之争，非不能为，自不屑为也。行见他日全真弟子负荆于岛主阶下，天下英雄皆慕前辈高义，岂不美哉？”

郭靖眼见二师父的笔迹，捧着纸笺的双手不住颤抖，心下沉吟：“全真七子与黄药师在牛家村相斗，欧阳锋暗使毒计，打死了长真子谭处端。当时欧阳锋一番言语，嫁祸于黄药师，这黄老邪目中无人，不屑分辩，全真教自然恨他入骨。想是我六位师父得知全真教要来大举寻仇，生怕两败俱伤，是以写信劝黄药师暂且避开，将来再设法言明真相。我师实是一番美意，黄药师这老贼怎能出手加害？”

转念又想：“二师父既写了这封信，怎么并不送出，仍是留在衣囊之中？是了，想是事机紧迫，全真六子来得快了，送信已然不及，因此我六位师父也匆匆赶来，要想拦阻双方争斗。”随即又想：“黄老邪啊黄老邪，你必道我六位师父是全真教邀来的帮手，便不分青红皂白的痛下毒手。”

他呆呆的想了一阵，折起纸笺要待放入怀中，忽见纸背还写得有字，忙翻过来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只见歪歪斜斜的写着：“事情不妙，大家防备……”最后一字只写了三笔，想是祸事突作，未及写完，郭靖叫道：“这明明是个‘东’字，二师父叫大家防备‘东邪’，可惜来不及了。”顺手把纸笺捏成一团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二师父，二师父，你满腔好心，却全教黄老邪看成恶意了。”手一松，纸团跌在地下，俯身又去抱朱聪的尸身。

黄蓉当他观看纸笺之时，见他神色闪烁不定，心知纸上必有重大关键，见纸团落下，便慢慢走近拾起展开，正反两面看了一遍，心道：“他六位师父到桃花岛来，原是一番美意。恨只恨这妙手书生为德不卒，生平做惯了贼，见到我妈这许多奇珍异宝，不由得动心，终于犯了我爹爹的大忌……”正自悲怨，见郭靖又放下朱聪的尸身，扳开他左手紧握着的拳头，取出一物，托在手中。黄蓉凝目看去，见是一只翠玉琢成的女鞋，长约寸许，晶莹碧绿，虽然是件玩物，但雕得与真鞋一般无异，精致玲珑，确是珍品，只是在母亲墓中从未见过，不知朱聪从何处得来。

郭靖翻来翻去一看，见鞋底刻着一个“招”字，鞋内底下刻着一个“比”，

此外再无异处。他恨极了这些珍宝，吁的一声，抛在地下。

他呆立一阵，缓缓将朱聪、韩宝驹、全金发三人的尸身搬入坑中，要待掩上，但望着三位师父的脸，终是不忍，叫道：“二师父，三师父。六师父，你们……你们死了！”声音柔和，却仍是带着往昔和师父们说话时的尊敬语气。过了半晌，他斜眼见到坑边那堆珍宝，怒从心起，双手捧了，拔足往坟墓奔去。

黄蓉怕他入墓侵犯母亲玉棺，忙急步赶上，张开双臂，拦在墓前之门，凛然道：“你待怎地？”郭靖不答，左臂轻轻推开她身子，双手用力往里摔出，只听得珠宝落地，琮之声好一阵不绝。黄蓉见那翠玉小鞋落在脚边，俯身拾起，说道：“这不是我妈的。”说着将玉鞋递了过去。郭靖木然瞪视，也不理睬。黄蓉便顺手放在怀里，只见郭靖转身又到坑边，铲了土将三人的尸体掩埋了。

忙了半日，天渐昏暗，黄蓉见他仍是不哭，越来越是担忧，心想让他独自一人，或许能哭出声来，当下回到屋中找些腌鱼火腿，胡乱做了些饭菜，放在篮中提来，只见他仍是站在师父的坟边。

她这一餐饭做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可是他不但站立的处所未曾移动，连姿势亦未改变。黑暗中望着他石像一般的身子，黄蓉大是惊惧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怎么了？”郭靖不理。黄蓉又道：“吃饭罢，你饿了一天啦！”郭靖道：“我饿死也不吃桃花岛上的东西。”

黄蓉听他答话，稍稍放心，知他性子执拗，这一次伤透了心，这岛上的东西说甚么也不吃的了，于是缓缓放下饭篮，缓缓坐在地下。一个站，一个坐，时光悄悄流转，半边月亮从海上升起，渐渐移到两人头顶。篮中饭菜早已冰凉，两人心中也是一片冰凉。

就在这凄风冷月、涛声隐隐之中，突然远处传来了几声号叫，声音凄厉异常，似是狼嚎虎啸，却又似人声呼叫。

叫声随风传来，一阵风吹过，呼号声随即消失。黄蓉侧耳倾听，隐约听到那声音是在痛苦挣扎，只不知是人是兽，当下辨明了方向，发足便奔。她本想叫郭靖同去，但一个念头在心中一转：“这多半不是好事，让他见了徒增烦恼。”身当此境，黑夜独行委实害怕，好在桃花岛上一草一木尽皆熟识，虽然心下惊惧，还是鼓勇前行。

走出十余步，突觉身边风声过去，郭靖已抢在前面。他不识道路，迅即迷了方向，只见他掌劈足踢，猛力摧打拦在身前的树木，似乎又失了神智。黄蓉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郭靖大叫：“四师父，四师父！”他已认出这叫声是四师父南希仁所发。

黄蓉心中又是一凉，寻思：“他四师父见了，不要了我性命才怪。”但这时她早已不顾一切，明知大祸在前，亦不想趋避，领着郭靖奔到东边树丛之中，但见桃树下一个人扭曲着身子正在滚来滚去。

郭靖大叫一声，抢上抱起，只见南希仁脸露笑容，口中不住发出荷荷之声。郭靖又惊又喜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边哭边叫：“四师父，四师父。”

南希仁一语不发，反手就是一掌。郭靖全没防备，不由自主的低头避开。南希仁一掌不中，左手跟着一拳，这一次郭靖想到是师父在责打自己，心中反而喜欢，一动不动的让他打了一拳。哪知南希仁这一拳力道大得出奇，砰的一声，把郭靖打了个筋斗。郭靖自幼与他过招练拳也不知已有几千百次，于他的拳力掌劲熟知于胸，料不到这一拳竟然功力突增，不由得大是惊疑。

他刚站定身子，南希仁跟着又是一拳，郭靖仍不闪避。这一拳劲力更大，郭靖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险些就要晕去。南希仁俯身拾起一块大石，猛往他头顶砸下。

郭靖仍不闪避，这块大石击将下去，势非打得他脑浆迸裂不可。黄蓉在旁看得凶险，急忙飞身抢上，左手在南希仁臂上一推。南希仁连人带石，摔在地下，口中荷荷呼叫，竟然爬不起来了。郭靖怒喝：“你干么推我四师父？”

黄蓉只是要救郭靖，不提防南希仁竟如此不济，一推便倒，忙伸手去扶，月光下见他满脸笑容，但这笑容似是强装出来的，反而显得异样可怖。黄蓉惊呼一声，伸出了手不敢碰他身子。蓦然间南希仁回手一拳，打中她的左肩，两人同声大叫。黄蓉虽然身上披着软猬甲，这一拳也给打得隐隐作痛，跌开几步。南希仁的拳头却被甲上尖刺戳得鲜血淋漓。

两人大叫声中夹着郭靖连呼“四师父”。南希仁向郭靖望了一眼，似乎忽然认出是他，张口要待说话，嘴边肌肉牵动，出尽了力气，仍是说不出话，脸上兀自带着笑容，眼神中却流露出极度失望之色。郭靖叫道：“四师父，你歇歇，有甚么话，慢慢再说。”

南希仁仰起脖子，竭力要想说话，但嘴唇始终无法张开，撑持片刻，头一沉，往后便倒。郭靖叫了几声“四师父”，抢着要去相扶。黄蓉在旁看得清楚，说道：“你师父在写字。”郭靖眼光斜过，果见南希仁右手食指慢慢在泥上划字，月光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道：“杀……我……者……乃……”

黄蓉看着他努力移动手指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突然想起：“他身在桃花岛上，就是最笨之人，也会知道是我爹爹杀他。可是他命在顷刻，还要尽最后的力气来写杀他之人的姓名，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吗？”凝神瞧着他的手指，眼见手指越动越是无力的，心中不住祷祝：“如他要写别人姓名，千万快写出来。”只见他写到第五个字时，在左上角短短的一划一直，写了个小小的“十”字，手指一颤，就此僵直不动了。

郭靖一直跪在地上抱着他，只觉得他身子一阵剧烈的抽搐，再无呼吸，眼望着这小小的“十”字，叫道：“四师父，我知道你要写个‘黄’字，你是要写个‘黄’字！”扑在南希仁身上，纵声大恼。

这一场捶胸痛哭，才把他闷了整天的满腔悲愤尽情发泄，哭到后来，竟伏在南希仁的尸身上晕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悠悠醒来，但见日光耀眼，原来天已大明。起身四下一望，黄蓉已不知去了哪里，南希仁的尸身仍是睁着双眼。郭靖想到“死不瞑目”那句话，不禁又流下泪来，伸手轻轻把他眼皮合下，想起他临终时神情十分奇特，不知到底受了甚么伤而致命，于是解开他衣服全身检视。说也奇怪，除了昨晚拳击黄蓉而手上刺伤之外，自顶至踵竟然一无伤痕，前胸后心也无受了内功击伤的痕迹，皮色不黑不焦，亦非中毒。

郭靖抱起南希仁的尸身，要想将他与朱聪等葬在一起，但树林中道路怪异，走出数十步便已觅不到来路，只得重行折回，就在桃树下掘了个坑，将他葬了。

他一天不食，腹中饥饿之极，欲待觅路到海滨乘船回归大陆，却愈走愈是晕头转向。他坐着休息片刻，鼓起精神再走，这时打定主意，不管前面有路无路，只是笔直朝着太阳东行。走了一阵，前面出现一片无法穿过的密林，这林子好不古怪，每株树上都生满了长藤钩刺，实难落脚，寻思：“今日有

进无退！”纵身跃上树顶。

只在树上走得一步，就听嗤的一声，裤脚被钩刺撕下了一块，小腿上也被划了几条血痕。再走两步，几条长藤又缠住了左腿。他拔出匕首割断长藤，放眼远望，前面刺藤树密密层层，无穷无尽，叫道：“就算腿肉割尽了，也要闯出这鬼岛去！”正要纵身跃出，忽听黄蓉在下面叫道：“你下来，我带你出去。”低下头来，只见她站在左首的一排刺藤树下。

郭靖也不答话，纵下地来，见黄蓉容颜惨白，全无血色，不由得心中一惊，要待相问是否旧伤复发，却又强行忍住。黄蓉见他似欲与自己说话，但嘴唇皮微微一动，随即转过了头。她等了片刻不见动静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两人曲曲折折向东而行。

黄蓉伤势尚未全愈，斗然遭此重大变故，一夜之间柔肠百转，心想这事怨不得靖哥哥，怨不得爹爹，只怕也怨不得江南六怪。可是自己好端端的，干么要受老天爷这等责罚？难道说老天爷当真妒恨世人太快活了么？她引着郭靖走向海滩，心知他此去永无回转之日，两人再难见面，每走一步，似乎自己的心便碎裂了一块，待穿出刺藤树丛，海滩就在面前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不禁摇摇欲倒，忙伸竹杖在地下一撑，哪知手臂也已酸软无力，竹杖一歪，身子往前直摔下去。

郭靖疾伸右手去扶，手指刚要碰到她臂膀，师父的大仇猛地在脑海中闪过，左手疾出，拍的一声，在自己右腕上击了一拳。这是周伯通所授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，右手被击，翻掌还了一招，随即向后跃开。黄蓉已一交摔倒。

眼见她这一交摔下，登时悔恨、爱怜、悲愤，种种激情一时间涌向郭靖胸臆，他再是心似铁石，也禁不住俯身抱了她起来，要待找个柔软的所在将她放下，四下一望，只见东北岩石中有些青布迎风飘扬。

黄蓉睁开眼来，见到郭靖的眼光正凝望远处，顺着他眼光望去，也即见到了青布，惊呼一声：“爹爹！”郭靖放下她身子，两人携手奔过去，却见一件青布长袍嵌在岩石之中，旁边还有一片人皮面具，正是黄药师的服饰。

黄蓉惊疑不定，俯身拾起，只见长袍襟上清清楚楚有一张血掌之印，指痕宛然，甚是怕人。郭靖斗然想起：“这是黄药师使九阴白骨爪害了我三师父后揩拭的。”他本来握着黄蓉的手，此际胸口热血上涌，使劲摔开她手，抢过长袍，嗤的一声，撕成了两截，又见袍角已被扯去了一块，瞧那模样，所缺的正是缚在雕足上的那块青布。

这血掌印清清楚楚，连掌中纹理也印在市面，在日光下似要从衣上跳跃而出，扑面打人一掌，只把郭靖看得惊心动魄，悲愤欲狂。

他卷起自己长袍的下摆塞入怀里，涉水走向海边一艘帆船。船上的聋哑水手早已个个不知去向。他终不回头向黄蓉再瞧一眼，拔出匕首割断船缆，提起铁锚，升帆出海。

黄蓉望着帆船顺风西去，起初还盼他终能回心转意，掉舵回舟，来接她同行，但见风帆越来越小，心中越来越是冰凉。

她呆呆望着大海，终于那帆船在海天相接处消失了踪影，突然想起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岛上，靖哥哥是见不到了，也不知爹爹是否还会回来，今后的日子永远过不完，难道就一辈子这样站在海边么？蓉儿，蓉儿，你可千万别寻死啊！

郭靖独驾轻舟，离了桃花岛往西进发，驶出十数里，忽听空中雕鸣声急，双雕飞着追来，停在帆衍之上。郭靖心想：“雕儿随我而去，蓉儿一个儿在

岛上，那可更加寂寞了！”怜惜之念，不禁油然而生，忍不住转过了舵，要去接她同行，驶出一程，忽想：“大师父吩咐我割了黄药师与蓉儿的头去见他。大师父和二师父他们同到桃花岛，黄药师痛下毒手，他虽目不能见，却是清清楚楚听到了的。不知如何，他天幸逃得性命。他举铁杖要打死蓉儿，要我杀死蓉儿，这事还有甚么错？我不能杀蓉儿，二师父他们不是蓉儿害死的。可是我怎么还能跟她在一起？我要割了黄药师的头，拿去见大师父。打不过黄老邪，我就让他杀了便是。”当下又转过舵来。坐船在海面上兜了个圈子，又向西行。

第三日上，帆船靠岸，他恨极了桃花岛上诸物，举起铁锚在船底打了个大洞，这才跃上岸去，眼见帆船渐渐顷侧，沉入海底，心中不禁茫然若有所失。西行找到农家，买米做饭吃了，问明路程，径向嘉兴而去。

这一晚他宿在钱塘江边，眼见明月映入大江，水中冰轮已有团栾意，蓦地心惊，只怕错过了烟雨楼比武之约，一问宿处的主人，才知这日已是八月十三，急忙连夜过江，买了一匹健马，加鞭奔驰，午后到了嘉兴城中。

他自幼听六位师父讲述当年与丘处机争胜的情景，醉仙楼头铜缸赛酒、逞技比武诸般豪事，六人都是津津乐道，是以他一进南门即问醉仙楼所在。

醉仙楼在南湖之畔，郭靖来到楼前，抬头望去，依稀仍是韩小莹所述的模样。这酒楼在他脑中已深印十多年，今日方得亲眼目睹，但见飞檐华栋，果然好一座齐楚阁儿。店中直立着块大木牌，写着“太白遗风”四字，楼头苏东坡所题的“醉仙楼”三个金字只擦得闪闪生光。郭靖心跳加剧，三步两步抢上楼去。

一个酒保迎上来道：“客官请在楼下用酒，今日楼上有人包下了。”郭靖正待答话，忽听有人叫道：“靖儿，你来了！”郭靖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道人端坐而饮，长须垂胸，红光满脸，正是长春子丘处机。

郭靖抢上前去，拜倒在地，只叫了一句：“丘道长！”声音已有些哽咽。

丘处机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你早到了一天，那可好得很。我也早到了一天。我想明儿要跟彭连虎、沙通天他们动手，早一日到来，好跟你六位师父先饮酒叙旧。你六位师父都到了么？我已给他们定下了酒席。”郭靖见楼上开了九桌台面，除丘处机一桌放满了杯筷之外，其余八桌每桌都只放一双筷子，一只酒杯。丘处机道：“十八年前，我在此和你七位师父初会，他们的阵仗就这么安排。这一桌素席是焦木大师的，只可惜他老人家与你五师父两位已不能在此重聚了。”言下甚有恍然之意。郭靖转过头去，不敢向他直视。

丘处机并未知觉，又道：“当日我们赌酒的铜缸，今儿我又去法华寺里端来了。待会等你六位师父到来，我们再好好喝上一喝。”

郭靖转过头去，只见屏风边果然放着一口大铜缸。缸外生满黑黝黝的铜绿，缸内却已洗擦干净，盛满佳酿，酒香阵阵送来。郭靖向铜缸呆望半晌，再瞧着那八桌空席，心想：“除大师父之外，再也没人来享用酒席了，只要我能眼见七位恩师再好端端的在这里喝酒谈笑，尽一日之醉，就是我立刻死了，也是喜欢不尽。”

只听丘处机又道：“当初两家约定，今年三月廿四，你与杨康在这儿比武决胜，我钦服你七位师父云天高义，一起始就盼你能得胜，好教江南七怪名扬天下，加之我东西飘游，只顾锄好杀贼，实是不曾在杨康身上花多少心血。没让他学好武功，那也罢了，最不该没能将他陶冶教诲，成为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子，实是愧对你杨叔父了。虽说他现下已痛改前非，究属邪气难

除，此刻想来，好生后悔。”

郭靖待要述说杨康行止不端之事，但说来话长，一时不知从何讲起。丘处机又道：“人生当世，文才武功都是末节，最要紧的是忠义二字。就算那杨康武艺胜你百倍，论到人品，醉仙楼的比武还是你师父胜了。嘿嘿，丘处机当真是输得心服口服啊。”说着哈哈大笑，突见郭靖泪如雨下，奇道：“咦，干么这么伤心？”

郭靖抢上一步，拜伏在地，哭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五位恩师都已不在人世了。”丘处机大吃一惊，喝问：“甚么？”郭靖哭道：“除了大师父，其余五位都……都不在了。”

这两句话只把丘处机听得犹如焦雷轰顶，半晌做声不得。他只道指顾之间就可与旧友重逢欢聚，哪知蓦地里竟起祸生不测。他与江南七怪虽聚会之时甚暂，但十八年来肝胆相照，早已把他们当作生死之交，这时惊闻噩耗，心中伤痛之极，大踏步走到栏干之旁，望着茫茫湖水，仰天长啸，七怪的身形面貌，一个个在脑海中一晃而过。他转身捧起铜缸，高声叫道：“故人已逝，要你这劳什子作甚？”双臂运劲，猛力往外摔去。扑通一声大响，水花高溅，铜缸跌入了湖中。

他回头抓住郭靖手臂，问道：“怎么死的？快说！”郭靖正要答话，突然眼角瞥处，见一人悄没声的走上楼头，一身青衣，神情慌洒，正是桃花岛主黄药师，郭靖眼睛一花，还道看错了人，凝神定睛，却不是黄药师是谁？

黄药师见他在此，也是一怔，突觉劲风扑面，郭靖一招“亢龙有悔”隔桌冲击而来。这一掌他当真是使尽了平生之力，声势猛恶惊人。黄药师身子微侧，左手推出，将他掌势卸在一旁。只听得喀喇喇几声响，郭靖收势不住，身子穿过板壁，向楼下直堕而落。也是醉仙楼合当遭劫，他这一摔正好跌在碗盏架上，乒乒乓乓一阵响声过去，碗儿、碟儿、盘儿、杯儿，也不知打碎了几千百只。

这日午间，酒楼的老掌柜听得丘处机吩咐如此开席，又见他托了大铜缸上楼，想起十八年前的旧事，心中早就惴惴不安，这时只听得楼上楼下响成一片，不由得连珠价的叫苦，颠三倒四的只念：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玉皇大帝，城隍老爷……”

郭靖怕碗碟碎片伤了手掌，不敢用手去按，腰背用劲，一跃而起，立时又抢上楼来。只见灰影闪动，接着青影一晃，丘处机与黄药师先后从窗口跃向楼下。郭靖心想：“这老贼武功在我之上，空手伤他不得。”从身上拔出两般武器，口中横咬丘处机所赠短剑，右手持着成吉思罕所赐金刀，心道：“拼着挨那老贼一拳一脚，好歹也要在他身上刺两个透明窟窿。”奔到窗口，涌身便跳。

这时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听得酒楼有人跳下，都拥来观看，突见窗口又有人凌空跃落，手上兵刃白光闪闪，众人发一声喊，互相推挤，早跌倒了数人。

郭靖在人丛中望不见黄。丘二人，忙取下口中短剑，向身旁一个老者问道：“楼上跳下来的两人哪里去了？”那老者大吃一惊，只叫：“好汉饶命，不关老汉的事。”郭靖连问数声，只把那老者吓得大叫“救命”。郭靖展臂轻轻将他推开，闯出人丛，丘黄二人却已影踪不见。

他又奔上酒楼，四下瞭望，但见湖中一叶扁舟载着丘黄二人，正向湖心土洲上的烟雨楼划去。黄药师坐在船舱，丘处机坐在船尾荡桨。

郭靖见此情景，不由得一怔，心道：“二人必是到烟雨楼去拚个你死我活，丘道长纵然神勇，哪能敌此老贼？”当下急奔下楼，抢了一艘小船，拨桨随后跟去。眼见大仇在前，再也难以宁定，可是水上之事，实是性急不得，一下子使力大了，拍的一声，木桨齐柄折断。他又急又怒，抢起一块船板当桨来划，这时欲快反慢，离丘黄二人的船竟越来越远。好不容易将小船拨弄到岸边，二人又已不见。郭靖自言自语：“得沉住了气，可别大仇未报，先送了性命。”深深吐纳三下，凝神侧耳，果听得楼后隐隐有金刃劈风之声，夹着一阵阵吆喝呼应，却是不止丘黄二人。

郭靖四下观看，摸清了周遭情势，蹑足走进烟雨楼去，楼下并无人影，当即奔上楼梯，只见窗口一人凭栏而观，口中尚在嚼物，嗒嗒有声，正是洪七公。郭靖抢上去叫声：“师父！”洪七公点了点头，向窗下一指，举起手中半只熟羊腿来咬了一口。郭靖奔到窗边，只见楼后空地上剑光耀眼，八九个人正把黄药师围在核心，眼见敌寡己众，心中稍宽，但得看清了接战众人的面目，却又不自觉一惊。

只见大师父柯镇恶挥动铁杖，与一个青年道士靠背而立，心道：“怎么大师父也在此处？”再定睛看时，那青年道士原来是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，手挺长剑，护定柯镇恶的后心，却不向黄药师进攻。此外尚有六个道人，便是马任，丘处机等全真六子了。

郭靖看了片刻，已瞧出全真派乃是布了天罡北斗阵合战，只是长真子谭处端已死，“天璇”之位便由柯镇恶接充，想是他武功较逊，又不谙阵法，是以再由尹志平守护背后，临时再加指点。但见全真六子各舞长剑，进退散合，围着黄药师打得极是激烈。

那日牛家村恶斗，全真七子中只二人出剑，余人俱是赤掌相搏，战况已凶险万状，此时七柄长剑再加一根铁杖，更是猛恶惊人。黄药师却仍是空手，在剑光杖影中飘忽来去，似乎已给逼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却无还手之力，数十招中只是避让敌刃，竟未还过一拳一脚。郭靖心中暗喜，“任你神通广大，今日也叫你难逃公道。”

突然见黄药师左足支地，右腿绕着身子横扫二圈，逼得八人一齐退开三步，郭靖暗赞：“好扫叶腿法！”黄药师回过头来，向楼头洪、郭两人扬了扬手，点头招呼。郭靖见他满脸轻松自在，浑不是给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气，不禁起了疑窦，只见黄药师左掌斜挥，向长生子刘处玄头顶猛击下去，竟是从守御转为攻击。

这一掌劈到，刘处玄原是不该格挡，须由位当天权的丘处机和位当天璇的柯镇恶从旁侧击解救，可是柯镇恶目不见物，与常人接战自可以耳代目，遇着黄药师这般来无影去无踪的高明掌法，哪里还能随机应变？丘处机剑光闪闪，直指黄药师的右腋，柯镇恶待得听到尹志平指点出杖，已然迟了一步。

刘处玄只觉风声飒然，敌人手掌已拍到顶门，大骇之下，急忙倒地滚开。马钰与王处一在旁眼见这一下手实是千钧一发之险，双剑齐出。刘处玄危难虽脱，天罡北斗之阵却也已散乱，黄药师哈哈一笑，向孙不二疾冲过去，冲出三步，突然倒退，背心撞向广宁子郝大通。郝大通从未见过这般怪招，不禁微一迟疑，待要挺剑刺他脊梁，黄药师动如脱兔，早已闯出了圈子，在两丈外站定。

洪七公笑道：“黄老邪这一千可帅得很啊！”郭靖叫道：“我去！”发足向楼梯奔去。洪七公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！你岳丈初时老不还手，我很为你

大师父担心，现在瞧来他并无伤人之意。”郭靖回到窗边，问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洪七公道：“若是他有意伤人，适才那瘦皮猴道士哪里还有命在？小道士们不是对手，不是对手。”他咬了一口羊腿，又道：“你岳丈与丘处机未来之时，我见那几个老道和你大师父在那边排阵，可是这天罡北斗阵岂是顷刻之间便能学得成的？那几个老道劝你大师父暂不插手助阵，你大师父咬牙切齿的只是不答应，不知你大师父为了甚么事，跟你岳丈结了那么大的冤家，他跟那小道士合守天漩，终究挡不住你岳丈的杀手。”

郭靖恨恨的道：“他不是我岳丈。”洪七公奇道：“咦，怎么又不是岳丈了？”郭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他，他，哼！”洪七公道：“蓉儿怎么啦？你们小两口吵架了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不关蓉儿的事。这老贼，他，他害死了我五位师父，我跟他仇深似海。”洪七公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这话当真？”

这句话郭靖却没听见，他全神贯注的正瞧着楼下的恶斗。这时情势已变，黄药师使出劈空掌法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对手八人攻不进身去。若论马任、丘处机、王处一等人的武功，黄药师原不能单凭一对肉掌便将他们挡在丈许之外，但那天罡北斗阵是齐进齐退之势，孙不二、柯镇恶、尹志平三人武功较弱，只要有一人给逼退了，余人只得跟着后却。只见众人进一步退两步，和黄药师愈离愈远，但北斗之势仍是丝毫不乱。

到这时全真派的长剑已及不着黄药师身上，他却可以俟隙而攻。再拆数招，洪七公道：“嗯，原来如此。”郭靖忙问：“怎么？”洪七公道：“黄老邪故意引逗他们展开阵法，要看清楚天罡北斗阵的精奥，是以迟迟不下杀手。十招之内，他就要缩小圈子了。”

洪七公功力虽失，眼光仍是奇准，果然黄药师劈出去的掌力一招弱似一招，全真诸子逐渐合围，不到一盏茶功夫，众人似已挤成一团，眼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四人的剑锋便可同时插在黄药师身上，不知怎的，四柄长剑却都贴身而过，终究差了数寸，若不是四人收剑迅捷，竟要相互在同门兄弟身上刺个透明窟窿。

在这小圈子中相斗，招招相差只在毫发之间。郭靖心知黄药师只要一熟识阵法，就不会再跟众人磨耗，破阵破弱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大师父与尹志平两人，此处离众人太远，危急时不及相救，眼见阵中险象环生，向洪七公道，“弟子下去。”也不等他答话，飞奔下楼。

侍得奔近众人，却见战局又变，黄药师不住向马钰左侧移动，越移越远，似乎要向外逃遁。郭靖手执短剑，只待他转身发足，只时猛扑而上。忽听得王处一撮唇而啸，他与郝大通、孙不二三人组成的斗柄从左转了上去，仍将黄药师围在中间。黄药师连移三次方位，不是王处一转斗柄，就是丘处机带动斗魁，始终不让他抢到马任左侧，到第四次上，郭靖猛然醒悟：“啊，是了，他要抢北极星位。”

那日他在牛家村疗伤，隔墙见到全真七子布“天罡北斗阵”，先后与梅超风、黄药师相斗，其后与黄蓉参详天上的北斗星宿与北极星，得知若将北斗星宿中“天枢”“天璇”两星联一直线，向北伸展，即遇北极星。此星永居正北，北斗七星每晚环之而转。其后他在洞庭湖君山为丐帮所擒，又再仰观天文，悟到天罡北斗阵的不少诀窍，但也只是将北斗阵连环救援、此击彼应的巧妙法门用入自己武功而已。黄药师才智胜于郭靖百倍，又精通天文术数、阴阳五行之学，牛家村一战未能破得全真七子的北斗阵，事后凝思多比

即悟到了此阵的根本破绽之所在。郭靖所想的只是“学”，黄药师不屑去学王重阳的阵法，所想的却是“破”，知道只须抢到北极星的方位，北斗阵散了便罢，否则他便要坐镇中央，带动阵法，那时以逸待劳，自是立于不败之地。

全真诸子见他窥破阵法的关键，各自暗暗心惊，若是谭处端尚在，七子浑若一体，决不容他抢到北极星位。此时“天漩”位上换了柯镇恶与尹志平二人，武功固然远逊，阵法又是不熟，天罡北斗阵的威力登时大减。马任等明知缠斗下去必无善果，而且郭靖窥伺在旁，只要黄药师当真遇到危险，他翁婿亲情，岂有不救？但师叔与同门被杀之仇不能不报，重阳先师当年武功天下第一，他的弟子合六人之力尚且斗不过一个黄药师，全真派号称武学正宗，那真是威名扫地了。

只听黄药师笑道：“不意重阳门下弟子，竟不知好歹至此！”斗然间欺到孙不二面前，刷刷刷连劈三掌。马钰与郝大通挺剑相救。黄药师身子略侧，避开二人剑锋，刷刷刷，向孙不二又劈三掌。桃花岛主掌法何等精妙，这六掌劈将下来，纵然王重阳复生，洪七公伤愈，也得避其锋锐，孙不二如何抵挡得住？眼见掌来如风，只得连挽剑花，奋力守住门面。黄药师蓦地里双腿连环，又向她连踢六腿。这“落英神剑掌”与“扫叶腿”齐施，正是桃花岛的“狂风绝技”，六招之下敌人若是不退，接着又是六招，招术愈来愈快，六六三十六招，任是英雄好汉，也要教他避过了掌击，躲不开腿踢。

马钰等见他专对孙不二猛攻，团团围上相援，在这紧迫之际，阵法最易错乱。柯镇恶目不见物，斗魁横过时起步稍迟，黄药师一声长笑，已越过他的身后。忽听得一人在半空中大叫“啊哟”，飞向烟雨楼屋角，原来尹志平被他捉住背心，掷了上去。

这一来阵法破绽更大，黄药师哪容对方修补，立时低头向马钰疾冲，满以为他必定避让，哪知马任剑守外势，左手的剑诀却直取敌人眉心，出手沉稳，劲力浑厚。黄药师侧身避过，赞了声：“好，不愧全真首徒。”猛地里回身一脚，把郝大通踢了个筋斗，俯身抢起长剑，当胸直刺下去。刘处玄大惊，挥剑来格。黄药师哈哈大笑，手腕震处，拍的一声，双剑齐断。但见青影闪动，桃花岛主疾趋北极星位。此时阵法已乱，无人能阻。诸子不住价叫苦，眼见他要恃主驱奴，全真派溃于今日。

马钰一声长叹，正要弃剑认输，任凭敌人处置，忽见青影闪晃，黄药师反奔而回，北极星位上多了一人，原来却是郭靖。诸子中只有丘处机大喜过望，他在醉仙楼上曾见郭靖与黄药师拼命。马钰与王处一识得郭靖，知他心地纯厚，纵然相助岳丈，也决不致向师父柯镇恶反噬。余人却更是心惊，眼见郭靖已占住北极星位，他翁婿二人联手，全真派实无死所，正惊疑问，却见郭靖左掌右剑，已与黄药师斗在一起，不由得惊诧不已。

黄药师破乱了阵法，满拟能将全真派打得服输叫饶，哪知北极星位上突然出现了一人。他全神对付全真诸子，并未转身去看此人面目，反手施展劈空掌手段，当胸就是一掌。那人伸左掌卸开来势，身子却稳凝不动。黄药师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世上能凭一人之力挡得住我一掌的，实是寥寥可数。此人是谁？”回过头来，却见正是郭靖。

此时黄药师后前受敌，若不能驱开郭靖，天罡北斗阵从后包抄上来，实是危险万分。他向郭靖连劈三掌，一掌猛似一掌，但每一掌都被郭靖运劲化开。第四掌他虚实并用，料着郭靖要乘隙还手，哪知郭靖仍是只守不攻，短

剑竖挡胸口，左掌在自己下腹缓缓掠过，叫他虽是一招双攻，但双攻都失了标的。黄药师一惊更甚：“这傻小子竟也窥破了阵法的秘奥，居然稳守北极星位，竟不移动半步。是了，他必是受了全真诸子传授，在这里合力对我。”

他自不知这一下只猜对了一半。郭靖确是通悉了天罡北斗阵的精要，然而从《九阴真经》中习得，却非全真诸子所授。

郭靖面对杀师大仇，却沉住了气坚守要位，双足犹似用铁钉在地下牢牢钉住，任凭黄药师故意露出多大的破绽诱敌，他只是视而不见。黄药师暗暗叫苦，心道：“傻小子不识进退！哼！拚着给蓉儿责怪，今日也只有伤你了，否则不能脱身。”他左掌划了个圈子，待划到胸前七寸之处，右掌斗地搭上了左掌，借着左掌这一划之劲，力道大了一倍，正要向郭靖面门拍去，心念忽动：“若是他仍然呆呆的不肯让开，这掌势必将他打成重伤。真要有甚么三长两短，蓉儿这一生可永远不会快活的了。”

郭靖见他借劲出掌，眼看这一下来势非同小可，咬一咬牙，出一招“见龙在田”，只得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硬拚，自知武功远为不及，硬碰硬的对掌有损无益，但若不强接对方这一招而闪身避开，他必占住北极星位，那时再要除他可就千难万难了。这一招出去，实是豁出了性命的蛮干，哪知黄药师掌出尺许，突然收回，叫道：“傻小子，快让开，你为甚么跟我过不去？”

郭靖弓背挺剑，凝神相望，防他有甚么诡计，却不答话。这时全真诸子已整顿了阵势，远远的围在黄药师身后，俟机攻上。黄药师又问：“蓉儿呢？她在哪里？”郭靖仍是不答，脸色阴沉，眼中喷出怒火。黄药师见了他的脸色，疑心大起，只怕女儿已有甚不测，喝道：“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快说！”郭靖牙齿咬得更紧，持剑的右手微微发抖。

黄药师凝目相视，郭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光，见他神色大异，心中更是惊疑，叫道：“你的手干么发抖？你为甚么不说话？”郭靖想起桃花岛上诸位师父惨死的情状，悲愤交迸，全身不由自主的剧烈颤动，眼眶也自红了。

黄药师见他始终不语，目中含泪，愈想愈怕，只道女儿与他因华箏之事起了争闹，被他害死，双足一点，和身直扑过去。他这么忽地纵起，丘处机长剑挥动，天罡北斗阵同时发难，王处一、郝大通两人一剑一掌，左右攻上。郭靖掌卸来势，短剑如电而出，还击一招。黄药师却不闪避，反手径拿他手腕夺剑。这一拿虽然既狠且准，但王处一长剑已抵后心，不得不挺腰躲过，就此一让，夺剑的五指差了两寸，郭靖已乘机回剑刺。

这一番恶斗，比适才更是激烈数倍。全真诸子初时固欲杀黄药师而甘心，好为周伯通与谭处端报仇，黄药师却明知其中生了误会。只是他生性傲慢，又自恃长辈身分，不屑先行多言解释，满拟先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、弃剑服输，再行说明真相，重重教训他们一顿，是以动武之际手底处处留情。否则马任、丘处机等纵然无碍，孙不二、尹志平哪里还有命在？哪知郭靖突然出现，不但不出手相助，反而舍死狠拚，心想他如不是害死了黄蓉，何必如此惧怕自己。

这时黄药师再不容情，一意要抓住郭靖问个明白，若是当真如己所料，虽将他碎尸万段亦不足以泄心中之愤。但此际郭靖占了北极星位，尹志平虽在烟雨楼顶上尚未爬下来，双方优劣之势已然倒转。天罡北斗阵法滚滚推动，攻势连绵不绝。黄药师连抢数次，始终不能将郭靖逼开，心中焦躁起来，每当用强猛冲，全真诸子必及时救援，欲待回身下杀手先破阵法，北斗阵越缩

越小，合围之势已成，自忖虽有震古烁今的能为，亦已难脱厄运。

斗到分际，马钰长剑一指，叫道：“且住！”全真诸子各自收势，牢牢守住方位。马任说道：“黄岛主，你是当代武学宗主，后辈岂敢妄自得罪？今日我们侍着人多，占了形势，我周师叔、谭师弟的血债如何了断，请你说一句罢！”

黄药师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有甚么说的？爽爽快快地将黄老邪杀了，以成全真派之名，岂不美哉？看招！”身不动，臂不抬，右掌已向马钰面门劈去。

马钰一惊闪身，但黄药师这一掌发出前毫无先兆，发出后幻不可测，虚虚实实，原是落英神剑掌法中的救命绝招，他精研十年，本拟在二次华山论剑时用以争胜夺魁，这一招群殴之际使用不上，单打独斗，丹阳子功力再深，如何能是对手？马钰在不避倒也罢了，这向右一闪，刚好撞上他的后着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待要伸手相格，敌掌已抵在胸口，只要他劲力一发，心肺全被震伤。

全真五子尽皆大惊，剑掌齐上，却哪里还来得及？眼见马钰立时要命丧当场，那知黄药师哈哈一笑，撤掌回臂，说道：“我如此破了阵法，谅你们输了也不心服。黄老邪死则死耳，岂能让天下英雄笑话？好道士，大伙儿齐上吧！”

刘处玄哼了一声，挥拳便上，王处一长剑紧跟递出，天罡北斗阵又已发动。这时使的是第十七路阵法，王处一之后该由马钰攻上。王处一疾刺一剑后让出空挡，但马钰不向前攻，反而退后两步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众人又各住手。

马钰道：“黄岛主，多承你手下留情。”黄药师道：“好说。”马钰道：“按理说，此时晚辈命已不在，先师遗下的这个阵法，已然为你破了，我们若知好歹，该当垂手服输，听凭处置。只是师门深仇，不敢不报，了结此事之后，晚辈自当刎颈以谢岛主。”黄药师脸色惨然，挥手道：“多说无益，动手罢。世上恩仇之事，原本难明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马道长等与他动手，是为了要报师叔师弟之仇，其实周大哥好端端的活着，谭道长之死也与黄岛主无涉。但若我出言解释明白，全真诸子退出战团，单凭大师父和我二人，哪里还是他对手？别说杀师大仇决计难报，连自己的性命也必不保，”转念一想：“我若隐瞒此事，岂非成了卑鄙小人？众位师父时时言道：头可断，义不可失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马道长，丘道长，王道长，你们的周师叔并没死，谭道长是欧阳锋害死的。”丘处机奇道，“你说甚么？”

郭靖于是述说当时如何在牛家村密室养伤，隔墙如何耳闻目睹裘千丈造谣、双方激斗、欧阳锋诬陷等情。他虽口齿笨拙，于重大关节之处却也说得明明白白。

全真诸子听得将信将疑。丘处机喝道：“你这话可真？”郭靖指着黄药师道：“弟子恨不得生啖这老贼之肉，岂肯助他？只是实情如此，弟子不得不言。”六子知他素来诚信，何况对黄药师这般切齿痛恨，所说自必是实。

黄药师听他居然为自己分辩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说道：“你干么如此恨我？蓉儿呢？”柯镇恶接口道：“你自己做的事难道还不明白？靖儿，咱们就算打不赢，也得跟这老贼拼了。”说着举起铁杖，向黄药师横扫过去。

郭靖听了师父之言，知他已原谅了自己，心中感到一阵喜慰，随即眼泪流了下来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二师父他们……他们五位，死得好惨！”

黄药师伸手抓住柯镇恶铁杖的杖头，问郭靖道：“你说甚么？朱聪、韩宝驹他们好好在我岛上作客，怎会死了？”柯镇恶奋力回夺，铁杖纹丝不动。黄药师又问郭靖道：“你目无尊长，跟我胡说八道，动手动脚，是为了朱聪他们么？”郭靖眼中如要出血，叫道：“你亲手将我五位师父害了，还要假作不知？”提起短剑，挺臂直刺。

黄药师挥手将铁杖甩出，当的一声，杖剑相交，火花四溅，那短剑锋锐无伦，铁杖上给砍了一条缺口。

黄药师又道：“是谁见来？”郭靖道：“五位师父是我亲手埋葬，难道还能冤了你不成？”黄药师冷笑道：“冤了又怎样？黄老邪一生独来独往，杀了几个人难道还会赖帐？不错，你那些师父通统是我杀的！”

忽听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不，爹爹，不是你杀的，你千万别揽在自己身上。”众人一齐转头，只见说话的正是黄蓉。众人全神酣斗，竟未察觉她何时到来。

郭靖乍见黄蓉，呆了一呆，霎时间不知是喜是愁。

黄药师见女儿无恙，大喜之下，痛恨郭靖之心全消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过来，让爹疼你。”这几日来黄蓉受尽了熬煎，到此时才听到一句亲切之言，飞奔过去，投入父亲怀中，哭道：“爹，这傻小子冤枉你，他……他还欺负我。”

黄药师搂着女儿笑道：“黄老邪自行其是，早在数十年前，无知世人便已把天下罪孽都推在你爹头上，再加几桩，又岂嫌多了？江南五怪是你梅师姊的大仇人，当真是我亲手杀了。”黄蓉急道：“不，不，不是你，我知道不是你。”黄药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傻小子这么大胆，竟敢欺侮我的好孩子，你瞧爹爹收拾他。”一言甫毕，突然回手出掌，快似电闪，当真来无影、去无踪。郭靖正自琢磨他父女俩的对答，突然拍的一声，左颊热辣辣的吃了一记耳光，待要伸手挡架，黄药师的手掌早已回了黄蓉头上，轻轻抚摸她的秀发。这一掌打得声音甚响，劲力却弱，郭靖抚着面颊，茫然失措，不知该上前动手，还是怎地。

柯镇恶听到郭靖被打之声，只怕黄药师已下毒手，急问：“靖儿，你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没事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别听妖人妖女一搭一档的假撇清，我虽没有眼珠，但你四师父亲口说道：他目睹这老贼害死你二师父，逼死你七……”郭靖不等他说完，已和身猛向黄药师扑去。柯镇恶铁杖也已疾挥而出。

黄药师放下女儿，闪开郭靖手掌，抢步来夺铁杖，这次柯镇恶已有了防备，便没给他抓到。师徒二人联手，刹时间已与黄药师斗得难解难分。郭靖虽屡逢奇人，学得不少神妙武功，但与这位武学大宗师的桃花岛主相较，究竟相去甚远，纵有柯镇恶相助，亦是无济于事，只拆得二三十招，已被逼得难施手脚。

丘处机心道：“全真派危急时他师徒出手相助，眼下二人落败，我们岂可坐视？且不管周师叔生死若何，先打服了黄老邪再定分晓。”长剑一指，叫道：“柯大侠退回原阵！”此时尹志平已从烟雨楼顶爬下，虽被摔得脸青鼻肿，却无大伤，奔到柯镇恶身后仗剑守护。天罡北斗阵再行推动，将黄药师父女围在核心。

黄药师大是恼怒，心想：“先前误会，攻我尚有可说，傻小子既已说明真相，你这群杂毛仍是恃众胡来，黄老邪当真不会杀人吗？”身形闪处，直

扑柯镇恶左侧。

黄蓉见父亲脸露杀气，知他下手再不容情，心中一寒，却见王处一、马钰已挡开父亲掌势，柯镇恶的铁杖却恶狠狠的向自己肩头压下，口中还在骂：“十恶不赦的小贱人、鬼妖女！桃花岛上的贱货！”黄蓉从来不肯吃半点小亏，听他破口乱骂，怒从心起，叫道：“你有胆子再骂我一句？”

江南七怪都是生长市井的屠沽之辈，出口伤人有什么难处？柯镇恶恨极了黄药师父女，听她如此说，当下甚么恶毒的言语都骂了出来。黄蓉自幼独居，哪里听到过这些粗言秽语，饶是她聪明绝顶，柯镇恶每骂一句，她都得一怔之后方明白言中之意，到后来越听越不成话，越听越是不解，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亏你还做人家师父，也不怕说脏了嘴。”柯镇恶骂道：“老子跟干净人说干净话，跟臭贱人说臭话！你这人越脏，老子的话跟着也是越脏。”

黄蓉大怒，提起竹棒迎面直点。柯镇恶还了一杖，哪知打狗棒法神妙绝伦，数招一过，铁杖已被黄蓉用“引”字诀拖住，跟着她竹棒挥舞，棒东杖东，棒西杖西，全然不得自由。柯镇恶在北斗阵中位居“天璇”，他一受制，阵法登时呆滞。

丘处机剑光闪闪，刺向黄蓉背后，本来这招原可解了柯镇恶之厄，可是黄蓉恃着身披宝甲，竟不理睬，棒法一变，连打三招。丘处机长剑已指到她背心，心念一动：“丘某是何等样人，岂能伤这小小女孩？”剑尖触背，却不前进。就这么救援稍迟，黄蓉已抢到空隙，竹棒疾搭急回，借着伏魔杖法外崩之力，向左甩出。柯镇恶力道全使反了，铁杖不由自主的脱出掌握，飞向半空，噗通一声，跌入了南湖。

王处一怕她乘势直上，早已抢在柯镇恶身前，挺剑挡住。他虽见多识广，却从未见过这打狗棒法，不禁大是惊疑。

郭靖见师父受挫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请歇歇，我来替你。”纵身离开北斗星位，抢到“天璇”。他此时武功已胜全真诸子，兼之精通阵法奥妙，一加推动，阵势威力大增。北斗阵本以“天权”为主，但他一入阵，枢纽移至“天璇”，阵法立时变幻。这奇势本来不及正势坚稳，但黄药师一时之间参详不透，虽有女儿相助，仍是难以抵挡，幸而全真诸子下手各守分寸，只郭靖一人性命相搏，黄药师勉强还可支撑。

斗到分际，郭靖愈逼愈近。他有诸子为援，黄药师伤他不得，只得连使轻功绝技，方避开了他势若疯虎的连环急攻。

黄蓉见郭靖平素和善温厚的脸上这时笼罩着一层杀气，狰狞可怖，似乎突然换了一人，变得从不相识，心中又惊又怕，挡在父亲面前，向郭靖道：“你先杀了我罢！”郭靖怒目而视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黄蓉一呆，心想：“怎么你也这样对我说话？”郭靖抢上前去，伸臂将她推在一旁，纵身直扑黄药师。

忽听得身后一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药兄不用发愁，做兄弟的助你来啦！”语声铿然十分刺耳。众人不敢就此回身，将北斗阵转到黄药师身后，这才见到湖边高高矮矮的站着五六人，为首一人长手长腿，正是西毒欧阳锋。

全真七子齐声呼啸。丘处机道：“靖儿，咱们先跟西毒算帐！”长剑一挥，全真六子都围到了欧阳锋身周。

哪知郭靖全神贯注在黄药师身上，对丘处机这话恍然不闻。全真六子一抽身，他已扑到黄药师身前，两人以快打快，倏忽之间拆了五六招。双方互击不中，均各跃开，沉肩拔背，相向瞪视。只听郭靖大喊一声，攻将上去，

数招一过，又分别退开。

此时全真六子已布成阵势，看柯镇恶时，但见他赤手空拳，守在黄药师身旁，侧耳倾听，双掌张开，显是要不顾自己安危，扑上去牢牢将他抱住，让郭靖搏击他的要害。丘处机向尹志平一招手，命他占了“天璇”之位。马钰高声吟道：“手握灵珠常奋笔，心开天籁不吹箫！”这是谭处端临终之时所吟的诗句，诸子一听，敌忾之心大起，剑光霍霍，掌影飘飘，齐向欧阳锋攻去。

欧阳锋手中蛇杖倏伸倏缩，把全真派七人逼开。他在牛家村见过全真派天罡北斗阵的厉害，心中好生忌惮，先守紧门户，以待敌方破绽。北斗阵一经展开，前攻后击，连环不断，欧阳锋遇招拆招，见势破势，片刻间已看出尹志平的“天璇”是阵法一大弱点，心想此阵少了一环，实不足畏，当下使开蛇杖坚守要害，游目四顾，观看周围情势。

郭靖与黄药师贴身肉搏。黄蓉挥动竹棒，将柯镇恶挡在距两人丈余之外，连叫：“且慢动手，听我说几句话。”但郭靖充耳不闻，一掌接着一掌的拍出，狠命扑击。黄蓉见父亲初时尚手下留情，但给郭靖缠得急了，脸上怒色渐增，出手愈重，眼见局势危急，只要他两人之中任谁稍有疏神，定有人遭致伤亡，一抬头见洪七公在烟雨楼头凭栏观战，忙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，你快来分说明白。”

洪七公也早瞧出情形不妙，苦于武功全失，无力排难解纷，正自焦急，听得黄蓉叫唤，心想：“只要黄老邪对我有几分故人之情，此事尚有可为。”双手在栏干上一按，从半空轻飘飘的落下地来，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老叫化有话。”

九指神丐在江湖上何等威名，众人见他忽然现身，个个心中一凛，不由自主的住手罢斗。

欧阳锋第一个暗暗叫苦，心道：“怎么老叫化的武功回来了？”他不知洪七公听郭靖口述九阴真经中梵文书写的神功之后，这几日来照法而行，自通奇经八脉。洪七公武功原已精绝，既得闻上乘内功诀窍，如法修为，自是效验如神，短短数日之中，已将八脉打通一脉，轻身功夫已回复了三四成。若论拳劲掌力、搏击厮斗，仍还不如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壮汉，但纵跃起伏，身法轻灵，即以欧阳锋如此眼力，亦瞧不出他徒具虚势，全无实劲。

洪七公见众人对自己居然仍是如此敬畏，寻思：“老叫化若不装腔作势一番，难解今日危局，可是该当说些甚么话，方能让全真诸道俯首听命、叫老毒物知难而退？”一时无计，且仰天打个哈哈再说，猛抬头，却见明月初升，圆盘似的冰轮上缘隐隐缺了一边，心念忽动，说道：“眼前个个是武林高手，不意行事混帐无赖，说话如同放屁。”

众人一怔，知他向来狂言无忌，也不以为件，但既如此见责，想来必有缘故，马任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请前辈赐教。”

洪七公怒道：“老叫化早听人说，今年八月中秋，烟雨楼畔有人打架，老叫化最怕耳根子不清净，但想时候还早，尽可在哪儿安安稳稳睡个懒觉，哪知道今儿一早便听得砰砰嘭嘭的吵个不休。又是摆马桶阵、便壶阵啦，又是汉子打婆娘、女婿打丈人啦，杀猪屠狗一般，闹得老叫化睡不得个太平觉。你们抬头瞧瞧月亮，今儿是甚么日子？”

众人听了他这几句话，斗然间都想起今天还是八月十四，比武之约尚在明日，何况彭连虎、沙通天等正主儿未到，眼下动手，确是有点儿于理不合。

丘处机道：“老前辈教训得是。我们今日原是不该在此骚扰。”他转头向欧阳锋道：“欧阳锋，咱们换个地方去拚个死活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该当奉陪。”

洪七公把脸一沉，说道：“王重阳一归天，全真教的一群杂毛闹了个乌七八糟。我跟你们说个好的，五个男道士加个女道姑，再凑上个武功低微的小道士，满不是老毒物对手，王重阳没留下甚么好处给我，全真教的杂毛死光了也不放在老叫化心上，可是我倒要问一声：你们订下了比武约会，明儿怎生践约啊？七个死道士跟人家打甚么？”

这番话明里是嘲讽全真诸子，暗中却是好意点醒，与欧阳锋动上了手实是有死无生。他全真派七道斗不过黄药师，自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。六子久历江湖，怎不明他话中含意，只是大仇当前，焉能退缩？

洪七公眼角一横，见郭靖向黄药师瞪目怒视，黄蓉泫然欲泪，心知其中纠葛甚多，寻思：“待老顽童到来，凭他这身功夫，当可艺压全场，那时老叫化自有话说。”于是喝道：“老叫化要睡觉，谁再动手动脚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到明晚任你们闹个天翻地覆，老叫化谁也不帮。马钰，你这伙杂毛都给我坐下来练练功夫，内力强得一分是一分，临时抱佛脚，也胜于不抱。靖儿、蓉儿，来跟我捶腿。”

欧阳锋对他心存忌惮，暗想他若与全真诸子联手，实是难以抵敌，当即说道：“老叫化，药兄与我哥儿俩跟全真教结上了梁子。九指神丐言出如山，今日给你面子，明儿你可得谁也不帮。”

洪七公暗暗好笑：“现在你伸个小指头儿也推倒了我，居然怕我出手。”于是大声说道：“老叫化放个屁也比你说话香些，不帮就不帮，你准能胜么？”说着仰天卧倒，把酒葫芦枕在脑后，叫道：“两个孩儿，快捶脚！”

这时他啃着的羊腿已只剩下一根骨头，可是还在恋恋不舍的又咬又舔，似乎其味无穷，望着天边重重叠叠的云层，说道：“这云好不古怪，只怕要变天呢！”又见湖面上水气弥漫，用力吸了几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好气闷！”转头对黄药师道：“药兄，借你闺女给我捶腿成不成？”黄药师微微一笑。黄蓉走过来坐在洪七公身畔，在他腿上轻轻捶着。洪七公叹道：“唉，这几根老骨头从来没享过这般福气！”瞪着郭靖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的狗爪子没给黄老邪打断罢？”郭靖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坐在另一边给他捶腿。

柯镇恶倚着水边的一株柳树，一双无光的眼珠牢牢瞪着黄药师。他以耳代目，黄药师在湖边走来走去，走到东他转头跟到东，走到西也跟到西。黄药师并不理会，嘴角边微带冷笑。全真六子与尹志平各自盘膝坐在地下，仍是布成天罡北斗之阵，低目垂眉，静静用功。欧阳锋手下的蛇奴却在船中取出桌椅酒菜，安放在烟雨楼下。欧阳锋背向众人，饮酒吃菜，只是凝思洪七公中了自己沉重之极的掌力之后，何以能得迅速康复。

其时天气闷热，小虫四下乱飞，湖面上白雾蒙蒙。洪七公道：“我大腿骨发酸，非有大风雨不可，明天中秋若有月亮，老子把大腿砍了给你们。”斜眼看靖、蓉两人，见他们眼光始终互相避开，从没对望一次，他生性爽直，见了这般尴尬之事，心里怎别得住？但问了几次，两人支支吾吾的总是不答。

洪七公高声向黄药师道：“药兄，这南湖可还有个什么名称？”黄药师道：“又叫作鸳鸯湖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好啊！怎么在这鸳鸯湖上，你女儿女婿小两口闹别扭，老丈人也不给劝劝？”

郭靖一跃而起，指着黄药师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害死了我五位师父，我

怎么还能叫他丈人？”黄药师冷笑道：“希罕么？江南七怪没死清，还剩一个臭瞎子。我要叫他也活不过明天……”柯镇恶没等他说完，已纵身扑将过去。郭靖抢在头里，竟是后发先至。黄药师还了一招，双掌相交，蓬的一声，将郭靖震得倒退了两步。

洪七公喝道：“我说过别动手，老叫化说话当真是放屁么？”

郭靖不敢再上，恨恨的瞪视黄药师。洪七公道：“黄老邪，江南六怪英雄侠义，你干么杀害无辜？老叫化瞧着你这副样儿挺不顺眼。”黄药师道：“我爱杀谁就杀谁，你管得着么？”黄蓉叫道：“爹，他五个师父不是你害死的，我知道。你说不是你害的。”

黄药师在月光下见女儿容色憔悴，不禁大为爱怜，横眼向郭靖一瞪，见到他满脸杀气，心肠又复刚硬，说道：“是我杀的。”黄蓉硬咽道：“爹，你为甚么硬要自认杀人？”黄药师大声道：“世人都说你爹邪恶古怪，你难道不知？歹徒难道还会做好事？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你爹干的。江南六怪自以为是仁人侠士，我见了这些自封的英雄好汉们就生气。”

欧阳锋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药兄这几句话真是痛快之极，佩服佩服。”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药兄，兄弟送你一件礼物。”右手微扬，将一个包袱掷了过去。他与黄药师相隔数丈之遥，但随手挥掷，包袱便破空而至，旁观众人均感骇异。

黄药师接在手中，触手似觉包中是个人头，打将开来，赫然是个新割下的首级，头戴方巾，颔下有须，面目却不相识。欧阳锋笑道：“兄弟今晨西来，在一所书院歇足，听得这腐儒在对讲书，说甚么要做忠臣孝子，兄弟听得厌烦，将这腐儒杀了。你我东邪西毒，可说是臭味相投了。”说罢纵声长笑。

黄药师脸上色变，说道：“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。”俯身抓土成坑，将那人头埋下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。欧阳锋讨了个没趣，哈哈笑道：“黄老邪徒有虚名，原来也是个为礼法所拘之人。”黄药师凛然道：“忠孝乃大节所在，并非礼法！”

一言甫毕，半空突然打了个霹雳。众人一齐抬头，只见乌云遮没了半半天，眼见雷雨即至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鼓乐声喧，七八艘大船在湖中划来，船上挂了红灯，船头竖着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的硬牌，一副官宦的气派。

注：北斗七星即西方天文学中的大熊星座七星，道家称为天罡。其中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四星为斗魁，玉衡、开阳、摇光（又称瑶光）三星为斗柄。如下图：

两名官军被迫抬着柯镇恶赶路。黄蓉挥动竹棒，不住向两人鞭打。行到傍晚，来到铁枪庙前。庙旁高塔上群鸦筑巢，几千只乌鸦在空中飞鸣来去。

第三十五回 铁枪庙中

船靠岸边，走上二三十人来，彭连虎、沙通天等人均在其内。最后上岸的一高一矮，高的是大金国赵王完颜洪烈，矮的却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侧。看来完颜洪烈恃有欧阳锋、裘千侧两人出马，这番比武有胜无败，居然亲自再下江南。

黄蓉指着裘千仞道：“爹，女儿曾中了这老儿一掌，险些送了性命。”黄药师在归云庄上见过裘千仞出丑，却不知是裘千丈冒充，心想凭他这点微末道行，怎能把女儿打伤，颇觉奇怪。这时欧阳锋已与完颜洪烈等人会在一起，低声计议。

过了半晌，欧阳锋走到洪七公身前，说道：“七兄，待会比武，你两不相助，这可是你亲口说过的？”洪七公心想：“我是有心无力，要助也无从助起。”只得答道：“甚么待会不待会的，我是说八月十五。”欧阳锋道：“就是这样。药兄，全真派与江南七怪寻你晦气，你是一代宗主，跟这些人动手失了身分，待兄弟给你打发，你只袖手旁观如何？”

黄药师眼看双方阵势：洪七公倘不出手，全真诸子势必尽遭欧阳锋的毒手，全真派不免就此覆灭；要是郭靖助守“天璇”，欧阳锋就不是北斗阵的对手；但如这傻小子仍是一味与自己纠缠，形势又自不同，心想：“郭靖这小子乳臭未干，全真一派的存亡祸福却系于他一念之间，王重阳地下有知，也只有苦笑了。”

欧阳锋见他神色漠然，不答自己的问话，心想时机稍纵即逝，若是老顽童周伯通到来，倒是不易对付，长啸一声，叫道：“大家动手啊，还等甚么？”洪七公怒道：“你是说人话还是放狗屁？”欧阳锋向天上一指，笑道：“子时早过，现下已是八月十五清晨了。”洪七公抬起头来，只见月亮微微偏西，一半被乌云遮没，果然已是子未丑初。欧阳锋蛇杖点处，斗然间袭到了丘处机胸前。

全真六子见大敌当前，彭连虎又在旁虎视眈眈，心想今日只要稍有不慎，势必一败涂地，当下抖擞精神，全力与欧阳锋周旋，只接战数合，六人不禁暗暗叫苦。这时西毒有意要在众人之前逞威，施展的全是凌厉杀手，尤其蛇杖上两条毒蛇或伸或缩，忽吞忽吐，更是令人防不胜防。丘处机、王处一等数次出剑攒刺，却哪里刺得着？

黄蓉见郭靖怒视父亲，只是碍着洪七公，迟迟不敢出手，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整日价嚷甚么报仇雪恨，哼，当真是杀父仇人到了，却又害怕。”郭靖被她一言提醒，瞪了她一眼，心想：“先杀金狗，再找黄药师不迟。”拔出匕首，向完颜洪烈直奔过去。

沙通天与彭连虎同时抢上，挡在完颜洪烈面前。郭靖匕首反腕斜刺，彭连虎举起判官双笔封架，铮的一响，只震得虎口发麻，郭靖却已抢过二人。沙通天“移形换位”之术没将他挡住，忙飞步追去。灵智上人与梁子翁各挺兵刃在前拦截。

郭靖闪过梁子翁发出的两枚透骨钉，双手连剑带掌，使一招“羝羊触藩”，和身冲将过去。梁子翁见来势凌厉，急忙卧地滚避。灵智上人身躯肥大，行动不便，又想自己若也闪开，敌人便已抢到赵王爷面前，当即举起双钹强挡他这一招，却听得当当两声大响，双钹被掌力震得飞向半空，郭靖的掌风却又迎面劈到。灵智上人自恃掌力造诣深厚，兼之手上有毒，当即挥掌拍出，

斗觉胸口气窒，臂膀酸麻，手掌软软垂下，腕上关节已被震脱，毒掌功夫竟是半点也没能使上。他头脑中一团混乱，呆立不动。郭靖此时若乘势补上一掌，立时便要了这藏僧的性命，但他志在击杀完颜洪烈，更不向灵智上人多瞧一眼。两面大铜钹从空中黄光闪闪的先后落将下来。当的一声，第一面铜钹正中灵智上人头顶，幸好是平平跌落，否则钹边锋利如刀，势须将这藏僧的光头一分为二，跟着又是当的一声，这一次更是响亮，却是第二面铜钹落下，双钹互击，响声嗡嗡不绝，从湖面上远远传送出去。

完颜洪烈见郭靖足不停步的连过四名高手，倏忽间抢到面前，不禁大骇，叫声：“啊也！”拔步飞奔。郭靖挺剑赶去，只追出数步，眼前黄影闪动，双掌从斜刺里拍到。郭靖侧身避过，短剑刺出，身子却被来掌带得一晃，急忙踏进一步，见敌人正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仞。郭靖知他武功在自己之上，顾不得再追杀仇人，当下右剑左掌，凝神接战。

彭连虎见郭靖被裘千仞缠住，梁子翁与沙通天双双守在完颜洪烈身前，险境已过，当下纵到柯镇恶身前，笑道：“柯大侠，怎么江南七怪只来了一个怪？”

柯镇恶的铁仗已被黄蓉甩入南湖，耳听得敌人出言奚落，挥手发出一枚铁菱，随即向后跃开。月色朦胧下铁菱来势劲急，彭连虎吃过这剧毒暗器的大苦头，当真是惊弓之鸟，实不敢挥判官笔去挡击，忙挺双笔在地下急撑，凭空跃起，只听嗤的一声，铁菱刚好从脚底擦过。他见柯镇恶手中并无兵刃，一咬牙，提笔疾上。

柯镇恶足有残疾，平时行走全靠铁仗撑持，耳听得敌人如风而至，只得勉力再向旁跃开两步，落地时左足一软，险些摔倒。彭连虎大喜，左笔护身，防他突施救命绝招，右笔便往他背心猛砸下去。柯镇恶听声辨形，打滚避开。彭连虎的镶铁判官笔打在地下石上，溅起数点火星，骂道：“贼瞎子，恁地奸滑！”左笔跟着递出。

柯镇恶又是一滚，嗤的一声，还了一枚铁菱。灵智上人左手捧着右手手腕，正自以藏语叽哩咕噜地骂人，陡见柯镇恶滚到身旁，便提脚直端下去。柯镇恶听得风声，左手在地下撑，斜斜窜出。可是他避开了藏僧这一踹，再躲不开了双笔齐至，只觉后心一痛，暗叫不好，只得闭目待死，却听一声娇叱：“去罢！”接着一声：“啊啍！”又是蓬的一声。原来黄蓉使打狗棒法带住铁笔，顺势旁甩，摔了彭连虎一交。这棒法便是适才甩去柯镇恶铁仗那一招，只是彭连虎紧紧抓住判官笔，说甚么也不肯脱手，便连人带笔一齐摔出。

彭连虎又惊又怒，爬起身来，见黄蓉使开竹棒护着柯镇恶，让他站起身来，柯镇恶骂道：“小妖女，谁要你救我？”黄蓉叫道：“爹，你照顾这瞎眼浑人，别让人伤了。”说着奔去相助郭靖，双战裘千仞，柯镇恶呆立当地，一时迷茫不知所措。

彭连虎见黄药师站得远远的，背向自己，似乎没听到女儿的言语，当下悄悄掩到柯镇恶身后，判官笔斗然打出。这一招狠毒迅猛，兼而有之，即令柯镇恶铁仗在手，也未必招架得了，眼见得手，突听嗤的一声，一物破空飞至，撞在他判官笔上，炸得粉碎，却是小小一粒石子。这一下只震得他虎口疼痛，判官笔摔在地下。彭连虎大吃一惊，不知此石从何而至，怎地劲力大得这般出奇，但见黄药师双手互握，放在背后，头也不回的望着天边乌云。

柯镇恶在归云庄上听到过这弹指神通的功夫，知是黄药师出手相救，反

而怒火大炽，向他身后猛扑过去，叫道：“七兄弟死剩一个，留着何用？”黄药师仍不回头，待他欺近背心尚有三尺，左手向后轻轻挥出。柯镇恶但觉一股大力推至，不由自主的向后仰跌，坐倒在地，只感气血翻涌，一时再也站不起来。

此时天空愈黑，湖上迷迷蒙蒙的起了一阵浓雾，涌上土洲，各人双脚都已没入雾中。

郭靖得黄蓉相助，已与裘千仞战成平手。那边全真派却已迫蹙异常，郝大通腿上给蛇仗扫中，孙不二的道袍给撕去了半边。王处一暗暗心惊，知道再斗下去，过不多时己方必有人非死即伤，乘着马钰与刘处玄前攻之际，从怀中取出一个流星点起，只听嘶的一声，一道光芒划过长空。

原来全真七子每人均收了不少门徒，是以教中第三代弟子人数众多，除尹志平外，如李志常、张志敬、王志但、祁志诚。张志仙、赵志敬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次嘉兴烟雨楼比武，七子深恐彭连虎、沙通天等携带大批门徒，罗企图倚多为胜，是以将门下弟子也都携来嘉兴，要他们候在南湖之畔，若见流星升起，便赶来应援。这时王处一见面不利，便放出了流星。但大雾弥漫，相隔数尺便即人形难辨，只怕众弟子未必能冲雾而至。

再斗一阵，白雾愈重，各人裹在湿气之中都感窒闷，天上黑云也是越积越厚，穿过云层透射下来的月光渐渐微弱，终于全然消失。众人各自惊心，虽不罢斗，却是互相渐离渐远，出招之际护身多而相攻少。

郭靖、黄蓉双斗裘千仞，突然一阵浓雾涌到，夹在三人之间。郭靖见裘、黄二人身形忽隐，当即抽身去寻完颜洪烈。

他睁大双目，要找完颜洪烈头顶金冠的闪光，但大雾密密层层，看不出三尺之外，正东奔西突寻找间，忽听雾中一人叫道：“我是周伯通，谁找我打架啊？”郭靖大喜，要诗答话，丘处机已叫了起来：“周师叔，你老人家好啊？”

就在此时，乌云中露出一个空隙，各人突见敌人原来近在咫尺，一出手就可伤到自己，不约而同的惊叫后跃。

周伯通笑嘻嘻的站在众人之间，高声说道：“人这么多啊，热闹得紧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右手在左臂弯里推了几下，搓下一团泥垢，说道：“给你吃毒药！”往身旁沙通天嘴里塞去。沙通天急闪，饶是他移形换位之术了得，仍是没能闪开，被周伯通左手揪住，将泥垢塞入了口中。他吃过老顽童的苦头，知道若是急忙吐出，势须挨一顿饱打，只得闷声不响的含在口里，料知此丸无毒，倒也并不害怕。

王处一见周伯通突然到来，大喜过望，叫道：“师叔，原来你当真没给黄岛主害死。”周伯通怒道：“谁说我死了？黄老邪一直想害我，十多年来从没成功。哈，黄老邪，你倒再试试看。”说着挥拳向黄药师肩头打去。

黄药师不敢怠慢，还了一招神剑落英掌，叫道：“全真教的杂毛老道怪我杀了你，跟我缠夹不清，说是要为你报仇。”周伯通怒道：“你杀得了我？别吹牛！我几时给你杀死过了？你瞧清楚了，我是人还是鬼？”胡言乱语，越打越快。黄药师见他不可理喻，真正缠夹不清的倒是此公，但出招却是精妙奇幻，只得全力接战。

全真诸子满以为师叔一到，他与黄药师就可联手对付欧阳锋，哪知这位师叔不会听话，霎时之间与黄药师斗了个难解难分。马钰连叫：“师叔，别跟黄岛主动手！”欧阳锋接口道：“对，老顽童，你决不是黄老邪敌手，快

逃命要紧。快逃，快逃！”周伯通被他一激，越加不肯罢手。黄蓉叫道：“老顽童，你用《九阴真经》上的功夫与我爹爹过招，你师兄在九泉之下怎生说？”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得意之极，说道：“你瞧我使的是经上功夫么？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经文忘记了。嘿嘿，学学容易，忘记可真麻烦！我使的是七十二路空明拳，老顽童自己想出来的，跟《九阴真经》有屁相干？”

黄药师在桃花岛上与他动手之时，觉得他拳脚劲力大得出奇，这时见他拳法虽然精奇，劲力却已较前减弱，只堪堪与自己打了个平手，正自奇怪，听他这么说，不禁暗暗纳闷，不知他使了甚么希奇古怪法儿，方能将一门上乘武功硬生生从自身驱除出去。

欧阳锋从雾中隐约见到周伯通与黄药师斗得紧急，暗自心喜，但又怕他打败黄药师后便与全真诸子联手对付自己，心想乘此良机，正好先破北斗阵，当下挥动蛇杖，着着进击，北斗阵顷刻间险象环生。王处一与刘处玄大叫：“周师叔，先杀欧阳锋！”

周伯通见众师侄情势危急，于是左掌右拳，横劈直攻，待打到黄药师面前时，忽地哈哈一笑，拳变掌，掌成拳，横直互易。黄药师万料不到他出此怪招，急伸臂相格时，眉梢已被他指尖拂中，虽未受伤，却是热辣辣的一阵疼痛。周伯通一掌拂中对方，倏地惊觉，左手拍的一声，在自己右腕上打了一记，骂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，这是《九阴真经》中的功夫！”黄药师微微一怔，手掌已递了出去，这一招也是快速无论，无声无息的在周伯通肩上一拍。周伯通弯腰沉肩，叫声：“哎喏！报应得好快。”

浓雾弥漫，越来越难见物。郭靖怕两位师父遭逢不测，伸手扶起柯镇恶，挽着他臂膀走到洪七公身旁，低声道：“两位师父且到烟雨楼上歇歇，等大雾散了再说。”

只听黄蓉叫道：“老顽童，你听不听我的话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打不赢你爹爹，你放心。”黄蓉叫道：“我要你快去打老毒物，可不许杀了他。”周伯通道：“为甚么？”他口中不停，拳脚上丝毫不缓。黄蓉叫道：“你不听我吩咐，我可要将你的臭史抖出来啦。”周伯通道：“甚么臭史？胡说八道。”黄蓉拖长了声音道：“好，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。”这两句话只把周伯通吓得魂飞魄散，忙道：“行，行，听你话就是。老毒物，你在哪里？”只听马钰的声音从浓雾中透了出来：“周师叔，你占北极星位围他。”

黄蓉又道：“爹，这裘千仞私通番邦，是个大大奸贼，快杀了他。”黄药师道：“孩子，到我身边来。”重雾之中，却不见裘千仞到了何处。但听得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老毒物，快跪下来给你爷爷磕头，今日才饶你性命。”

郭靖将洪、柯二人送到楼边，回身又来寻找完颜洪烈，岂知适才只到烟雨楼边这一转身，不但完颜洪烈影踪不见，连沙通天、裘千仞等也不知去向。又听得周伯通叫道：“咦，老毒物呢？逃到哪里去啦？”

此时湿雾浓极，实是罕见的异象，各人近在身畔，却不见旁人面目，只影影绰绰的见到些模糊的人形，说话声音听来也是重浊异常，似是相互间隔了甚么东西。众人虽屡经大敌，但这时斗然间都似变了瞎子，心中无不惴惴。黄蓉靠在父亲身旁，马钰低声发号施令，缩小阵势。人人侧耳倾听敌人的动静。

一时之间，四下里寂静无声。过了一会，丘处机忽然叫道：“听！这是甚么？”只听得周围嗤嗤嘘嘘，异声自远而近。

黄蓉惊叫：“老毒物放蛇，真不要脸！”洪七公在楼头也已听到，高声叫道：“老毒物布蛇阵，大伙快到楼上来。”周伯通的武功在众人中算得第一，可是他生乎怕极了蛇，发一声喊，抢先往烟雨楼狂奔。他怕毒蛇咬自己脚跟，楼梯也不敢上了，施展轻功跃上楼去，坐在楼顶最高的屋脊之上，兀自心惊胆战。

过不多时，蛇声愈来愈响。黄蓉拉着父亲的手奔上烟雨楼。全真诸子手牵着手，摸索上楼。尹志平踏了个空，一个倒栽葱摔了下去，跌得头上肿了一个瘤，忙爬起来重新抢上。

黄蓉没听到郭靖声音，心中挂念，叫道：“靖哥哥，你在哪里？”叫了几声，不听答应，更是担心，说道：“爹，我去找他。”只听郭靖冷冷的道：“何必你找？以后你也不用叫我。我不会应你的！”原来他就在身边。

黄药师大怒，骂道：“浑小子，臭美么？”横臂就是一掌。郭靖低头避开，正要还手，却听嗖嗖箭响，几枝长箭腾腾的钉在窗格之上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作，羽箭纷纷射来，黑暗中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又听得楼外人声喧哗，高叫：“莫走了反贼！”

王处一怒道：“定是金狗勾结嘉兴府贪官，点了军马来对付咱们！”丘处机叫道：“冲下去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郝大通叫道：“不好，蛇，蛇！”众人听得箭声愈密，蛇声愈近，才知原来完颜洪烈与欧阳锋暗中安排下了毒计，只是这场大雾却在众人意料之中，是祸是福，倒也难说。洪七公叫道：“挡得了箭，挡不了蛇。避得了蛇，又避不了箭！大伙儿快退。”只听周伯通在楼顶破口大骂，双手接住了两枝长箭，不住拨打来箭。

那烟雨楼三面临水。官军乘了小舟围着烟雨楼放箭，只因雾大，一时却也不敢逼近。

洪七公叫道：“咱们向西，从陆路走。”他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首领，随口两下呼喝，自有一股威势。混乱之中，众人都依言下楼，摸索而行，苦在睁目瞧不出半尺，哪里还辨东西南北？当下只得拣箭少处而行，各人手拉着手，只怕迷路落单。

丘处机、王处一手持长剑，当先开路，双剑合璧，舞成一团剑花，抵挡箭雨。

郭靖右手拉着洪七公，左手伸出去与人相握，触手处温软油腻，握到的却是黄蓉的小手。他心中一怔，急忙放下，只听黄蓉冷冷的道：“谁要你来睬我？”

猛听得丘处机叫道：“快回头，前面遍地毒蛇，闯不过去！”黄药师与马钰殿后，阻挡追兵，听到丘处机叫声，急忙转头。黄药师折下两根竹枝，往外扫打。烟雾中只听得蛇声吱吱，一股腥臭迎面扑来。黄蓉忍耐不住，哇的一声，呕了出来。黄药师叹道：“四下无路可走，大家认了命罢！”掷下竹枝，把女儿横抱在手。

以众人武功，官兵射箭原本挡不住去路，但西毒的蛇阵中毒蛇成千成万，只要给咬上一口，立时便送了性命。众人听到蛇声，无不毛骨悚然。黄药师玉箫已折，洪七公金针难施，最难还是在雾迷蒙，目不见物，纵然有路可逃，也是无从寻找。

正危急间，忽听一个人冷冷的道：“小妖女，竹棒给我瞎子。”却是柯镇恶的声音。黄蓉听他说到“瞎子”二字，即明其意，心中一喜，忙将打狗棒递了过去。柯镇恶不动声色，接棒点地，说道：“大伙儿跟着瞎子逃命罢，

烟雨楼边向来多烟多雾，有啥希奇？否则又怎会叫作烟雨楼？”

他是嘉兴本地人氏，于烟雨楼旁所有大道小路自幼便皆烂熟于胸，他双目盲了，平时不及常人，这时大雾濛濛、乌云满天，对他却毫无障碍。他察辨蛇嘶箭声，已知西首有条小路并无敌人，当下一蹶一拐的领先冲出。岂知这小路近数年来种满青竹，其实已无路可通。柯镇恶幼时熟识此路，数十年不来，却不知小路已成竹林，只走出七八步便竹丛挡道，无法通行。丘处机、王处一双剑齐出，竹杆纷纷飞开，众人随后跟来。马任大叫：“周师叔，快来，你在哪里？”周伯通坐在楼顶，听得四周都是蛇声，哪敢答应？只怕毒蛇最爱咬的便是老顽童身上之肉，若给群蛇听到自己声音，那还了得？

众人行出十余丈，竹林已尽，前面现出小路，耳听得蛇声渐远，但官军的呐喊声却愈来愈响，似是有人绕道从旁包抄。群雄怕的只是蛇群，区区官军怎放在眼内，刘处玄道：“郝师弟，你我去冲杀一阵，杀几名狗官出气。”郝大通应道：“好！”两人提剑欲上，突然箭如蝗至，两人忙舞剑挡架。

再走一会，已至大路，电光乱闪，霹雳连响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只一阵急雨，雾气转瞬间给冲得干干净净，虽然仍是乌云满天，但人影已隐约可辨。众人都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大雾可散啦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危难已过，各位请便。”将竹棒递给黄蓉，头也不回的径向东行。

郭靖叫道：“师父！”柯镇恶道：“你送洪老侠往安稳处所养伤，再到柯家村来寻我。”郭靖应道：“是！”

黄药师接住一枝射来的羽箭，走到柯镇恶面前，说道：“若非你今日救我性命，我也不愿对你明言……”柯镇恶不待他话完，迎面一口浓痰，正好吐在他鼻梁正中，骂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我死后无面目对六位兄弟！”黄药师大怒，举起手掌。郭靖见状大惊，飞步来救，心想这一掌拍将下去，大师父哪里还有性命？

他与柯、黄二人相距十余步，眼见相救不及，微光中却见黄药师举起了的手缓缓放下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，岂能跟你一般见识？”举袖抹去脸上痰沫，转身向黄蓉道：“蓉儿，咱们走罢！”郭靖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心下大疑，疑心甚么却是模糊难明，只隐隐觉得有甚么事情全然不对，霎时之间，又如眼前出现了一团浓雾。

猛听得喊声大作，一群官兵冲杀过来。全真六子各挺长剑，杀入阵去。

黄药师不屑与官兵动手，回身挽着洪七公手臂，说道，“七兄，咱们老兄弟到前面喝几杯再说。”洪七公正合心意，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转眼间两人没入黑暗之中。

郭靖欲去相扶柯镇恶，一小队官兵已冲到跟前。他不欲多伤人命，只伸双臂不住将官兵推开。混乱中但听得丘处机等大呼酣斗，原来官兵队中杂着完颜洪烈带来的亲军，还有裘千仞手下的铁掌帮众，强悍殊甚，一时杀之不退，郭靖只怕师父在乱军中遭害，大叫：“大师父，大师父，你在哪里？”这时厮杀声、兵刃声乱成一片，始终不闻柯镇恶答应。

黄蓉从柯镇恶手中接过竹棒后，便一直在他身旁，见他唾吐父亲，争端又起，心想这事闹到这个地步，一生美梦，总是碎成片片了。此后军马冲杀过来，她却倚树悄然独立，大队兵马在她身旁奔驰来去，她恍似不闻不见，只是呆呆出神，忽听得“啊哟”一声呼叫，正是柯镇恶口音。她循声望去，只见他倒在路边，一名军官举起长刀，向他后心砍落。

柯镇恶滚地避开，坐起身子回手一拳，将那军官打得昏了过去，刚挺腰

想要站起，又即摔倒。黄蓉奔近看时，原来他腿上中了一箭，当下拉住他臂膀扶了起来。柯镇恶用力摔脱她手，可是他一足本跛，另一足中箭后酸软无力，身子摇晃几下，向前扑出，又要跌倒。黄蓉伸右手抓住他后领，冷笑道：“逞甚么英雄好汉？”左手轻挥，已使“兰花拂穴手”拂中了他右肩“肩贞穴”，这才放开他衣领，抓住他左臂。柯镇恶待要挣扎，但半身酸麻，动弹不得，只得任由她扶住，口中不住喃喃咒骂。

黄蓉扶着他走出十余步，躲在一株大树背后，只待喘息片刻再行，官兵忽然见到二人，十余枝羽箭嗖嗖射来。黄蓉抢着挡在前面，舞竹棒护住头脸，羽箭都射在她软猬甲上。柯镇恶听着箭声，知她舍命相救，心中一软，低声道：“你不用管我，自己逃罢！”黄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偏要救你，偏要你承我的情。瞧你有甚么法子？”二人边说边行，避到了一座矮墙之后。羽箭虽已不再射来，但柯镇恶身子沉重，黄蓉只累得心跳气喘，无奈倚墙稍息。柯镇恶叹道：“罢罢罢，你我之间，恩怨一笔勾销。你去罢，柯瞎子今后算是死了。”黄蓉冷冷的道：“你明明没死，干么算是死了？你不找我报仇，我却偏要找你。”竹棒倏伸倏缩，已点中了他双腿弯里的两处“委中穴”。这一下柯镇恶全没防备，登时委顿在地，暗暗自骂糊涂，不知这小妖女要用甚么恶毒法儿折磨自己，心中急怒交迸，只听得脚步细碎，她已转出矮墙。

这时厮杀之声渐远渐低，似乎全真诸子已将这一路官兵杀散，人声远去之中，隐隐又听得郭靖在大叫“大师父”，只是呼声越来越远，想是找错了方向，待要出声招呼，自己伤后中气不足，料来他也难以听见。又过片刻，四下一片寂静，远处公鸡此起彼和。柯镇恶心想，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鸡啼了！明天嘉兴府四下里公鸡啼声仍是一般啼鸣，我却已死在小妖女手下，再也听不到了。”

想到此处，忽听脚步声响，有三人走来，一人脚步轻巧，正是黄蓉，另外两人却是落脚重浊，起步拖沓。只听黄蓉道：“就是这位大爷，快抬他起来。”说着伸手在他身上推拿数下，解开他被封的穴道。柯镇恶只觉身子被两个人抬起，横放在一张竹枝扎成的抬床之上，随即抬了行走。

他大是诧异，便欲询问，忽想莫再给她抢白几句，自讨没趣，正迟疑间，只听刷的一响，前面抬他的那人“啊哟”叫痛，定是吃黄蓉打了一棒，又听她骂道，“走快些，哼哼唧唧的干么？你们这些当官军的就会欺侮老百姓，没一个好人！”接着刷的一响，后面的人也吃了一棒，那人可不敢叫出声来了。

柯镇恶心想：“原来她去捉了两名官军来抬我，也真亏她想得出这个主意。”这时他腿上箭伤越来越疼，只怕黄蓉出言讥嘲，咬紧了牙关半声不哼，但觉身子高低起伏，知是走上了一条崎岖的小道。又走一阵，树枝树叶不住拂到身上脸上，显是在树林之中穿行。两名官军跌跌撞撞，呼呼喘气，但听黄蓉挥竹棒不住鞭打，只赶得两人拚了命支撑。

约莫行出三十余里，柯镇恶算来已是己未午初。此时大雨早竭，太阳将湿衣晒得半干，耳听得蝉鸣犬吠，田间男女歌声遥遥相和，一片太平宁静，比之适才南湖恶斗，宛似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一行人来到一家农家休息。黄蓉向农家买了两个大南瓜，和米煮了，端了一碗放在柯镇恶面前。柯镇恶道：“我不饿。”黄蓉道：“你腿疼，当我不知道么？甚么饿不饿的。我偏要你多痛一阵，才给你治。”

柯镇恶大怒，端起那碗热腾腾的南瓜迎面泼去，只听她冷笑一声，一名

官兵大声叫痛，想是她闪身避开，这碗南瓜都泼在官兵身上，黄蓉骂道：“嚷嚷甚么？柯大爷赏南瓜给你吃，不识抬举吗？快吃干净了。”那官兵给她打得怕了，肚中确也饥饿，当下忍着脸上烫痛，抬起地下南瓜，一块块的吃了下去。

这一来，柯镇恶当真恼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半站半坐的倚在一只板凳边上，心下极是尴尬，要待伸手去拔箭，却怕创口中鲜血狂喷，她当然见死不救，多半还会嘲讽几句。正自沉吟，听黄蓉说道：“去倒一盆清水来，快快！”话刚说完，拍的一声，清脆脆的打了一名官兵一个耳括子。柯镇恶心道：“小妖女不说话则已，一开口，总是叫人吃点苦头。”

黄蓉又道：“拿这刀子去，给柯大爷箭伤旁的下衣割开。”一名官兵闻言割了。黄蓉道：“姓柯的，你有种就别叫痛，叫得姑娘心烦，可给你来个撒手不理。”柯镇恶怒道：“谁要你理了？快给我滚得远远的。”话未说完，突觉创口一阵剧痛，显是她拿住箭杆，反向肉里插入。柯镇恶又惊又怒，顺手一拳，创口又是一下剧痛，手里却多了一枝长箭。原来黄蓉已将箭枝拔出，塞在他的手中。

只听她说道，“再动一动，我打你老大个耳括子！”柯镇恶知她说得出做得到，眼前不是小妖女的对手，给她一刀杀了，倒也干净爽脆，但若让她打上几个耳括子，临死之前却又多蒙一番耻辱，当下铁青着脸不动，听得嗤嗤声响，她撕下几条布片，在他大腿的创口上下用力缚住，止住流血，又觉创口一阵冰凉，知她在用清水洗涤。

柯镇恶惊疑不定，寻思：“她若心存恶念，何以反来救我？倘说是并无歹意，哼，哼，桃花岛妖人父女难道还能安甚么好心？定是她另有毒计。唉，这种人诡计百出，要猜她的心思实是千难万难，”转念之间，黄蓉已在他伤处敷上金创药，包扎妥当；只觉创口清凉，疼痛减了大半，可是腹中却饿得咕噜咕噜的响了起来。

黄蓉冷笑道：“我道是假饿，原来当真饿得厉害，现下可没甚么吃的啦，好罢，走啦！”拍拍两响，在两名官军头上各击一棒，押着两人抬起柯镇恶继续赶路。

又走三四十里，天已向晚，只听得鸦声大噪，千百只乌鸦在空中飞鸣去。

柯镇恶听得鸦声，已知到了铁枪庙附近。那铁枪庙祀奉的是五代时名将铁枪王彦章。庙旁有座高塔，塔顶群鸦世代为巢，当地乡民传说铁枪庙的乌鸦是神兵神将，向来不敢侵犯，以致生养繁殖，越来越多。

黄蓉问道：“喂，天黑啦，到哪里投宿去？”柯镇恶寻思：“若投民居借宿，只怕泄漏风声，引动官兵捉拿。”说道：“过去不远有座古庙。”黄蓉骂道：“乌鸦有甚么好看？没见过么？快走！”这次不听棒声，两名官军却又叫痛，不知她是指戳还是足踢。

不多时来到铁枪庙前，柯镇恶听黄蓉踢开庙门，扑鼻闻到一阵鸦粪尘土之气，似乎庙中久无人居，只怕她埋怨嫌脏，哪知她竟没加理会。耳听她命两名官军将地下打扫干净，又命两人到厨下去烧热水；耳听她轻轻唱着小曲，甚么“鸳鸯双飞”，又是甚么“未老头白”的。过了一会，官军烧来了热水。黄蓉先替柯镇恶换了金创药，这才自行洗脸洗脚。

柯镇恶躺在地下，拿个蒲团当作枕头，忽听她啐道：“你瞧我的脚干么？我的脚你也瞧得的？挖了你一对眼珠子！”那官军吓得魂不附体，咯咯咯的

直磕响头。黄蓉道：“你说，你干么眼睁睁的瞧着我洗脚？”那官军不敢说谎，磕头道：“小的该死，小的见姑娘一双脚生得……生得好看……”

柯镇恶一惊，心想：“这贼厮鸟死到临头，还存色心！小妖女不知要抽他的筋，还是剥他的皮。”哪知黄蓉笑道：“凭你这副蠢相，也知道好看难看。”砰的一声，伸棒绊了他一个筋斗，居然没再追究。两名官军躲向后院，再也没敢出来。

柯镇恶一语不发，静以待变。只听黄蓉在大殿上上下下走了一周，说道：“王铁枪威震当世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个为人所擒，身首异处，又逞甚么英雄？说甚么好汉？嗯，这杆铁枪只怕还当真是铁铸的。”

柯镇恶幼时常与朱聪、韩宝驹、南希仁、张阿生等到这庙里来玩耍，几人虽是孩子，俱都力大异常，轮流抬了那杆铁枪舞动玩耍，这时听黄蓉如此说，接口道：“自然是铁打的，还能是假的么？”黄蓉“嗯”了一声，伸手抽起铁枪，说道：“倒有三十来斤。我弄丢了你的铁杖，一时也铸不及赔你。明儿咱们分手，各走各的，你没兵器防身，暂且就拿这杆枪当铁杖使罢。”也不等柯镇恶答话，到天井中拿了一块大石，砰砰嘭嘭的将铁枪枪头打掉，递在他手中。

柯镇恶自兄长死后，与六个结义弟妹形影不离，此时却已无一个亲人，与黄蓉相处虽只一日，不知不觉之间已颇舍不得与她分离，听她说到“明儿咱们分手，各走各的”，不禁一阵茫然，迷迷糊糊的接过铁枪，觉得比用惯了的铁杖是沉了些，却也将就用得，心想：“她给我兵器，那当真是心存恶意了。”

只听她又道：“这是我爹爹配制的田七鲨胆散，对你伤口很有好处。你恨极了我父女，用不用在你！”说着递了一包药过来。柯镇恶伸手接了，缓缓放入怀中，想说甚么话，口中却说不出，只盼她再说几句，却听她道，“好啦，睡罢！”

柯镇恶侧身而卧，将铁枪放在身旁，心中思潮起伏，哪里睡得着，但听塔顶群鸦噪声渐竭，终于四下无声，却始终不听她睡倒，听声音她一直坐着，动也不动。又过半晌，听她又轻轻吟道：“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。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听她翻复低吟，似是咀嚼词中之意，柯镇恶不通文墨，不懂她吟的甚么，但听她语音凄婉，似乎伤心欲绝，竟不觉呆了。

又过良久，听她拖了几个蒲团排成一列，侧身卧倒，呼吸渐细，慢慢睡熟，柯镇恶手抚身旁铁枪，几时种种情状，突然清清楚楚的现在眼前。他见到朱聪拿着一本破书，摇头晃脑的诵读，韩宝驹与全金发骑在神像肩头，拉扯神像的胡子；南希仁与自己并力拉着铁枪一端，张阿生拉着铁枪另一端，三人斗力；韩小莹那时还只四五岁，拖着两条小辫子，鼓掌嘻笑。她小辫子上结着鲜红的头绳，在眼前一晃一晃的不住摇动。

突然之间，眼前又是漆黑一团。六个结义弟妹，还有亲兄长，自己的一双眼珠，都是先后毁在黄药师和他门人的手下。胸中一丛仇恨之火，再也难以抑制。

他提着铁枪，悄没声的走到黄蓉身前，只听她轻轻呼吸，睡得正沉，寻思：“我这么一枪下去，她就无知无觉的死了。嘿，若非如此，黄老邪武功盖世，我今生怎能报得深仇？他女儿睡在这里，正是天赐良机，教他尝一尝丧女之痛。”转念又想：“这女子救我性命，我岂能恩将仇报？咳，杀她之

后，我撞死她身旁，以酬今日之情就是，”言念及此，意下已决，心道：“我柯镇恶一生正直，数十年来无一事愧对天地。此刻于人睡梦之中暗施偷袭，自非光明磊落的行径，但我一死以报，也对得住她了。”举起铁枪，正要向黄蓉当头猛击下去，忽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，声音极是刺耳，静夜之中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
黄蓉给笑声惊醒，跃起身来，突见柯镇恶高举铁枪，站在身前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欧阳锋！”

柯镇恶听她惊醒，这一枪再也打不下去，又听得有数人说着话渐渐行近，只是隔得远了，言语却听不清楚。再过片刻，脚步声也隐隐听到了，竟有三四十人之多。这庙中前殿后院他无一处不熟，当下低声道：“老毒物他们定是见到了鸦塔，向这边走来，咱们且躲一躲。”黄蓉道：“是。”将睡过的一列蒲团踢散。柯镇恶牵着她手，走向后殿，伸手推门，通向后殿的门却给闭上了。柯镇恶骂道：“这两个贼官军！”料想两名官军乘黑逃走，怕黄蓉发觉，先行闭上了门。这时已不及举枪撞门，耳听得大门被人推开，知道大殿中无处可以躲藏，低声道：“神像背后。”

两人刚在神像后坐定，便有十余人走入殿中，跟着嗤的一响，柯镇恶闻到一阵硫磺气息，知道已有人晃亮火折。只听欧阳锋道，“赵王爷，今日烟雨楼之役虽然无功，但也已大挫敌人的锐气。”完颜洪烈笑道：“这全仗先生主持全局。”欧阳锋嘿嘿的笑了数声，说道：“小王爷安排下妙计，调集嘉兴府官兵，万箭齐发，本可将这批家伙一网打尽，不料迟不迟，早不早，刚好有这场大雾，却给群奸溜了。”

一个年轻的声音道：“有欧阳先生与裘帮主两位出马，群奸今日虽然逃走，日后终能一一歼灭。只恨晚辈来迟了一步，没能见到欧阳先生大展神威，实是可惜之极。”柯镇恶认得是杨康的声音，不由得怒火填膺，又听梁子翁、彭连虎、沙通天等各出谰言，纷纷奉承欧阳锋，说他如何独斗全真群道，杀得众道士狼狈不堪。裘千仞却并未回来。

柯镇恶听这许多高手群集于此，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，适才他要与黄蓉同归于尽，不知怎的，此时却又惟恐给敌人发现，伤了黄蓉与自己的性命。只听完颜洪烈的从人打开铺盖，请完颜洪烈、欧阳锋、杨康三人安睡。

杨康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欧阳先生，令侄武功既高，人品又是潇洒俊雅，晚辈与他投缘得很，只盼从此结成好友，不料他竟为全真教众杂毛所害。晚辈每一想起，总是难过之极。全真教那群恶道，晚辈立誓要一个个亲手杀了，以慰欧阳世兄在天之灵。只可惜晚辈武功低微，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欧阳锋默然良久，缓缓的道：“我侄儿不幸惨死，先前我还道是郭靖这小子下的毒手，适才听你转述丘处机之言，方知是全真教一群恶道所为，现今我白驼山已无传人，我收了你做徒儿罢。”杨康高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徒儿磕头。”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，跟着咚咚咚几声，想是爬在地下向欧阳锋磕头。

柯镇恶心想这人好好一个忠良之后，岂知不但认贼作父，更拜恶人为师，陷溺愈来愈深，只怕是再难回头的了，心中愈益愤怒。

只听完颜洪烈道：“客地无敬师之礼，日后再当重谢。”欧阳锋喟然道：“珍珠宝物，白驼山也有一些，欧阳锋只是瞧着这孩子聪明，盼望我一身功夫将来有个传人罢了。”完颜洪烈道：“小王失言，先生勿罪。”梁子翁等

纷纷向三人道喜。

正乱间，忽然一人叫了起来：“傻姑饿了，饿死啦，怎不给我吃的？”

柯镇恶听得傻姑叫喊，大是惊诧，心想此人怎会与完颜洪烈、欧阳锋等人混在一起。只听杨康笑道：“对啦，快找些点心给大姑娘吃，莫饿坏了她。”过了片刻，傻姑大声咀嚼，吃起东西来。她一边吃，一边道：“好兄弟，你说带我回家去，叫我乖乖的听你话，怎么还不到家？”杨康道：“明儿就到啦，你吃得饱饱的睡觉罢。”

又过一会，傻姑忽道：“好兄弟，那宝塔上悉悉索索的，是甚么声音？”杨康道：“不是鸟儿，就是老鼠，”傻姑道：“我怕。”杨康笑道：“傻姑娘，怕甚么！”傻姑道：“我怕鬼。”杨康笑道：“这里这许多人，鬼怪哪里敢来？”

傻姑道：“我就是怕那个矮胖子的鬼，”杨康强笑道：“别胡说八道啦，甚么矮胖子不矮胖子的。”傻姑道：“哼，我知道的。矮胖子死在婆婆坟里，婆婆的鬼会把矮胖子的鬼赶出来，不让他住在坟里。他要来找你讨命。”杨康喝道：“你再多嘴，我叫你爷爷来领你回桃花岛去。”傻姑不敢再说。忽听沙通天喝道：“喂，踏着我的脚啦。给我安安静静的坐着别动！”想是傻姑怕鬼，在人丛中乱挨乱挤。

柯镇恶听了这番说话，疑云大起：傻姑所说的矮胖子，定是指三弟韩宝驹了，他命丧桃花岛上，明明是为黄药师所杀，他的鬼魂怎会来找杨康讨命？傻姑虽然痴呆，但这番话中必有原因，苦于强敌当前，无法出去问个明白。忽又想到：“黄药师在烟雨楼前对我言道：‘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，岂能跟你一般见识？’他既不屑杀我，又怎能杀我五个弟妹？但若不是黄药师，四弟又怎说亲眼见他害死二弟、七妹？”

正自心中琢磨，忽觉黄蓉拉过自己左手，伸手指在他掌心中写了一字：“求”，接着一字一字的写道：“……你一事”。柯镇恶在她掌心中写道：“何事”。黄蓉写道：“告我父何人杀我”。

柯镇恶一怔，不明她用意何在，正想拉过她手掌来再写字询问，突觉身旁微风一动，黄蓉已跃了出去，只听她笑道：“欧阳伯伯，您好啊。”

众人万料不到神像后面竟躲得有人，只听得擦擦、铮铮一阵响处，各人抽出兵刃，将她团团围住，纷纷呼喝：“是谁？”“有刺客！”“甚么人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我爹爹命我在此相候欧阳伯伯大驾，你们大惊小怪的干甚么？”

欧阳锋道：“令尊怎知我会来此？”黄蓉道：“我爹爹医卜星相，无所不通，起个文王先天神课，自然知晓。”欧阳锋有九成不信，但知就算再问，她也不会说真话，便笑笑不语。沙通天等到庙外巡视了一遍，不见另有旁人，当下环卫在完颜洪烈身旁。

黄蓉坐在一个蒲团上，笑吟吟的道：“欧阳伯伯，你害得我爹爹好苦！”

欧阳锋微笑不答，他知黄蓉虽然年幼，却是机变百出，只要一个应对不善，给她抓住了岔子讥嘲一番，在众人之前可是难以下台，当下只静待她说明来意，再定对策。只听她说道，“欧阳伯伯，我爹爹在新腔镇小蓬莱给全真教的众老道围住啦，你若不去解救，只怕他难以脱身。”欧阳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哪有此事？”

黄蓉急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描淡写！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明明是你杀了全真教的谭处端，不知怎的，那些臭道士始终纠缠着我爹爹。再加上个老

顽童周伯通从中胡搅，我爹爹又不肯分辩是非，那怎么得了？”

欧阳锋暗暗心喜，说道：“你爹爹武功了得，全真教几个杂毛，怎奈何得了他？”黄蓉道：“全真教的牛鼻子再加上个老顽童，我爹爹便抵挡不住。我爹爹又命我前来对你说，他苦思了七日七夜，已参透了一篇文字的意思。”欧阳锋道：“甚么文字？”黄蓉道：“斯里星，昂依纳得。斯热确虚，哈虎文砵英。”

这几句叽哩咕噜的话，柯镇恶与完颜洪烈等都听得不明所以，欧阳锋却是大吃一惊，这是《九阴真经》上卷最后一篇中的古怪言语，难道黄药师当真参详透了？他心中虽怦然而动，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，淡然说道：“小丫头就爱骗人，这些胡言乱语，谁又懂得了？”黄蓉道：“爹爹已把这篇古怪文字逐句译出，从头至尾，明明白白。我亲眼所见，怎会骗你？”欧阳锋佩服黄药师之能，心想这篇古怪文字要是始终无人能解，那便罢了，若有一人解识得出，则普天下舍黄药师之外更无旁人，仍是淡淡说道：“那可要恭喜你爹爹了。”

黄蓉听他言中之意，仍是将信将疑，又道：“我看了之后，现下还记得几句，不妨背给你听听。”当下念道：“或身搔动，或时身重如物镇压，或时身轻欲飞，或时如缚，或时奇寒壮热，或时欢喜躁动，或时如有恶物相触，身毛惊竖，或时大乐昏醉。凡此种种，须以下法导入神通。”

这几句经文只把欧阳锋听得心痒难搔。原来黄蓉所念的，正是一灯大师所译《九阴真经》总纲中的一段。这诸般怪异境界，原是修习上乘内功之人常所经历，只是修士每当遭逢此境，总是战战兢兢的镇慑心神，以防走火入魔，岂知竟有妙法将心魔导化而为神通，那真是无上宝诀了。只因黄蓉所念确是真经常文，并非胡乱杜撰，欧阳锋内功精湛，入耳即知真伪，至此更无疑念，问道：“下面怎样说？”

黄蓉道：“下面有一大段我忘了，只记得下面又说甚么‘遍身毛孔皆悉虚疏，即以心眼见身内三十六物，犹如开仓见诸麻豆等，心大惊喜，寂静安快。’”她所背经文，头一段是怪异境界，次一段是修习后的妙处，偏偏将中间修习之法漏了。

欧阳锋默然，心想凭你这等聪明，岂能忘了，必是故意不说，但不知你来说这番话是何用意。

黄蓉又道：“我爹爹命我来问欧阳伯伯，你是要得五千字呢，还是得三千字？”欧阳锋道：“请道其详。”黄蓉道：“若是你去助我爹爹，二人合力，一鼓灭了全真教，那么这篇九阴神功的五千字经文，我尽数背给你听。”欧阳锋微笑道：“倘若我不去呢？”黄蓉道：“爹爹请你去给他报仇，待杀了周伯通与全真六子后，我说三千字与你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你爹爹跟我交情向来平平，怎地这般瞧得起老毒物？”黄蓉道：“我爹爹说道：第一，害死你侄儿的，是全真教的嫡派门人，想来你该报仇……”

杨康听了这话，不由得打个寒噤，他是丘处机之徒，黄蓉这话明明说的是他。傻姑正在他的身旁，问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冷么？”杨康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。

黄蓉接着道：“第二，他译出经文后就与全真道士动手，不及细细给我讲解，想这部奇书旷世难逢，岂能随他湮没？当今只有你与他性情相投。承欧阳伯伯瞧得起，当日曾驾临桃花岛求亲，你侄儿虽不幸为全真派门人所害，但我爹爹说，谅来你也还会顾念你侄儿。因此要你修习神功之后再转而授

我。”欧阳锋胸口一酸，心下琢磨：“这番话倒也可信，若无高人指点，谅这小丫头纵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，也是无用。”转念一想，说道：“我怎知你背的是真是假？”

黄蓉道：“郭靖这浑小子已将经文写与你了，我说了译文的关键诀窍，你一加核对，自知真假。”欧阳锋道：“话倒不错，让我养养神，明儿赶去救你爹爹。”黄蓉急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怎等得明日？”欧阳锋笑道，“那么我给你爹爹报仇，也是一样。”他算计已定，经文在自己掌握之中，将来逼着黄蓉说出经文关键，自能参详得透全篇文义，此时让黄药师与全真教斗个两败俱伤，岂不妙哉？

柯镇恶在伸像背后，听两人说来说去，话题不离《九阴真经》，寻思黄蓉在他掌中写了“告我父何人杀我”七字，不知是何用意。只听黄蓉又道：“那你明日一早前去，好么？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也歇歇罢！”

只听黄蓉拖动蒲团，坐在傻姑身旁，说道：“傻姑，爷爷带了到你到桃花岛上，怎么你在这里？”傻姑道：“我不爱跟着爷爷，我要回自己家去。”黄蓉道：“是这个姓杨的好兄弟到岛上来，带你坐船，一起来的，是不是？”傻姑道：“是啊，他待我真好。”

柯镇恶心念一动：“杨康几时到过桃花岛上？”只听黄蓉问道：“爷爷哪里去啦？”傻姑惊道：“你别说我逃走啊，爷爷要打我的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我不说，不过我问你甚么话，你须得好好回答。”傻姑道：“你可不能跟爷爷说，他要来捉我回去，教我认字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我一定不说，你说爷爷要你认字？”傻姑道：“是啊，那天爷爷在书房里教我认字，说我爹爹姓曲曲儿，我也姓曲曲儿，他写了个曲曲儿的字，叫我记住。又说我爹爹的名字叫曲曲儿甚么风。我老是记不得，爷爷就生气了，骂我傻得厉害。我本来就叫傻姑嘛！”

黄蓉笑道，“傻姑自然是傻的。爷爷骂你，爷爷不好，傻姑好！”傻姑听了很是高兴。黄蓉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傻姑道：“我说我要回家，爷爷更加生气。忽然一个哑巴仆人进来东指西指、咿咿啊啊的，爷爷说：‘我不见客，叫他们回去罢！’过了一会，那哑巴送了一张纸来，爷爷看了一看，放在桌上，就叫我跟哑巴出去接客人。哈哈，那矮胖子生得真难看，我向他干瞪眼，他也向我干瞪眼。”

柯镇恶回想当日赴桃花岛求见之时，情景果真如此，初时黄药师拒见六人，待朱聪将事先写就的书信送入，傻姑才出来接待，可是三弟现时已不在人世，心中不禁酸痛。

只听黄蓉又问：“爷爷见了他们么？”傻姑道：“爷爷叫我陪客人吃饭，他自己走了。我不爱瞧那矮胖子，偷偷溜了出来，见爷爷坐在石头后面向海里张望，我也向海里张望，看见一艘船远远开了过来，船里坐的都是道士。”

柯镇恶心道：“当日我们得悉全真派大举赴桃花岛寻仇，抢在头里向黄药师报讯，请他暂行避让，由江南六怪向全真派说明原委。可是在岛上始终没见全真诸子到来，怎么这傻姑又说有道士坐船而来？”

只听黄蓉又问：“爷爷就怎样？”傻姑道：“爷爷向我招手，叫我过去。我吓了一跳，原来我溜了出来玩，他早就瞧见啦。我不敢过去，怕他打。他说我不打你，你过来。我就过去。他说他要坐船出海钓鱼，叫我等那些道士上岸之后，领他们进去，和矮胖子他们六个人一起吃饭。我说我也要去钓鱼。爷爷说不许我去钓，叫我领道士进屋去，他们认不得岛上的路。”黄蓉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傻姑道：“后来爷爷就到大石头后面去开船，我知道的，那些道士生得难看，爷爷不爱见他们。”黄蓉赞道：“是啊，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。爷爷甚么时候再回来？”傻姑道：“甚么回来？他没回来。”

柯镇恶身子一震，只听黄蓉问道：“你记得清楚么？后来怎么？”只听她问话的声音也微微发颤，显是问到了重大的关节所在。

傻姑道，“爷爷正要开船，忽然飞来了一对大鸟，就是你那对鸟儿啊。爷爷向鸟儿招手呼哨，这对鸟儿就飞了下来，鸟脚上还缚着甚么东西，那真好玩呢。我大叫：‘爷爷，给我，给我！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当真大叫起来。杨康叱道：“别吵啦，大家要睡觉。”

黄蓉道：“傻姑，你说下去好了。”傻姑道：“我轻轻的说。”果真放低了声音说道：“爷爷不理我，在袍子上撕下一块布来，缚在大鸟足上，把大鸟又放走了。”黄蓉嗯了一声，自言自语：“爹爹要避开全真诸子，怪不得无暇去取金娃娃，但不知雌雕身上那枝短箭是谁射的？”问道：“谁射了鸟儿一箭？”傻姑道：“射箭？没有啊。”说着呆呆出神。黄蓉道：“好，再说下去。”傻姑道：“爷爷见袍子撕坏了，就脱了下来，叫我回去给他拿过一件。等我拿来，爷爷却不见啦，道士的船也不见啦，只有那件撕坏的袍子抛在地下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黄蓉不再询问，似在静静思索，过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他们去了哪里呢？”傻姑道：“我瞧见的。我大叫爷爷，听不到他答应，就跳到大树顶上去张望，我见爷爷的小船在前面，道士的大船跟在后面，慢慢的就都开得不见了。我不爱去见那矮胖子，就在沙滩上踢石子玩，直到天黑，才领这爷爷和好兄弟回去。”黄蓉问道：“这爷爷，不是教你认字的那个爷爷罢？”傻姑嘻嘻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这个爷爷好，不要我认字，还给我吃糕儿。”黄蓉道：“欧阳伯伯，你糕儿还有么？再给她几块。”欧阳锋干笑道：“有啊！”柯镇恶一颗心似乎要从腔子中跳跃而出：“原来欧阳锋那日也在桃花岛上。”

猛听得傻姑“啊哟”一声叫，接着拍拍两响，有人交手，又是跃起纵落之声，只听黄蓉叫道：“你想杀她灭口吗？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这事瞒得了旁人，却瞒不过你爹爹。我又何必杀这傻姑娘？你要问，痛痛快快的问个清楚罢。”但听得傻姑哼哼唧唧的不住呻吟，却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想是被欧阳锋打中了甚么所在。

黄蓉道：“我就是不问，也早已猜到，只是要傻姑亲口说出来罢了。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你这小丫头也真鬼机伶，但你怎能猜到，倒说给我听听。”

黄蓉道：“我初时见了岛上的情形，也道是爹爹杀了江南五怪。后来想到一事，才知决然不是。你想，我爹爹怎能让这些臭男子的尸身留在我妈妈墓中陪她？又怎能从墓中出来之后不掩上墓门？”

欧阳锋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叫道：“啊哟，这当真是我们疏忽了。康儿，是不是？”

柯镇恶只听得心胆欲裂，这时才悟到黄蓉原来早瞧出杀人凶手是欧阳锋、杨康二人，她突然出去，原是舍了自己性命揭露真相，好为她爹爹洗清冤枉。她明知这一出去凶多吉少，是以要柯镇恶将害死她之人去告知她爹爹。他又悲又悔，心道：“好姑娘，你只要跟我说明凶手是谁，也就是了，何必在自送了性命？”转念一想：“我飞天蝙蝠性儿何等暴躁，瞎了眼珠，却将

罪孽硬派在她父女身上。她纵然明说，我又岂肯相信？柯镇恶啊柯镇恶，你这杀千刀的贼厮鸟，臭瞎子，是你生生逼死这位好姑娘了！”

他自怨自艾，正想举手猛打自己耳光，只听欧阳锋又道：“你怎么又想到我身上？”黄蓉道：“想到你并不难，掌毙黄马、手折秤杆，当世有这功力的寥寥无几。不过初时我还当是别人。南希仁临死时用手指在地下划了几个字，是‘杀我者乃十’，第五个字没写完就断了气。我想你的姓名并非‘十’字开头，只道是裘千侧的‘裘’字。”

欧阳锋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南希仁这汉子倒也硬朗，竟然等得到见你。”黄蓉道：“我见他临死时的情状，必是中了怪毒，心想裘千侧练毒掌功夫，是以猜到了他的身上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裘千仞武功了得，却是在掌力不在掌毒。他掌上无毒，用毒物熬练手掌，不过是练掌力的法门，将毒气逼将出来，掌力自然增强。那南希仁死时口中呼叫，说不出话，脸上却露笑容，是也不是？”黄蓉道：“是啊，那是中了甚么毒？”欧阳锋不答，又问：“他身子扭曲，在地下打滚，力气却大得异乎寻常，是也不是？”黄蓉道：“是啊。如此剧毒之物，我想天下舍铁掌帮外，再也无人能黄蓉这话明着相激，欧阳锋虽心知其意，仍是忍耐不住，勃然怒道：“人家叫我老毒物，难道是白叫的吗？”蛇仗在地下重重一顿，喝道：“就是这杖上的蛇儿咬了他，是咬中了他的舌头，是以他身上无伤，说不出话。”柯镇恶听得热血直涌入脑，几欲晕倒。

黄蓉听得神像后微有响动，急忙咳嗽数声，掩盖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当时江南五怪给你尽数击毙，逃掉的柯镇恶又没眼珠，以致到底是谁杀人都辨不清楚。”

柯镇恶听了此言，心中一凛：“她这话是点醒于我，叫我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两人一齐送命，死得不明不白。”

却听欧阳锋干笑道：“这个臭瞎子能逃得出我的手掌？我是故意放他走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啊，是啦。你杀了五人，却教他误信是我爹爹杀的，让他出去宣扬此事，好今天下英雄群起而攻我爹爹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这倒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康儿想出来的，是么？”杨康又含含糊糊的应了声。

黄蓉道，“这当真是神机妙算，佩服佩服。”欧阳锋道：“咱们可把话题岔开去啦。后来你怎么又想到是我？”黄蓉道：“我想裘千仞曾在两湖南路和我交手，虽说他也可赶在头里，先到桃花岛，但要快过小红马，终究难能。我再想朱聪在信后写的那句话，他叫大家防备，后面那个字没写完，只写了三笔，一划、一直，再是一划连钩，说是‘东’字的起笔固然可以，是‘西’字也何尝不能？若非东邪，定是西毒了。这一点我在桃花岛上早就想到，但当时尚有许多枝节想不明白。”

欧阳锋叹道，“我只道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，原来仍是留下了这许多线索。那肮脏书生见机倒快，我就没瞧见他动笔写字。”

黄蓉道：“他号称妙手书生，动手做甚么事自然不会让你看破。我苦苦思索南希仁所写的那个小‘十’字，到底他想写甚么字：只因我想这位小王爷武艺低微，决没本事一举杀了江南五怪，是以始终想不到是他。”杨康哼了一声。

黄蓉道，“那天我孤身一人留在桃花岛上，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始终猜不透；我梦见了很多，后来梦到穆家姊姊，梦见她在北京比武招亲。我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跳了起来，才知凶手原来是这位小王爷！”

杨康听了她这几句语音尖锐颤抖的话，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，强笑道：“难道是穆念慈托梦给你？”黄蓉道：“是啊，若不是这个梦，我怎会想到是你？你那只翡翠小鞋呢？”杨康一怔，厉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又是穆念慈在梦中说的？”黄蓉冷笑道：“那何用说？你们二人将朱聪打死后，把我妈妈墓里的珠宝放在他怀里，好教旁人见了，只道他盗宝被我爹爹见到，因而丧生，这栽赃之计原本大妙，只是你忘了一节，朱聪的外号叫作妙手书生。”

欧阳锋好奇心起，问道：“是妙手书生便又怎地？”黄蓉道：“哼，知道在他身上放宝，却不知从他身上取宝。”欧阳锋不解，问道：“甚么取宝？”黄蓉道：“朱聪武功虽不及你，但他在临死之前施展妙手，在这位小王爷身上取了一物，握在手中，你们居然始终不觉。若非此物，我万万料想不到小王爷竟曾光降过桃花岛。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此事有趣得紧，这妙手书生倒也厉害，性命虽已不在，却能留下话来。他取的那物，想必是甚么翡翠小鞋了。”黄蓉道：“不错。妈妈墓中宝物，我自幼见熟，这翡翠小鞋却从未见过。朱聪死后仍是牢牢握住，其中必有缘故。这小鞋正面鞋底有个‘比’字，反面有个‘招’字，我苦苦思索，总是猜想不透，那晚做梦，见到穆家姊姊在北京街头卖艺，竖一面‘比武招亲’的锦旗，这一下教我豁然而悟，全盘想通了。”

欧阳锋笑道：“这鞋底的两个字，原来尚有此香艳典故，哈哈，哈哈！”他笑得高兴，柯镇恶却愈听愈是忿怒，只是黄蓉如何想通，尚未全然明白。黄蓉料他不懂，当下明里说给欧阳锋听，实则向他解释：“那日穆姊姊在北京比武招亲，小王爷下场大显身手，我凑巧也赶上瞧这场热闹。比到后来，小王爷抢下了穆姊姊脚上一对绣鞋。这场比武是他胜了，说到招亲，却是纠葛甚多。”

只因这场比武招亲，日后生出许多事来。当时梁子翁、沙通天等固在旁目睹，此后完颜洪烈丧妻、杨康会见本生亲父等等情由，亦均从此而起。众人听到此处，心中各生感慨。

黄蓉道：“既然想到了此事，那就再也明白不过。小王爷与穆姊姊日后私订终身，定情之物，最好自然是雕一双玉鞋了。这双玉鞋想来各执一只，这一只有‘比、招’二字，那一只鞋上定是‘武、亲’二字。小王爷，我猜得不错罢？”杨康不答。

黄蓉又道：“这个关节既然解开，其他更无疑难。韩宝驹身中九阴白骨爪身亡，世上练这武功的原只黑风双煞，可是这两人早已身故，旁人只道黑风双煞的师父亦必精擅，岂知我爹爹固然从未练过《九阴真经》中的任何武功，而铜尸梅超风生前却还收过一位高足。至于南希仁所写的那个小小‘十’字，自然是‘杨’字的起笔，想不到郭靖那浑小子定要说是个‘黄’字。”说到此处，不禁黯然。

欧阳锋纵声长笑，说道：“怪不得郭靖那小子在烟雨楼前要和你爹爹拚命。”

黄蓉叹道：“你们的计策原本大妙，那浑小子悲怒之中更难明是非。我先前还道是你擒住了岛上哑仆，逼着带路，到今日才知是傻姑领你们进内。想必小王爷答应带她回牛家村，傻姑喜欢之极，便对你们性命是从。嗯，定是你们两人埋伏在我妈妈墓内，命傻姑托言是我爹爹邀请，骗江南六怪进墓。欧阳伯伯拦在墓门，那江南六怪如何能再逃脱毒手？这是个瓮中捉鳖之计啊。”

柯镇恶听她所说，宛若亲见，当日在墓室中斗逢强敌的情况，立时又在脑中浮现，只听黄蓉又道：“欧阳伯伯在海边捡了我爹爹的长袍，穿戴起来，墓室之中本甚昏暗，六怪一上来就给伤了几人，余人危急之中哪里还辨得出敌人是谁？是以南希仁亲口对柯镇恶言道，动手杀人的是我爹爹。朱聪与全金发是欧阳伯伯所杀，韩宝驹是小王爷所杀，韩小莹自刎而死，柯南二人却逃出墓穴，在精舍之中又苦斗一场。你们故意放柯镇恶逃命，待得南希仁最后得悉凶手姓杨之时，已然身中剧毒了。”

欧阳锋叹道：“小丫头也算得料事如神，此事机缘凑合，也是六怪命该如此。我与康儿前赴桃花岛之时，倒不知六怪是在岛上。”

黄蓉道：“是啊，想江南六怪在江湖上名头虽响，却也只凭得侠义二字，若说到功夫武艺，如何在你欧阳伯伯眼里。你们两人这般大费周章，定是另有图谋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小丫头聪明机伶，料来也瞒你不过。”

黄蓉道：“我猜上一猜，若是错了，欧阳伯伯莫怪。我想你到岛上之初，本盼全真请子和我爹爹斗得两败俱伤，你来个卞庄刺虎，一举而灭了全真教和桃花岛。哪知到得迟了一步，我爹爹和全真教道士都已离岛他往。小王爷盘间傻姑，得知六怪却在，嗯，于是你们两位大显身手杀了五怪，装作是我爹爹所为，再将岛上哑仆尽数杀死，毁尸灭迹，从此更无对证。日后事发，洪七公、段皇爷等岂能不与我爹爹为难？小王爷又怕我爹爹回桃花岛后毁去你们留下的种种痕迹，是以故意放柯镇恶逃生。这人眼睛瞎了，嘴里舌头却没烂掉。他真相瞧不见，胡言乱语却是会说的。”

柯镇恶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得又是悲愤，又是羞愧。只听欧阳锋叹道：“我真羡慕黄老邪生了个好女儿。诸般经过，委实曲折甚多，你却一切猜得明明白白，有如亲眼目睹一般。小娃娃儿，你当真聪明得紧啊。”

柯镇恶横过枪杆，挡在胸前。欧阳锋振臂一格，柯镇恶只觉一股大力冲到，登时双臂发麻，胸口震得隐隐作痛，铁枪杆脱手飞起，戳破屋瓦，穿顶而出。

第三十六回 大军西征

黄蓉幽幽的道：“欧阳伯伯赞得我可太好了。现下郭靖中你之计，和我爹爹势不两立。等你明儿救了我爹爹，若是你侄儿尚在，唉，当日婚姻之约，难道不能旧事重提么？”欧阳锋心中一凛：“她忽提此事，是何用意？”

却听黄蓉说道：“傻姑，这个好兄弟待你好得很，是不是？”傻姑道：“是啊，他要带我回家去。我不爱在那个岛上玩。我要回家去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回家干甚么？你家里死过人，有鬼。”傻姑“啊”的一声，惊道：“啊，我家里有鬼，有鬼！我不回去啦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个人是准杀的？”

傻姑道：“我见到的，是好兄弟……”只听叮当两响，两件暗器跌落在地。黄蓉笑道：“小王爷，你让她说下去好了，又何必用暗器伤她？”杨康怒道：“这傻子胡说八道，甚么鬼话都说得出来。”黄蓉道：“傻姑，你说好啦，这位爷爷爱听。”傻姑道：“不，好兄弟不许我说，我就不说。”

杨康道：“是啊，快躺下睡觉，你再开口说一个字，我叫恶鬼来吃了你。”傻姑很是害怕，连声答应：“噢，噢。”只听得衣服悉索之声，她已蒙头睡倒。

黄蓉道：“傻姑，你不跟我说话解闷儿，我叫爷爷来领你去。”傻姑叫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么你说，好兄弟在你家里杀人，他杀了个甚么人？”

众人听她忽问杨康杀人之事，都觉甚是奇怪。杨康却是心下怦怦乱跳，右手暗自运劲，心想这傻姑倘若当真要吐露他在牛家村的所作所为，纵然惹起欧阳锋疑心，也只得以九阴白骨爪杀手将她毙于当场，又想：“我杀欧阳克时，只穆念慈、程瑶迦、陆冠英三人见得，难道消息终于泄漏了出去？嗯，多半这傻姑当时也瞧见了，只是我没留意到她。”

这时古庙中寂静无声，只待傻姑开口。柯镇恶更是连大气也不敢透。过了半晌，傻姑始终不说，只听得鼾声渐响，她竟是睡着了。

杨康松了一口气，但觉手心中全是冷汗，寻思：“这傻姑留着终是祸胎，必当想个甚么法儿除了她。”斜目瞧欧阳锋时，见他闭目而坐，月光照着他半边的脸，显得神情漠然，似乎对适才的对答全未留意。

众人都道黄蓉信口胡说，傻姑既已睡着，此事当无下文，于是或卧或倚，渐入睡乡。正朦胧间，忽听傻姑大喊一声，跃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别扭我？好痛啊！”

黄蓉尖声叫道：“鬼，鬼，断了腿的鬼！傻姑，是你杀了那断腿的公子爷，他来找你啦！”静夜之中，这几句话听来当真令人寒毛直竖。傻姑叫道：“不，不是我杀的，是好兄弟杀……”一言未毕，呼、蓬、啊哟三声连响，原来杨康突然跃起，伸手往傻姑天灵盖上抓落，却被黄蓉以打狗棒法甩了个筋斗。

这一动手，殿上立时大乱，沙通天等将黄蓉团团围住。

黄蓉只如不见，伸左手指着庙门，叫道：“断腿的公子爷，你来，傻姑在这儿！”傻姑向庙门望去，黑沉沉的不见甚么，但她自幼怕鬼，忙扯住黄蓉的袖子，急道：“别来找我讨命，是好兄弟用铁枪头杀的，我躲在厨房门后瞧见的……断腿鬼，你，你别找我啊！”

欧阳锋万料不到爱子竟是杨康所杀，但想别人能说谎，傻姑所言必定不假，悲怒之下，反而哈哈大笑，横目向杨康道：“小王爷，我侄儿当真该死，

杀得好啊，杀得好！”笑声森寒，话声凄厉，各人耳中嗡嗡作响，似有无数细针同时在耳内钻刺一般，忍不住身子颤抖，牙齿相击。只听得群鸦乱噪，呀呀哑哑，夹着满空羽翼振扑之声，却是塔顶千百头乌鸦被欧阳锋笑声惊醒，都飞了起来。

杨康暗想此番我命休矣，双目斜眼，欲寻逃路。完颜洪烈也是暗暗心惊，待鸦声稍低，说道：“这女子疯疯癫癫，欧阳先生怎能信她的话？令侄是小王爷礼聘东来，小王父子倚重得紧，岂能无缘无故的伤他？”

欧阳锋脚上微一用劲，人未站直，身子已斗然跃起，盘着双膝轻轻落在傻姑身畔，左手抓住她的臂膀，喝道：“他干么要杀我侄儿？快说！”傻姑猛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不是我杀的，别捉我，别捉我。”她用力挣扎，但欧阳锋手如钢钳，哪里挣扎得脱，又惊又怕，不由得哭出声来，大叫：“妈呀！”

欧阳锋连问数声，只把傻姑吓得哭也不敢哭了，只瞪着一双眼睛发呆。黄蓉柔声道，“傻姑别怕，这位爷爷要给糕子你吃。”这一语提醒了欧阳锋，想到愈是强力威吓，傻姑愈是不敢说，于是从怀中掏出一个作干粮的冷馒头来，塞在她手里，左手又松开了她手臂，笑道：“是啊！给你吃糕！”傻姑抓住了馒头，兀自惊惧，说道：“爷爷，你抓得我好痛，你别抓我。”欧阳锋温言道：“傻姑乖，傻姑听话，爷爷不抓你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那天断了腿的公子爷抱着一个姑娘，你说她长得标致么？”傻姑道：“标致得很啊，她到哪里去啦？”黄蓉道：“你知她是谁？你不知道的，是不是？”傻姑甚是得意，拍手笑道，“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她是好兄弟的老婆！”

此言一出，欧阳锋更无半点疑心，他素知自己的私生子生性风流，必是因调戏穆念慈起祸，只是欧阳克武功高强，虽然双腿受伤，杨康也仍然远不是他敌手，不知如何加害，当下转头向杨康道：“我侄儿不知好歹，冒犯了小王妃，真是罪该万死了。”杨康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是我杀的。”欧阳锋厉声喝问：“是谁杀的？”杨康只吓得手脚麻软，额头全是冷汗，平时的聪明机变突然消失，竟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黄蓉叹道：“欧阳伯伯，你不须怪小王爷狠心，也不须怪你侄儿风流，只怪你自己本领太高。”欧阳锋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为甚么。只是我在牛家村时，曾听得一男一女在隔壁说话，心中好生不解。”欧阳锋听了这几句浑没来由的话，如堕五里雾中，连问：“甚么话？”

黄蓉道：“我一字一句的说给你听，决不增减一字，请你解给我听。我没见两人的面，不知那男的是谁，也不知女的是谁。只听得那男的说道：‘我杀了欧阳克之事，若是传扬出去，那还了得。’那女的道：‘大丈夫敢作敢为，你既害怕，昨日就不该杀他。他叔父虽然厉害，咱们远走高飞，他也未必能找得着。’”

欧阳锋听黄蓉说到这里便住了口，接着道：“这女子说得不错啊，那男的又怎么说？”

他们二人一问一答，只把杨康听得更是惊惧。这时月光从庙门中斜射进来，照在神像之前，杨康避开月光，悄悄走到黄蓉背后，但听她道：“那男的说道：‘妹子，我心中另有一个计较。他叔父武功盖世，我是想拜他为师。我早有此意，只是他们中向来有个规矩，代代都是一脉单传。此人一死，他叔父就能收我啦！’”黄蓉虽未说出那说话之人的姓名，但语言音调，将杨康的口吻学得维妙维肖。杨康自幼长于中部，母亲包惜弱却是临安府人氏，

是以语言兼混南北，黄蓉这么一学，无人不知那人便是杨康。

欧阳锋嘿嘿冷笑，一转头不见了杨康所在，忽听拍的一响，又是“啊哟”一声惊呼，只见杨康站在月光之下，右手鲜血淋漓，脸色惨白。

原来杨康听黄蓉揭破自己秘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跃起，伸手爪疾往她头顶抓下。黄蓉学着他腔调说话之时，料知他必来暗算，早有提防，她武功远比杨康为高，听得风声，当即侧头避过，这一抓便落在她肩头。杨康这一下“九阴白骨爪”用上了全力，五根手指全插在软猬甲的刺上，十指连心，痛得他险些立时昏晕。

旁人在黑暗中没看明白，都道他中了暗算，只不知是黄蓉还是欧阳锋所为。众人忌惮欧阳锋了得，个个不敢出声。

完颜洪烈上前扶住，问道：“康儿，怎么啦？哪里受了伤？”随手拔出腰刀，递在他的手里，料想欧阳锋决计不能善罢，只盼仗着人多势众，父子俩今晚能逃得性命。杨康忍痛道：“没甚么。”刚接过腰刀，突然手一麻，呛啷一响，那刀跌在地上，急忙弯腰去拾，说也奇怪，手臂僵直，已是不听使唤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左手在右手背上用力一捏，竟然丝毫没有知觉。他抬头望着黄蓉，叫道：“毒！毒！你用毒针伤我。”

彭连虎等虽然碍着欧阳锋，但想完颜洪烈是金国王爷，欧阳克的仇怨总能设法化解，眼见杨康神色惶急，当下或抢上慰问。或奔至黄蓉眼前，连叫：“快取解药来救治小王爷。”却都尽量离得欧阳锋远远地。

黄蓉淡淡的道：“我软猬甲上没毒，不必庸人自扰。这里自有杀他之人，我又何必伤他？”

却听杨康忽然大叫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动不来啦！”但见他双膝弯曲，身子慢慢垂下，口中发出似人似兽的荷荷之声。

黄蓉好生奇怪，一回头见欧阳锋脸上也有惊讶之色，再瞧杨康时，却见他忽然满面堆欢，裂嘴嘻笑，银白色的月光映照之下，更显得诡异无伦，心中突然一动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欧阳伯伯下的毒手。”

欧阳锋奇道：“瞧他模样，确是中了我怪蛇之毒，我原是要他尝尝这个滋味，小丫头给我代劳，妙极妙极。只是这怪蛇天下唯我独有，小丫头又从何处得来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哪有怪蛇？这原是你下的毒，说不定你自己尚且不知。”欧阳锋道：“这倒奇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欧阳伯伯，我记得你曾跟老顽童打过一次赌。你将怪蛇的毒液给一条鲨鱼吃了，这鱼中毒死后，第二条鲨鱼吃它的肉，又会中毒，如此传布，可说得上流毒无穷，是也不是？”欧阳锋笑道：“我的毒物若无特异之处，那‘西毒’二字岂非浪得虚名？”黄蓉道：“是啊。南希仁是第一条鲨鱼。”

这时杨康势如发疯，只在地下打滚。梁子翁想要抱住他，却哪里抱持得住？

欧阳锋皱眉思索，仍是不解，说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黄蓉道：“嗯，你用怪蛇咬了南希仁，那日我在桃花岛上与他相遇，给他打了一拳。这拳打在我的左肩，软猬甲的尖刺上留了他的毒血。我这软猬甲便是第二条鲨鱼。适才小王爷出掌抓我，天网恢恢，正好抓在这些尖刺之上，南希仁的毒血进了他的血中。嘿嘿，他是第三条鲨鱼。”

众人听了这几句话，心想欧阳锋的怪蛇原来如此厉害，又想杨康设毒计害死江南五怪，到头来却沾上了南希仁的毒血，当真报应不爽，身上都感到

一阵寒意。

完颜洪烈走到欧阳锋面前，突然双膝跪地，叫道：“欧阳先生，你救小儿一命，小王永感大德。”

欧阳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儿子的性命是命，我侄儿的性命就不是命！”目光在彭连虎等人脸上缓缓横扫过去，阴沉沉的道：“哪一位英雄不服，请站出来说话！”众人不由得同时后退，哪敢开口？

杨康忽从地上跃起，砰的一声，发拳将梁子翁打了一个筋斗。完颜洪烈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快扶小王爷去临安，咱们赶请名医给他治伤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老毒物下的毒，天下有哪一个名医治得？又有哪一个名医不要性命，敢来坏我的事？”完颜洪烈不去理他，向手下的家将武师喝道：“还不快扶小王爷？”

杨康突然高高跃起，头顶险些撞着横梁，指着完颜洪烈叫道：“你又不是我爹爹，你害死我妈，又想来害我！”完颜洪烈急退几步，脚下一个踉跄。

沙通天道：“小王爷，你定定神。”走上前去拿他双臂，哪知杨康右手反勾，擒住他的手腕，左手在他手臂上狠狠抓了一把。沙通天吃痛，急忙摔脱，呆了一呆，只觉手臂微微麻痒，不禁心胆俱裂。黄蓉冷冷的道：“第四条鲨鱼。”

彭连虎与沙通天素来交好，他又善使毒药，知道沙通天也已中毒，危急中抽出腰刀，嗖的一声，已将沙通天半条臂膀砍了下来。侯通海还未明白他的用意，大叫：“彭连虎，你敢伤我师哥？”和身扑上，要和他拼命。沙通天忍住疼痛，叫道：“傻子，快站住！彭大哥是为我好！”

此时杨康神智更加胡涂，指东打西，乱踢乱咬。众人见了沙通天的情景，哪里还敢逗留，发一声喊，一拥出庙。这一阵大乱，又将塔上群鸦惊起，月光下只见庙前空地上鸦影飞舞，哑哑声中混杂着杨康的嘶叫。

完颜洪烈跨出庙门，回过头来，叫道：“康儿，康儿！”杨康眼中流泪，叫道：“父王，父王！”向他奔去。完颜洪烈大喜，伸出手臂，两人抱在一起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好些了？”月光下猛见杨康面目突变，张开了口，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咬将过来，完颜洪烈大骇，左手使劲推出。杨康力道全失，仰天摔倒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完颜洪烈不敢再看，急奔出庙，飞身上马，众家将前后簇拥，刹时间逃得影踪不见。

欧阳锋与黄蓉瞧着杨康在地下打滚，各自转着念头，都不说话。过了一会，杨康全身一阵扭曲，就此不动。

欧阳锋冷冷的道：“闹了半夜，天也快亮啦。咱们瞧瞧你爹去。”黄蓉道：“这会儿爹爹已回桃花岛了罢，有甚么好瞧的？”

欧阳锋一怔，冷笑道：“原来小丫头这番言语全是骗人。”黄蓉道：“起初那些话自然是骗你。我爹爹是何等样人，岂能给全真教的臭道士们困住了？我若不说《九阴真经》甚么的，谅你也不容我盘问傻姑。”

此时柯镇恶对黄蓉又是佩服，又是怜惜，只盼她快些使个甚么妙计，脱身逃走，却听欧阳锋道：“你的谎话中夹着三分真话，否则老毒物也不能轻易上当。好罢，你将你爹爹的译文从头至尾说给我听，不许漏了半句。”黄蓉道：“要是我记不得呢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最好你能记得。否则你这般美貌伶俐的一个小丫头给我怪蛇咬上几口，可就大煞风景了。”

黄蓉从神像后跃出之时，原已存了必死之心，但这时亲见杨康临死的惨状，不禁心惊胆战，寻思：“即使我将一灯大师所授的经文说与他知晓，他

仍是不能放过我，怎生想个法儿得脱此难？”一时彷徨无计，心想只有先跟他敷衍一阵再作打算，于是说道：“我见了原来的经文，或能译解得出。你且一句句背来，让我试试。”

欧阳锋道：“这些叽哩咕噜的话，谁又背得了？你不用跟我胡混。”黄蓉听他背诵不出，灵机一动，已有了计较，心道：“他既背不出，自然将经文当作性命。”当即说道：“好罢，你取出来读。”欧阳锋一意要听她译解，当下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，连接打开三层，这才取出郭靖所默写的经文。黄蓉暗暗好笑：“靖哥哥胡写一气，这老毒物竟然当作至宝。”

欧阳锋晃亮火折，在神台上寻到半截残烛点着了，照着经文念道：“忽不尔，肯星多得，斯根六补。”黄蓉道：“善用观相，运作十二种息。”

欧阳锋大喜，又念：“吉尔文花思，哈虎。”黄蓉道：“能愈诸患，渐入神通。”欧阳锋道：“取达别思吐，恩尼区。”黄蓉沉吟片刻，摇头道：“错了，你读错啦！”欧阳锋道：“没错，确是这么写的。”黄蓉道：“那却奇了，这句浑不可解。”左手支颐，假装若苦思索。欧阳锋甚是焦急，凝视着她，只盼她快些想通。

过了片刻，黄蓉道：“啊，是了，想是郭靖这傻小子写错了，给我瞧瞧。”欧阳锋不虞有他，将经文递了过去。黄蓉伸右手接着，左手拿过烛台，似是细看经文，蓦地里双足急登，向后跃开丈余，将那几张纸放在离烛火半尺之处，叫道：“欧阳伯伯，这经文是假的，我烧去了罢。”

欧阳锋大骇，忙道：“喂，喂，你干甚么？快还我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要经文呢，还是要我性命？”欧阳锋道：“要你性命作甚？快还我！”语音急迫，大异常时，作势扑上抢夺。黄蓉将经文又移近烛火两寸，说道：“站住了！你一动我就烧，只要烧去一个字，就要你终身懊悔。”欧阳锋心想不错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斗不过你这鬼灵精，将经文放下，你走你的罢！”

黄蓉道：“你是当代宗师，可不能食言。”欧阳锋沉着脸道：“我说快将经文放下，你走你的路。”黄蓉知他是大有身分之人，虽然生性歹毒，却不失信于人，当下将经文与烛台都放在地下，笑道：“欧阳伯伯，对不住啦。”提着打狗棒转身便走。

欧阳锋竟不回头，斗然跃起，反手出掌，蓬的一声巨响，已将铁枪王彦章的神像打去了半边，喝道：“柯瞎子，滚出来。”

黄蓉大吃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柯镇恶已从神像身后跃出，舞枪杆护住身前。黄蓉登时醒悟：“以老毒物的本领，柯大爷躲在神像背后，岂能瞒得了他？想来呼吸之声早给他听见了。只是他没将柯大爷放在眼里，是以一直隐忍不发。”当即纵身上前，竹棒微探，帮同守御，向欧阳锋道：“欧阳伯伯，我不走啦，你放他走。”

柯镇恶道：“不，蓉儿你走，你去找靖儿，叫他给我们六兄弟报仇。”黄蓉凄然道：“他若肯相信我的话，早就信了。柯大爷，你若不走，我和爹爹的冤屈终难得明。你对郭靖说，我并不怪他，叫他别难过。”柯镇恶怎肯让她舍命相救自己，两人争持不已。

欧阳锋焦躁起来，骂道：“小丫头，我答应放你走，你又啰嗦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却不爱走啦。欧阳伯伯，你把这惹厌的瞎子赶走，我好好陪你说话儿解闷。可别伤了他。”

欧阳锋心想：“你不走最好，这瞎子是死是活跟我有甚相干？”大踏步上前，伸手往柯镇恶胸口抓去。柯镇恶横过枪杆，挡在胸前。欧阳锋振臂一

格，柯镇恶双臂发麻，胸口震得隐隐作痛，呛啷一声，铁枪杆直飞起来，戳破屋瓦，穿顶而出。

柯镇恶急忙后跃，人在半空尚未落地，领口一紧，身子已被欧阳锋提了起来。他久经大敌，虽处危境，心神不乱，左手微扬，两枚毒菱往敌人面门打去。欧阳锋料不到他竟有这门败中求胜的险招，相距既近，来势又急，实是难以闪避，当即身子后仰，乘势一甩，将柯镇恶的身子从头顶挥了出去。

柯镇恶从神像身后跃出时，面向庙门，被欧阳锋这么一抛，不由自主的穿门而出。这一掷劲力奇大，他身子反而抢在毒菱之前，两枚毒菱飞过欧阳锋头顶，紧跟着要钉在柯镇恶自己身上。黄蓉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却见柯镇恶在空中身子稍侧，伸右手将两枚毒菱轻轻巧巧的接了过去，他这听风辨形之术实已练至化境，竟似比有目之人还更看得清楚。

欧阳锋喝了声彩，叫道：“真你的，柯瞎子，饶你去罢。”柯镇恶落下地来，犹是迟疑。黄蓉笑道：“柯大爷，欧阳锋要拜我为师，学练《九阴真经》。你还不走，也想拜我为师么？”柯镇恶知她虽然说得轻松自在，可是处境其实十分险恶，站在庙前，只是不走。

欧阳锋抬头望天，说道：“天已大明了，走罢！”拉着黄蓉的手，走出庙门。黄蓉叫道：“柯大爷，记着我在你手掌里写的字。”说到最后几个字时，人已在数丈之外。

柯镇恶呆了良久，耳听得乌鸦一群群的扑入古庙，啄食尸身，于是跃上屋顶，找到了铁枪的枪杆。拄枪在庙顶呆立片刻，心想天地茫茫，我这瞎子更到何处去安身？忽听得群鸦悲鸣，扑落落的不住从半空跌落，原来群鸦食了杨康尸身之肉，相继中毒而死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纵下地来，掉枪北行。

走到第三日上，忽听空中雕唳，心想双雕既然在此，只怕靖儿亦在左近，当下在旷野中纵声大呼：“靖儿，靖儿！”过不多时，果听马蹄声响，郭靖骑了小红马奔来。他与柯镇恶混战中失散，此时见师父无恙，欣喜不已，不等马停，便急跃下马，奔上来抱住，连叫：“大师父！”

柯镇恶左右开弓，打了他两记耳光。郭靖不敢闪避，愕然放开了手。柯镇恶左手继续扑打郭靖，右手却连打自己耳光。这一来郭靖更是惊讶，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你怎么了？”柯镇恶骂道：“你是小糊涂，我是老糊涂！”他连打了十几下，这才住手，两人面颊都已红肿。柯镇恶破口将郭靖与自己痛骂半天，才将古庙中的经历一一说了出来。

郭靖又惊又喜，又痛又愧，心想：“原来真相如此，我当真是错怪蓉儿了。”柯镇恶喝道：“你说咱俩该不该死？”郭靖连声称是，又道：“是弟子该死。大师父眼睛不便，可怪不得你。”柯镇恶怒道：“他妈的，我也该死！我眼睛瞎了，难道心里也瞎了？”郭靖道：“咱们得赶紧想法子搭救蓉儿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她爹呢？”郭靖道：“黄岛主护送洪恩师到桃花岛养伤去了。大师父，你说欧阳锋把蓉儿带到了哪里？”

柯镇恶默然不语，过了一阵方道：“蓉儿给他捉了去，就算不死，也不知给他折磨成甚么样子。靖儿，你快去救她，我是要自杀谢她的了。”郭靖惊叫：“不行！你千万别这么想。”只是他素知师父性情刚愎，不听人言，说死就死，义无反顾，于是道：“大师父，你到桃花岛去报讯，待见到黄岛主，请他急速来援，弟子实在不是欧阳锋的对手。”

柯镇恶一想不错，持枪便行。郭靖恋恋不舍，跟在后面。柯镇恶横枪打

去，骂道：“还不快去！你不把我乖蓉儿好好救回，我要了你的小命。”

郭靖只得止步，眼望着师父的背影在东边桑树丛中消失，实不知到哪里去找黄蓉，思索良久，策马携雕，寻路到铁枪庙来。只见庙前庙后尽是死鸦，殿上只余一摊白骨残尸。

郭靖虽恨杨康戕害师父，但想他既已身死，怨仇一笔勾消，念着结义一场，捡起骸骨到庙后葬了，拜了几拜，祝道：“杨兄弟，你若念我今日葬你之情，须当佑我找到蓉儿，以补你生前之过。”

此后郭靖一路打听，找寻黄蓉的踪迹。这一找就是半年，秋去冬来，冬尽春回，他策红马，携双雕，到处探访，问遍了丐帮、全真教，以及各地武林同道，黄蓉的音讯竟是半点俱无。想到这半年中黄蓉不知已受了多少苦楚，真是心如刀割，自是决心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把她找到。他一处燕京，二至汴梁，连完颜洪烈竟也不知去向。丐帮群丐听得帮主有难，也是全帮出动寻访。这一日郭靖来到归云庄，却见庄子已烧成一片白地，不知陆乘风、陆冠英父子已遭到了甚么劫难。

一日行至山东境内，但见沿途十室九空，路上行人纷纷逃难，都说蒙古与金兵交战，金兵溃败，退下来的残兵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郭靖行了三日，越向北行，越是疮痍满目，心想兵凶战危，最苦的还是百姓。

这天来到济水畔山谷中的一个村庄，正想借个地方饮马做饭，突然前面喧嘩之声大作，人喊马嘶，数十名金兵冲进村来。兵士放火烧村，将众百姓逼出屋来，见有年轻女子，一个个用绳缚了，其余不问老幼，见人便砍。

郭靖见了大怒，纵马上前，夹手将带队军官手中大枪夺过，左手反掌挥出，正打在他太阳穴上。这些时日中他朝晚练功不辍，内力大进，这掌打去，那军官登时双睛突出而死。众金兵齐声呼喊，刀枪并举，冲杀上来。小红马见遇战阵，兴高采烈，如飞般迎将上去。郭靖左手又夺过一柄大砍刀，右刺左砍，竟以左右互搏之术，大呼酣战。

众金兵见此入凶猛，败军之余哪里还有斗志，转过身来奔逃出村。突然迎面飘出一面大旗，烟雾中一小队蒙古兵急冲而至。金兵给蒙古兵杀得吓破了胆，不敢迎战，仗着人多，回头又斗郭靖，只盼夺路而逃。

郭靖恼恨金兵残害百姓，纵马抢先出村，一人单骑，神威凛凛的守在山谷隘口。十余名金兵奋勇冲上，被他接连戳死数人。余众不敢上前，进又不得，退又不能，乱成一团。

蒙古兵见前面突然有人相助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，一阵冲杀，将十几名金兵尽数歼于村中。带兵的百夫长正要询问郭靖来历，队中一名什长识得郭靖，大叫：“金刀驸马！”拜伏在地。百夫长听得是大汗的驸马爷，哪敢怠慢，急忙下马行礼，命人快马报了上去。

郭靖急传号令，命蒙古兵急速扑灭村中各处火头。众百姓扶老携幼，纷纷来谢。

正乱间，村外蹄声急响，无数军马涌至。众百姓大惊，不由得面面相觑。只见一匹枣骝马如风驰到，马上一个少年将军大叫：“郭靖安答在哪里？”

郭靖见是拖雷，大喜叫道：“拖雷安答。”两人奔近，抱在一起。双雕识得拖雷，上前挨挨擦擦，也是十分亲热。拖雷命一名千夫长率兵追击金兵，下令在山坡上支起帐篷，与郭靖互道别来情事。

拖雷说起北国军务，郭靖才知别来年余，成吉思汗马不停蹄的东征西伐，拓地无数。尤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四王子、木华黎、博尔术、博尔忽、

赤老温四杰，都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现下拖雷与木华黎统兵攻打金国，山东数场大战，将金兵打得溃不成军。金国余兵集于潼关，闭关而守，不敢出山东迎战。

郭靖在拖雷军中住了数日，快马传来急讯，成吉思汗召集诸王众将，大会漠北，拖雷与木华黎不敢怠慢，将令旗交了副将，连夜北上。郭靖想念母亲，当下与拖雷同行。

不一日来到斡难河畔，极目远望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之上，营帐一座连着一座，成千成万的战马奔跃嘶叫，成千成万的矛头耀日生辉。千万座灰色的营帐之中，耸立着一座黄绸大帐，营帐顶子以黄金铸成，帐前高高悬着一枝九旄大纛。

郭靖策马立在沙冈之上，望着这赫赫兵威，心想金帐威震大漠，君临绝域，想像成吉思汗在金帐中传出号令，快马一匹接着一匹，将号令送到万里外的王子和大将手中，于是号角鸣响，草原上烽火冲天，箭如蝗发，长刀闪动，烟尘中铁蹄奔践。

他正想，“大汗要这许多土地百姓，不知有甚么用？”忽见尘头起处，一队骑兵驰来相迎，拖雷、木华黎、郭靖三人进金帐谒见大汗，但见诸王诸将部已群集在帐，排列两旁。

成吉思汗见三人到来，心中甚喜，拖雷与木华黎禀报了军情，郭靖上前跪下清罪，说道：“大汗命我去割金国完颜洪烈的脑袋，但数次相见，部给他逃了，甘受大汗责罚。”成吉思汗笑道：“小鹰长大了，终有一天会抓到狐狸，我罚你作甚？你来得正好，我时时记着你，”当下与诸将共议伐金大计。

木华黎进言：金国精兵坚守潼关，急切难下，上策莫如联宋夹击。成吉思汗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”当下命人修下书信，遣使南下。大会至晚间始散。

郭靖辞出金帐，暮色苍茫中正要去母亲帐中，突然间身后伸过一双手掌，掩向他眼睛。以他此时武功，哪能让人在身后偷袭，侧身正要将来人推开，鼻中已闻到一股香气，又见那人是个女子，急忙缩手，叫道，“华筝妹子！”只见华筝公主似笑非笑的站在当地。

两人睽别经年，此番重逢，只见她身材更高了些，在劲风茂草之中长身玉立，更显得英姿飒爽。郭靖又叫了一声“妹子！”华筝喜极而涕，叫道，“你果然回来啦！”郭靖见她真情流露，心中也甚感动。一时间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过了良久，华筝道，“去看你妈去。你活着回来，你情是我欢喜多些呢，还是你妈欢喜多些？”郭靖道，“我妈定然欢喜万分。”华筝嗔道：“难道我就不欢喜了？”蒙古人性子直率，心中想到甚么，口里就说了出来。郭靖与南人相处年余，多历机巧，此时重回旧地，听到华筝这般说话口气，不禁深有亲切之感。

两人手挽手的同到李萍帐中。郭靖母子相见，自有一番悲喜。

又过数日成吉思汗召见郭靖，说道：“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部已听拖雷说了，你这孩子守信重义，我很欢喜。再过数日，我给你和我女儿成亲罢！”郭靖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蓉儿此时存亡未卜，我如何能背她与别人结亲？”但见成吉思汗仪容威严，满心虽想抗命，却是期期艾艾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成吉思汗素知他朴实，只道他欢喜得傻了，当下赏了他一千户奴隶，一百斤

黄金，五百头牛，二千头羊，命他自去筹办成亲。

华箏是成吉思汗的嫡生幼女，自小得父王钟爱。此时蒙古国势隆盛，成吉思汗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各族诸汗听得大汗嫁女，白是纷纷来贺，珍贵礼物堆满了数十座营帐，华箏公主喜上眉梢，郭靖却是满腹烦恼，一脸愁容。

眼见喜期已在不远，郭靖垂头丧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李萍见儿子神色有异，这天晚上在帐中问起。郭靖当下将黄蓉的种种情由，从头细说了一遍。李萍听了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郭靖道：“妈，孩儿为难之际，不知该怎么办才是？”李萍道：“大汗对我们恩深义重，岂能相负？但那蓉儿，那蓉儿，唉，我虽未见过她，想来也是万般的惹人爱怜。”郭靖忽道：“妈，若是我爹爹遇上此事，他该怎地？”李萍不料他突然有此怪问，呆了半晌，想起丈夫生平的性情，当即昂然说道：“你爹爹一生甘愿自己受苦，决不肯有半点负人。”郭靖站起身来，凛然道：“孩儿虽未见过爹爹，但该学爹爹为人。若是蓉儿平安，孩儿当守旧约，与华箏公主成亲，倘若蓉儿有甚不测，孩儿是终身不娶的李萍心想：“当真如此，我郭氏宗嗣岂非由你而绝？但这孩子性儿与他爹爹一般，最是执拗不过，既经拿定了主意，旁人多说也是无用。”于是问道：“你如何去禀告大汗？”郭靖道：“我跟大汗也是说这几句话。”李萍有心要成全儿子之义，说道：“好，此地也不能再留，你去谢过大汗，咱娘儿俩即日南归。”郭靖点头称是。

母子俩当晚收拾行李，除了随身衣物和些少银两，其余大汗所赐，尽数封在帐中。

郭靖收拾已毕，道：“我去别过公主。”李萍踌躇道：“这话如何说得出口？你悄悄走了就是，免她伤心。”郭靖道：“不，我要亲口对她说。”出了营帐，径往华箏所住的帐中而来。

华箏公主与母亲住在一个营帐之中，这几日喜气洋洋的正忙于筹办婚事，忽听郭靖在帐外叫唤，脸上一红，叫了声：“妈！”她母亲笑直“没多几天就成亲啦，连一日下见也下成。好罢，你会会他去。”华箏微笑着出来，低声叫道：“郭靖哥哥。”郭靖道：“妹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引着她向西走去。

两人走了数里，离大营远了，这才在草地上坐下。华箏挨着郭靖身子，低声道：“靖哥哥，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。”郭靖微微一惊，道：“啊，你都知道了？”心想她知道了倒好，否则真不知如何启齿。华箏道：“知道甚么？我是要跟你说，我不是大汗的女儿。”郭靖奇道：“甚么？”

华箏抬头望着天边初升的眉月，缓缓道，“我跟你成亲之后，我就忘了是成吉思汗的女儿，我只是郭靖的妻子。你要打我骂我，你尽管打骂，别为了想到我爹爹是大汗，你就委屈了自己。”郭靖胸口一酸，热血上涌，道：“妹子，你待我真好。只可惜我配不上你。”华箏道：“甚么配不上？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除了我爹爹，谁也及下上你。我的四位哥哥，连你的一半也没有。”郭靖呆了半晌，自己明日一早就要离开蒙古南归的事，这当儿再也说不出口。

华箏又道：“这几天我真是高兴啦，想到那时候我听说你死了，真恨不得自己也死了方好，多亏拖雷哥哥从我手里夺去了刀子，不然这会儿我还能嫁给你呢？郭靖哥哥，我若是不能做你妻子，我宁可活着。”郭靖心想：“蓉儿不会跟我说这些话。不过两人对我都是很好很好的。”想到黄蓉，

不禁长长叹了口气。

华箜奇道：“咦，你为甚么叹气？”郭靖迟疑道：“没甚么。”华箜道：“嗯，我大哥二哥不喜欢你，三哥四哥却同你好。我在爹爹面前，就老说大哥二哥不好，说三哥四哥好，你不用愁。”郭靖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华箜很是得意，道：“我听妈妈说，爹爹年纪老了，这些时在想立汗太子。你猜会立谁？”郭靖道，“自然是你大哥术赤了。他年纪最长，功劳又最大。”华箜摇头道：“我猜下会立大哥，多半是三哥，再不然就是四哥。”

郭靖知道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精明能干，二子察合台勇悍善战，两人互不相下，素来争竞极烈。三子窝阔台却好饮爱猎，性情宽厚，他知将来父王死后，继承大汗位子的不是大哥就是二哥，而父王在四个儿子之中，最宠爱的却是幼弟拖雷，这大汗之位决计落不到自己身上，因此一向与人无争，三个兄弟都跟他好。郭靖听了华箜这话，难以相信，道，“难道凭你几句话，大汗就换立了汗太子？”华箜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瞎猜。不过就算大哥还是二哥将来做大汗，你也不用担心。他们若是难为你，我跟他们动刀子拚命。”

华箜自幼得成吉思汗宠爱，四个哥哥向来都让她三分。郭靖知她说得出做得到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也不必。”华箜道：“是啊，哥哥们若是待咱们不好，咱俩就一起回南去。”郭靖冲口说出：“我正要跟你说，我要回南去，”

华箜一呆，道：“就只怕爹爹妈妈舍不得我。”郭靖道：“是我一个人……”华箜道：“嗯，我永远听你的话。你说回南，我总是跟你走，爹妈要是下许，咱们偷偷的走。”郭靖再也忍耐不住。跳起身来。叫道：“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口南边去，”

此言一出，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四目交视，突然都似泥塑木雕一般，华箜满脸迷惘，一时下明白他的意思。

郭靖道：“妹子，我对下起你！我不能跟你成亲。”华箜急道：“我做错了甚么事吗？你怪我没为你自杀，是不是？”郭靖叫道：“不，不，不是你不好。我不知道是谁错了，想来想去，定然是我错了。”当下将黄蓉与他之间的根由一事下隐的说了。待说到黄蓉被欧阳锋擒去、自己寻她大半年不见诸般经过，华箜听他说得动情，也不禁掉下泪来。

郭靖道：“妹子，你忘了我罢，我非去找她不可。”华箜道：“你找到她之后，还来瞧我不瞧？”郭靖道：“若是她平安无恙。我定然北归。若是你下嫌弃我，仍然要我，我就跟你成亲，决无反悔。”华箜缓缓的道：“你不用这么说，你知道我是永远想嫁给你的。你去找她罢，找十年，找二十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总是在这草原上等你。”郭靖心情激动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找十年，找二十年，我总是要去找她，找十年，找二十年，我总时时刻刻记得你在这草原上等我。”

华箜跃起身来，投入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郭靖轻轻抱着她，眼圈儿也自红了。

两人相偎相倚，更不说话，均知事已如此，若再多言，徒惹伤心。

过了良久，只见四乘马自西急奔而来，掠过两人身旁，直向金帐驰去。一匹马驰到离金帐数十丈时忽然扑地倒了，再也站不起来，显是奔得筋疲力尽，脱力倒毙。乘音从地下翻身跃起，对地下死马一眼也没看，毫不停留的向金帐狂奔。

只过得片刻，金帐中奔出十名号手，分站东南西北四方，呜呜呜的吹了起来。

郭靖知道这是成吉思汗召集诸将最紧急的号令，任他是王子爱将，若是大汗屈了十个手指还不赶到，立时斩首，决不宽赦，当即叫道，“大汗点将！”不及跟华筝多说，疾向金帐奔去，只听得四方八面马蹄急响。

郭靖奔到帐里，成吉思汗刚屈到第三个手指，侍他屈到第八根手指，所有王子大将全已到齐，只听他大声叫道：“那狗王摩诃末有这般快捷的王子么？有这么英勇的将军么？”诸王众将齐声叫道：“他没有。”成吉思汗捶胸叫道：“你们瞧，这是我派到花刺子模去的使者的卫兵，那狗王摩诃末把我忠心的仆人怎么了？”诸将顺着大汗的手指瞧去，只见几名蒙古人个个面目青肿，胡子被烧得精光。胡子是蒙古武士的尊严，只要被人一碰都是莫大侮辱，何况烧光？诸将见到，都大声怒叫起来。

成吉思汗叫道：“花刺子模虽然国大兵多，咱们难道便害怕了？咱们为了一心攻打金狗，才对他万分容让。术赤我儿，你跟大伙儿说，摩诃末那狗王怎生对付咱们了。”

术赤走下一步，大声道：“那年父王命孩儿征讨该死的蔑儿乞惕人，得胜班师。那摩诃末狗王派了大军，也来攻打蔑儿乞惕人。两军相遇，孩儿命使者前去通好，说道父王愿与花刺子模交朋友。那红胡子狗王却道：‘成吉思汗虽命你们不打我，真主却命我打你们。’一场恶战，咱们打了胜仗，但因敌人十倍于我，咱们半夜里悄悄的退了兵。”

博尔忽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大汗对这狗王仍是礼敬有加。咱们派去商队，但货物被狗王抢了，商人被狗王杀了。这次派使者去修好，那狗王听了主狗王子完颜洪烈的唆使，把大汗的忠勇使者杀了，将使者的卫兵杀了一半，另一半烧了胡子赶回来。”

郭靖听到完颜洪烈的名字，心中一凛，问道：“完颜洪烈在花刺子模么？”一个被烧了胡子的使者护卫道：“我认得他，他就坐在狗王的旁边，不住跟狗王低声说话。”

成吉思汗叫道：“金狗联了花刺子模，要两边夹击我们，咱们害怕了么？”众将齐声叫道，“咱们大汗天下无敌。你领我们去打花刺子模，去攻破他们的城池，烧光他们的房屋，杀光他们的男人，掳走他们的女人牲口！”成吉思汗叫道：“要捉住摩诃末，要捉住完颜洪烈。”众将齐声呐喊，帐幕中的烛火被喊声震得摇晃不已。

成吉思汗拔出佩刀，在面前虚砍一刀，奔出帐去，跃上马背。诸将蜂涌出帐，上马跟在后面，成吉思汗纵马奔了数里，驰上一个山冈。诸将知他要独自沉思，都留在冈下，绕着山冈围成圈子。

成吉思汗见郭靖在旁下马，叫道：“孩子，你来。”郭靖驰马上冈。

成吉思汗望着草原上军营中繁星般的火堆，扬鞭道，“孩子，那日咱们给桑昆和札木合围在山上，我跟你说过几句说，你还记得么？”郭靖道：“记得。大汗说，咱们蒙古人有这么多好汉，只要大家不再自相残杀，联在一起，咱们能叫全世界都做蒙古人的牧场。”成吉思汗挥动马鞭，吧的一声，在空中击了一鞭，叫道：“不错，现今蒙古人联在一起了，咱们捉那完颜洪烈去。”

郭靖本已决定次日南归，忽然遇上此事，杀父之仇如何不报，又想起自己母子受大汗厚遇，正好为他出力，以报恩德，当下叫道：“咱们这次定要捉住完颜洪烈这狗贼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那花刺子模号称有精兵百万，我瞧六七十万总是有的。咱们却只有二十万兵，江得留下几万打金狗。十五万人敌他七十万，你说能胜么？”郭靖于战阵攻代之事全然不懂，但年少气盛，向来不避艰难，听大汗如此相询，昂然说道：“能胜！”

成吉思汗叫道：“定然能胜。那天我说过要当你是亲生儿子一般相待，铁木真说过的话，从来不会忘记。你随我西征，捉了摩诃末和完颜洪烈，再回未和我女儿成亲，”此言正合郭靖心意，当即连声答应。

成吉思汗纵马下冈，叫道：“点兵！”亲兵吹起号角，成吉思汗急驰而回。沿途只见人影闪动，战马奔腾，却不闻半点人声。待他到得主帐之前，三个万人队早已整整齐齐的列在草原上，明月映照一排排长刀，遍野闪耀银光。

成吉思汗进入金帐，召来书记，命他修写战书。那书记在一大张羊皮纸上写了长长一大篇，跪在地下朗诵给大汗听：“上天立朕为各族大汗，拓地万里，灭国无数，自古德业之隆，未有加朕者。朕雷霆一击，汝能当乎？汝国存亡，决于今日，务须三思，若不输诚纳款，行见蒙古大军……”

成吉思汗越听越怒，飞起一脚，将那白胡子书记踢了个筋斗，骂道，“你跟谁写信？成吉思汗跟这狗王用得着这么罗唆？”提起马鞭，夹头夹脑劈了他十几鞭，叫道：“你听着，我怎么念，你就怎么写。”那书记战战兢兢的爬起来，换了一张羊皮纸，跪在地下，望着大汗的口唇。

成吉思汗从揭开着的帐门望出去，向着帐外三万精骑出了一会神，低沉着声音道，“这么写，只要六个字。”顿了一顿，大声道：“你要战，便作战！”

那书记吃了一惊，心想这牌文太也不成体统，但头脸上吃了这许多鞭子，兀自热辣辣的作痛，如何敢多说一句，当下依言在牒文上大大的写了这六个字。成吉思汗道：“盖上金印，即速送去。”木华黎上来盖了印，派一名千夫长须兵送去。

诸将得悉大汗牒文中只写了这六个字，都是意气奋扬，耳听得信使的蹄声在草原上逐渐远去，突然不约而同的叫道：“你要战，便作战！”帐外三万兵士跟声呼叫：“嗬呼，嗬呼！”这是蒙古骑兵冲锋接战时惯常的呐喊。战马听到主人呼喊，跟着嘶鸣起来。刹时间草原上声震天地，似乎正经历着一场大战。

成吉思汗遣退诸将士兵，独自坐在黄金椅上出神。这张椅子是攻破金国中都时抢来的，椅背上铸着盘龙抢珠，两个把手上各雕有一只猛虎，原是金国皇帝的宝座。成吉思汗支颐沉思，想到自己多苦多难的年轻日子，想到母亲。妻子、四个儿子和爱女，想到无数美丽的妃子，想到百战百胜的军队，无边无际的帝国，以及即将面临的强敌。

他年纪虽老，耳朵却仍是极为灵敏，忽听得远处一匹战马悲鸣了儿声，突无声息。他知道是一匹老马患了不治之症，主人不忍它缠绵痛苦，一刀杀了。他突然想起：“我年纪也老了，这次出征，能活着回来吗？要是我在战场上送命，四个儿子争做大汗。岂不吵得天翻地覆？唉，难道我就不能始终不死么？”

任你是战无不胜、无所畏惧的大英雄，待得精力渐衰，想到这个“死”字，心中总也不禁有栗栗之感。他想：“听说南边有一班人叫做‘道士’，能教人成仙，长生不老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”手掌击了两下，召来一名箭筒

卫士，命传郭靖入帐。

须臾郭靖到来，成吉思汗问起此事。郭靖道，“长生成仙，孩儿不知真假，若说练气吐纳，延年益寿，那确是有的。”成吉思汗大喜，说道：“你识得有这等人么？快去找一个来见我，”郭靖道：“这等有道之士，随便征召，他是决计不来的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不错，我派一个大官，去礼聘他北来。你说该去请谁？”郭靖心想：“天下玄门正字，白是全真派。全真六子中丘道长武功最高，又最喜事，或许请得他动。”当下说了长春子丘处机的名字。

成吉思汗大喜，当即召书记进来，将情由说了，命他草诏。那书记适才吃了他一顿打，想了良久，写诏道：“朕有事，便即来。”学着大汗的体裁，诏书上也只有六字，自以为这一次定然称旨。哪知成吉思汗一听大怒，挥鞭又打，骂道：“我跟狗王这生说，对有道之上也是这生说么？要写长的，写得谦恭有礼。”

那书记伏在地下，草诏道：“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，朕局北野嗜欲莫生之情，反朴还淳，去奢从俭。每一衣一食，与牛豕马圉共弊同飧。视民如赤子，养士如兄弟，谋素和，恩素畜。练万众以身人之先，临百阵无念我之后，七载之中成大业，六合之内为一统。非朕之行有德，盖金之政无恒，是以受天之佑，获承至尊。南连赵宋，北接回纪，东夏西夷，悉称臣佐。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之来，未之有也。然而任大守重，治平犹惧有缺。且夫到舟划楫，将欲济江河也，聘贤选佐，将以安天下也。朕践柞已来，勤心庶政，而三九之位，未见其人。访闻丘师先生，体真履规，博物洽闻，探颐穷理，道冲德著，怀古君子之肃风，抱真上人之雅操，久栖岩谷，藏身隐形。闻祖宗之遗化、坐致有道之上，云集仙径，莫可称数。自干戈而后，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，朕心仰怀无已。”

那书记写到这里，抬头问道：“够长了么了？”成吉思汗笑道：“这么一大概，够啦。你再写我派汉人大官刘仲禄去迎接他，请他一定要来。”

那书记又写道：“岂不闻渭水同车，茅芦三顾之事？奈何山川悬阔，有失躬迎之礼。朕但避位侧身，斋戒沐浴，选差近侍官刘仲禄，备轻骑素车。不远千里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，不以沙漠悠远为念，或以忧民当世之务，或以恤朕保身之术。朕亲侍仙座，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，但授一言，斯可矣。今者，聊发朕之微意万一，叫于诏章，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，要善无下应，亦岂违众生之愿哉？故兹诏示，惟宜知悉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好，就是这样，”赏了那书记五两黄金，又命郭靖亲笔写了一信，务恳丘处机就道，即日派刘仲禄奉诏南行。（按：成吉思汗征请丘处机之诏书，系根据史书所载原文。）

次日，成吉思汗大会诸将，计议西征，会中封郭靖为“那颜”，命他统率一个万人队。“那颜”是蒙古最高的官衔，非亲贵大将，不能当此称号。

此时郭靖武功大进，但说到行军打仗，却是毫不通晓，只得向哲别、速不台等大将请教。但他资质本就鲁钝，战阵之事又是变化多端，一时三刻之间哪能学会？眼见众人将点兵备粮，选马拣械，人人忙碌。十五万大军西征，远涉苦寒不毛之地，这番筹划的功夫却也非同小可。此等事务他全不通晓，只得吩咐手下十名千夫长分头办理。哲别与拖雷二人又时时提示指点。

过得月余，越想越是不妥，自知拙于用智使计，攻打敌军百万之师，降龙十八掌与《九阴真经》可全然用不上，只要一个号令不善，立时败军覆师，

不但损折成吉思汗威名，而且在自送了这一万人的性命。这一日正想去向大汗辞官，甘愿做个小兵，临敌之际只单骑陷阵杀将便是，忽然亲兵报道，帐外有一千多名汉人求见。

郭靖大喜，心道：“丘道长来得好快。”急忙迎出帐去，只见草原上站着一群人，都是化子装束，心中一怔。三个人抢上来躬身行礼，原来是丐帮的鲁有脚与简、梁两个长老。郭靖急问：“你们得知了黄蓉姑娘的讯息么？”鲁有脚道：“小人等到处访寻，未得帮主音讯，听说官人领军西征，特来相助。”郭靖大为奇怪，问直：“你们怎地得知？”鲁有脚道：“大汗派人去征召丘处机丘道长，我帮自全真教处得获官人消息，”

郭靖呆了半晌，望着南边天上悠悠白云，心想：“丐帮帮众遍于天下，连他们也不知蓉儿下落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”言念及此，眼圈儿不禁红了。当下命亲兵安顿了帮众，自去禀报大汗。

成吉思汗道：“好，都编在你麾下就是。”郭靖说起辞官之事，成吉思汗怒道：“是谁生下来就会打仗的？不会嘛，打得儿仗也就罢了。你从小跟着我长大，怕甚么带兵打仗？成吉思汗的女婿岂有下会打仗的？”

郭靖不敢再说，回到帐中，只是烦恼。鲁有脚问知此事，劝慰了几句。到了傍晚，鲁有脚进帐说道，“早知如此，小人从南边带部《孙子兵法》，或是《太公韬略》来，那就好了。”这一言提醒了郭靖，猛然想起自己身边有一部《武穆遗书》，此是军阵要诀，怎地忘了？当即从衣囊中取将出来，挑灯夜读，直读到次日午间，方始微有倦意。

这书中诸凡定谋、审事、攻伐、守御、练卒、使将、布阵、野战，以及动静安危之势，用正出奇之道，无不洋加阐述。当日郭靖在沉江舟中匆匆翻阅，全未留心，此刻当用之际。只觉无一非至理名言。

书中有些处所看不明白，便将鲁有脚请来，向他请教。鲁有脚道：“小人一时不明，待下去想想。”他只出帐片刻，立刻回来解释得清清楚楚。郭靖大喜，继续向他请教。但说也奇怪，鲁有脚当面总是回答不出，只要出去思索一会，便即心思机敏，疑难立解。郭靖初时也不在意，但一连数日，每次均是如此，不禁奇怪起来。

这日晚间，郭靖拿书上一字问他。鲁有脚又说记不起了，须得出去想想。郭靖心道：“书上疑难，你慢慢的想也就罢了。一个字若是不识，岂难道想想就会识得的？”他虽身为人将，究属年轻，童心犹盛，等鲁有脚一出帐，立即从帐后钻了出去，伏在草长之中，要瞧他到底闹的是甚么玄虚。

只见他匆匆走进一个小小营帐，不久便即回出。郭靖急忙回帐。鲁有脚跟着进来，说道：“小人想着了。”接着说了那字的音义。郭靖笑道：“鲁长老，你既另有师傅，何不请来见我？”鲁有脚一怔，说道：“没有啊。”郭靖握了他手掌。笑道，“咱们出去瞧瞧。”说着拉了他出帐，向那小帐走去。

小帐前有两名丐帮的帮众守着，见郭靖走来，同时咳嗽了一声：郭靖听到咳声，忙撇下鲁有脚，急步往小帐奔去。一掀开帐幕，只见后帐来回抖动，显是刚才有人出去。郭靖抢步上前，掀开后帐，但见一片长草，却无人影，不禁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

郭靖回身向鲁有脚询问，他说这营帐是他的居所，并无旁人在内。郭靖不得要须，再问他《武穆遗书》上的疑难，鲁有脚却直到第二日上方始回复。郭靖心知这帐中人对己并无恶意，只是不愿相见，料来必是江湖上的一位高

人，也就不便强人所难，当下将这事搁在一边。

他晚上研读兵书，日间就依书上之法操练士卒。蒙古骑兵素习野成，对这列阵为战之法汗感不惯，但主帅有令，不敢违背，只得依法操练，又过月余，成吉思汗兵粮俱备，而郭靖所统的万人队，也已将天复、地载、风扬、云垂、尤飞、虎翼、鸟翔，蛇蟠八个阵势演习纯熟，这八阵原为诸葛亮依据古法而创，传到岳飞手里，又加多了若干变化。

岳飞少年时只喜野成，上司宗泽说道：“尔勇智才艺，古良将不能过。然好野战，非万全计，”因授以布阵之法。岳飞说道：“阵而后战，兵法之常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宗泽对他的话也颇为首肯。但岳飞后来征伐既多，也知执泥旧法固然不可，但以阵法教将练卒，再施之于战场，亦大有制胜克敌之功。这番经过也都记在《武穆遗书》之中。

这日天高气爽。长空万里，一碧如洗，蒙古十五个万人队一列列的排在大草原之上。成吉思汗祭过天地，誓师出征，对诸王诸将道：“石头无皮，人命有尽。我头发胡子都白了，这次出征。未必能活着回来，我的妃子也于昨晚跟我提起，我想着不错，今日我要立一个儿子，在我死后高举我的大纛。”

开国诸将随着成吉思汗东征西讨，到这时身经百战，尽已白发苍苍，听到大汗忽要立后，都不禁又惊又喜，一齐望着他的脸，静候他说出继承者的名字。

成吉思汗道：“术赤，你是我的长子，你说我该当立推？”术赤心里一跳，他精明干练，立功最多，又是长子，向来便以为父王死后自然由他继位，这时大汗忽然相问，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性如烈火，与大哥向来不睦，听父王问他，叫了起来：“要术赤说话，要派他作甚？我们能让这蔑儿乞惕的杂种管辖么？”原来成吉思汗初起时兵力微弱，妻子曾被仇敌蔑儿乞惕人掳去，数年后待得夺回，已然生了讹赤，只是成吉思汗并不以此为嫌，对术赤自来视作亲人人赤听兄弟如此辱骂，哪里忍耐得住，扑上前去，抓住察合台胸口衣襟，叫道：“父王并不将我当作外人，你却如此辱我！你有甚么本事强过我？你只是暴躁傲慢而已。咱俩这就出去比个输赢。要是我射箭输给你，我将大姆指割掉。要是我比武输给你，我就倒在地上永远不起来！”转头向成吉思汗道：“请父王降旨！”两兄弟互扭衣襟，当场就要拚斗。

众将纷纷上前劝解，博尔术拉住术赤的手，木华黎拉着察合台的手。成吉思汗想起少年之时数为仇敌所窘，连妻子也不能保，以致引起今日纷争，丁禁默然。众将都责备察合台不该提起往事，伤了父母之心，成吉思汗道：“两人都放手。术赤是我长子，我向来爱他重他，以后谁也不许再说。”

察合台放开了术赤。说道，“术赤的本事高强，谁都知道，但他不及三弟窝阔台仁慈，我推举窝阔台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术赤。你怎么说？”术赤见此情形，心知汗位无望，他与三弟向来和好，又知他为人仁爱，日后不会相害，于是道：“很好，我也推举窝阔台，”四王子拖雷更无异言。窝阔台推辞不就。

成吉思汗道，“你不用推让，打仗你不如你大哥二哥，但你待人亲厚，将来做了大汗，诸王诸将不会自相纷争残杀。咱们蒙古人只要自己不打自己，天下无敌，还有甚么好担心的？”当日成吉思汗大宴请将，庆祝新立太子。

众将士直饮至深夜方散。郭靖回营时已微有酒袁，正要解衣安寝，一名亲兵突然匆匆进帐，报道：“驸马爷，不好啦，大王子、二王子喝醉了酒，

各自带了兵厮杀去啦。”郭靖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快报大汗。”那亲兵道：“大汗醉了，叫不醒他。”

郭靖知道术赤和察合台各有亲信，麾下都是精兵猛将，若是相互厮杀起来，蒙古军力非大伤元气不可，但日间两人在大汗之前尚且殴斗，此时又各醉了，自己去劝，如何拆解得开，一时傍惶无计，在帐中走来走去，以手击额，自言自语：“若是蓉儿在此，必能教我一个计策。”只听得远处呐喊声起，两军就要对杀，郭靖更是焦急，忽见鲁有脚奔进帐来，递上一张纸条，上写：“以蛇蟠阵阻隔两军，用虎翼阵围擒不服者，”

这些日子来，郭靖已将一部《武穆遗书》读得滚瓜烂熟，斗然间见了这两行字，顿时醒悟，叫道：“怎地我如此愚拙，竟然计不及此，读了兵书何用？”当即命军中传下令去。蒙古军令严整，众将士虽已多半饮醉，但一闻号令，立即披甲上马，片刻之间，已整整齐齐的列成阵势。

郭靖令中军点鼓三通，号角声响，前阵发喊，向东北方冲去。驰出数里，哨探报道，大王子和二王子的亲军两阵对圆，已在厮手，只听嗬呼、嗬呼之声已然响起。郭靖心中焦急：“只怕我来迟了一步，这场大祸终于阻止不了。”忙挥手发令，万人队的右后天轴三队冲上前去，右后地轴三队列后为尾，右后天冲，右后地冲，西北风，东北风各队居右列阵，左军相应各队居左，随着郭靖军中大纛，布成蛇蟠之阵，向前猛冲过去。

人赤与察合台属下各有二万余人，正手舞长刀接战，郭靖这蛇蟠阵突然自中间疾驰而至，军容严整。两军一怔之下，微见散乱。只听得察合台扬声大呼：“是谁？是谁？是助我呢，还是来助术赤那辛种？”郭靖不理，令旗挥动，各队旋转，蛇蟠阵登时化为虎翼阵，阵面向左，右前天冲四队居为前首，其余各队从察合台军两侧包抄了上来，只左天前冲二队向着术赤军，守住阵脚。

察合台这时已看清楚是郭靖旗号，高声怒骂：“我早知贼南蛮不是好人。”下令向郭靖军冲杀。但那虎翼阵变化精微，两翼威力极盛，乃当年韩信在垓下大破项羽时所创。兵法云：“十则围之。”本来须有十倍兵力，方能包围敌军，但此阵极尽变幻，竟能以少围多。

察合台的部众见郭靖一小队一小队的纵横来去，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心中各存疑惧。片刻之间，察合台的二万十人已被割裂阻隔，左右不能相救。他们与术赤军相战之时，斗志原本极弱，一来对手都是族人，大半交好相识，二来又怕大汗责骂，这时被郭靖军冲得乱成一团，更是无心拚斗，只听得郭靖中军人声叫道。“咱们都是蒙古兄弟，不许自相残杀。快抛下刀枪弓箭，免得大汗责打斩首。”众将士正合心意，纷纷下马，投弃武器。

察合台领着千余亲信，向郭靖中军猛冲，只听三声锣响，八队兵马从八方围到，霎时地下尽都布了绊马索，千余人一一跌下马来。那八队人四五人服侍一个，将察合台的辛信掀在地下，都用绳索反手缚了。

术赤见郭靖挥军击溃了察合台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正要上前叙话，突听号角声响，郭靖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四下里围了上来，术赤久经阵战，但见了这等阵仗，也是惊疑不已，急忙喝令拒战，却见郭靖的万人队分作十二小队，丁向前冲，反向后却。术赤更是奇怪，哪知道这十二队分为大黑子、破敌丑、左突寅、青蛇卯、摧凶辰、前冲巳、大赤午、先锋未、右击申、白云西、决胜戌、后卫亥，接着十二时辰，奇正互变，奔驰来去。十二队阵法倒转，或右军左冲，或左军右击，一番冲击，术赤军立时散乱。下到一顿饭

工夫，术赤也是军溃被擒。

术赤想起初遇郭靖时曾将他鞭得死去活来，察台台想起当时曾嗾使猛犬咬他，都怕他乘机报复，惊吓之下，酒都醒了，又怕父王重责，心中均悔恨不已。

郭靖擒了两人，心想自己究是外人，做下了这件大事，也不知是祸是福，正要去和窝阔台、拖雷协议，突听号角大鸣，火光中大汗的九旄大纛远远驰来。

成吉思汗酒醒后得报二子统兵拚杀，惊怒交进之下，不及穿衣披甲，散着头发急来阻止。驰到临近，只见两军将士一排排坐在地下，郭靖的骑军监视在侧，又见二子虽然骑在马上，每人部被八名武士执刀围住，不禁大奇。

郭靖上前拜伏在地，禀明原由。成吉思汗见一场大祸竟被他消弭于无形，欣喜不已。他赶来之时，心想两子所统蒙古精兵自相残杀，必已死伤惨重，两个儿子说不定都已尸横就地，岂知两子无恙，三军俱都完好，实是喜出望外。当即大集诸将，把术赤与察合台狠狠责骂了一顿，重赏郭靖和他属下将士，对郭靖道：“你还说不会带兵打仗？这一仗的功劳，可比打下金国的中都还大。敌人的城池今天打不下，明天还可再打。我的儿子和精兵若是死了，怎么还活得转来？”

郭靖将所得的金银牲口都分给了士卒。一军之中，欢声雷动。诸将见郭靖立了大功，都到他营中贺喜。

郭靖送了来客后，取出鲁有脚交来的字条细看，见字迹扭曲，甚是拙劣，多半确是鲁有脚所写，但又起疑心：“蛇蟠、虎翼两阵，我虽用以教练士卒，却未和鲁长老说起过阵势的名字，我向他请教兵书上的疑难。也没和这几个阵势是有关的。他怎知有此两阵？难道是偷读了我的兵书？”当下将鲁有脚请到帐中，说道：“鲁长老，这兵书你若爱看，我借给你就是。”鲁有脚笑道：“穷叫化这一辈子是决计不会做将军的，带领些小叫化也不用讲兵法，兵书读了无用。”郭靖指着字条道：“你怎知蛇蟠、虎翼之阵？”鲁有脚道：“官人曾与小人说过，怎地忘了？”郭靖知他所言不实，越想越是奇怪，始终不明他隐着何事。

次日成吉思汗升帐点将。前军先锋由察合台、窝阔台统领：左军由术赤统领；右军由郭靖统领。前、左、右三军各是三个万人队。成吉思汗带同拖雷，自将主军六个万人队随后应援。每名军士都携马数匹，交替乘坐，以节马力，将官携马更多。十五个万人队，马匹将近百万。

号角齐鸣，鼓声雷动，先锋前军三万，士壮马腾，浩浩荡荡的向西进发。

大军渐行渐远，入花刺子模境后，一路势如破竹。摩诃末兵力虽众，却远不是蒙古军的敌手。郭靖攻城杀敌，也立了不少功劳。

四营将士得讯，均到主帅帐前观看奇景。众人一齐用力，竖起冰柱。火把照耀下但见欧阳锋露齿怒目，挥臂抬足，却是困在大冰柱中段，半点动弹不得。众将士欢声雷动。

第三十七回 从天而降

这一日郭靖驻军那密河畔，晚间正在帐中研读兵书，忽听帐外喀的一声轻响，帐门掀处，一人钻了进来。帐前卫兵上前喝止，被那人手臂轻挥，一一点倒在地。那人抬头而笑，烛光下看得明白，正是西毒欧阳锋。郭靖离中土万里，不意在此异邦绝域之地竟与他相遇，不禁惊喜交集，跃起身来，叫道：“黄姑娘在哪里？”

欧阳锋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那小丫头在哪里？快交出人来！”郭靖听了此言，喜不自胜：“如此说来，蓉儿尚在人世，而且已逃脱他的魔手。”欧阳锋厉声又问：“小丫头在哪里？”郭靖道：“她在江南随你而去，后来怎样？她……她很好吗？你没害死她，这可真要多谢你啦！我……我真要谢谢你。”说着忍不住喜极而泣。

欧阳锋知他不会说谎，但从诸般迹象看来，黄蓉必在郭靖营中，何以他全然不知，一时思之不解，盘膝在地上铺着的毡上坐了。

郭靖拭了眼泪，解开卫兵的穴道，命人送上乳酒酪茶。欧阳锋喝了一碗马乳酒，说道：“傻小子，我不妨跟你明言。那丫头在嘉兴府铁枪庙中确是给我拿住了，哪知过不了几天就逃走了。”郭靖大喜叫好，说道：“她聪明伶俐，若是想逃，定然逃得了。她是怎生逃了的？”欧阳锋恨恨的道：“在太湖边归云庄上……，呸，说他作甚，总之是逃走了。”郭靖知他素来自负，这等失手受挫之事岂肯亲口说出，当下也不再追问，得知黄蓉无恙，心中喜乐不胜，只是大叫：“好极！好极！”

欧阳锋道：“好甚么？她逃走之后，我紧追不舍，好几次差点就抓到了，总是给她狡猾免脱。但我追得紧急，这丫头却也没能逃赴桃花岛去。我们两个一追一逃，到了蒙古边界，忽然失了她的踪迹。我想她定会到你军中，于是反过来使个守株待兔之计。”郭靖听说黄蓉到了蒙古，更是惊喜交集，忙问：“你见到了她没有？”

欧阳锋怒道：“若是见到了，我还不抓回去？我日夜在你军中窥伺，始终不见这丫头人影。傻小子，你到底在捣甚么鬼？”郭靖呆了半晌，道：“你日夜在我军中窥伺？我怎地半点也不知道？”欧阳锋笑道：“我是你天前冲队中的一名西域小卒。你是主帅，怎认得我？”蒙古军中本多俘获的敌军，欧阳锋是西域人，混在军中，确是不易为人察觉。

郭靖听他这么说，不禁骇然，心想：“他若要伤我，我这条命早已不在了。”喃喃的道：“你怎说蓉儿在我军中？”

欧阳锋道：“你擒大汗二子，攻城破敌，若不是那丫头从中指点，凭你这傻小子就办得了？可是这丫头从不现身，那也当真奇了。现下只得着落在你身上交出人来。”郭靖笑道：“倘若蓉儿现身，那我真是求之不得。可是你倒想想，我能不能将她交给你？”

欧阳锋道：“你不肯交人，我自有对付之道。你虽手绾兵符，统领大军，可是在我欧阳锋眼中，嘿嘿，这帐外帐内，就如无人之境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谁又阻得了我？”郭靖点点头，默然不欧阳锋道：“傻小子，咱俩订个约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订甚么约？”欧阳锋道：“你说出她的藏身之处。我担保决不伤她一毫一发，你若不说，我慢慢总也能找到，那时候啊，哼哼，可就没什么美事啦。”

郭靖素知他神通广大。只要黄蓉不在桃花岛藏身，总有一日能给他找着

擒去，这番话却也不是信口胡吹。沉吟了片划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订个约，但不是如你所说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郭靖道：“欧阳先生，你现下功夫远胜于我，可是我年纪比你小。总有一天，你年老力衰，会打我不过。”郭靖以前叫他“欧阳伯伯”，但他害死了五位恩师，仇深似海，那“伯伯”两字是再也不会出口了。

欧阳锋从未想到“年老力衰”四字，给他一提，心中一凛：“这傻小子这几句话倒也不傻。”说道：“那便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你与我有杀帅深仇，此仇不可不报，你便走到天边。我也总有一日要找上你。”

欧阳锋仰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乘着我还未年老力衰，今日先将你毙了！”语音甫毕，双腿一分，人已蹲起，双掌排山倒海般劈将过来。

此时郭靖早已将《九阴真经》上的《易筋锻骨篇》练成，既得一灯大师译授了真经总纲，经上其他的功夫也已练了不少，内力的精纯浑厚更是大非昔比，身子略侧，避开掌势，回了一招“见龙在田”。欧阳锋回掌接住，这降龙十八掌的功夫他本知之已稔，又知郭靖得洪七公真传，掌力极强。但比之自己终究还差着一截，不料这下硬接硬架，身子竟然微微晃动。高手对掌，只要真气稍逆，立时会受重伤，他略有大意，险些输在郭靖手里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：“只怕不等我年老力衰，这小子就要赶上我了。”当即左掌拍出。

郭靖又侧身避过，回了一掌。这一招欧阳锋却不再硬接，手腕回勾，将他掌力卸开。郭靖不明他掌力运用的秘奥，只道他是消解自己去招，哪知欧阳锋寓攻于守，一勾之中竟是蓄有回力，郭靖只觉一股大力扑面而来，闪避不及，只得伸右掌抵住。

要论到两人功力，郭靖仍略逊一筹，此时形势，已与当日临安皇宫水帘洞中抵掌相似，虽然郭靖已能支持较久，但时刻长了，终究非死即伤。欧阳锋依样葫芦，再度将他诱入彀中，心下正喜，突觉郭靖右掌微缩，势似不支，当即掌上加劲，哪知他右掌轻滑，竟尔避开，欧阳锋猛喝一声，掌力疾冲而去，心想：“今日是你死期到了。”

眼见指尖要扫到他胸前，郭靖左掌横过，在胸口一挡，右手食指伸出，猛向欧阳锋太阳穴点去。这是他从一灯大师处见到的一阳指功夫，但一灯大师并未传授，他当日只见其形，全不知其中变化诀窍，此时危急之下，以双手互搏之术使了出来。一阳指止是蛤蟆功的克星，欧阳锋见到，如何不惊？立即跃后避开，怒喝：“段智兴这老儿也来跟我为难了？”

其实郭靖所使指法并非真是一阳指，如何能破蛤蟆功，但欧阳锋大惊之下，不及细辨，待得跃开，才想起这一阳指后招无穷，怎么他一指戳过，就此缩手，想是并未学全，不等郭靖回答，双掌一上一下，一放一收，斗然击出。这一下来得好快，郭靖念头未转，已然纵身跃起，只听得喀喇一声巨响，帐中一张矮几已被西毒双掌劈成数块。

欧阳锋重占上风，次掌继发，忽觉身后风声飒然，有人偷袭，当下竟不转身，左腿向后反踢。身后那人也是举腿踢来，双足相交，那人一交摔了出去，但腿骨居然并未折断，倒是大出欧阳锋意料之外。他回过身来，只见帐门处站着三个年老乞丐，原来是丐帮的鲁、简、梁三长老。鲁有脚纵身跃起，双臂与简、梁二人手臂相挽，这是丐帮中聚众御敌、以弱抗强之术，当日君山大会选立帮主，丐帮就曾以这功夫结成人墙，将郭靖与黄蓉逼得束手无策。

欧阳锋从未和这三个人交过手，但适才对了一脚，已试出鲁有脚内力不弱，其余二丐想来也都相类，自己与郭靖单打独斗虽稳操胜券，但加上一群臭叫

化，自己就讨不了好去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功夫大进了啊！”曲起双腿，双膝坐在毡上，对鲁有脚等毫不理会，说直：“你要和我订甚么约，且说来听听。”

郭靖道：“你要黄姑娘给你解释《九阴真经》，她肯与不肯，只能由她，你不能伤她毫发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她若肯说，我原本舍不得加害，难道黄老邪是好惹的么？但她如坚不肯说，岂不许我小小用点儿强？”郭靖摇头道：“不许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你要我答应此事，以甚么交换？”郭靖道：“从令而后，你落在我手中之时，我饶你三次不死。”

欧阳锋站起身来，纵声长笑。笑声尖厉奇响，远远传送出去。草原上的马匹听了，都嘶鸣起来。好一阵不绝。

郭靖双眼凝视着他，低声道：“这没甚么好笑。你自己知道。总有一日，你会落入我的手中。”

欧阳锋虽然发笑，其实却也当真忌惮，暗想这小子得知《九阴真经》秘奥，武功进境神速，委实轻视不得，口中笑声不绝，心下计议已定，笑道：“我欧阳锋竟要你这臭小子相饶？好罢，咱们走着瞧。”郭靖伸出手掌，说道：“丈夫一言。”欧阳锋笑道：“快马一鞭。”在他掌上轻拍了三下。这三击掌相约是宋人立誓的仪式，若是负了誓言，终身为人不齿。

三掌击过，欧阳锋正要再盘问黄蓉的踪迹，一瞥眼间，忽在营帐缝中见有一人在外飞掠而过，身法快捷异常，心中一动，急忙揭帐而出，却已不见人影，他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十日之内，再来相访，且瞧是你饶我，还是我饶你？”说罢哈哈大笑，倏忽之间，笑声已在十数丈外。

鲁、简、梁三长老相顾骇然，均想：“此人武功之高，世所罕有，无怪能与洪帮主齐名当世。”郭靖将欧阳锋来访的原由向三人说了。鲁有脚道：“他说黄帮主在咱们军中，全是胡说八道。倘若黄帮主在此，咱们岂能不知？再说……”

郭靖坐了下来，一手支颐，缓缓道：“我却想他的话也很有些道理。我常常觉得。黄姑娘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有甚么疑难不决之事，她总是给我出个极妙的主意。只是不管我怎么想念，却始终见不着她。”说到这里眼眶中已充满泪水。鲁有脚劝道：“官人也不须烦恼，眼下离别一时，日后终能团聚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得罪了黄姑娘，只怕她再也不肯见我。不知我该当如何，方能赎得此罪？”鲁、简、梁三人相顾无语。郭靖又道：“纵使她不肯和我说话，只须让我见上一面，也好令我稍解思念的苦楚。”简长老道：“官人累了，早些安歇。明儿咱们须得计议个稳妥之策，防那欧阳锋再来滋扰。”

次日大军西行，晚开安营后。鲁有脚进帐道：“小人年前曾在江南得到一画，想我这等粗野鄙夫，怎领会得画中之意？官人军中寂莫，正可慢慢鉴赏。”说着将一卷画放在案上。郭靖打开一看。不由得呆了，只见纸上画着一个簪花少女，坐在布机上织绢。面目宛然便是黄蓉，只是容颜瘦损，颦眉含眊，大见憔悴。

郭靖怔怔的望了半响，见画边又提了两首小词。一词云：“七张机，春蚕吐尽一生丝，莫教容易裁罗绮。无端剪破，仙鸾彩凤，分作两边衣。”另一词云：“九张机，双飞双叶又双枝，薄情自古多离别。从头到底，将心萦系，穿过一条丝。”

这两首词自是模仿瑛姑“四张机”之作，但苦心密意，语语双关，似又在“四张机”之上。郭靖虽然难以尽解，但“薄情自古多离别”等浅显句子

却也是懂的，回味半日，心想：“此画必是蓉儿手笔，鲁长老却从何处得来？”抬头欲问时，鲁有脚早已出帐。郭靖忙命亲兵传他进来。鲁有脚一口咬定，说是在江南书肆中购得。

郭靖就算再鲁钝十倍，也已瞧出这中间定有玄虚，鲁有脚是个粗鲁豪爽的汉子，怎会去买甚么书画？就算有人送他，他也必随手抛弃。他在江南书肆中购得的图画，画中的女子又怎会便是黄蓉？只是鲁有脚不肯吐露真相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正沉吟间，简长老走进帐来，低声道：“小人适才见到东北角上人影一晃，倏忽间不知去向，只怕欧阳锋那老贼今晚要来偷袭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，咱们四人在这里合力擒拿。”简长老道：“小人有计策，官人瞧着是否使得。”郭靖道：“想必是好的，请说罢。”简长老道：“这计策说来其实平常。咱们在这里掘个深坑，再命二十名士卒各负沙包，守在帐外。那老贼不来便罢，若是再来与官人罗唆，管教他有来无去。”

郭靖大喜，心想欧阳锋素来自负，从不把旁人放在眼里，此计虽旧，对付他倒是绝妙。当下三长老督率士兵，在帐中掘了个深坑，坑上盖以毛毡，毡上放了张轻便木椅。二十名健卒各负沙包，伏在帐外。沙漠中行军常须掘地取水，是以帐中掘坑，毫不引人注目。

安排已毕，郭靖秉烛相候。哪知这一晚欧阳锋竟不到来，次日安营后，三长老又在帐中掘下陷阱，这晚仍无动静。

到第四天晚上，郭靖耳听得军中刁斗之声此起彼息，心中也是思潮起伏。猛听得帐外如一片叶落地，欧阳锋纵声长笑，踏进帐来，便往椅中坐落。

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，他连人带椅跌入坑中。这陷阱深达七八丈，径窄壁陡，欧阳锋功夫虽高，落下后急切间哪能纵得上来？

二十名辛兵从帐边蜂涌抢出，四十个大沙包迅即投入陷阱，尽数压在欧阳锋身上。

鲁有脚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黄帮主料事如神……”简长老向他瞪了一眼，鲁有脚急忙住口。郭靖忙问：“甚么黄帮主？”鲁有脚道：“小人说溜了嘴，我是说洪帮主。若是洪帮主在此，定然欢喜。”郭靖凝目瞧他，正要再问，突然帐外亲兵发起喊来。

郭靖与三长老急忙抢出，只见众亲兵指着地下，喧哗叫嚷。

郭靖排众看时，见地下一个沙堆渐渐高起，似有甚么物事要从底下涌出，登时醒悟：“欧阳锋好功夫，竟要从地下钻将上来。”当即发令，数十名骑兵翻身上马，往沙堆上踹去。

众骑兵连人带马份量已然不轻，再加奔弛起落之势，欧阳锋武功再强，也是禁受不起，只见沙堆缓缓低落，但接着别处又有沙堆涌起。众骑兵见何处有沙堆耸上，立时纵马过去践踏，过不多时，不再有沙堆隆起，想是他支持不住，已然闭气而死。

郭靖命骑兵下马掘尸。此时已交子时，众亲兵高举火把，围成一圈，十余名兵士举铲挖沙，挖到丈余深处，果见欧阳锋直挺挺站在沙中。此处离帐中陷坑已有数丈之遥，虽说沙地甚是松软，但他竟能凭一双赤手，闭气在地下挖掘行走，有如鼯鼠一般，内功之强，确是罕见罕闻。众士卒又惊又佩，将他抬了起来，横放地下。

鲁有脚探他已无鼻息，但摸他胸口却尚自温暖，便命人取铁链来捆缚，以防他醒转后难制。哪知欧阳锋在沙中爬行，头顶始终被马队压住，无法钻

上，当下假装闷死，待上来时再图逃走。这时他悄没声的呼吸了几下，见鲁有脚站在身畔，大声命人取链，突然跃起，大喝一声，伸手扣住了鲁有脚右手脉门。

这一下变起仓卒，死尸复活，众人都是大吃一惊。郭靖却已左手按住欧阳锋背心“陶道穴”，右手按住他腰间“脊中穴”。这两个穴道都是人身背后的大穴，他若非在沙下被压得半死不活，筋疲力尽，焉能轻易让人按中？他一惊之下，欲待反手拒敌，只觉穴道上微微一麻，知道郭靖留劲不发，若是他掌力送出，自己脏腑登时震碎，何况此时手足酸软，就算并非要穴被制，与郭靖平手相斗也是万万不敌，只得放开了鲁有脚手腕，挺立不动。

郭靖道：“欧阳先生，请问你见到了黄姑娘么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我见到她的侧影，这才过来找她。”郭靖道：“你真看清楚了？”欧阳锋恨恨的道：“若非鬼丫头在此，谅你也想不出这装设陷阱的诡计。”郭靖呆了半晌，道：“你去罢，这次饶了你。”右掌轻送，将他弹出丈余之外。他忌惮欧阳锋了得，如若贸然放手。只怕他忽施反击。

欧阳锋回过身来，冷然道：“我和小辈单打独斗，向来不使兵刃。但你有鬼丫头暗中相助，诡计多端，此例只好破了。十日之内，我携蛇杖再来。杖头毒蛇你亲眼见过，可须小心了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郭靖望着他的背影倏忽间在黑暗中隐没，一阵北风过去，身上登感寒意，想起他蛇杖之毒，杖法之精，不禁栗栗危惧，自己虽跟江南六怪学过多般兵刃，但俱非上乘功夫，欲凭赤手对付毒杖，那是万万不能，但若使用兵器，又无一件擅长。一时傍徨无计，抬头望天，黑暗中但见白雪大片大片的飘下。

回到帐中不久，寒气更浓。亲兵生了炭火，将战马都牵入营帐避寒。丐帮众人大都未携皮衣，突然气候酷寒，只得各运内力抵御。郭靖急令士卒宰羊取裘，不及硝制，只是擦洗了羊血，就令帮众披在身上。

次日更冷，地下白雪都结成了坚冰。花刺子模军乘寒来攻，郭靖早有防备，以龙飞阵大胜了一仗，连夜践雪北追。

古人有诗咏寒风西征之苦云：“将军金甲夜不脱。半夜军行戈相拨，风头如刀面如割。马毛带雪汗气蒸，五花连钱旋作冰，幕中草檄砚水凝。”又云：“虏塞兵气连云屯，战场白骨缠草根。剑河风急云片阔，沙口石冻马蹄脱。”郭靖久在漠北，向习寒冻，倒也不以为苦，但想黄蓉若是真在军中，她生长江南，如何经受得起？不由得愁思倍增。

翌晚宿营后他也不惊动将士，悄悄到各营察看，但查遍了每一座营帐，又哪里有黄蓉的影子？

回到帅帐，却见鲁有脚督率士兵，正在地下掘坑，郭靖道：“这欧阳锋狡猾得紧，吃了一次亏，第二次又怎再能上钩？”鲁有脚道：“他料想咱们必使别计，哪知咱们却给他来个依样葫芦。”

这叫作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虚虚实实，人不可测。”

郭靖横了他一眼，心道：“你说带领小叫化不用读兵法，这兵书上的话，却又记得好熟。”鲁有脚道：“但如再用沙包堆压，此人必有解法。咱们这次给他来个同中求异。不用沙包，却用滚水浇淋。”郭靖见数十名亲兵在帐外架起二十余只大铁锅，将冻成坚冰的一块块白雪用斧头敲碎，铲入锅中，说道：“那岂不活活烫死了他？”鲁有脚道：“官人与他相约，若是他落入官人手中，你饶他三次。但如一下子便烫死了，算不得落入官人手中，要饶也无从饶起，自不能说是背约。”

过不多时，深坑已然掘好，坑上一如旧状，铺上毛毡，摆了张木椅。帐外众亲兵也已在锅底生起了柴火，烧冰化水，只是天时实是寒冷过甚，有几锅柴薪添得稍缓，锅面上转眼又结起薄冰。鲁有脚不住价催促：“快烧，快烧！”

突然间雪地里人影一闪，欧阳锋举杖挑开帐门，叫道：“傻小子，这次再有陷阱，你爷爷也不怕了！”说着飞身而起，稳稳往木椅上一坐。

鲁、简、梁三长老料不到欧阳锋来得这般快法，此时锅中坚冰初熔，尚只是一锅冰凉的雪水，莫说将人烫死，即是用来洗个澡也嫌太冷，眼见欧阳锋往椅上一坐，不禁连珠价叫苦。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，欧阳锋大骂声中，又是连人带椅的落入陷阱。

此时连沙包也未就手。以欧阳锋的功夫，跃出这小小陷阱真是易如反掌，三长老手足无惜。只怕郭靖受害，齐叫：“官人，快出帐来。”忽听背后一人低喝道：“倒水！”

鲁有脚听了这声音，不须细想，立即遵从，叫道：“倒水！”众亲兵抬起大锅，猛往陷阱中泼将下去。

欧阳锋正从阱底跃起，几锅水忽从头顶泻落，一惊之下，提着的一口气不由得松了，身子立即下堕。他将蛇杖在阱底急撑，二次提气又上，这次有了防备，头顶灌下来的冷水虽多，却已冲他不落。哪知天时酷寒，冷水甫离铁锅，立即结冰，欧阳锋跃到陷阱中途，头上脚底的冷水都已凝成坚冰。他上跃之劲极是猛烈，但坚冰硬逾钢铁，咚的一下，头上撞得甚是疼痛，欲待落下后蓄势再冲，双脚却已牢牢嵌在冰里，动弹不得。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大喝一声，运劲猛力挣扎，刚把双脚挣松，上半身又已被冰裹住。

众亲兵于水灌陷阱之法事先曾演练纯熟，四人抬锅倒水后退在一旁，其余四人立即上前递补，此来彼去，犹如水车一般，迅速万分。只怕滚水溅泼开来烫伤了，各人手上脸上都裹布相护。岂知雪水不及烧滚，冷水亦能困敌，片刻之间，二十余大锅雪水灌满了陷阱，结成一条四五丈长、七尺圆径的大冰柱。

这一下误打误撞，竟然一举成功，众人都是惊喜交集。三长老督率辛兵，铲开冰柱旁的泥沙，垂下巨索缚住，赶了二十匹马结队拉索，那冰柱拖将上来。

四营将士得讯，均到主帅帐前观看奇景。众人一齐用力，坚起冰柱。火把照耀下但见欧阳锋露齿怒目，挥臂抬足，却是困在冰柱中段，半点动弹不得。众将士欢声雷动。

鲁有脚生怕欧阳锋内功精湛，竟以内力熔冰攻出，命亲兵继续浇水泼上，将那冰柱加粗。郭靖道：“我曾和他立约，要相饶三次不杀。打碎冰柱，放了他罢！”三长老都感可惜，但豪杰之士无不重信守义，当下也无异言。

鲁有脚提起铁锤正要往冰柱上击去，简长老叫道：“且慢！”问郭靖道：“官人，以这欧阳锋的功力，在这冰柱中支持得几时？”郭靖道：“一个时辰谅可挨到，过此以外，只怕性命难保了。”简长老道：“好，咱们过一个时辰再放他。性命能饶，苦头却不可不吃。”郭靖想起杀师之仇，点头称是。

讯息传到，别营将士也纷纷前来观看。郭靖对三长老道：“自古道：士可杀不可辱。此人虽然奸恶，究是武学宗师，岂能任人嬉笑折辱？”当下命士卒用帐篷将冰柱遮住，派兵守御，任他亲贵大将亦不得启帐而观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三长老打碎冰柱，放欧阳锋出来。欧阳锋盘膝坐在地下，

运功良久，呕出三口黑血，恨恨而去。郭靖与三长老见他在冰中困了整整一个时辰，虽然神情委顿，但随即来去自如，均各叹服。

这一个时辰之中，郭靖一直神情恍惚，当时只道是欧阳锋在侧，以致提心吊胆，但破冰释人之后，在帐中亦自难以宁静。他坐下用功，镇摄心神，约莫一盏茶时分，万念俱寂，心地空明，突然之间，想到了适才烦躁不安的原因。原来当鲁有脚下令倒水之前，他清清楚楚的听到一人低喝：“倒水！”这声音熟悉异常，竟有八九分是黄蓉的口音，只是当时正逢欧阳锋落入陷阱，事势紧急，未及留心，但此后这“倒水”两个字的声，似乎始终在耳边萦绕不去，而心中却又捉摸不着。

他跃起身来，脱口叫道：“蓉儿果然是在军中。我尽集将士，不教漏了一个，难道还查她不着？”但随即转念：“她既不肯相见，我又何必苦苦相逼？”展开图画，呆望画中少女，心中悲喜交集。

静夜之中，忽听远处快马驰来，接着又听得亲卫喝令之声，不久使者进帐，呈上成吉思汗的手令。原来蒙古大军分路进军，节节获胜，再西进数百里，即是花刺子模的名城撒麻尔罕。成吉思汗哨探获悉，此城是花刺子模的新都，结集重兵十余万守御。

城精粮足，城防完固，城墙之坚厚更是号称天下无双，料得急切难拔，是以传令四路军马会师齐攻。

次晨郭靖挥军沿那密河南行。军行十日，已抵撒麻尔罕城下。城中见郭靖兵少，全军开关出战，却被郭靖布下风扬、云垂两阵，半日之间，杀伤了敌人五千余名。花刺子模军气为之夺，败回城中。

第三日成吉思汗大军，以及术赤、察合台两军先后到达。十余万人四下环攻，哪知撒麻尔罕城墙坚厚，守御严密，蒙古军连攻数日，伤了不少将士，始终不下。

又过一日，察合台的长子莫图根急于立功，奋勇迫城，却被城上一箭射下，贯脑而死。成吉思汗素来钟爱此孙，见他阵亡，悲怒无已。亲兵将王孙的尸体抬来，成吉思汗眼泪扑簌而下，抱在怀中，将他头上的长箭用力拔出，只见那箭狼牙雕翎、箭杆包金，刻着“大金赵王”四字。左右识得金国文字的人说了，成吉思汗怒叫：“啊，原来是完颜洪烈这奸贼！”跃上马背，传令道：“大小将士听着：任谁鼓勇先登，破城擒得完颜洪烈为王孙复仇，此城子女玉帛，尽数赏他。”

一百名亲兵站在马背之上，将大汗的命令齐声喊出。三军听到，尽皆振奋踊跃，一时箭如飞蝗，杀声震天，或叠土抢登，或竖立云梯，或抛掷钩索攀援，或拥推巨木冲门。但城中将士百计守御，攻到傍晚，蒙古军折了四千亲人，撒麻尔罕城却仍是屹立如山。成吉思汗自进军花刺子模以来，从无如此大败，当晚在帐中悲痛爱孙之亡，怒如雷霆。

郭靖回帐翻阅《武穆遗书》，要想学一个攻城之法，但那撒麻尔罕的城防与中国大异，遗书所载的战法均无用处。

郭靖请鲁有脚入帐商议，知他必去就教黄蓉，待他辞出后悄悄跟随，岂知鲁有脚前后布满丐帮帮众，一见郭靖便都大声喝令敬礼。郭靖寻思：“这当然又是蓉儿的计谋，唉，她总有避我之法，我的一举一动，无不在她料中。”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鲁有脚回报道：“这大城急切难攻，小人也想不出妙计。且过几日，看敌军有无破绽，再作计较。”郭靖点头不语。

他初离蒙古南下之时，只是个浑浑噩噩、诚朴木讷的少年，但一年来迭

经忧患，数历艰险，见识增进了不少，这晚在帐中细细咀嚼画上两首词的词义，但觉缠绵之情不能自己，心想：“蓉儿决非对我无情，定是在等我谢罪。只是我生来愚蠢，却不知如何补过，方合她的心意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禁烦恼不已。

这晚睡在帐中，翻来覆去思念此事，直到三更过后，才迷迷糊糊的睡去，梦中却与黄蓉相遇，当即问她该当如何谢罪，只见她在自己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郭靖大喜，便即醒转，却已记不起她说的是几句甚么话。他苦苦思索，竟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，要待再睡，得以与黄蓉重在梦中相会，却偏偏又睡不着了。焦急懊闷之下，连敲自己脑袋，突然间灵机一动：“我记不起来，难道不能再问她？”大叫：“快请鲁长老进帐。”

鲁有脚只道有甚么紧急军务，披着羊裘赤足赶来。郭靖道：“鲁长老，我明晚无论如何要与黄姑娘相见，不管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也好，还是去和别人商量也好，限你明日午时之前，给我筹划一手妙策。”鲁有脚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黄帮主不在此间，官人怎能与她相见？”郭靖道：“你神机妙算，定有智计。明日午时若不筹划妥善，军法从事。”自觉这几句话太也蛮横，不禁暗暗好笑。

鲁有脚欲待抗辩，郭靖转头吩咐亲兵：“明日午时，派一百名刀斧手帐下伺候。”亲兵大声应了。鲁有脚愁眉苦脸，转身出帐。

次日一早大雪，城墙上坚冰结得滑溜如油，如何爬得上去？成吉思汗收兵不攻，心想此时甫入寒冬，此后越来越冷，非至明春二三月不能转暖，如舍此城而去，西进时在后路留下这十几万敌军精兵，随时会被截断归路，腹背受敌；但若屯兵城下，只怕敌人援军云集，倘是寡不敌众，一战而溃，势不免覆军异域，匹马无归。他负着双手在帐外来回踱步，徬徨无计，望着城墙边那座高耸入云的雪峰皱起了眉头出神。

眼见这雪峰生得十分怪异，平地斗然拔起，孤零零的耸立在草原之上，就如一株无枝无叶的光干大材，是以当地土人称之为“秃木峰”。撒麻尔罕城倚峰而建，西面的城墙借用了一边山峰，营造之费既省，而且坚牢无比，可见当日建城的将作大匠极具才智。这山峰陡削异常，全是坚石，草木不生，纵是猿猴也决不能攀援而上。撒麻尔罕得此屏障，真是固若金汤。

成吉思汗心想：“我自结发起事，大小数百战，从未如今日之困，难道竟是天绝我么？”眼见大雪纷纷而下，驼马营帐尽成白色，城中却是处处炊烟，不由得更增愁闷。

郭靖却另有一番心事，只怕这蛮干之策被黄蓉一举轻轻消解，再说鲁有脚若是当真不说，自己也决不能将他斩首。时近正午，他沉着脸坐在帐中，两旁刀斧手各执大刀侍立，只听得军中号角吹起，午时已届。鲁有脚走进帐来，说道：“小人已想得一个计策，但怕官人难以照计行事。”郭靖大喜，说道：“快说，就是要我性命也成，有甚么难行？”

鲁有脚指着秃木峰的峰顶道：“今晚子时三刻，黄帮主在峰顶相候。”郭靖一呆，道：“她怎上得去？你莫骗我。”鲁有脚道：“我早说官人不肯依言，纵然想得妙计，也是枉然。”说罢打了一躬，转身出帐。

郭靖心想：“果然蓉儿随口一句话，就叫我束手无策。这秃木峰山比铁掌山中指峰尚高数倍，蒙古的悬崖更是不能与之相比。难道峰上当真有甚么神仙，能垂下绳子吊我上去么？”

当下闷闷不乐的遣去刀斧手，单骑到秃木峰下察看，但见那山峰上下便

似一般粗细，峰周结了一层厚冰，晶光滑溜，就如当日冻困欧阳锋的那根大冰柱一般，料想自有天地以来，除了飞鸟之外，决无人兽上过峰顶。他仰头望峰，忽地拍的一声，头上皮帽跌落雪地，刹那间心意已决：“我不能和蓉儿相见，生不如死。此峰虽险，我定当舍命而上，纵然失足跌死了，也是为她的一番心意。”言念及此，心下登时舒畅。

这晚他饱餐一顿，结束停当，腰中插了匕首，背负长索，天未全黑，便即举步出帐。只见鲁、简、梁三长老站在帐外，说道：“小人送官人上峰。”郭靖愕然道：“送我上峰？”鲁有脚道：“正是，官人不是与黄帮主有约，要在峰顶相会么？”郭靖大奇，心道：“难道蓉儿并非骗我？”又惊又喜，随着三人走到秃木峰下。

只见峰下数十名亲兵赶着数十头牛羊相候。鲁长老道：“宰罢！”一名亲兵举起尖刀，将一头山羊的后腿割了下来，乘着血热，按在峰上，顷刻间鲜血成冰，将一条羊腿牢牢的冻在峰壁，比用铁钉钉住还要坚固。

郭靖尚未明白此举用意，另一名亲兵又已砍下一条羊腿，粘上峰壁，比先前那条羊腿高了约有四尺。郭靖大喜，才知三长老是用羊腿建搭梯级，当斯酷寒，再无别法更妙于此。只见鲁有脚纵身而起，稳稳站在第二条羊腿之上。简长老砍下一条羊腿，向上掷去，鲁有脚接住了又再粘上。

过不多时，这“羊梯”已高达十余丈，在地下宰羊传递上去，未及粘上峰壁，已然冻结。郭靖与三长老垂下长索，将活羊吊将上去，随杀随粘。待“羊梯”建至山峰半腰，罡风吹来比地下猛烈倍增，幸好四人均是武功高手，身子虽微微摇晃，双脚在羊腿上站得极稳，兀自生怕滑溜失足，四人将长索缚在腰间，互为牵授，直忙到半夜，这“羊梯”才建到峰顶。三长老固然疲累之极，郭靖也已出了好几身大汗。

鲁有脚喘了好几口气，笑道：“官人，这可饶了小人么？”郭靖又是歉仄，又是感激，说道：“真不知该当如何报答三位才好。”鲁有脚道：“这是帮主之令，再为难的事也当遵办。谁教我们有这么一位刁钻古怪的帮主呢。”三长老哈哈大笑，面向山峰，缓缓爬下。

郭靖望着三人一步步的平安降到峰腰，这才回身，只见那山峰顶上景色瑰丽无比，万年寒冰结成一片琉璃世界，或若琼花瑶草，或似异兽怪鸟，或如山石嶙峋，或拟树枝桠槎。郭靖越看越奇，赞叹不已。料想不久黄蓉便会从“羊梯”上峰，霎时之间不禁热血如沸，面颊通红，正自出神，忽听身后格格一声轻笑。

这一笑登时教他有如雷轰电震，立即转过身来，月光下只见一个少女似笑非笑的望着他，却不是黄蓉是谁？

郭靖虽明知能和她相见，但此番相逢，终究是乍惊乍喜，疑在梦中。两人凝望片刻，相互奔近，不提防峰顶寒冰滑溜异常，两人悲喜交集，均未留意，嗤嗤两响，同时滑倒。郭靖生怕黄蓉跌伤，人未落地，运劲向前急纵，抢着将她抱住。两人睽别经年，相思欲狂，此时重会，搂住了哪里还能分开？

过了好一阵子，黄蓉轻轻挣脱，坐在一块高凸如石凳的冰上，说道：“若不是见你想得我苦，才不来会你呢。”郭靖傻傻的望着她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隔了良久，才叫了声：“蓉儿。”黄蓉应了他一声。郭靖喜悦万分，又叫道：“蓉儿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你还叫不够么？这些日子来，我虽不在你眼前，难道你每天不是叫我几十遍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黄蓉微笑道：“你见不着

我，我却常常见你。”郭靖道：“你一直在我军中，干么不让我相见？”黄蓉嗔道：“亏你还有脸问呢？你一知道我平安无恙，就会去和那华筝公主成亲。我宁可不让你知晓我的下落好。你道我是傻子么？”

郭靖听她提到华筝的名字，狂喜之情渐淡，惆怅之心暗生。

黄蓉四下一望，道：“那座水晶宫多美，咱们到里面坐下说话。”郭靖顺着她眼光瞧去，只见一大块坚冰中间空了一个洞穴，于月光下暗影朦胧，掩映生姿，真似是一座整块大水晶雕成的宫殿。

两人携手走进冰洞，挨着身子坐下。黄蓉道：“想到你在桃花岛上这般待我，你说我该不该饶你？”郭靖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蓉儿，我给你磕一百个响头赔罪。”他一本正经，当真就跪了下来，重重的磕下头去。

黄蓉嫣然微笑，伸手扶起，道：“算了罢，若是我不饶你，你就是砍掉鲁有脚一百个头，我也懒得爬这高峰呢！”郭靖喜道：“蓉儿，你真好。”黄蓉道：“有甚么好不好的？先前只道你一心一意就想给师父报仇，心里没我这个人半点影子，我自然生气啦！后来见你与欧阳锋立约，为了我肯饶他三次不死，这么说，你倒当真把我放在心上。”

郭靖摇头道：“你到这时候才知道我的心。”黄蓉又抿嘴一笑，道：“你瞧我穿的是甚么？”郭靖的眼光一直望着她脸，听到这句话才看她身上，只见她穿着一袭黑色貂裘，正是当日两人在张家口订交时自己所赠，心中一动，伸手握住了她手。

两人侵倚着坐了片刻，郭靖道：“蓉儿，我听大师父说，你在铁枪庙里被欧阳锋逼着同行，后来怎生逃出了他手掌？”黄蓉叹道：“就只可惜了陆师哥好好一座归云庄。老毒物那日逼我跟他讲解《九阴真经》，我说讲解不难，但须得有个清净所在。老毒物说这个自然，咱们去僻静之地找所寺院。我说寺院中和尚讨厌，我又不爱吃素。老毒物说那怎么办。我说太湖旁有座归云庄，风景既美，酒菜又好，只不过庄主是我朋友，未免令他放心不下。”

郭靖道：“是啊，他定然不肯去。”黄蓉道：“不，他这人可有多自大，哪把旁人放在眼内。我越是这么说，他越是要去。他说不管那庄上你有多少朋友，老毒物全对付得了。两人到了归云庄上，陆师哥父子却全不在家，原来一齐到江北宝应程大小姐府上探访亲家去啦。你知道那庄子是接着我爹爹五行八卦之术建造的。老毒物一踏进庄子，就知不妙，正想拉了我退出，可是我东一钻西一拐，早就躲了个没影没踪。他找我不到，怒起上来，一把火将归云庄烧成了白地。”

郭靖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我去归云庄找过你的，只见到满地瓦砾，哪料到竟是老毒物干的好事。”黄蓉道：“我料到他要烧庄，要大伙儿事先躲开啦。老毒物虽抓我不到，可是他当真歹毒，守着去桃花岛的途径候我，几次险些儿给他撞到，后来我索性北赴蒙古，他又随后跟着。傻哥哥，幸好你傻里傻气的，若是跟老毒物一般机灵，来个前后合围，我可不知该躲到哪里去啦。”郭靖赧然呆笑。

黄蓉道：“但最后还是你聪明，知道逼鲁有脚想计策。”郭靖道：“蓉儿，是你教我的啊。”黄蓉奇道：“我教你的？”郭靖道：“你在梦里教我的。”当下把梦中情境说了一遍。

黄蓉这次却不笑他，心中甚是感动，幽幽的道：“古人说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你这般思我念我，我其实早该与你相见了。”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以后你永远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”

黄蓉望着团团围绕山峰的云海出了一会神，忽道：“靖哥哥，我冷。”郭靖忙将身上皮裘解下，给她披在身上，道：“咱们下去罢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明晚我们再来这里，我把《九阴真经》的要义详详细细说给你听。”郭靖大感诧异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的右手本来与他的左手握着，这时用力捏了一把，说道：“我爹爹译出了真经最后那一篇中叽哩咕噜的文字，明晚我来说给你听。”郭靖心想：“这篇梵文明明是一灯大师译出来的，怎么说是她爹爹？”心头疑惑，正要再问，黄蓉又在他手上捏了一把。

他心知其间必有缘故，当下随口答应，两人一齐下峰。回到帐中，黄蓉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欧阳锋也到了秃木峰上，咱们说话之时，他就躲在后面偷听。”郭靖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啊，我竟没发觉。”

黄蓉道：“他躲在一块冰岩后面。老毒物老奸巨猾，这次却忘了冰山透明，藏不了人。我也是直到月光斜射，才隔着冰山隐隐看到他稀淡的人影。”郭靖道：“原来你提《九阴真经》甚么，是说给他听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嗯，我要骗他到山峰绝顶，咱们却撤了羊梯，教他在山峰顶上修仙练气，做一辈子活神仙。”郭靖大喜，鼓掌叫好。

次日成吉思汗下令攻城，又折了千余精锐。城头守军嘻笑辱骂。只气得成吉思汗暴跳如雷，放眼又见满野都是冻毙的蒙古马匹尸体，更是心惊。

当晚郭靖、黄蓉与丐帮三老安排停当，只待欧阳锋上得峰去，就在下面毁梯。岂知欧阳锋狡猾殊甚，却也防到了这着，远远守在一旁，不等靖蓉二人上峰，他竟不现身。

黄蓉微一沉吟，又生一计，令人备了几条长索，用石油浸得湿透。花刺子模国地底到处遍藏石油。千余年前，当地居民掘井取水，却得了石油，遇火即焚，此后便用以煮饭烧物。蒙古军亦自花刺子模百姓处夺得石油，作为燃料。

靖蓉二人背负油索上峰，将索子藏在岩石之后，然后坐在水晶宫中谈论。过不多时，欧阳锋的人影果在冰岩后面隐约显现。他轻功已练至炉火纯青之境，上峰履冰，竟是悄无声息，料想二人定难知觉。黄蓉当即说了几节经文，两人假意研讨。研讨是假，谈论的经文要旨却句句是真。欧阳锋听在耳里，但觉妙义无穷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心想我若逼那丫头，她纵然无奈说了，也必不肯说得这般详尽，在此窃听，那真是妙不可言。

黄蓉慢慢讲解，郭靖假意询问。欧阳锋心道：“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明白，当真笨得可以。”忽听峰下号角声响，甚是紧逼。郭靖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大汗点将，我得下去。”其实这号角声却是他事先安排下的。黄蓉道：“那么咱们明儿再来。”郭靖道：“上峰下峰，极是费事，在帐中说不好吗？”黄蓉道：“不，欧阳锋那老儿到处找我，此人狡狴已极，没地方躲得了他。可是凭他再奸猾十倍，也决想不到咱俩会到这山峰绝顶上来。”欧阳锋暗自得意：“嘿，莫说小小一个山峰，就是逃到天边，我也追得到你。”

郭靖道：“那么你在这里等着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可赶回。”黄蓉点头答应。郭靖径自下峰。他把黄蓉一人留在峰上，心中究是惴惴不安，但想到欧阳锋一意要偷听真经，必不致现身相害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黄蓉站起身来，自言自语：“怎么靖哥哥还不上来？这峰上不知有鬼没有？想起杨康和欧阳克，当真心里害怕，我且下去一会，再跟靖哥哥一起上来。”欧阳锋只怕被她发觉，缩在冰岩后面不敢丝毫动弹，眼见她也攀下山峰去了。

郭靖与三长老守在峰脚，一见黄蓉下来，立刻举火把点燃长索。原来郭靖下峰之时，将浸了石油的长索绕在一只只冰冻的羊腿之上。长索一路向上焚烧，羊腿受热，附在峰壁上的血冰融化，每步梯级自下而上的逐一跌落。眼见一条火蛇向上蜿蜒爬去，黑夜中映着冰雪，煞是好看。

黄蓉拍掌叫好，道：“靖哥哥，你说这次还饶不饶他？”郭靖道：“这是第三次，咱们不能失信背约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我有个法儿，既不背约，又能杀了他给你师父报仇。”郭靖大喜，叫道：“蓉儿，你真全身是计。怎么能这般妙法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那一点也不难。咱们让老毒物在峰上喝十天十夜西北风，叫他又冻又饿，熬个筋疲力尽，然后搭羊梯救他下峰，那是第三次饶他了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是啊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既饶了他三次，那就不用再跟他客气。一等他下峰，踏上平地，咱俩同时动手，再加上三位长老相助，咱们五人打一个半死不活的病夫，你说能不能杀他？”郭靖道：“那当然能够。只是这般杀了他，未免胜之不武。”黄蓉道：“嘿，跟这般歹毒狠恶之人，还讲甚么武不武呢？他害你五位师父之时，手下可曾容情了？”

想到恩师的血海深仇，郭靖不由目眦欲裂，又想欧阳锋本领高强，若是这次放过了他，以后未必再有复仇机会，当下咬牙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”

两人回到帐中，这番当真研习起《九阴真经》上的武功来，谈论之下，均觉对方一年来武功大有长进，均感欣慰。

说到后来，郭靖道：“完颜洪烈那奸贼就在这城内，我们眼睁睁的瞧着，却拿他无可如何。你倒想个攻城的妙法。”黄蓉沉吟道：“这几日我一直在想，等划过十几条计策，却没一条当真管用。”郭靖道：“丐帮兄弟之中，总有十几个轻身功夫甚是了得，再加上你我二人，咱们试试爬城如何？”黄蓉摇头道：“这城墙每一丈之内部有十几把强弓守着，别说不易爬城，即令十几人个个都冲进了城去，里面十多万守军挡住了，也必无法斩关破门。”两人长夜纵谈，这一晚竟没睡觉。

次日清晨成吉思汗又下令攻城，一万余名蒙古兵扳起弹石机，只见石弹如雨般落向城中。但守军藏身于碉堡之中，石弹摧破民房甚众，守军伤亡却少。一连三日，蒙古军百计攻击，始终不逞。

到第四日上，天空又飘下鹅毛大雪。郭靖望着峰顶道：“只怕等不到十日，欧阳锋就冻得半死了。”黄蓉道：“他内功精湛，可以熬上十天。”一语甫毕，突然两人同时惊叫，只见山峰上落下一物，正是欧阳锋的身形。黄蓉拍手喜叫：“老毒物熬不住，自行寻死啦！”随即奇道：“咦，奇怪！怎么会这样？”

只见他并非笔直下堕，身子在空中飘飘荡荡，就似风筝一般。靖、蓉二人惊诧万分，心想从这千丈高峰落下，不跌到粉身碎骨才怪，可是他下降之势怎地如此缓慢，难道老毒物当真还会妖法不成？片刻之间，欧阳锋又落下一程，二人这才看清，只见他全身赤裸，头顶缚着两个大圆球一般之物。黄蓉心念一转，已明其理，连叫：“可惜！”

原来欧阳锋被困秃木峰顶，他武功虽高，终究无法从这笔立千丈的高峰上溜下来，熬了几日冻饿，情急智生，忽然想到一法。他除下裤子，将两只裤脚都牢牢打了个结，又怕裤子不牢，将衣衫都除下来缚在裤上，双手持定裤腰，咬紧牙关纵身一跃，从山峰上跳将下来。这法子原本极为冒险，只是死中求生，除此更无他策，果然一条裤子中鼓满了气，将他下降之势大为减

弱。他不穿衣裤，双手几乎冻僵，当下仗着一身卓绝内功，强自运气周流全身，与寒气冰雪相抗。

黄蓉又好气又好笑，一时倒想不出奈何他之法。此时城内城外两军尽已瞧见，数十万人一齐仰起了头望着这空中飞人。许多小兵只道是神仙下凡，都跪在地下磕头膜拜。

郭靖看着欧阳锋落下的方向，必是堕入城中，待他离地尚有数十丈，抢过一张铁胎弓，连珠箭发，往他身上射去，心想他身在半空，无可腾挪闪避，只是想到相饶三次之约，箭头对准他大腿非致命之处。欧阳锋人在半空，却是眼观四方，见箭射到，当即弯腰弓身，双足连挥，把郭靖射上来的箭枝一一踢开。

三军喧哗声中，成吉思汗已听到郭靖的约略禀报，下令放箭。登时万弩同张，箭似飞蝗，齐向欧阳锋射去。

眼见他就是有千手万腿，也难以逐一拨落。他全身赤裸，在空中又无可腾挪闪避，势必要将他刺得刺猬相似。欧阳锋见情势危急，突然松手，登时头下脚上的倒堕下来。数十万人齐声呼喊，当真惊天动地。

只见他在半空腰间一挺，扑向城头的一面大旗。此时西北风正厉，将那大旗自西至东张得笔挺。欧阳锋左手前探，已抓住了旗角，就这么稍一借力，那大旗已中裂为二。欧阳锋一个筋斗，双脚勾住旗杆，直滑下来，消失在城墙之后。

两军见此奇事，无不骇然，一时谈论纷纷，竟忘了厮杀。

郭靖心想：“此次不算饶他，下次岂非尚要相饶一次？蓉儿定然极为不快。”哪知一转头，却见黄蓉眼含笑意，忙问：“蓉儿，甚么事高兴？”黄蓉双掌一拍，笑道：“我送一份大礼给你，你喜不喜欢？”郭靖道：“甚么礼啊？”黄蓉道：“撒麻尔罕城。”郭靖愕然不解。黄蓉道：“老毒物教了我一个破城妙法，你去调兵遣将，今晚大功可成。”当下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，只把郭靖喜得连连鼓掌。

是日未正，郭靖传下密令，命部属割破帐篷，制成一顶顶圆伞，下系坚牢革索，限一个半时辰缝成一万顶。将士尽皆起疑，心想帐篷割破，如此严寒，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一夜也是难熬，但主帅有令，只得遵从。

郭靖又令调集中供食用的牛羊，在雪峰下候命。令一个万人队在北门外布成天覆、地载、风扬、云垂四阵，专等捕帅捉将。令一个万人队在北门两侧布成龙飞、虎翼、鸟翔、蛇蟠四阵，勒逼敌军投向天地风云四阵之中；令第三个万人队轻装劲束，以候调用。

当晚饱餐战饭，两个万人队依令北开。侍到戌未亥初，郭靖派亲兵禀报大汗，敌城眼下可破，请调重兵冲城。成吉思汗得报，将信将疑，急令郭靖进帐回报。亲兵禀告：“金刀驸马此时已率部出击，只待大汗接应。”

郭靖阵中吹动号角，千余军士宰牛杀羊，将肉块冻结在高峰之上。丐帮中高来高去的好手甚多，互相传递牵援，架成了数十道“羊梯”。郭靖一声令下，当先抢上，一万名将上以长索系腰，慢慢爬上峰顶。此刻严令早传，不得发出丝毫声息。黑夜中但见数十条天矫巨龙蜿蜒上峰。

这山峰绝顶方圆不广，一万人拥得密密层层，后来者几无立足之地。郭靖令将士在腰里系上革伞，各执兵刃，跃入城中，齐攻南门。

他手掌一拍，首先跃下，数百名丐帮帮众跟着涌身跃落。这般高峰下跃，自是极险，但蒙古将士素来勇悍，日间又曾见欧阳锋从峰上降落，各人身上

革伞比他鼓气入裤之法更是稳当得多。再见主帅身先士卒，当下个个奋勇。一时之间，空中宛似万花齐放，一顶顶革伞张了开来，带着将士稳稳下堕。

黄蓉坐在峰顶冰岩之上，眼见大功告成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寻思：“成吉思汗破城与否，原本与我无关。但若靖哥哥能听我言语，倒可乘机了结一件大事。”

郭靖足一着地，立即扯下背后革伞，舞动大刀，猛向守军扫去。此时城中已有少数守军惊觉，但斗然间见到成千成万敌军从天而降，骇惶之余，哪里还有斗志？最先着地的又是丐帮帮众，个个武艺高强，接战片刻，早已攻近城门。接着蒙古军先后降落。虽有数百名军士因伞破跌毙，但十成中倒有九成多平安着地，大半受风吹荡，落入城中各处，被花刺子模军围住，或擒或杀，但落在城门左近的也有一二千人。郭靖令半数抵挡敌军，半数斩关开城。

成吉思汗见到郭靖所部飞降入城，惊喜交集，当即尽点三军，攻向城边，只见南门大开，数百名蒙古军执矛守住。当下几个千人队蜂涌冲入，里应外合，奋勇攻杀。十余万守军张惶失措，不知敌军从何而来。蒙古军一面厮杀，一面到处浇泼石油放火。城中大火冲天，花刺子模兵更是乱成一团。

未及天明，守军大溃。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未得报北门尚无敌军，当即开城北奔。哪知郭靖的一个万人队早就候在两侧，箭矛齐施，大杀一阵。摩诃未无心恋战，命完颜洪烈率兵殿后，自己在亲兵拥护下当先逃命。

郭靖一心要拿完颜洪烈，乱军中见他金盔闪动，率军急追。花刺子模军虽败，毕竟人数众多，此时困兽之斗，个个情急拚命。郭靖兵少，阻拦不住，前面快马不住报来，说道敌军即将突围。

郭靖想起兵法有云：“饵兵勿食，归师勿遏。围师必阙，穷寇莫追。”当即下令变阵，令旗展处，天地风云四阵让开通路，数万花刺子模军疾冲而过，又见令旗扬起，号炮响动，四阵重又合围。此时敌军只剩殿后万余人，虽皆精锐，然败军之余，士无斗志，尽数为郭靖部属所擒。郭靖检点俘虏，却不见完颜洪烈在内，此仗虽获全胜，仍是不免快快。

待到天明，城中残敌肃清。成吉思汗在摩诃未王宫大集诸将。

郭靖正在整军，查点慰抚部下伤亡，听得大汗的金角吹动，忙循声赶去，奔到王宫前面广场，见宫门旁站着一小队军士，黄蓉与鲁有脚等三长老都在其内。黄蓉双手一拍，两名小军抬上一只大麻袋。她笑道：“喂，你猜猜这里面是甚么？”郭靖笑道：“这城中千奇百怪的物事都有，怎猜得着？”黄蓉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定要教你欢喜。”

郭靖忽地想起，莫非她在城中寻到甚么美貌女子，来开自己一个玩笑？当下摇头道：“我不要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当真不要？”

见到了可别改口。”

她将麻袋一抖，袋中果然跌出一个人来，只见他头发散乱，满脸血污，披着一件花刺子模兵所穿的皮袄。看他面目时，赫然是大金国赵王完颜洪烈。郭靖大喜，道：“妙极了，你从哪里捉来？”黄蓉道：“我见败兵从北门出来，一队兵打着赵王旗号，一个金盔锦袍的将军领军奔东。我想完颜洪烈这厮狡猾得紧，败军之后决不会公然打起赵王旗号，定是个金蝉脱壳之计。旗号打东，他必定向西遁逃，当下与鲁长老等在西边埋伏，果然拿到这厮。”郭靖向她深深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蓉儿，你为我报了先父之仇，我真不知说甚么好。”

黄蓉抿嘴笑道：“那也是碰巧罢啦。你立下此功，大汗必有重赏，那才教好呢。”郭靖道：“我也没甚么想要的。”黄蓉向旁走开，低声道：“你过来。”郭靖跟了过去。黄蓉道：“这世上难道你真没甚么想要的了？”郭靖一怔，道：“我只要一样，就是盼望永远不和你分离。”黄蓉微笑道：“今日你立此大功，纵然有甚么事触犯大汗，我想他也决不会生气发作。”郭靖“嗯”了一声，还未明白。黄蓉道：“此刻你若是求他封甚么官爵，他必答应。但若求他不封你甚么官爵，他也难以拒绝。要紧的是须得要他先行亲口言明，不论你求甚么，他都许可。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！”

黄蓉听他说了“是啊”两字，不再接口，只是搔头，恼道：“你这金刀驸马做得挺美，是不是？”这句话才把郭靖说得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嗯，我明白啦。你叫我去向大汗辞婚，叫他答允在先，待我说出口后难以拒绝。”黄蓉愠道：“那可全凭你自己了，说不定你想做驸马爷呢？”郭靖道：“蓉儿，华筝妹子待我一片真心，可是我对她始终情若兄妹。起初我拘于信义，不便背弃婚约，若是大汗肯收回成命，那当真两全其美。”

黄蓉心中甚喜，向他微笑斜睨。郭靖欲待再说，忽听宫中二次金角响起，伸手在黄蓉手上一握，说道：“蓉儿，你听我好音。”当下押着完颜洪烈进官朝见大汗。

成吉思汗见郭靖进来，心中大喜，亲下宝座迎接，携着他手上殿，命左右搬来一张锦凳，叫他坐在自己身旁。待听郭靖说起拿到完颜洪烈，成吉思汗更喜，见完颜洪烈俯伏在地，提起右足踏在他的头上，笑道：“当时你到蒙古来耀武扬威，可曾想到也有今日？”完颜洪烈自知不免一死，抬头说道：“当时我金国兵力强盛，恨不先灭了你小小蒙古，致成今日之患。”成吉思汗大笑，命亲兵牵将出去，就在殿前斩首。郭靖想起父亲大仇终于得复，心中又喜又悲。

成吉思汗道：“我曾说破城擒得完颜洪烈者，此城子女玉帛全数赏他，你领兵点收去罢。”郭靖摇头道：“我母子受大汗恩庇，足够温饱，奴仆金帛，多了无用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好，这正是英雄本色。那么你要甚么？但有所求，我无不许可。”郭靖离座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欲求大汗一事，请大汗勿怒。”成吉思汗笑道：“你说罢。”

郭靖正欲说出辞婚之事，忽听得远处传来成千成万人的哭叫呼喊之声，震天撼地，惊心动魄。殿上诸将尽皆跃起，抽出长刀，只道城中投降了的花刺子模军民突然起事，都要奔出去镇压。成吉思汗笑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这狗城不服天威，累得我损兵折将，又害死了我爱孙，须得大大洗屠一番。大家都去瞧瞧。”当下离座步出，诸将跟随在后。

众人出宫后上马驰向西城。但听得哭叫之声愈来愈是惨厉。一出城门，只见数十万百姓奔逃哭叫，推拥滚扑，蒙古兵将乘马来回奔驰，手舞长刀，向人群砍杀。

原来蒙古人命令居民尽数出城，不得留下一个。当地居民初时还道是蒙古人点阅户口，以防藏匿奸细，哪知蒙古军先搜去居民全部兵器，再点出诸般巧手工匠，随即在人丛中拉出美貌的少妇少女，以绳索缚起。撒麻尔罕居民此时才知大难临头，有的欲图抵抗，当场被长刀长矛格毙。蒙古军十几个千人队齐声呐喊。向人丛冲去，举起长刀，不分男女老幼的乱砍。这一场屠杀当真是惨绝人寰，自白发苍苍的老翁，以至未离母亲怀抱的婴儿，无一得以幸免。当成吉思汗率领诸将前来察看时，早已有十余万人命丧当地，四下

里血肉横飞，蒙古马的铁蹄踏着遍地尸首，来去屠戮。

成吉思汗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杀得好，杀得好，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”郭靖看了片刻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驰到成吉思汗马前，叫道：“大汗，你饶了他们罢。”成吉思汗手一摆，喝道：“尽数杀光，一个也不留。”郭靖不敢再说，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人丛中逃了出来，扑在一个被战马撞倒的女子身上，大叫：“妈妈！”一名蒙古兵疾冲而过，长刀挥处，母子两人斩为四段。那孩子的双手尚自牢牢抱着母亲。

郭靖胸中热血沸腾，叫道：“大汗，你说过这城中的子女玉帛都是我的，怎么你又下令屠城？”成吉思汗一怔，笑道：“你自己不要的。”郭靖道：“你说不论我求你甚么，你都许可，是么？”成吉思汗点头微笑。郭靖大声道：“大汗言出如山，我求你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。”

成吉思汗大为惊诧，万想不到他会恳求此事，但既已答应，岂能反悔？心中极为恼怒，双目如要喷出火来，瞪着郭靖，手按刀柄，喝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当真求我此事？”

诸王众将见大汗发怒，都是吓得心惊胆战。成吉思汗左右一列排开，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勇将，刚猛剽悍，视死如归，但大汗一怒，却是人人不寒自栗。

郭靖从未见成吉思汗如此凶猛的望着自己，也是极为害怕，身子不由得微微打战，说道：“只求大汗饶了众百姓的性命。”

成吉思汗低沉着嗓子道：“你不后悔？”郭靖想起黄蓉教他辞婚，现下放过这个良机，终身要失去大汗的欢心，那也罢了，而自己与黄蓉的良缘却也化为流水，但眼见这数十万百姓呼叫哀号的惨状，如何能见死不救？当即昂然道：“我不后悔。”

成吉思汗听他声音发抖，知道他心中害怕，但仍是鼓勇强求，也不禁佩服他的倔强，拔出长刀，叫道：“收兵！”亲兵吹起号角，数万蒙古骑兵身上马上都是溅满鲜血，从人丛中纵马而出，整整齐齐的排列成阵。

成吉思汗自任大汗以来，从无一人敢违逆他的旨意，这次被郭靖硬生生的将他屠城之令扼住，心中甚是恼怒，大叫一声，将长刀重重掷在地下，驰马回城。诸将都向郭靖横目而视，心想大汗盛怒之下，不知是谁倒霉，难免要吃苦头。攻破撒麻尔罕城后本可大掠大杀数日，这么一来，破城之乐是全盘落空了。

郭靖知道诸将不满，也不理会，骑着小红马慢慢向僻静之处走去。此时大战初过，城内城外成千成万座房屋兀自焚烧，遍地都是尸骸，雪满平野，尽染赤血。他想：“战祸之惨，一至于斯。我为了报父亲之仇，领兵来杀了这许多人。大汗为了要征服天下，杀人更多。可是千万将士百姓却又犯了甚么罪孽，落得这般肝脑涂地，骨弃荒野？”他越想心中越是不安：“我破城为父报仇，却害死了这许多人，到底该是不该？”

他一人一骑，在荒野中走来走去，苦苦思索，直到天黑，才回到城中宿营之处。来到营门，只见大汗的两名亲兵候在门外，上前行礼，禀道：“大汗宣召驸马爷，小人相候已久，请驸马爷快去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我日间逆了大汗旨意，他要将我斩首也未可知。事已如此，只好相机行事。”当下招手命自己的一名亲兵过来，低声嘱咐了几句，叫他急速报与鲁有脚知道，自己径行入宫。他惴惴不安，但打定了主意：“不管大汗如何威逼震怒，我总是不收回饶赦满城百姓的求恳。他是大汗，不能食

言。”

他满心以为成吉思汗必在大发脾气，哪知走到殿门，却听得大汗爽朗的大笑之声一阵阵从殿中传出。郭靖不由得微感诧异。加快脚步走进殿去，只见成吉思汗身旁坐着一人，脚边又坐着一个少女，倚在他的膝上。坐着的童颜白发，原来是长春子丘处机，脚边的少女却是华筝公主。

郭靖大喜，忙奔上相见。成吉思汗从侍从手中抢过一枝长戟，掉过头来，戟杆往郭靖头上猛击下去。郭靖一惊，侧头让开，这一杆打在他的左肩，崩的一声，戟杆断为两截。成吉思汗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小家伙，就这么算了。若不是瞧在丘道长和女儿份上，今日要杀你的头。”

华筝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爹，我不在这儿，你定是尽欺侮我郭靖哥哥。”成吉思汗将断戟往地下一掷，笑道：“谁说的？”华筝道：“我亲眼见啦，你还赖呢。因此我不放心，要和丘道长一起来瞧瞧。”

成吉思汗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拉着郭靖，笑道：“大家坐着别吵，听丘道长读诗。”

原来丘处机在烟雨楼斗剑后，眼见周伯通安好无恙，又知害死了谭处端的正凶是欧阳锋，当下与马钰等向黄药师郑重谢罪。全真六子后来遇到柯镇恶，得悉备细，都是不胜浩叹。丘处机想起收徒不慎，对杨康只授武功而不将他带出王府，少年人习于富贵，把持不定，终于落此下场，更是自责甚深。这日得到成吉思汗与郭靖来信，心想蒙古人并吞中国之势已成，难得成吉思汗前来相邀，正好乘机进言，若能启他一念之善，便可令普天下千千万万百姓免于屠戮，实是无量功德，心中又挂念郭靖，当下带了十余名弟子冒寒西来。

丘处机见郭靖经历风雪，面目黧黑，身子却更为壮健，甚是欣喜。郭靖未到之时，他正与成吉思汗谈论途中见闻，说有感于风物异俗，做了几首诗，当下捋须吟道：“十年兵灾万民愁，千万中无一二留。去岁幸逢慈诏下，今春须合冒寒游。不辞岭北三千里，仍念山东二百州。穷急漏诛残喘在，早教生民得消忧。”一名通晓汉语的文官名叫耶律楚材，将诗义译成蒙古语。成吉思汗听了，点头不语。

丘处机向郭靖道：“当年我和你七位师父在烟雨楼头比武，你二师父从我怀中摸去了一首未成律诗。此番西来，想念七位旧友，终于将这首诗读成了。”当下吟道：“‘自古中秋月最明，凉风届候夜弥清，一天气象沉银汉，四海鱼龙耀水精。’这四句是你二师父见过的，下面四句是我新作，他却见不到了：‘吴越楼台歌吹满，燕秦部曲酒肴盈。我之帝所临河上，欲罢干戈致太平。’”郭靖想到江南七怪，不禁泪水盈眶。

成吉思汗道：“道长西来，想必已见我蒙古兵威，不知可有诗歌赞咏否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一路见到大汗攻城掠地之威，心中有感，也做了两首诗。第一首云：‘天苍苍兮临下上，胡为不救万灵苦？万灵日夜相凌迟，饮气吞声死无语。仰天大叫天不应，一物细琐徒劳形。安得大千复混沌，免教造物生精灵。’”

耶律楚材心想大汗听了定然不喜，一时踌躇不译。丘处机不予理会，续念道：“我第二首是：‘呜呼天地广开辟，化生众生千万亿。暴恶相侵不暂停，循环受苦知何极。皇天后土皆有神，见死不救知何因？下土悲心却无福，徒劳日夜含酸辛？’”

这两首诗虽不甚工，可是一股悲天悯人之心，跃然而出。郭靖日间见到

屠城的惨状，更是感慨万分。成吉思汗道：“道长的诗必是好的，诗中说些甚么，快译给我听。”耶律楚材心想：“我曾向大汗进言，劝他少杀无辜百姓，他哪里理睬。幸得这位道长深有慈悲心肠，作此好诗，只盼能说动大汗。”当下照实译了。成吉思汗听了不快，向丘处机道：“听说中华有长生不老之法，盼道长有以教我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长生不老，世间所无，但道家练气，实能却病延年。”成吉思汗问道：“请问练气之道，首要何在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成吉思汗问道：“何者为善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”成吉思汗默然。

丘处机又道：“中华有部圣书，叫作《道德经》，吾道家奉以为宝。‘天道无亲’、‘圣人无常心’云云，都是经中之言。经中又有言道：‘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’”

丘处机一路西行，见到战祸之烈，心中恻然有感，乘着成吉思汗向他求教长生延年之术，当下反复开导，为民请命。

成吉思汗以年事日高，精力骀衰，所关怀的只是长生不老之术，眼见丘处机到来，心下大喜，只道纵不能修成不死之身，亦必可获知增寿延年之道，岂知他翻来覆去总是劝告自己少用兵、少杀人，言谈极不投机，说到后来，对郭靖道：“你陪道长下去休息罢。”

注：

一、花刺子模为回教大国，国境在今苏联南部、阿富汗、伊朗一带。撒麻尔罕城在今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境内。据《元史》载，成吉思汗攻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时，曾以石油浇屋焚烧，城因之破。

二、据史籍载，丘处机与成吉思汗来往通信三次，始携弟子十八人经昆仑赴雪山相见。弟子李志常撰有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一书，备记途中经历，此书今尚行世。

第三十八回 锦囊密令

郭靖解下长衣，执住一端，纵马驰过。欧阳锋伸手拉住长衣的另一端。郭靖双腿一夹，大喝一声。小红马奋力前冲，波的一声响，将欧阳锋从软沙中直拔出来，在雪地里拖曳而行。

郭靖陪了丘处机与他门下十八名弟子李志常、尹志平、夏志诚、于志可，张志素、王志明、宋德方等辞出。来到宫外，只见黄蓉与鲁、简、梁三长老以及千余名丐帮帮众，都骑了马候在宫外。

眼见郭靖出宫，黄蓉拍马迎上，笑问：“没事吗？”郭靖笑道：“运气不错，刚碰着丘道长到来，大汗心情正好。”黄蓉向丘处机行礼见过，对郭靖道：“我怕大汗发怒要杀你，领人在这里相救。大汗怎么说？答应了你辞婚么？”郭靖踌躇半晌，道：“我没辞婚。”黄蓉一怔，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蓉儿你千万别生气，因为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华筝公主从官中奔出，大声叫道：“郭靖哥哥。”

黄蓉见到是她，脸上登时变色，立即下马，闪在一旁。郭靖待要对她解释，华筝却拉住了他手，说道：“你想不到我会来罢？你见到我高不高兴？”郭靖点点头，转头寻黄蓉时，却已人影不见。

华筝一心在郭靖身上，并未见到黄蓉，拉着他手，咕咕呱呱的诉说别来相思之情。郭靖暗暗叫苦：“蓉儿必道我见到华筝妹子，这才不肯向大汗辞婚。”华筝所说的话，他竟一句也没有听进耳里。华筝说了一会，见他呆呆出神，嗔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我大老远的赶来瞧你，你理也不理人家？”

郭靖道：“妹子，我挂志着一件要事，先得去瞧瞧，回头再跟你说话。”嘱咐亲兵款待丘处机，径行奔回营房去找黄蓉。亲兵说道：“黄姑娘回来拿了一幅画，出东门去了。”郭靖惊问：“什么画？”那亲兵道，“就是驸马爷常常瞧的那幅。”郭靖更惊，心想：“她将这画拿去，显是跟我决绝了。我什么都不顾啦，随她南下便是。”匆匆留了字条给丘处机，跨上小红马出城追去。

那小红马脚力好快，郭靖生怕找不着黄蓉，心中焦急，更是不住的催促，转眼之间，已奔出数十里，城郊人马杂沓，尸骸纵横，一到数十里外，放眼但见一片茫茫白雪，雪地里却有一道马蹄印笔直向东。郭靖心中甚喜，“小红马脚力之快，天下无双，再过片刻，必可追上蓉儿。我和她同去接了母亲，一齐南归。华筝妹子纵然怪我，那也顾不得了。”

又奔出十余里，只见马蹄印转而向北，蹄印之旁突然多了一道行人的足印。这足印甚是奇特，双脚之间相距几有四尺，步子迈得如此之大，而落地却轻，只陷入雪中数寸。郭靖吃了一惊：“这人轻身功夫好生厉害。”随即想到：“左近除欧阳锋外，更无旁人有此功夫，难道他在追赶蓉儿？”

想到此处，虽在寒风之下，不由得全身出汗。那小红马甚通灵性，知道主人追踪蹄印，不待郭靖控缰指示，顺着蹄印一路奔了下去。只见那足印始终是在蹄印之旁，但数里之后，这一对印痕在雪地中忽尔折西，忽尔转南，弯来绕去，竟无一段路是直行的。郭靖心道：“蓉儿必是发现欧阳锋在后追赶，故意绕道。但雪中蹄痕显然，极易追踪，老毒物自是紧追不舍。”

又驰出十余里，蹄印与足印突然与另外一道蹄印足形重叠交叉。郭靖下马察看，瞧出一道在先，一道在后，望着雪地中远远伸出去的两道印痕，斗然醒悟：“蓉儿使出她爹爹的奇门之术，故意东绕西转的迷惑欧阳锋，教他

兜了一阵，又回上老路。”

他跃上马背，心中又喜又忧，喜的是欧阳锋多半再也追不上黄蓉，忧的是蹄印杂乱，自己却也失了追寻他的线索，站在雪地中呆了一阵，心想，“蓉儿绕来绕去，终究是要东归，我只是向东追去便了。”跃上马背，认明了方位，径向东行。奔驰良久，果然足印再现，接着又见远处青天与雪地相交之处有个人影。

郭靖纵马赶去，远远望见那人正是欧阳锋。这时欧阳锋也已认出郭靖，叫道：“快来，黄姑娘陷进沙里去啦。”

郭靖大吃一惊，双腿一夹，小红马如箭般疾冲而前。待离欧阳锋数十丈处，只感到马蹄忽沉，踏到的不再是坚实硬地，似乎白雪之下是一片泥沼。小红马也知不妙，急忙拔足斜着奔出，再绕弯奔到临近，只见欧阳锋绕着一株小树急转圈子，片刻不停。郭靖大奇，“他在闹什么玄虚？”一勒缰绳，要待驻马相询，哪知小红马竟不停步，疾冲奔去，随又转回。

郭靖随即醒悟，“原来地下是沼泽软泥，一停足立即陷下。”转念一想，不由得大惊，“莫非蓉儿闯到了这里？”向欧阳锋叫道：“黄姑娘呢？”欧阳锋足不停步的奔驰来去，叫道，“我跟着她马蹄足印一路追来，到了这里，就没了踪迹。你瞧！”说着伸手向小树上一指。

郭靖纵马过去，只见树枝上套着一个黄澄澄的圈子。小红马从树旁擦身驰过，郭靖手一伸，拿起圈子，正是黄蓉束发的金环。他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中跳了出来，圈转马头，向东直奔，驰出里许，只见雪地里一物熠熠生光。他从马背上俯下身来，长臂拾起，却是黄蓉襟头常佩的一朵金镶珠花。他更是焦急，大叫：“蓉儿，蓉儿，你在哪里？”极目远望，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，没见一个移动的黑点，又奔出数里，左首雪地里铺着一件黑貂裘，正是当日在张家口自己所赠的。

他令小红马绕着貂裘急兜圈子，大叫，“蓉儿！”声音从雪地上远远传送出去，附近并无山峰，竟连回音也无一声。郭靖大急，几欲哭出声来。

过了片刻，欧阳锋也跟着来了，叫道：“我要上马歇歇，咱们一块寻黄姑娘去。”郭靖怒道，“若不是你追赶，她怎会奔到这沼泽之中？”双腿一夹，小红马急窜而出。

欧阳锋大怒，身子三起三落，已跃到小红马身后，伸手来抓马尾。郭靖没料想他来得如此迅捷，一招“神龙摆尾”，右掌向后拍出，与欧阳锋手掌相交，两人都是出了全力。郭靖被欧阳锋掌力一推，身子竟离鞍飞起，幸好红马向前直奔，他左掌伸出，按在马臀，借力又上了马背。

欧阳锋却向后倒退了两步，由于郭靖这一推之力，落脚重了，左脚竟深陷入泥，直没至膝。欧阳锋大惊，知道在这流沙沼泽之地，左脚陷了，若是用力上拔提出左脚，必致将右脚陷入泥中，如此愈陷愈深，任你有天大本事也是难以脱身。情急之下横身倒卧，着地滚转，同时右脚用力向空踢出，一招“连环鸳鸯腿”，凭着右脚这一踢之势，左足跟着上踢，泥沙飞溅，已从陷坑中拔出。

他翻身站起，只听得郭靖大叫“蓉儿，蓉儿！”一人一骑，已在里许之外，遥见小红马跑得甚是稳实，看来已走出沼泽，当下跟着蹄印向前疾追，愈跑足下愈是松软，似乎起初尚是沼泽边缘，现下已踏入了中心。他连着了郭靖三次道儿，最后一次在数十万人之前赤身露体，狼狈不堪，旁人佩服他武艺高强，他自己却认为是生平的奇耻大辱。此时与郭靖单身相逢，好歹也

要报了此仇，纵冒奇险，也是不肯放过这个良机，何况黄蓉生死未知，也决不能就此罢休，当下施展轻功，提气直追。

这番轻功施展开来，数里之内，当真是疾逾奔马。郭靖听得背后踏雪之声，猛回头，只见欧阳锋离马尾已不过数丈，一惊之下，急忙催马。

一人一骑，顷刻间奔出十多里路。郭靖仍是不住呼叫：“蓉儿！”但眼见天色渐暗，黄蓉出现的机缘愈来愈是渺茫，他呼喊声自粗嘎而嘶哑，自哽咽而变成哭叫。小红马早知危险，足底愈软，起步愈快，到得后来竟是四蹄如飞，犹似凌空御风一般。汗血宝马这般风驰电掣般全速而行，欧阳锋轻功再好，时刻一长，终于呼吸迫促，腿劲消减，脚步渐渐慢了下来。小红马身上也是大汗淋漓，一点点的红色汗珠溅在雪地上，鲜艳之极，颗颗蹄印之旁，宛如开了朵朵樱花。

待驰到天色全黑，红马已奔出沼泽，早把欧阳锋抛得不知去向。郭靖心想：“蓉儿的坐骑无此神骏，跑不到半里，就会陷在沼泽中动弹不得。我宁教性命不在，也要设法救他。”他明知黄蓉此时失踪已久，若是陷在泥沙之中，纵然救起，也已返魂无术，这么想也只是自行宽慰而已。他下马让红马稍息片刻，抚着马背叫道：“马儿啊马儿，今日休嫌辛苦，须得拚着命儿再走一遭。”

他跃上马鞍，勒马回头。小红马害怕，不肯再踏入软泥，但在郭靖不住催促之下，终于一声长嘶，拨刺刺放开四蹄，重回沼泽。它知前途尚远，大振神威，越奔越快。

正急行间，猛听得欧阳锋叫道：“救命，救命。”郭靖驰马过去，白雪反射微光下只见他大半个身子已陷入泥中，双手高举，在空中乱抓乱舞，眼见泥沙慢慢上升，已然齐胸，一抵口鼻，不免窒息毙命。

郭靖见他这副惨状，想起黄蓉临难之际亦必如此，胸中热血上涌，几乎要跃下马来，自陷泥中。欧阳锋叫道：“快救人哪！”郭靖切齿道：“你害死我恩师，又害死了黄姑娘，要我相救，再也休想。”欧阳锋厉声道：“咱们曾击掌为誓，你须饶我三次。这次是第三次，难道你不顾信义了？”郭靖垂泪道，“黄姑娘已不在人世，咱们的盟约还有何用处？”

欧阳锋破口大骂。郭靖不再理他，纵马走开。奔出数十丈，听得他惨厉的呼声远远传来，心下终是不忍，叹了口气，回马过来，见泥沙已陷到他颈边。郭靖道：“我救你便是。但马上骑了两人，马身吃重，势必陷入泥沼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你用绳子拖我。”郭靖未携带绳索，转念间解下长衣，执住一端，纵马驰过他身旁。欧阳锋伸手拉住长衣的另一端，郭靖双腿一夹，大喝一声。小红马奋力前冲，波的一声响，将欧阳锋从软沙之中直拔出来，在雪地里拖曳而行。

若是向东，不久即可脱出沼泽，但郭靖悬念黄蓉，岂肯就此罢休？当下纵马西驰。欧阳锋仰天卧在雪上，飞速滑行，乘机喘息运气。小红马骎骎，奔腾骏发，天未大明，又已驰过沼泽，只见雪地里蹄印点点，正是黄蓉来时的踪迹，可是印在人亡，香魂何处？郭靖跃下马来，望着蹄印呆呆出神。

他心里伤痛，竟忘了大敌在后，站在雪地里左手牵着马缰，右手挽了貂裘，极目远眺，心摇神驰，突觉背上微微一触，待得惊觉急欲回身，只觉欧阳锋的手掌已按在自己背心“陶道穴”上。欧阳锋那日从沙坑中钻出，也是被郭靖如此制住，此时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不禁乐得哈哈大笑。

郭靖哀伤之余，早将性命置之度外，淡然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咱们可不

曾立约要你饶我。”欧阳锋一怔，他本想将郭靖尽情折辱一番，然后杀死，哪知他竟无求生之想，当即了然：“这傻小子和那丫头情义深重，我若杀他，倒遂了他殉情的心愿。”转念又想，“那丫头既已陷死沙中，倒要着落在他身上译解经文。”当下提着郭靖手膀，跃上马背，两人并骑，向着南边山谷中驰去。

行到已牌时分，见大道旁有个村落。欧阳锋纵马进村，但见遍地都是尸骸，因天时寒冷，尸身尽皆完好，死时惨状未变，自是被蒙古大军经过时所害的了。欧阳锋大叫数声，村中静悄悄地竟无一人，只有几十头牛羊高鸣相和。欧阳锋大喜，押着郭靖走进一间石屋，说道，“你现下为我所擒，我也不来杀你。只要打得过我，你就可出去。”说着去牵了一条羊来宰了，在厨下煮熟。

郭靖望着他得意的神情，越看越是愤恨。欧阳锋抛一只熟羊腿给他，说道，“等你吃炮了，咱们就打。”郭靖怒道：“要打便打，有甚么饱不饱的？”飞身而起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欧阳锋举手挡开，回了一拳。顷刻之间，两人在石屋之间打得桌翻凳倒。

拆了三十余招，郭靖究竟功力不及，被欧阳锋抢上半步，右掌抹到了腋下。郭靖难以闪避，只得停手待毙，哪知欧阳锋竟不发劲，笑道：“今日到此为止，你练几招真经上的功夫，明日再跟你打过。”

郭靖“呸”了一声，坐在一张翻转的凳上，拾起羊腿便咬，心道：“他有心要学真经功夫的诀窍，盼我演将出来，便可从旁观摩，我偏不上当。他要杀我，就让他杀好了……嗯，他刚才这一抹，我该当如何拆解？”遍思所学的诸般拳术掌法，并无一招可以破解，却想起真经上载得有一门“飞絮劲”的巧劲，似可将他这一抹化于无形。

他心想：“我自行练功，他要学也学不去。”当下将一只羊腿吃得干干净净，盘膝坐在地下，想着经中所述口诀，依怯修习。他自练成《易筋锻骨篇》后，基础扎稳，又得一灯大师传授，经中要旨早已了然于胸，如“飞絮劲”这等功夫只是末节，用不到两个时辰，已然练就，斜眼看欧阳锋时，见他也坐着用功，当下叫道：“看招！”身未站直，已挥掌劈将过去。

欧阳锋回掌相迎，斗到分际，他依样葫芦又是伸掌抹到了郭靖腋下。突觉手掌一滑，斜在一旁，身子不由自主的微微前倾，郭靖左掌已顺势向他颈中斩落。欧阳锋又惊又喜，索性加力前冲，避过了这一招斩势，回身叫道：“好功夫，这是经中的么？叫甚么名字？”郭靖道：“沙察以推，爰末琴儿。”欧阳锋一怔，随即想到这是经中的古怪文字，心想，“这傻小子一股牛劲，只可巧计诈取，硬逼无用。”掌势一变，又和他斗在一起。

两人缠斗不休，郭靖一到输了，便即住手，另练新招。当晚郭靖坦然而卧，欧阳锋却是提心吊胆，既害怕半夜偷袭，又恐他乘黑逃走。

两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余，将村中的牛羊几乎吃了一半。这一个多月之中，倒似欧阳锋硬逼郭靖练功。欧阳锋武学深邃，瞧着郭靖练功前后的差别，也悟到了不少经中要旨，但以之与所得的经文参究印证，却又全然难以贯通。他越想越是不解，便逼得郭靖越紧，这么一来，郭靖的功夫在这月余之中竟然突飞猛进。欧阳锋不由得暗暗发愁：“如此下去，我尚未参透真经要义，打起来却要不是这傻小子的对手了。”

郭靖初几日满腔愤恨，打到后来，更激起了克敌制胜之念，决意和他拚斗到底，终究要凭真功夫杀了他才罢，明知此事极难，却是毫不气馁，怒火

稍抑，坚毅愈增。这一日他在村中死尸身畔拾到一柄铁剑，便即苦练兵刃，使剑与欧阳锋的木杖过招。欧阳锋本使蛇杖，当日与洪七公舟中搏斗，蛇杖沉入大海，后来另铸钢杖，缠上怪蛇，被困冰柱后又被鲁有脚收了毁去。现下所用的只是一根寻常木棍，更无怪蛇助威，然而招术奇幻、变化无穷，累次将郭靖的铁剑震飞，若是杖上有蛇，郭靖自是更难抵挡了。

耳听得成吉思汗的大军东归，人喧马嘶，数日不绝，两人激斗正酣，于此毫不理会。这一晚大军过完，耳边一片清静。郭靖挺剑而立，心想，“今晚虽然不能胜你，但你的木杖却无论如何震不掉我的剑了。”他急欲一试练成的新招，静候敌手先攻，忽听得屋外有人喝道：“好奸贼，往哪里逃？”清清楚楚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口音。

欧阳锋与郭靖相顾愕然，均想：“怎么他万里迢迢的也到西域来啦？”两人正欲说话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两个人一先一后的奔近石屋。村中房屋不少，可是仅这石屋中点着灯火。欧阳锋左手挥处，一股劲气飞出，将灯灭了。就在此时，大门呀的一声推开，一人奔了进来，后面那人跟着追进，自是周伯通了。

听这两人的脚步声都是轻捷异常，前面这人的武功竟似不在周伯通之下。欧阳锋大是惊疑，“此人居然能逃得过老顽童之手，当世之间，有此本领的屈指可数。若是黄药师或洪七公，老毒物可大大不妙。”当即筹思脱身之计。

只听得前面那人纵身跃起，坐在梁上。周伯通笑道，“你跟我捉迷藏，老顽童最是开心不过，可别再让你溜出去了。”黑暗中只听他掩上大门，搬起门边的大石撑在门后，叫道：“喂，臭贼，你在哪里？”一边说，一边走来走去摸索。郭靖正想出声指点他敌人是在梁上，周伯通突然高跃，哈哈大笑，猛往梁上那人抓去。原来他早听到那人上梁，故意在屋角里东西摸索，教敌人不加提防，然后突施袭击。

梁上那人也是好生了得，不等他手指抓到，已一个筋斗翻下，蹲在北首。周伯通嘴里胡说八道，心中对他却也甚是忌惮，留神倾听那人所在，不敢贸然逼近。静夜之中，他依稀听到有三个人呼吸之声，心想这屋中灯火戛然而灭，果然有人，只是干么不作声，想是吓得怕了，于是叫道：“主人别慌，我是来拿一个小贼，捉着了马上出去。”他想常人喘气粗重，年功精湛之人呼吸缓而长，轻而沉，稍加留心，极易分辨。哪知侧耳听去，东西北三面三人个个呼吸低缓。周伯通一惊非小，叫道：“好贼子，原来在这里伏下了帮手。”

郭靖本待开言招呼，转念一想：“欧阳锋窥伺在旁，周大哥所追的也是个劲敌，我且不表露身分，俟机助他的为是。”

周伯通一步一步走近门边，低声道，“看来老顽童捉人不到，反要让人捉了去。”心下计议已定，只要局势不妙，立时夺门而出。

就在此时，远处喊声大作，蹄声轰轰隆隆，有如秋潮夜至，千军万马，杀奔前来。

周伯通叫道：“你们帮手越来越多，老顽童可要失陪了。”说着伸手去搬门后的大石，似要出门逃走，突然双手举起大石，往他所追之人的站身处掷去。这块大石份量着实不轻，欧阳锋每晚搬来撑在门后，郭靖若是移石开门，他在睡梦中必可醒觉。

欧阳锋耳听得风声猛劲，心想老顽童掷石之际，右侧必然防御不到，我

先将他毙了，眼前少了祸患，日后华山二次论剑更去了一个劲敌。心念甫动，身子已然蹲下，双手齐推，运“蛤蟆功”直击过去。他蹲在西端，这一推自西而东，势道凌厉之极。郭靖与他连斗数十日，于他一举一动都已了然于胸，虽在黑夜之中，一听得这股劲风，已知他忽向周伯通施袭，当即跨步上前，一招“亢龙有悔”急拍而出。站在北首那人听到大石掷来，也是弯腿站定马步，双掌外翻，要以掌力将大石反推出去伤敌。

四人分站四方，劲力发出虽有先后，力道却几乎不分上下。那大石被四股力道从东南西北一逼，飞到屋子中心落下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将一张桌子压得粉碎。

这一声巨响震耳欲聋，周伯通觉得有趣，不禁纵声大笑。但他的笑声到后来竟连自己也听不见了，原来成千成万的军马已奔进村子。但听得战马嘶叫声、兵器撞击声、士兵呼喊声乱成一团。郭靖听了军士的口音，知是花刺子模军队败入村中，意图负隅固守。但布阵未定，蒙古军已随后赶到，只听马蹄击地声、大旗展风声、呐喊冲杀声、羽箭破空声自远而近。跟着短兵相接，肉搏厮杀，四下里不知有多少军马在大呼酣斗。

突然有人推门，冲了进来。周伯通一把抓起，甩了出去，捧起大石，又挡在门后。

欧阳锋一击不中，心想反正已被他发现踪迹。叫道，“老顽童，你知我是谁？”周伯通隐约听到人声，但分辨不出说话，左手护身，右手伸出去便抓。欧阳锋右手勾住他手腕，左手反掌拍出。周伯通接了一招，惊叫：“老毒物，你在这里？”身形微晃，抢向左首，身子已侧了过来，就在那时，北首那人乘隙而上，发掌向他背后猛击。周伯通右手向欧阳锋攻去，左拳回挡身后掌，心想自在桃花岛上练得左右互搏之术，迄今未有机缘分斗两位高手，虽然今日情势急迫，却也是个试用良机，拳头正与敌掌相接，突然郭靖从东扑至，右手架开了周伯通的拳头，左手代接了这一掌。

三人同声惊呼，周伯通叫的是“郭兄弟”，那人叫的是“郭靖”，郭靖叫的却是“裘千仞”！

周伯通那日在烟雨楼前比武，他最怕毒蛇，眼见无路可走。于是横卧楼顶，将屋面的瓦片一片片盖在身上，遮得密密层层，官兵的羽箭固然射他不着，欧阳锋的青蛇也没游上屋顶来咬他。待得日出雾散，蛇阵已收，众人也都走得不知去向。

他百无聊赖，四下闲逛，过了数月，丐帮的一名弟子送了一封信来，却是黄蓉写的。信中说道，他曾亲口答应，不论她有何所求，必当遵命，现下要他去杀了铁掌帮帮主裘千仞；此人与段皇爷的刘贵妃有深仇大怨，杀了他后，刘贵妃就不会再来找他，否则的话，刘贵妃就是寻到天涯海角，也非嫁给他不可。信中还书明铁掌峰的所在。

周伯通心想“不论何事，必当遵命”这句话，确是对黄蓉说过的。裘千仞那老儿与金国勾结，原本不是好人，杀了他也是应该。至于自己和刘贵妃这番孽缘，更是一生耿耿于怀，自觉亏负她实多，她既与裘千仞有仇，自当代她出力，而她能不来跟自己罗唆，更是上上大吉，当下便找到铁掌峰上。

裘千仞与他一动手，初时尚打成平手，待他使出左右互搏之术，登时不敌，只得退避。高手比武，若有一人认输，胜负已决，本应了结，哪知周伯通竟然穷追不舍。裘千仞数次问他为了何事，周伯通却又瞠目结舌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要知“刘贵妃”三字，那是杀他头也不肯出口的。

两人打打停停，逃逃追追，越走越远。周伯通的武功虽比裘千仞略胜一筹，但要伤他性命，却也大非易易。裘千仞千方百计难以摆脱，万般无奈之余，心想，“我若逃到绝西苦寒之地，难道你仍穷追不舍？”周伯通心想，“倒要瞧你逃到哪里才走回头路子。”

可是一到了塞外大漠，平野莽莽，追踪极易，裘千仞更是无所遁形。好在周伯通很顾信义，裘千仞只要躺下睡觉，坐下吃饭，或是大便小解，他决不上前侵犯，自己也就跟着照做。可是不论裘千仞如何行奸使诈，老顽童始终阴魂不散，纠缠不休。

周伯通一路与裘千仞斗智斗力，越来越是兴味盎然，几次已制住了他，竟已不舍得下手杀却。这一日也真凑巧，两人竟误打误撞的闯到了石屋之中。

此时周郭两人已知其余三人是谁，但三人的呼声为门外厮杀激斗之声淹没，欧阳锋与裘千仞却还认不出对方。欧阳锋尚知此人是周伯通的对头，裘千仞却认定屋中两人自是一路。周、裘、欧三人武功卓绝，而郭靖与欧阳锋斗了这数十日后，刻苦磨练，驽骥然已可与三人并驾齐驱。这四大高手密闭在这漆黑一团、两丈见方的斗室之中，目不见物，耳不闻听，言语不通，四人都似突然变成又聋又哑又瞎。

郭靖心想：“我挡住欧阳锋，让周大哥先结果了裘千仞。那时咱两人合力，杀欧阳锋不难。”心中算计已定，双掌虚劈出去，右掌打空，左掌却与一个人的手掌一碰。郭靖在桃花岛上与周伯通拆解有素，双手一交，已知是他，当即纵上前去，待要拉他手臂示意，哪知周伯通童心忽起，左臂疾缩，右手斗然出拳，一下击在郭靖肩头，这一拳并没使上内劲，但郭靖绝无提防，倒给他打得隐隐作痛。周伯通道：“好兄弟，你要试试大哥的功夫来着？小心了！”左手跟着一掌。郭靖虽未听到他的话声，却已有备，当下挥臂格开。

这时欧阳锋与裘千仞也已拆了数招，均已从武功中认出对方。他两人倒无仇怨，但想到日后华山论剑，势须拚个你死我活，此时相逢，若能伤了对手，自是大妙，是以手上竟也毫不放松。斗了片刻，只觉面上背后疾风掠来掠去，一愕之下，立时悟到周伯通在与郭靖过招。两人心中奇怪，但想周伯通行事颠三倒四，人所难测，有此良机，如何不喜？当下不约而同的攻了上去。

周伯通与郭靖拆了十余招，觉得他武功已大非昔比，又惊又喜，连问：“兄弟，你从哪里学来的功夫？”但门外厮杀正酣，郭靖怎能听见？周伯通怒道：“好，你不肯说，却卖甚么关子？”只觉劲风扑面，欧、裘两人同时攻到，当即足下一点，跃到了梁上，叫道，“让你一人斗斗他们两个。”

欧阳锋与裘千仞从他袍袖拂风之势中，察觉周伯通上梁暂息，心想正好合力毙了这傻小子，当下一左一右，分进合击。郭靖先前被周伯通缠住了，连变四五般拳法始终无法抽身，好容易待他退开，两个强敌却又攻上，不禁暗暗叫苦，只得打起精神，以左右互搏术分挡二人。斗得片刻，欧阳锋与裘千仞都不禁暗暗称奇。均知以郭靖功力，单是欧、裘一人都能胜他，哪知两人联手，他竟左掌挡欧、右拳击裘，两人一时之间竟然奈何他不得。

周伯通在梁上坐了一阵，心想再不下去，只怕郭靖受伤，当下悄悄从墙壁溜下，双手乱抓，一下子恰好抓到欧阳锋后心。他蹲在地下，正以蛤蟆功向郭靖猛攻，突觉背后有人，急忙回掌抵挡，郭靖乘机向裘千仞踢出一腿，跃入屋角，不住喘气，若是周伯通来迟了一步，欧阳锋适才这一推定是挡架不住了。

四人在黑暗中倏分修合，一时周伯通与裘千仞斗，一时郭靖与裘千仞斗，一时欧阳锋与裘千仞斗，一时周伯通与欧阳锋斗，一时郭靖又和周伯通交手数招。四人这一场混战，就中周伯通最是兴高采烈，觉得生平大小各场战斗，好玩莫逾于此。斗到分际，他忽然缠住郭靖不放，说道，“我两只手算是两个敌人，欧、裘两个臭贼自然也是两个敌人。你以一敌四，试试成不成？这新鲜玩意儿你可从来没玩过罢？”

郭靖听不到他说话，忽觉三人同时向自己猛攻，只得拼命闪躲。周伯通不住鼓励：“别怕，别怕。危险时我会帮你。”但在这漆黑一团之中，只要着了任谁的一拳一足，都有性命之忧，周伯通纵然事后相救，哪里还来得及？

再拆数十招，郭靖累得筋疲力尽，但觉欧、裘两人的拳招越来越沉，只得边架边退，要待跃到梁上暂避，却始终给周伯通的掌力罩住了无法脱身，惊怒交集之下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破口骂道。“周大哥你这傻老头，尽缠住我干甚么？”

但苦于屋外杀声震天，说出来的话别人一句也听不见。郭靖又退几步，忽在地下的大石上一绊，险些跌倒。他弯着腰尚未挺直，裘千仞的铁掌已拍了过来。郭靖百忙之中不及变招，顺手抱起大石挡在胸前。裘千仞一掌击在石上，郭靖双臂运动劲，往外推出，接了他这一掌。只觉左侧风响，欧阳锋掌力又到，郭靖力透双臂，大喝一声，将大石往头顶掷了上去，跟着侧身避过来掌。

大石穿破屋顶飞出，砖石泥沙如雨而下，天空星星微光登时从屋顶射了进来。周伯通怒道：“瞧得见了，还有甚么好玩？”

郭靖疲累已极，双足力登，从屋顶的破洞中穿了出去。欧阳锋急忙飞身追出。周伯通大叫，“别走，别走，陪我玩儿。”长臂抓他左足。欧阳锋一惊，急忙右足回踢，破解了他这一抓，但身子不能在空中停留，又复落下。裘千仞不待他着地，飞足往他胸间踢去。欧阳锋胸口微缩，伸指点他足踝。三人连环邀击，又恶斗起来。只是此时人影已隐约可辨，门外杀声也渐渐消减，远不如适才胡斗时的惊险。周伯通大为扫兴，一口恶气都出在两人身上。拳法陡变，向两敌连下杀手。

郭靖逃出石屋，眼里只见人马来去奔驰，耳中但听金子铿锵撞击，不时夹着一声双方士卒中刀中箭时的惨呼号叫。他冲过人丛，飞奔出村，在一处小树林里躺下休息。恶斗了这半夜，这一躺下来，只觉全身筋骨酸痛欲裂，回想石屋中的情景更是栗栗危惧，虽然记挂周伯通的安危，但想以他武功，至不济时也可脱身逃走，躺了一阵，便即沉沉睡去。

睡到第二日清晨，忽觉脸上冰凉，有物蠕蠕而动。他不及睁开眼睛，立即跃起，只听一声欢嘶，原来适才是小红马在舐他的脸。郭靖大喜，抱住红马，一人一马劫后重逢，亲热了一阵。他被欧阳锋囚在石屋之时，这马自行在草地觅食，昨晚大军激战，它仗着捷足机敏，居然逃过了祸殃，此刻又把主人找到。

郭靖牵了红马走回村子，只见遍地折弓断箭，人马尸骸枕藉，偶尔有几个受伤未死的士兵发出几声修呼。他久经战阵，见惯死伤，但这时想起自己身世，不禁感慨良多。悄悄回到石屋，在屋外侧耳听去，寂无人声，再从门缝向内张望，屋中早已无人。推门入内前后察看，周伯通、欧阳锋、裘千仞三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他呆立半晌，上马东行。小红马奔跑迅速，不久就追上了成吉思汗的大

军。

此时花刺子模各城或降或破，数十万雄师如土崩瓦解。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素来傲慢暴虐，众叛亲离之余，带了一群残兵败将，狼狈西遁。成吉思汗令大将速不台与哲别统带两个万人队穷追，自己率领大军班师。速不台与哲别直追到今日莫斯科以西、第聂伯河畔基辅城附近，大破俄罗斯和钦察联军数十万人，将投降的基辅大公及十一个俄罗斯王公尽数以车辕压死。这一战史称，‘迦勒迦河之役’，俄罗斯大片草原自此长期呻吟于蒙古军铁蹄之下。摩诃末日暮途穷，后来病死于里海中的一个荒岛之上。

成吉思汗那日在撒麻尔罕城忽然不见了郭靖，甚是忧急，担心他孤身落单，死于乱军之中，见他归来，不禁大喜。华筝公主自是更加欢喜。

丘处机随大军东归，一路上力劝大汗爱民少杀。成吉思汗虽然和他话不投机，但知他是有道之士，也不便过拂其意，因是战乱之中，百姓凭丘处机一言而全活的不计其数。

花刺子模与蒙古相距数万里，成吉思汗大军东还，历时甚久，回到斡难河畔后大宴祝捷，休养士卒。丘处机与鲁有脚等丐帮帮众分别辞别南归。又过数月，眼见金风肃杀，土饱马腾，成吉思汗又兴南征之念，这一日大集诸将，计议伐金。

郭靖自黄蓉死后，忽忽神伤，长自一个儿骑着小红马，携了双雕，在蒙古草原上信步漫游，痴痴呆呆，每常接连数日不说一句话。华筝公主温言劝慰，他就似没有听见。众人得悉情由，知他心中悲苦，无人敢提婚姻之事。成吉思汗忙于筹划伐金，自也无暇理会。这日在大汗金帐之中计议南征，诸将各献策略，郭靖却始终不发一言。

成吉思汗遣退诸将，独自在山冈上沉思了半天，次日传下将令，遣兵三路伐金。其时他长子术赤、次子察合台均在西方统辖新征服的诸国，是以伐金的中路军由三子窝阔台统率，左军由四子拖雷统率，右军由郭靖统率。

成吉思汗宣召三军统帅进帐，命亲卫暂避，对窝阔台、拖雷、郭靖三人道：“金国精兵都在潼关，南据连山、北限大河，难以遽破。诸将所献方策虽各有见地，但正面强攻，不免旷日持久。现下我蒙古和大宋联盟，最妙之策，莫如借道宋境，自唐州、邓州进兵，直捣金国都城大梁。”

窝阔台、拖雷、郭靖三人听到此处，同时跳了起来，互相拥抱，大叫：“妙计！”成吉思汗向郭靖微笑道：“你善能用兵，深得我心。我问你，攻下大梁之后怎样？”郭靖沉思良久，摇头道：“不攻大梁。”

窝阔台与拖雷明明听父王说直捣大梁，怎地郭靖却又说不攻，心下疑惑，一齐怔怔的望着他。成吉思汗仍是脸露微笑，问道：“不攻大梁便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既不是攻，也不是不攻；是攻而不攻，不攻而攻。”这几句话把窝阔台与拖雷听得更加胡涂了，成吉思汗笑道：“‘攻而不攻，不攻而攻。’这八个字说得很好，你跟两位兄长说说明白。”

郭靖道：“我猜测大汗用兵之策，是佯攻金都，歼敌城下。大梁乃金国皇帝所居之地，可是驻兵不多，一见我师迫近，金国自当从潼关急调精兵回师相救。中华的兵法上说：‘卷甲而趋，日夜不处，倍道兼行，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。劲者先，疲者后，其法十一而至。’百里疾趋，士卒尚且只能赶到十分之一。从潼关到大梁，千里赴援，精兵锐卒，十停中到不了一停，加之人马疲敝，虽至而弗能战。我军以逸待劳，必可大破金兵。金国精锐尽此一役而溃，大梁不攻自下。若是强攻大梁，急切难拔，反易腹背受敌。”

成吉思汗拊掌大笑，叫道：“说得好。说得好！”取出一幅图来，摊在案上，三人看后，无不大为惊异。

原来那是一幅大梁附近的地图，图上画着敌我两军的行军路线，如何拊敌之背，攻敌腹心，如何诱敌自潼关劳师远来，如何乘敌之疲，聚歼城下，竟与郭靖所说的全无二致。窝阔台与拖雷瞧瞧父王，又瞧瞧郭靖，都是又惊又佩。郭靖心下钦服，寻思：“我从《武穆遗书》学得用兵的法子，也不算希奇。大汗不识字不读书，却是天生的英明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这番南征，破金可必。这里有三十锦囊，各人收执一个，待攻破大梁之后，你们三人在大金皇帝的金銮殿上聚会，共同开拆，依计行事。”说着从怀里取出锦囊，每人交付一个。郭靖接过一看，见囊口用火漆密封，漆上盖了大汗的印章。成吉思汗又道，“未入大梁，不得擅自拆开。启囊之前，三人相互检验囊口有无破损。”三人一齐拜道：“大汗之命，岂敢有违？”

成吉思汗问郭靖道：“你平日行事极为迟钝，何以用兵却又如此机敏？”郭靖当下将熟读《武穆遗书》之事说了。成吉思汗问起岳飞的故事，郭靖将岳飞如何在朱仙镇大破金兵、金兵如何称他为“岳爷爷”、如何说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”等语一一述说。成吉思汗不语，背着手在帐中走来走去，叹道，“恨不早生百年，与这位英雄交一交手。今日世间，能有谁是我敌手？”言下竟是大有寂寞之意。

郭靖从金帐辞出，想起连日军务倥偬，未与母亲相见，明日誓师南征，以报大宋历朝世仇，今日这一日该当陪伴母亲了，当下走向母亲营帐。却见帐中衣物俱已搬走，只剩下一名老军看守，一问之下，原来他母亲李氏奉了大汗之命，已迁往另一座营帐。

郭靖问明所在，走向彼处，见那座营帐比平时所居的大了数倍，揭帐进内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见帐内金碧辉煌，花团锦簇，尽是蒙古军从各处掠夺来的珍贵宝物。华箜公主陪着李萍，正在闲谈郭靖幼年时的趣事。她见郭靖进来，微笑着站起迎接。

郭靖道：“妈，这许多东西哪里来的？”李萍道：“大汗说你西征立了大功，特地赏你的。其实咱们清寒惯了，哪用得着这许多物事？”郭靖点点头，见帐内又多了八名服侍母亲的婢女，都是大军掳来的女奴。

三个人说了一会闲话，华箜告辞出去。她想郭靖明日又有远行，今日跟她必当有许多话说，哪知她在帐外候了半日，郭靖竟不出来。

李萍道：“靖儿，公主定是在外边等你，你也出去和她说一会话儿，”郭靖答应了一声，却坐着不动。李萍叹道：“咱们在北国一住二十年，虽然多承大汗眷顾，我却是想家得紧。但愿你此去灭了金国，母子俩早日回归故乡。咱俩就在牛家村你爹爹的旧居住下，你也不是贪图荣华富贵之人，这北边再也休来了。只是公主之事，却不知该当如何，这中间实有许多难处。”

郭靖道，“孩儿当日早跟公主言明，蓉儿既死，孩儿是终生不娶的了。”李萍叹道，“公主或能见谅，但我推念大汗之意，却是甚为耽心。”郭靖道，“大汗怎样？”李萍道：“这几日大汗忽然对咱娘儿优遇无比，金银珠宝，赏赐无数。虽说是酬你西征之功，但我在漠北二十年，大汗性情，颇有所知，看来此中另有别情。”郭靖道：“妈，你瞧是甚么事？”李萍道：“我是女流之辈。有甚高见？只是细细想来，大汗是要逼咱们做甚么事。”郭靖道。“嗯，他定是要我和公主成亲。”李萍道：“成亲是件美事，大汗多半不知

你心中不愿，也不须相逼。我看啊，你统率大军南征，大汗是怕你忽起异心叛他。”郭靖摇头道，“我无意富贵，大汗深知。我叛他作甚？”

李萍道：“我想到一法，或可探知大汗之意。你说我怀念故乡，欲与你一同南归，你去禀告大汗，瞧他有何话说。”郭靖喜道：“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咱们共归故乡，那是何等美事，大汗定然允准。”他掀帐出来，不见华筝，想是她等得不耐烦，已快快离去。

郭靖去了半晌，垂头丧气的回来。李萍道：“大汗不准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这个我可不懂啦，大汗定要留你在这儿干甚么？”李萍默然。郭靖道：“大汗说，待破金之后，让我再奉母回乡，那时衣锦荣归，岂非光彩得多？我说母亲思乡情切，但盼早日南归。大汗忽有怒色，只是摇头不准。”

李萍沉吟道：“大汗今日还跟你说了些甚么？”郭靖将大汗在帐中指点方略、传交锦囊等情说了。李萍道：“唉，若是你二师父和蓉儿在世，定能猜测得出。只恨我是个蠢笨的乡下女子，只越想越是不安，却又不知为了何事。”

郭靖将锦囊拿在手里玩弄，道：“大汗授这锦囊给我之时，脸上神色颇为异样，只怕与此有关也未可知。”李萍接过锦囊，细细检视，随即遣开侍婢，说道：“拆开来瞧瞧。”郭靖惊道：“不！破了火漆上金印，那可犯了死罪。”李萍笑道：“临安府织锦之术，天下驰名。你妈妈是临安人，自幼学得此法。又何须弄损火漆，只消挑破锦囊，回头织补归原，决无丝毫破绽。”郭靖大喜。李萍取过细针，轻轻挑开锦缎上的丝络，从缝中取出一张纸来，母子俩摊开一看，面面相觑，不由得都是身上凉了半截。

原来纸上写的是成吉思汗一道密令，命窝阔台、拖雷、郭靖三军破金之后，立即移师南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攻破临安，灭了宋朝，自此天下一统于蒙古。密令中又说，郭靖若能建此大功，必当裂土封王，不吝重赏，但若怀有异心，窝阔台与拖雷已奉有令旨，立即将其斩首，其母亦必凌迟处死。

郭靖呆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妈，若不是你破囊见此密令，我母子性命不保。想我是大宋之人，岂能卖国求荣？”李萍道：“为今之计，该当如何？”郭靖道：“妈，你老人家只好辛苦些，咱俩连夜逃回南边去。”李萍道：“正是，你快去收拾，可别泄露了形迹。”

郭靖点头，回到自己帐中，取了随身衣物，除小红马外，又挑选八匹骏马。若是大汗点兵追赶，便可和母亲轮换乘坐，以节马力，易于脱逃。

他于大汗所赐金珠一介不取，连同那柄虎头金刀都留在帐中，除下元帅服色，换上了寻常皮裘。他自幼生长大漠，今日一去，永不再回，心中不禁难过，对着居住日久的旧帐篷怔怔的出了会神，眼见天色已黑，又回母亲帐来。

掀开帐门，心中突的一跳，只见地下横着两个包裹，母亲却已不在。郭靖叫了两声：“妈！”不闻应声，心中微感不妙，待要出帐去找。突然帐门开处，光火耀眼，大将赤老温站在帐门外叫道：“大汗宣召金刀驸马！”他身后军士无数，均是手执长矛。郭靖见此情势，心中大急，若凭武功强冲，料那赤老温拦阻不住，但寻思：“母亲既已被大汗擒去，我岂能一人逃生？”当下跟着赤老温走向金帐。只见帐外排列着大汗的两千名箭筒卫士，手执长矛大戟，队伍远远伸展出去。赤老温道：“大汗有令将你绑缚。这可要得罪了，驸马爷莫怪。”郭靖点点头，反手就缚，走进帐中。

帐内燃着数十枝牛油巨烛，照耀有如白昼。成吉思汗虎起了脸，猛力在

案上一拍，叫道：“我待你不薄，自小将你养大，又将爱女许你为妻。小贼，你胆敢叛我？”

郭靖见那只拆开了的锦囊放在大汗案上，知道今日已是有死无生，昂然道：“我是大宋臣民，岂能听你号令，攻打自己邦国？”成吉思汗听他出言顶撞，更是恼怒，喝道：“推出去斩了。”郭靖双手被粗索牢牢绑着，八名刀斧手举刀守在身旁，无法反抗，大叫：“你与大宋联盟攻金，中途背弃盟约，言而无信，算甚么英雄？”成吉思汗大怒，飞脚踢翻金案，喝道：“待我破了金国，与赵宋之盟约已然完成。那时南下攻宋，岂是背约？快快斩了！”诸将虽多与郭靖交好，但见大汗狂怒，都不敢求情，郭靖更不打话，大踏步出帐。

忽见拖雷骑马从草原上急奔而来，大叫：“刀下留人！”他上身赤裸，下身套着一条皮裤，想是睡梦中得到讯息，赶来求情。他直闯进帐，叫道：“父王，郭靖安答立有大功，曾救你救我性命，虽犯死罪，不可处斩。”成吉思汗想起郭靖之功，叫道：“带回来。”刀斧手将郭靖押回。

成吉思汗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你心念赵宋，有何好处？你曾跟我说过岳飞之事，他如此尽忠报国，到头来仍被处死。你为我平了赵宋，我今日当着众人之前，答应封你为宋王，让你统御南朝江山。”郭靖道：“我非敢背叛大汗。但若要我卖国求荣，虽受千刀万箭，亦不能奉命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带他母亲来。”两名亲兵押著李萍从帐后出来。

郭靖见了母亲，叫道：“妈！”走上两步，刀斧手举刀拦住。郭靖心想：“此事只我母子二人得知，不知如何泄漏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若能依我之言，你母子俱享尊荣，否则先将你母亲一刀两段，这可是你害的。你害死母亲，先做不孝之人。”郭靖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，垂头沉思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拖雷劝道：“安答，你自小生长蒙古，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，害死你的父亲，逼得你母亲无家可归。若非父王收留，你焉有今日？你我兄弟情深义重，我不能累你做个不孝之人，盼你回心转意，遵奉大汗令旨。”

郭靖望着母亲，就欲出口答应，但想起母亲平日的教诲，又想起西域各国为蒙古征服后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，实是左右为难。

成吉思汗一双老虎般的眼睛凝望着他，等他说话。金帐中数百人默无声息，目光全都集于郭靖身上。郭靖道：“我……”走上一步，却又说不下去了。

李萍忽道：“大汗，只怕这孩子一时想不明白，待我劝劝他如何？”成吉思汗大喜，连说：“好，你快劝他。”李萍走上前去，拉着郭靖臂膀，走到金帐的角落，两人一齐坐下。

李萍将儿子搂在怀里，轻轻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在临安府牛家村，身上有了你这孩子。一天大雪，丘处机丘道长与你爹结识，赠了两把匕首，一把给你爹，一把给你杨叔父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郭靖怀中取出那柄匕首，指着柄上“郭靖”两字，说道：“丘道长给你取名郭靖，给杨叔父的孩子取名杨康，你可知是什么意思？”郭靖道：“丘道长是叫我们不可忘了靖康之耻。”李萍道：“是啊。杨家那孩子认贼作父，落得个身败名裂，那也不用多说了，只可惜杨叔父一世豪杰，身后子孙却法污了他的英名。”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想我当年忍辱蒙垢，在北国苦寒之地将你养大，所为何来？难道为的是要

养大一个卖国奸贼，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痛心疾首么？”郭靖叫了声：“妈！”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。

李萍说的是汉语，成吉思汗与拖雷、诸将都不知她语中之意，但见郭靖流泪，只道李萍贪生怕死，已将儿子说动，均各暗喜。

李萍又道：“人生百年，转眼即过，生死又有甚么大不了？只要一生行事无愧于心，也就不在了在这人世走一遭。若是别人负了我们，也不必念他过恶。你记着我的话罢！”她凝目向郭靖望了良久，脸上神色极是温柔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好好照顾自己罢！”说着举起匕首割断他手上绳索，随即转过剑尖，刺入自己胸膛。

郭靖双手脱缚，急来抢夺，但那匕首锋锐异常，早已直没至柄。成吉思汗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快拿！”那八名刀斧手不敢伤害驸马，抛下手中兵刃，纵身扑上。

郭靖伤痛已极，抱起母亲，一个扫堂腿，两名刀斧手飞跌出去。他左肘后挺，撞正在一名刀斧手胸口，格的一响，肋骨断折。诸将大呼，獠身齐上。郭靖急扑后帐，左手扯住帐幕用力拉扯，将半座金帐拉倒，罩在诸将头上。混乱之中，他抱起母亲直奔而出。

但听得号角急吹，将士纷纷上马追来。郭靖哭叫数声：“妈！”不听母亲答应，探她鼻息，早已断气。他抱着母亲尸身在黑暗中向前急闯，但听四下里人喊马嘶，火把如繁星般亮了起来。他慌不择路的奔了一阵，眼见东南西北都是蒙古的将士，他纵然神勇，但孤身一人，如何能敌十多万蒙古的精兵？若是骑在小红马背上，凭着宝马脚力或能远遁，现下抱了母亲的尸身步行，那是万难脱险了。

他一言不发，迈步疾奔，心想只要能奔到悬崖之下，施展轻功爬上崖去，蒙古兵将虽多，却无人能爬得上来，当可暂且避得一避，再寻脱身之计。正奔之间，忽听前面喊声大振，一彪军马冲到，火光中看得明白，当先一员大将红脸白须，正是开国四杰之一的赤老温。郭靖侧身避开赤老温砍来的一刀，不转身奔逃，反而直冲入阵。蒙古兵齐声大呼。

郭靖左手前伸，拉住一名什长右腿，同时右足一点，人已纵起。他翻身骑上马背，放稳母亲尸身，随手将那什长摔在马下，抢过他手中长矛。上马、放母、摔敌、抢矛，四件事一气呵成，此时如虎添翼，双腿一挟，摇动长矛，从阵后直冲了出去。赤老温大声发令，挥军自后追来。

敌阵虽已冲出，但纵马所向，却与悬崖所在恰恰相反，越奔相距越远。该当纵马南逃，还是先上悬崖？心下计议未定，大将博尔忽又已领军杀到。此时成吉思汗暴跳如雷，传下将令，务须将郭靖活捉。大队人马一层一层的围上，更有数千军马远远向南奔驰，先行布好阵势，防他逃逸。

郭靖冲出博尔忽所领的千人队，衣上马上，全是斑斑血迹。若不是大汗下令必须活捉，蒙古兵将不敢放箭，厮杀时又均容让三分，否则郭靖纵然神勇，又怎能突出重围？他手上只觉母亲身子已然冰凉，强行忍泪，纵马南行。后面追兵渐远，但天色也已明亮。身处蒙古腹地，离中土万里，匹马单枪，如何能摆脱追兵，逃归故乡？

行不多时，前面尘土飞扬，一彪军马冲来，郭靖忙勒马向东。但那坐骑冲杀了半夜，已然支持不住，忽地前腿跪倒，再也无力站起。是时情势危急已极，但他仍是不肯舍却母亲尸身，当下左手抱母，右手持矛，反身迎敌。

眼见军马奔近，烟尘中嗖嗖声响，一箭飞来，正中长矛。这一箭劲道极

猛，郭靖只觉手中长矛一震，矛头竟被射断。接着又是一箭射向前胸。郭靖抛开长矛，伸手接住，却见那箭箭头已然折去。他一怔之下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名将军勒住部属，单骑过来，正是当年教他箭法的神箭将军哲别。郭靖叫道：“师父，你来拿我回去么？”哲别道：“正是。”

郭靖心想：“反正今日难脱重围，与其为别人所擒，不如将这场功劳送给师父。”便道：“好，让我先葬了母亲。”四下一望，见左首有个土冈，抱着母亲走上冈去，用断矛掘了个坑，把母亲尸身放入，眼见匕首深陷胸口，他不忍拔出，跪下拜了几拜，捧沙土掩上，想起母亲一生劳苦，抚育自己成人，不意竟葬身于此，伤痛过甚，却哭不出来。

哲别跃下马来，跪在李萍墓前拜了四拜，将身上箭壶、铁弓、长枪，尽数交给郭靖，又牵过自己坐骑，把马缰塞在他手里，说道：“你去罢，咱们只怕再也不能相见了。”郭靖愕然，叫道：“师父！”哲别道：“当年你舍命救我，难道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就不会舍命救你？”郭靖道：“师父，你干犯大汗军令，为祸不小。”哲别道：“想我东征西讨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大汗最多打我军棍，不至砍头。你快快去罢。”郭靖犹自迟疑。哲别道：“我只怕部属不听号令，这番带来的都是你的西征旧部。你且过去问问，他们肯不肯贪图富贵拿你？”

郭靖牵着马走近，众军一齐下马，拜伏在地，叫道：“小人恭送将军南归。”郭靖举目望去，果然尽是曾随他出生入死、冲锋陷阵的旧部将士，心下感动，说道：“我得罪大汗，当受严刑。你们放我逃生，若是大汗知道，必受重罚。”众军道：“将军待我等恩义如山，不敢有负。”郭靖叹了口气，举手向众军道别，持枪上马。

正要纵马而行，忽然前面尘头起处，又有一路军马过来。哲别、郭靖与众军尽皆变色。哲别心道：“我拚受重责，放走郭靖，但若与本军厮杀，那可是公然反叛了。”叫道：“郭靖快走！”只听前军中发喊：“莫伤了驸马爷。”众人一怔，只见来军奔近，打着四王子的旗号。

烟尘中拖雷快马驰来，倏忽即至，原来骑的是郭靖的小红马。他策马驰近，翻身下马，说道：“安答，你没受伤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没有。哲别师父正要擒我去见大汗。”他故意替哲别掩饰，以免成吉思汗知晓内情。

拖雷向哲别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安答，你骑了这小红马快去罢。”又将一个包袱放在鞍上，道：“这里是黄金千两，你我兄弟后会有期。”

豪杰之士，当此时此情，也不须多言。郭靖翻身上了小红马马背，说道：“你叫华筝妹子多多保重，另嫁他人，勿以我为念。”拖雷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华筝妹子是永远不肯另嫁别人的。我瞧她定会南下找你，那时我自当派人护送。”郭靖忙道：“不，不用来找我。且别说天下之大，难以找着，即令相逢，也只有徒增烦恼。”拖雷默然，两人相顾无语。隔了半晌，拖雷道：“走罢，我送你一程。”

两人并骑南驰，直行出了三十余里。郭靖道：“安答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你请回罢！”拖雷道：“我再送你一程。”又行十余里，两人下马互拜，洒泪而别。

拖雷眼望着郭靖的背影渐行渐小，在大漠中缩成一个黑点，终于消失，怅望南天，悄立良久，这才郁郁而回。

这是华山极险处之一，叫做“舍身崖”，这一跃下去自是粉身碎骨。黄蓉急忙纵前，一把抓住郭靖背心衣衫，手上一使劲，登足从他肩头跃过，站

在崖边。

第三十九回 是非善恶

郭靖纵马急驰数日，已离险地。缓缓南归，天时日暖，青草日长，沿途兵革之余，城破户残，尸骨满路，所见所闻，尽是怵目惊心之事。一日在一座彼亭中暂歇，见壁上题着几行字道：“唐人诗云：‘水自潺潺日自斜，尽无鸡犬有鸣鸦。千村万落如寒食，不见人烟尽见花。’我中原锦绣河山，竟成胡虏鏖战之场。生民涂炭，犹甚于此诗所云矣。”郭靖瞧着这几行字怔怔出神，悲从中来，不禁泪下。

他茫茫漫游，不知该赴何处，只一年之间，母亲、黄蓉、恩师，世上最亲厚之人，一个个的弃世而逝。欧阳锋害死恩师与黄蓉，原该去找他报仇，但一想到“报仇”二字，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，自忖父仇虽复，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，心下如何能安？看来这报仇之事，未必就是对了。

诸般事端，在心头纷至沓来，“我一生苦练武艺，练到现在，又怎样呢？连母亲和蓉儿都不能保，练了武艺又有何用？我一心要要做好人，但到底能让谁快乐了？母亲、蓉儿因我而死，华筝妹子因我而终生苦恼，给我害苦了的人可着实不少。

“完颜洪烈、魔诃末他们自然是坏人。但成吉思汗呢？他杀了完颜洪烈，该说是好人了，却又命令我去攻打大宋；他养我母子二十年，到头来却又逼死我的母亲。

“我和杨康义结兄弟，然而两人始终怀有异心。穆念慈姊姊是好人，为甚么对杨康却又死心塌地的相爱？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，但若他领军南攻，我是否要在战场上与他兵戎相见，杀个你死我活？不，不，每个人都有母亲，都是母亲十月怀胎、辛辛苦苦的抚育长大，我怎能杀了别人的儿子，叫他母亲伤心痛哭？他不忍心杀我，我也不忍心杀他。然而，难道就任由他来杀我大宋百姓？

“学武是为了打人杀人，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，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，到头来只有害人。早知如此，我一点武艺不会反而更好。如不学武，那么做甚么呢？我这个人活在世上，到底是为甚么？以后数十年中，该当怎样？活着好呢，还是早些死了？若是活着，此刻已是烦恼不尽，此后自必烦恼更多。要是早早死了，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？又何必这么费尽心力的把我养大？”翻来覆去的想着，越想越是糊涂。

接连数日，他白天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在旷野中踟躅来去，尽是思索这些事情。又想：“母亲与众位恩师一向教我为人该当重义守信，因此我虽爱极蓉儿，但始终不背大汗婚约，结果不但连累母亲与蓉儿枉死，大汗、拖雷、华筝他们，心中又哪里快乐了？江南七侠七位恩师与洪恩师都是侠义之士，竟没一人能获善果。欧阳锋与裘千仞多行不义，却又逍遥自在。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？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？”

这日来到山东济南府的一个小镇，他在一家酒家中要了座头，自饮闷酒，刚吃了三杯，忽然一条汉子奔进门来，指着他破口大骂：“贼鞑子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今日跟你拚了。”说着挥拳扑面打来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左手一翻，抓住他的手腕，轻轻一带，那人一交俯跌下去，竟是丝毫不会武功。郭靖见无意之中将他摔得头破血流，甚是歉仄，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认错人了！”那人哇哇大叫，只骂：“贼鞑子！”门外又有十余条汉子拥进店来，扑上来拳打足踢。郭靖这几日来常觉武功祸

人，打定主意不再跟人动手，兼之这些人既非相识，又不会武，只是一味蛮打，当下东闪西避，全不还招。但外面人众越来越多，挤在小酒店里，他身上终于还是吃了不少拳脚。

他正欲运劲推开众人，闯出店去，忽听得门外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靖儿，你在这里干甚么？”郭靖抬头见那人身披道袍，长须飘飘，正是长春子丘处机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丘道长，这些人不知为何打我。”丘处机双臂向旁推挤，分开众人，拉着郭靖出去。

众人随后喝打，但丘、郭二人迈步疾行，郭靖呼哨招呼红马，片刻之间，两人一马已奔到旷野，将众人抛得影踪不见。郭靖将一众市人无故聚殴之事说了。丘处机笑道：“你穿着蒙古人装束，他们只道你是蒙古鞑子。”接着说起，蒙古兵与金兵在山东一带鏖战，当地百姓久受金人之苦，初时出力相助蒙古，哪知蒙古将士与金人一般残虐，以暴易暴，烧杀掳掠，也是害得众百姓苦不堪言。蒙古军大队经过，众百姓不敢怎样，但官兵只要落了单，往往被百姓打死。

丘处机又问：“你怎由得他们踢打？你瞧，闹得身上这许多瘀肿。”郭靖长叹一声，将大汗密令南攻、逼死他母亲等诸般情事一一说了。

丘处机惊道：“成吉思汗既有攻宋之计，咱们赶快南下，好叫朝廷早日防备。”郭靖摇头道：“那有甚么好处？结果只有打得双方将士尸如山积，众百姓家破人亡。”丘处机道：“若是宋朝亡了给蒙古，百姓可更加受苦无穷了。”郭靖道：“丘道长，我有许多事情想不通，要请你指点迷津。”丘处机牵着他手，走到一株槐树下坐了，道：“你说罢！”

郭靖当下将这儿日来所想的是非难明、武学害人种种疑端说了，最后叹道：“弟子立志终生不再与人争斗。恨不得将所学武功尽数忘却，只是积习难返，适才一个不慎，又将人摔得头破血流。”

丘处机摇头道：“靖儿，你这就想得不对了。数十年前，武林秘笈《九阴真经》出世，江湖上豪杰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招致杀身之祸，后来华山论剑，我师重阳真人独魁群雄，夺得真经。他老人家本拟将之毁去，但后来说道：‘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是福是祸，端在人之为用。’终于将这部经书保全了下来。天下的文才武略、坚兵利器，无一不能造福于人，亦无一不能为祸于世。你只要一心为善，武功愈强愈好，何必将之忘却？”

郭靖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道长之言虽然不错，但想当今之世，江湖好汉都称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四人武功最强。弟子仔细想来，武功要练到这四位前辈一般，固是千难万难，但即令如此，于人于己又有甚么好处？”

丘处机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黄药师行为乖僻，虽然出自愤世嫉俗，心中实有难言之痛，但自行其是，从来不为旁人着想，我所不取。欧阳锋作恶多端，那是不必说了。段皇爷慈和宽厚，若是君临一方，原可造福百姓，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，就此遁世隐居，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。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华山二次论剑之期转瞬即至，即令有人在武功上胜过洪帮主，可是天下豪杰之士，必奉洪帮主为当今武林中的第一人。”

郭靖听到“华山论剑”四字，心中一凛，道：“我恩师的伤势全愈了么？他老人家是否要赴华山之约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我从西域归来后亦未见过洪帮主，但不论他是否出手，华山是定要去的。我也正为此而路过此地，你就随我同去瞧瞧如何？”

郭靖这几日心灰意懒，对这等争霸决胜之事甚感厌烦，摇头道：“弟子不去，请道长勿怪。”丘处机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郭靖木然道：“弟子不知。走到哪里算哪里罢啦！”

丘处机见他神情颓丧，形容枯槁，宛似大病初愈，心中很是担忧，虽然百般开导，郭靖总是摇头不语。丘处机寻思：“他素来听洪帮主的言语，他若去到华山，师徒相见，或能使他重行振作，好好做人。但怎能劝他西去？”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靖儿，你想全盘忘却已经学会了的武功，倒有一个法子。”郭靖道：“当真？”丘处机道：“世上有一个人，他无意中学会了《九阴真经》中的上乘武功，但后来想起此事违背誓约，负人嘱托，终于强行将这些功夫忘却。你要学他榜样，非去请教他不可。”

郭靖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对，周伯通周大哥。”随即想起周伯通是丘处机的师叔，自己脱口而叫他大哥，岂非比丘处机还僭长一辈，不禁甚是尴尬。

丘处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周师叔向来也不跟我们分尊卑大小，你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，我毫不在乎。”郭靖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华山之会，周师叔定是要去的。”郭靖道：“好，那我随道长上华山去。”

两人行到前面市镇，郭靖取出银两，替丘处机买了一匹坐骑。两骑并辔西去，不一日来到华山脚下。

那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，古人以五岳比喻五经，说华山如同“春秋”，主威严肃杀，天下名山之中，最是奇险无比。两人来到华山南口的山荪亭，只见亭旁生着十二株大龙藤，夭矫多节，枝干中空，就如飞龙相似。郭靖见了这古藤枝干腾空之势，猛然想起了“飞龙在天”那一招来，只觉依据《九阴真经》的总纲，大可从这十二株大龙藤的姿态之中，创出十二路古拙雄伟的拳招出来。正自出神，忽然惊觉：“我只盼忘去已学的武功，如何又去另想新招、钻研伤人杀人之法？我陷溺如此之深，实是不可救药。”

忽听丘处机道：“华山是我道家灵地，这十二株大龙藤，相传是希夷先生陈传老祖所植。”郭靖道：“陈传老祖？那就是一睡经年不醒的仙长么？”丘处机道：“陈传老祖生于唐末，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，每闻换朝改姓，总是愀然不乐，闭门高卧。世间传他一睡经年，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，百姓受苦，不愿出门而已。及闻宋太祖登基，却哈哈大笑，喜欢得从驴子背上掉了下来，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。宋太祖仁厚爱民，天下百姓确是得了他不少好处。”

郭靖道：“陈传老祖若是生于今日，少不免又要穷年累月的闭门睡觉了。”丘处机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蒙古雄起北方，蓄意南侵，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，眼见天下事已不可为。然我辈男儿，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。希夷先生虽是高人，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，却大非仁人侠士的行径。”郭靖默然。

两人将坐骑留在山脚，缓步上山，经桃花坪，过希夷匣，登莎梦坪，山道愈行愈险，上西玄门时已须援铁索而登，两人都是一身上乘轻功，自是顷刻即上。又行七里而至青坪，坪尽，山石如削，北壁下大石当路。丘处机道：“此石叫作回心石，再上去山道奇险，游客至此，就该回头了。”远远望见一个小石亭。丘处机道：“这便是赌棋亭了。相传宋太祖与希夷先生曾奕棋于此，将华山作为赌注，宋太祖输了，从此华山上的土地就不须缴纳钱粮。”郭靖道：“成吉思汗、花刺子模国王、大金大宋的皇帝他们，都似是以天下为赌注，大家下棋。”丘处机点头道：“正是。靖儿，你近来潜思默念，颇有所见，已不是以前那般浑浑噩噩的一个傻小子了。”又道：“这些帝王元

帅们以天下为赌注，输了的不但输去了江山，输去了自己性命，可还害苦了天下百姓。”

再过千尺峡、百尺峡，行人须侧身而过。郭靖心想：“若是有敌人在此忽施突击，那可难以抵挡。”

心念方动，忽听前面有人喝道：“丘处机，烟雨楼前饶你性命，又上华山作甚？”丘处机忙抢上数步，占住峰侧凹洞，这才抬头，只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灵智上人、侯通海等四人并排挡在山道尽头，丘处机上山之时，已想到此行必将遇到欧阳锋、裘千仞等大敌，但周伯通、洪七公、郭靖等既然都至，也尽可敌得住，却不料到沙通天等人竟也有胆上山。他站身之处虽略宽阔，地势仍是极险，只要被敌人一挤，非堕入万丈深谷不可，事当危急，不及多想，刷的一声拔出长剑，一招“白虹经天”，猛向侯通海刺去，眼前四敌中以侯通海最弱，又已断了一臂，这一剑正是攻敌之弱。侯通海见剑招凌厉，只得侧身略避，单手举三股叉招架。彭连虎的判官笔与灵智上人的铜钹左右侧击，硬生生要将丘处机挤入谷底。

丘处机长剑与侯通海的三股叉一粘，劲透剑端，一借力，身子腾空而起，已从侯通海头顶跃过。彭连虎与灵智上人的兵刃击在山石之上，火花四溅。沙通天在王铁枪庙中失去一臂，此刻臂伤已然全愈，眼见师弟误事，立施“移形换位”之术，要想挡在丘处机之前。只见丘处机剑光闪闪，疾刺数招。沙通天身子一晃没挡住。已被他急步抢前。沙、彭两人高声呼喝，随后追去。丘处机回剑挡架数招，灵智上人挥钹而上。三般兵刃，绵绵急攻。

眼见丘处机情势危急，郭靖本当上前救援，但总觉与人动武是件极大坏事，见双方斗得猛烈，甚觉烦恶，当下转过头不看，攀藤附葛，竟从别处下山。他信步而行，内心两个念头不住交战：“该当前去相助丘道长？还是当真从此不与人动武？”

他越想越是糊涂，寻思：“丘道长若被彭连虎等害死，岂非全是我的不是？但如上前相助，将彭连虎等击下山谷，又到底该是不该？”他越行越远，终于不闻兵刃相接之声，独自倚在石上，呆呆出神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身旁松树后簌的一响，一人从树后探出身来。郭靖转过身来，见那人白发红脸，原来是参仙老怪梁子翁，当下也不理会，仍是苦苦思索。梁子翁却大吃一惊，知道郭靖武功大进，自己早已不是敌手，立即缩回，藏身树后。躲了一会，见他并不迫来，又见他失魂落魄，愁眉苦脸，不断喃喃自语，似乎中邪着魔一般，心想：“今日这小子怎地这般怪模怪样，且试他一试。”他不敢走近，拾起一块石子向郭靖背后投去。郭靖听到风声，侧身避过，仍是不理。

梁子翁胆子大了些，从树后出来，走近几步，轻声叫道：“郭靖，你在这里干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在想，我用武功伤人，该是不该？”梁子翁一怔，随即大喜，心想：“这小子当真傻得厉害。”又走近几步，道：“伤人是大大恶事，自然不该。”郭靖道：“你也这么想？我真盼能把学过的功夫尽数忘了。”

梁子翁见他眼望天边出神，缓步走到他背后，柔声道：“我也正在尽力要忘了自己的武功，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如何？”郭靖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说该当如何？”梁子翁道：“嗯，我有妙法。”双手猛出，突以大擒拿手扣住了他后颈“天柱”和背心“神堂”两大要穴。郭靖一怔之下，只感全身酸麻，已然无法动弹。梁子翁狞笑道：“我吸干你身上鲜血，你就全然不会武功了。”

一张口，已咬住郭靖咽喉，用力吮吸血液，心想自己辛苦养育的一条蝮蛇被这小子吸去了宝血，以致他武功日强，自己却全无长进，不饮他的鲜血，难以补偿。虽然事隔已久，蝮蛇宝血的功效未必尚在，却也不必理会了。

这一下变生不测，郭靖只感颈中剧痛，眼前金星乱冒，急忙运劲挣扎，可是两大要穴被敌人狠狠拿住，全身竟使不出半点劲力。但见梁子翁双目满布红丝，脸色狠恶之极，咬住自己头颈，越咬越狠，只要喉管被他咬断，哪里还有性命？情急之下，再无余暇思索与人动武是否应当，立即使出《易筋锻骨篇》中的功夫，一股真气从丹田中冲上，猛向“天柱”“神堂”两穴撞去。

梁子翁双手抓得极紧，哪知对方穴道中忽有一股力量自内外铄，但觉两手虎口大震，不由自主的滑了下来。郭靖低头耸肩，腰肋使力，梁子翁立足不住，身子突从郭靖背上甩了过去，惨呼声中，直堕入万丈深谷之中，这惨呼声山谷鸣响，四下回音愈传愈多，愈传愈乱，郭靖听了不由得毛骨悚然。

直过好半晌，他惊魂方定，抚着颈中创口，才想起无意中又以武功杀了一人，但想：“我若不杀他，他必杀我。我杀他若是不该，他杀我难道就该了么？”探头往谷底望去，山谷深不见底，参仙老怪已不知葬身何处。

郭靖坐在石上，撕下衣襟包住颈中创伤，忽听铎、铎、铎，数声断续，一个怪物从山后转了出来。他吓了一跳，定睛看时，原来是一个人。只是这人头下脚上的倒立而行，双手各持一块圆石，以手代足，那铎、铎、铎之声就是他手中圆石与山道撞击而发出。郭靖诧异万分，蹲下身子去瞧那人面貌，惊奇更甚，这怪人竟是西毒欧阳锋。

他适才受到袭击，见欧阳锋这般装神弄鬼，心想定有诡计，当下退后两步，严神提防。只见欧阳锋双臂先弯后挺，跃到一块石上，以头顶地，双臂紧贴身子两侧，笔直倒立，竟似僵尸一般。郭靖好奇心起，叫道：“欧阳先生，你在干甚么？”欧阳锋不答，似乎浑没听到他的问话。郭靖又退后数步，离得远远的，左掌扬起护身，防他忽出怪招，这才细看动静。

过了一盏茶时分，欧阳锋只是倒立不动。郭靖欲知原委，苦于他全身上下颠倒，不易查看他的脸色，当下双足分开，低头从自己胯下倒望下去，只见欧阳锋满头大汗，脸上神色痛苦异常，似是在修习一项怪异内功，突然之间，他双臂平张，向外伸出，身子就如一个大陀螺转将起来，越转越快，但听呼呼声响，衫袖生风。

郭靖心想：“他果然是在练功，这门武功倒转身子来练，可古怪得紧。”但想修习这等上乘内功最易受外邪所侵，盖因其时精力内聚，对外来侵害无丝毫抗御之力，是以修习时若不是有武功高强的师友在旁照料，便须躲于僻静所在，以免不测。但欧阳锋独自在此修习，似乎无人防护，实是大出于意料之外。眼下是华山二次论剑之期，高手云集，人人对他极为相忌，即令善自防护，尚不免招人暗算，怎敢如是大胆，在这处所独自练功？当此之时，别说高手出招加害，只要一个寻常壮汉上前一拳一脚，他也非遭重伤不可。眼见欧阳锋如肉在俎，静候宰割，郭靖心想此时再不报仇，更待何时？只是他适才杀了梁子翁，心下正大有自咎之意，走上两步后便即站定，竟然下不了杀手。

欧阳锋转了约莫一盏茶功夫，渐渐缓了下来，终于不动，僵直倒立片刻，然后双手抓起圆石撑地，又是铎、铎、铎的从原路回去。郭靖好奇心起，要瞧他走向何处，这倒立而转又是甚么奇妙功夫，当下悄悄跟随在后。

欧阳锋以手行走，竟然不慢于双脚，上山登峰，愈行愈高。郭靖跟着他一路上山，来到一座青翠秀冶的峰前，只见他走到一个山洞之前，停下不动。

郭靖躲在一块大石后面，忽听欧阳锋厉声喝道：“哈虎文砵英，星尔吉近，斯古耳。你解得不对，我练不妥当。”郭靖大奇，心想起初那三句明明是《九阴真经》总纲中的梵语，但与经中所载却又有不同，一转念，想起自己那日在海舟中被逼默经，受洪恩师之教故意默错，这三句定是自己随意所写的了，却不知他是在与谁说话？

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自洞中传出：“你功夫未到，自然不成，我又怎会解错？”

郭靖一听这声音，险些儿惊呼出声，却不是他日夜感怀悼念的黄蓉是谁？难道她并未丧生大漠？难道此刻是在梦中，是在幻境？难道自己神魂颠倒，竟把声音听错了？

欧阳锋道：“我依你所说而练，绝无错失，何以任脉与阳维脉竟尔不能倒转？”那女子道：“火候不足，强求亦是枉然。”

这声音明明白白是黄蓉，更无丝毫可疑，郭靖惊喜交集，身子摇晃，几欲晕去，激奋之下，竟将颈中创口迸破，鲜血从包扎下的布片不绝渗出，却全然不觉。

只听欧阳锋怒道：“明日正午，便是论剑之期，我怎等得及慢慢修习？快将全部经文尽数译与我听，不得推三阻四。”郭靖这才明白他所以干冒冒险修习内功，实因论剑之期迫在眉睫，无可延缓。

只听黄蓉笑道：“你与我靖哥哥有约，他饶你三次不死，你就不能逼我，须得任我乐意之时方才教你。”郭靖听她口中说出“我靖哥哥”四字，心中舒畅甜美，莫可名状，恨不得纵起身来大叫大嚷，以抒快意。

欧阳锋冷然道：“事机紧迫，纵然有约在先，今日之事也只好从权。”说着双手一挺，一个筋斗，身子已然站立，抛下手中圆石，大踏步跨进洞去。黄蓉叫道：“不要脸，我偏不教你！”欧阳锋连声怪笑，低声道：“我瞧你教是不教。”

只听得黄蓉惊呼一声：“啊哟”，接着嗤的一声响，似是衣衫破裂，当此之时，郭靖哪里还想到该不该与人动武，大叫：“蓉儿，我在这里！”左掌护身，抢进山洞。

欧阳锋左千抓住了黄蓉的竹棒，右手正要伸出去拿她左臂，黄舍使一招“棒挑癞犬”，前伸斜掠，忽地将竹棒从他掌中夺出。欧阳锋喝一声彩，待要接着抢攻，猛听得郭靖在洞外呼叫。他是武学大宗师，素不失信于人，此时为势所逼，才不得不对黄蓉用强，忽然听得郭靖到来，不由得面红过耳，料想他定会质问他为何弃信背约，当下袍袖一拂，遮住脸面，从郭靖身旁疾闪而过，出洞急窜，顷刻间人影不见。

郭靖奔过去握住黄蓉双手，叫道：“蓉儿，真想死我了！”心中激动，不由得全身发颤。

黄蓉两手一甩，冷冷的道：“你是谁？拉我于么？”郭靖一怔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是郭靖啊。你……你没有死，我……我……”黄蓉道：“我不识得你！”径自出洞。郭靖赶上去连连作揖，求道：“蓉儿，蓉儿，你听我说！”黄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蓉儿的名字，是你叫得的么？你是我甚么人？”郭靖张大了口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

黄蓉向他看了一眼，见他身形枯槁，容色憔悴，心中忽有不忍之意，但

随即想起他累次背弃自己，恨恨啐了一口，迈步向前。

郭靖大急，拉住她的衣袖道：“你听我说一句话。”黄蓉道：“说罢！”郭靖道：“我在流沙中见到你的金环貂裘，只道你……”黄蓉道：“你要我听一句话，我已经听到啦！”衣袖往里一夺，转身便行。

郭靖又窘又急，见她决绝异常，生怕从此再也见不着她，但实不知该当说些甚么话方能表明自己心意，见她衣袖飘飘，一路上山，只得闷声不响的跟随在后。

黄蓉乍与郭靖相遇，心情也是激荡之极，回想自己在流沙中抛弃金环貂裘，引开欧阳锋的追踪，从西域东归，万念俱灰，独个儿孤苦伶仃，只想回桃花岛去和父亲相聚，在山东却又生了场大病“病中无人照料。更是凄苦，病榻上想到郭靖的薄情负义，真恨父母不该将自己生在上世，以致受尽这许多苦楚煎熬。待得病好，在鲁南却又给欧阳锋追到，被逼随来华山，译解经文。回首前尘，尽是恨事，却听得郭靖的脚步一声声紧跟在后。

她走得快，郭靖跟得快，走得慢，郭靖也跟得慢。她走了一阵，忽地回身，大声道：“你跟着我干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永远要跟着你，一辈子也不离开了。”

黄蓉冷笑道：“你是大汗的驸马爷，跟着我这穷丫头干么？”郭靖道：“大汗害死了我母亲，我怎能再做他驸马？”黄蓉大怒，一张俏脸儿胀得通红，道：“好啊，我道你真还记着我一点儿，原来是给大汗撵了出来，当不成驸马，才又来找我这穷丫头。难道我是低三下四之人，任你这么欺侮的么？”说到这里不禁气极而位。

郭靖见她流泪，更是手足无措，欲待说几句辩白之言、慰藉之辞，却不知如何启齿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蓉儿，我在这里，你要打要杀，全凭你就是。”

黄蓉凄然道，“我干么要打你杀你？算咱们白结识了一场，求求你，别跟着我啦。”郭靖见她始终不肯相谅，脸色苍白，叫道：“你要怎么，才信我对你的心意？”黄蓉道：“今日你跟我好了。明儿甚么华筝妹子、华筝姊姊一来，又将我抛在脑后。除非你眼下死了，我才信你的话。”

郭靖胸中热血上涌，一点头，转过身子，大踏步就往崖边走去。这正是华山极险处之一，叫做“舍身崖”，这一跃下去自是粉身碎骨。黄蓉知他性子戆直，只怕说干就干，急忙纵前，一把抓住他背心衣衫，手上一使劲，登足从他肩头跃过，站在崖边，又气又急，流泪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你一点也不体惜我：我随口说一句气话，你也不肯轻易放过。跟你说，你不用这般恼我，干脆永不见我面就是。”

她身子发颤，脸色雪白，凭虚凌空的站在崖边，就似一技白茶花在风中微微晃动。郭靖当时管不住自己，凭着一股蛮劲，真要涌身往崖下跳落，这会儿却又怕她失足滑下，忙道：“你站进来些。”

黄蓉听他关怀自己，不禁愈是心酸，哭道：“谁要你假情假意的说这些话？我在山东生病，没一个人理会，那时你就不来瞧我？我给欧阳锋那老贼撞到了，使尽心机也逃不脱他掌握，你又不来救我？我妈不要我，她撇下我自顾自死了。我爹不要我，他也没来找我，你自然更加不要我啦！这世上没一个人要我，没一个人疼我！”说着连连顿足，放声大哭，这些日子来的孤苦伤心，至此方得尽情一泄。

郭靖心中万般怜爱，但觉她说得句句不错，越听越是恼恨自己。一阵风

来，黄蓉只觉身上一寒，缩了一缩。郭靖解下外衣，正要给她披上，忽听崖边大喝道：“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欺侮咱们黄姑娘？”只见一人白须长发，从崖边转了上来，却是老顽童周伯通。

郭靖只是凝望着黄蓉，是谁来了，全不理睬。黄蓉心中正没好气，喝道：“老顽童，我叫你去杀裘千仞，人头呢？”周伯通嘻嘻一笑，没法交代，只怕她出言怪责，要想个法儿哄她欢喜，说道：“黄姑娘，谁惹你恼啦？老顽童替你出气。”黄蓉向郭靖一指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”

周伯通一意要讨好黄蓉，更不打话，反手一记，顺手一记，拍拍两下，重重的打了郭靖两个耳光。郭靖正当神不守舍之际，毫无防备，老顽童出手又重，只感眼前一黑，双颊立时红肿。周伯通道：“黄姑娘，够了么？若是不够，我给你再打。”

黄蓉见郭靖两边面颊上都肿起了五个红红的指印，满腔怒意登时化为爱怜，爱怜之情又转为对周伯通大感恼怒，嗔道：“我自生他的气，又关你甚么事？谁叫你出手打人了？我叫你去杀裘千仞，干么你不听我吩咐？”

周伯通伸出了舌头，缩不回来，寻思：“原来老顽童拍马屁拍在马脚上。”正自狼狈，忽听身后崖边兵刃声响，隐隐夹着呼叱之声，心想此时不溜，更待何时？当即叫道：“多半是裘千仞那老儿来了，我这就去杀他。”语音甫毕，已一溜烟的奔到了崖后。

若是裘千仞当真赶到，周伯通避之惟恐不及，哪敢前去招惹？那日他与裘千仞、欧阳锋、郭靖三人在西域石屋中盲目瞎战，郭靖与欧阳锋先后脱身，裘千仞终于也俟机冲了出去。周伯通仍是紧追不舍。裘千仞被他迫得筋疲力尽，恚恨交迸，心想自己是武林大帮的帮主，竟然遭此羞辱，只盼寻个痛快法儿自戕而死，免得落入他的手中惨遭荼毒，一眼瞥见沙石里盘着几条毒蛇。他知道这类蛇剧毒无比，只要被咬中一口，立时全身麻木，死得最无痛苦，当即抓起一条，伸指捏住毒蛇七寸，叫道：“周伯通老贼，你好！”正要 will 将蛇口放向自己手腕，哪知周伯通生平怕极了蛇，大叫一声，转身便逃。

裘千仞一怔，过了半晌，方始会意他原来怕蛇。这一来，局面立时逆转，裘千仞左手再捉了一条蛇，大喊大叫，随后赶来。周伯通吓得心胆俱裂，发足狂奔。裘千仞号称“铁掌水上飘”，轻身功夫还在他之上，若非对他心有忌惮，不敢过份逼近，早已追上。两人一逃一追，闹到天黑，周伯通才得乘机脱身。裘千仞这番追赶其实也是以进为退，心中只有暗暗好笑，却不敢当真追逐。第二日周伯通抢到一匹骏马，加鞭东归，只怕给裘千仞追上了。

黄蓉见周伯通溜走，向郭靖凝望一会，叹了口气，低下头不再言语。郭靖叫了声“蓉儿！”黄蓉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郭靖欲待说几句谢罪告饶的话，但自知笨拙，生怕一句话说错了，却又惹得她生气。两人迎风而立，黄蓉忽然打了个喷嚏。郭靖本已解下外衣，当邵给她披在身上。黄蓉低下了头，全不理睬。

猛听得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黄蓉伸出手来，握住了郭靖的手，低声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瞧瞧去。”郭靖喜极而涕，说不出话来。黄蓉伸衣袖给他抹去泪水，笑道：“脸上又是眼泪，又是手指印，人家还道我把你打哭了呢。”

这么盈盈一笑，两人方始言归干好，经此变故，情意却又转而深了一层。

两人手拉着手转过山崖，只见周伯通抱腹翘足，大是得意。丘处机按剑侍立在旁。沙通天、彭连虎、灵智上人、侯通海四人或持兵器扑击，或缩身

退避，神态各不相同，但都似泥塑木雕般动也不动，原来均被周伯通点中了穴道。

周伯通道，“那时我推下身上泥垢，做成丸药给你们服下，你们这几个臭贼倒也鬼机灵，瞧出无毒，竟然不听你爷爷的话，哼哼，今日怎么样了？”他虽将这四人制住，但一时却也想不出处置之法；见靖、蓉二人过来，说道：“黄姑娘，这四个臭贼我送给你罢！”

黄蓉道：“我要来有甚么用？哼，你不想杀人，又不想放人，捉住了臭贼却没法使唤，你叫我三声好姊姊，我就教你一个乖。”周伯通大喜，连叫三声：“好姊姊！”每叫一声，又加上一个揖。黄蓉抿嘴一笑，指着彭连虎道：“你搜他身上。”周伯通依言搜检，从彭连虎身上搜出一枚上生毒计的指环，两瓶解药。黄蓉道：“他曾用这针刺你师侄马钰，你在他身上刺几下罢。”

彭连虎等耳中听得清清楚楚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苦于穴道被点，动弹不得，但觉身上连连剧痛，各自己被周伯通刺了几下。

黄蓉道：“解药在你手里，你叫他们干甚么，瞧他们敢不敢违抗？”周伯通大喜，侧头一想，从身上又推下许多污垢，将解药倒在里面，搓成一颗颗小丸，交给丘处机道：“你押这四个臭贼，到终南山重阳宫去幽禁二十年。他们路上若是乖乖的，就给一丸我的灵丹妙药，否则让他们毒发罢，这叫做自作自受，不用慈悲！”丘处机躬身答应。黄蓉笑道：“老顽童，你这几句话倒说得入情入理，一年不见，你大有长进了啊！”

周伯通甚是得意，将彭连虎等人穴道解了，说道：“你们到重阳宫去，给我安安稳稳的住上二十年，若是诚心改过，日后还可做个好人。倘若仍不学好，哼哼，我全真教的道爷们个个是杀人不眨眼、抽筋不皱眉的老手，将你这四个臭贼做成人肉丸子，大家分来吃了，瞧你们还作得成甚么怪？”彭连虎等哪敢多说。诺诺连声。丘处机忍住了笑，向周伯通行礼作别，仗剑押着四人下山。

黄蓉笑道：“老顽童，你几时学会教训别人了？前面的话倒还有理，到后来可越说越不成话啦。”

周伯通仰天大笑，忽见左侧高峰上白光闪动，显是兵刃为目光所映，叫道：“咦，那是甚么？”靖、蓉二人抬起头来，闪光却已不见。周伯通只怕黄蓉追问他袭千何之事，说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健步如飞，抢上峰去。

靖、蓉二人都有满腹言语要说，当下找了一个山洞，互诉别来之情。这一说直说到日落西山，意犹未尽。郭靖背囊中带着干粮，取出来分与黄蓉。

她边吃边笑，说道：“欧阳锋那老贼逼我教他《九阴真经》，你那篇经文本就写得颠三倒四，我给他再胡乱一解，他信以为真，已苦练了几个月。我说这上乘功夫要颠倒来练，他果真头下脚上的练功，强自运气叫周身经脉逆行。这厮本领也当真不小，已把阴维、阳维、阴0、阳0四脉练得顺逆自如。若是他全身经脉都逆行起来，不知会怎生模样？”说着格格而笑。郭靖也笑道：“怪不得我见他颠倒行路，这功夫可不易练。”

黄蓉道：“你到华山来，想是要争那‘武功天下第一’的名号了？”郭靖道：“蓉儿，你怎么又来取笑？我是要向周大哥请教一个法子，怎生将已会的武功尽数忘却。”当下将这些日来自己所思各节一一说了。

黄蓉侧过头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唉，忘了也好。咱俩武功越练越强，心中却越来越不快活，反不如小时候甚么也不会，倒是没牵没挂，无忧无虑。”

她哪想到一个人年纪大了，总有许多烦恼，有许多愁苦，与武功高低，殊不相干。她又道：“听欧阳锋说，明日是论剑之期，我爹爹定要上山，你既不想争这第一，那么咱们怎生想个法儿，助我爹爹独冠群雄。”郭靖道：“蓉儿，非是不听你言语，但我想洪恩师为人，实是胜过了你爹爹。”

黄蓉本来与他偎倚在一起，听他说自己爹爹不好，一怒将他推开。郭靖一呆，黄蓉忽然笑道：“嗯，洪恩师待咱俩原也不错。这样罢，咱俩谁也帮，好不好？”郭靖道：“你爹爹与洪恩师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，若知咱们暗中设法相助，反不喜欢。”黄蓉道：“好啊，我起心弄鬼，那就是好恶小人了？”说着扳起了脸。郭靖道：“糟糕，我这蠢才，就净是说错话，又惹你生气。”不由得满脸惶恐之色。

黄蓉噗哧一笑，道：“往后我不知要生你多少气呢。”郭靖不解，搔头呆望着她。黄蓉道：“若是你当真不再抛了我，咱俩以后在一起的日子才长呢。我真想不出你会有多少傻话要说。”郭靖大喜，握住她的双手，连说：“我怎么会抛了你？我怎么会？”黄蓉道：“人家公主不要你，你自然只好要我这穷丫头啦。”

郭靖给黄蓉这一语引动了心事，想起母亲惨死大漠，黯然不语。此时新月初上，银光似水，照在两人身上。黄蓉见他脸色有异，知道自己也说错了话，忙岔开话题道：“靖哥哥，过去的事谁也别提啦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心中喜欢得紧呢。我让你亲亲我的脸，好不？”

郭靖脸上一红，竟不敢去亲她。黄蓉嫣然一笑，自觉不好意思，又转换话题，说道：“你说明日论剑，谁能得胜？”郭靖道：“那真难说得紧，不知一灯大师来不来？”黄蓉道：“大师出家遁世，与人无争，决不会来抢这个虚名儿。”郭靖点头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你爹爹、洪恩师、周大哥、裘千侧、欧阳锋五人，个个有独擅技艺。但不知洪恩师是否已全然康复？是否武功如昔？”说着蹙然有忧。黄蓉道：“按理说，原是老顽童武功最强，但若他不使《九阴真经》上的功夫，却又不及另外四人了。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黄蓉渐感疲倦，倚在郭靖怀中睡着了。郭靖正也有膝胧之意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从崖后急奔而出。

那二人衣襟带风，奔跑得极是迅捷，看那身形步法，前一人是老顽童周伯通，后面追的竟是裘千仞。郭靖不知裘千仞用毒蛇威吓取胜，不禁大奇，心想在西域时裘千仞被周大哥逼得亡命而逃，怎么现下反其道而行之？轻推黄蓉，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你瞧！”

黄蓉抬起头来，月光下只见周伯通东奔西窜，始终不敢站定身子，听他叫道：“姓裘的老贼，我在这儿伏下捉蛇的帮手，你还不快逃！”裘千仞笑道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孩儿？”周伯通大叫：“郭兄弟，黄姑娘，快来助我。”郭靖待要跃出，黄蓉倚在他的怀里，轻声道：“别动！”

周伯通转了几个圈子，不见靖、蓉二人出来，叫道：“臭小子，鬼丫头，再不出来，我可要骂你们十八代祖宗啦。”黄蓉站起身子，笑道：“我偏不出来，你有本事就骂。”周伯通见裘千仞双手各握一条昂头吐舌的毒蛇，吓得脚都软了，央求道：“黄姑娘，快来，快来，我骂自己周家十八代祖宗如何？”

裘千仞见靖、蓉二人候在一边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寻思须得乘早溜走，否则这三人合力，自己决讨不了好去，一到明日正午，那是单打独斗的争雄赌胜，就不怕他们了，当下双足一点，猛窜而前，举起毒蛇往周伯通脸上挨去。

周伯通挥袖急挡，向旁闪避，突然间头顶一声轻响，只觉颈中一下冰凉，一个活东西从衣领中钻到了背后，在衣服内乱蹦乱跳，又滑又腻。这一下他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：“死啦，死啦！”又不敢伸手到衣内去将毒蛇掏出来，只是狂奔翻跃，忽觉那蛇似乎在背心上咬了一口，心想这番再也没命了，全身发麻，委顿在地。靖、蓉两人大惊，一齐飞步来救。

裘千仞见周伯通突然狼狈不堪、大感诧异，正要寻路下山，猛见树丛中走出一个黑影，冷冷的道：“裘老贼，今日你再也逃不走啦。”这人背向月光，面目无法看清，裘千仞心中一凛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周伯通迷迷糊糊的缩在地下，只道正在走向阴曹地府，忽觉一人扶起了他，说道：“周老爷子，别怕，那不是蛇。”周伯通一楞，急忙站起，只觉背上那冰冷之物又在乱跳，不禁尖声狂呼：“又在咬我啦，是蛇，是蛇！”那人道：“是金娃娃，不是蛇。”

这时靖、蓉二人已看清那人容貌，却是一灯大师座下渔、樵、耕、读四大弟子之一的渔人，只见他伸手探入周伯通颈后衣领，抓了一条金娃娃出来。原来他在华山山溪中见到一对金娃娃，捉住了放在怀中，却给一条溜了出来，爬上了树，无巧不巧，正好跌入了周伯通衣领。那金娃娃其实不会咬人，可是周伯通一心念着毒蛇，认定这冰凉滑腻之物在自己背心猛咬射毒，若是那渔人再迟来一步，只怕他要吓得晕过去了。

周伯通睁开眼来，见到那渔人，此时惊魂未定，只觉眼前之人曾经见过，却想不起是谁，一回头，猛见裘千仞不住倒退，一个黑影正向他慢慢逼近。周伯通微一定神，只惊得魂飞魄散，看清楚这黑影正是大理国皇宫中的刘贵妃瑛姑。

裘千仞本以为当今之世，只周伯通的武功高过自己，若以毒蛇将他惊走，次日比武，大有独魁群雄之望，不料在这论剑前夕玫姑斗然出现。那日青龙滩上，他曾见她发疯蛮打，心想若被这疯婆抓住，大敌环伺在旁，定然性命不保，只听她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还我儿子的命来！”裘千仞心中一凛，暗想当年自己乔装改扮，夜入皇宫伤她孩子，原意是要段皇爷耗费功力，哪知他竟忍心不加救治，只是不知怎的被她窥破了真相？当下强笑道：“疯婆子，你尽缠着我干么？”

瑛姑叫道：“还我儿子的命来！”裘千仞道：“甚么儿子不儿子？你儿子丧命，跟我有甚相干？”玫姑道：“哼，那晚上我没瞧见你面貌，可记得你的笑声。你再笑一下！笑啊，笑啊！”

裘千仞见她双手伸出，随时能扑上来抱住自己，当下又退了两步，突然身子微侧，左掌在右掌上一拍，右掌斜飞而出，直击瑛姑小腹。这是他铁掌功的十三绝招之一，叫作“阴阳归一”，最是猛恶无比。瑛姑知道厉害，正要用泥鳅功化开，哪知敌招来得奇快，自己脚步尚未移动，他手掌距身已不及半尺。

瑛姑心中一痛，自知报仇无望，拼着受他这一掌，纵上去要抱着他身子滚下山谷去同归于尽，忽然间一股拳风从耳畔擦过，竟是刮面如刀。裘千仞这一掌未及打实，急忙缩回手臂，架开了从旁袭来的一拳，怒道：“老顽童，你又来啦。”却是周伯通见瑛姑势危，施展《九阴真经》中的上乘功夫，解开了他这铁掌绝招。

周伯通不敢直视瑛姑，背向着他，说道：“玫姑，你不是这老儿的手，快快走罢。我去也！”正欲飞奔下山，瑛姑叫道：“周伯通，你怎不给你儿

子报仇？”周伯通一愣，道：“甚么，我的儿子？”瑛姑道：“正是，杀你儿子的，就是这裘千仞。”

周伯通尚不知自己与瑛姑欢好数日，竟已生下一子，心中迷迷糊糊，一时难解，回过头来，却见瑛姑身旁多了数人，除郭靖、黄蓉外，一灯大师与他四弟子都站在自己背后。

此时裘千仞离崖边已不及三尺，眼见身前个个都是劲敌，形势之险，实是生平未遇，当下双掌一拍，昂然道：“我上华山，为的是争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。哼哼，你们竟想合力伤我，好先去了一个劲敌，这等好恶行径，亏你们干得出来。”

周伯通心想这厮的话倒也有几分在理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待明日论剑之后，再取你的狗命。”瑛姑却厉声叫道：“死冤家，我怎能等到明日？”黄蓉也道：“老顽童，跟信义之人讲信义，跟奸诈之人就讲奸诈。现下是明摆了几个打他一个，瞧他又怎奈何得咱们？”

裘千仞脸色惨白，眼见凶多吉少，忽然间情急智生，叫道：“你们凭甚么杀我？”那书生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若论动武，你们恃众欺寡，我独个儿不是对手。可是说到是非善恶，嘿嘿，裘千仞孤身在此，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、没犯过恶行的，就请上来动手。在下引颈就死，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。”

一灯大师长叹一声，首先退后，盘膝低头而坐。各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，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过失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，虽说是秉公行事，但终不免有所差错。周伯通与瑛姑对望一眼，想起生平恨事，各自内心有愧。郭靖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小，本就在自恨自咎。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，大是不孝，至于欺骗作弄别人之事，更是屈指难数。

裘千仞几句话将众人说得哑口无言，心想良机莫失，大踏步向郭靖走去。眼见他侧身避让，裘千仞足上使劲，正要窜出，突然山石后飞出一根竹棒，迎面劈到。

这一棒来得突兀之极，裘千仞左掌飞起，正待翻腕带住棒端，哪知这棒连戳三下，竟在霎时之间分点他胸口三处大穴。裘千仞大惊，但见竹棒来势如风，挡无可挡，闪无可闪，只得又退回崖边。山石后一条黑影身随棒至，站在当地。郭靖黄蓉齐叫：“师父！”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。

裘千仞骂道：“臭叫化，你也来多事。论剑之期还没到啊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我是来锄奸，谁跟你论剑？”裘千仞道：“好，大英雄大侠士，我是好徒，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不错。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，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，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，就是大好巨恶、负义薄幸之辈。老叫化贪饮贪食，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。裘千仞，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！”

这番话大义凛然，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。

洪七公又道：“裘千仞，你铁掌帮上代帮主上官剑南何等英雄，一生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你师父又何尝不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？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，却去与金人勾结，通敌卖国，死了有何面目去见上官帮主和你师父？你上得华山来，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，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，纵然是当世无敌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好徒么？”

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，数十年来往事，一一涌向心头，想起

师父素日的教诲，后来自己接任铁掌帮帮主，师父在病榻上传授帮规遗训，谆谆告诫该当如何爱国为民，哪知自己年岁渐长，武功渐强，越来越与本帮当日忠义报国、杀敌御侮的宗旨相违。陷溺渐深，帮众流品日滥，忠义之辈洁身引去，奸恶之徒蠢聚群集，竟把大好一个铁掌帮变成了藏垢纳污、为非作歹的盗窟邪藪。一抬头，只见明月在天，低下头来，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的盯住自己，猛然间天良发现，但觉一生行事，无一而非伤天害理，不禁全身冷汗如雨，叹道：“洪帮主，你教训得是。”转过身来，涌身便往崖下跃去。

洪七公手持竹棒，只防他羞愧之余，忽施突击，此人武功非同小可，这一出手必是极厉害的绝招，万料不到他竟会忽图自尽。正自错愕，忽然身旁灰影一闪，一灯大师身子已移到了崖边，他本来盘膝而坐，这时仍然盘膝坐着，左臂伸出，揽住裘千仞双脚，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。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既已痛悔前非，重新为人尚自不迟。”

裘千仞放声大哭，向一灯跪倒，心中有千言万语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瑛姑见他背向自己，正是复仇良机，从怀中取出利刃。猛往他背心插落。

周伯通道：“且慢！”伸手在她手腕上一架。瑛姑大怒，厉声道：“你于甚么？”周伯通自她出现，一直胆战心惊，被她这么迎面一喝，叫声：“啊哟！”转身急向山下奔去。瑛姑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随后赶来。周伯通大叫：“我肚子痛，要拉屎。”瑛姑微微一怔，不加理会，仍是发足急追。周伯通大惊，又叫：“啊哟，不好啦。我裤子上全是屎，臭死啦，你别来。”瑛姑寻了他二十年，心想这次再给他走脱，此后再无相见之期，不理他拉屎是真是假，只是追赶。周伯通听得脚步声近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本来他口叫拉屎是假，只盼将瑛姑吓得不敢走近，自己就可乘机溜走，哪知惶急之下，大叫一声，当真是屎尿齐流。

郭靖与黄蓉见这对冤家越奔越远，终于先后转过了山崖，均感好笑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灯大师在裘千仞耳边低声说话，裘千仞不住点头。一灯说了良久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走罢！”靖、蓉二人急忙上前拜见，又与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点首为礼。

一灯伸手抚了抚两人头顶，脸现笑容，神色甚是慈祥，向洪七公道，“七兄，故人无恙，英风胜昔，又收得两位贤徒，当真可喜可贺。”洪七公躬身道：“大师安好。”一灯微笑道：“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，”双手合十行了一礼，转身便走。洪七公叫道：“明日论剑啊，大师怎么就走了？”

一灯转过身来，笑道：“想老袖乃方外闲人，怎敢再与天下英雄比肩争先？老衲今日来此，为的是要化解这一场纠缠二十年的冤孽，幸喜功德圆满。七兄，当世豪杰舍你更有其谁？你又何必自谦？”说着又合十行礼，携着裘千仞的手，径自下山去了。大理四大弟子齐向洪七公躬身下拜，跟着师父而去。

那书生经过黄蓉身边，见她晕生双颊、喜透眉间，笑吟道：“隰有攸楚，倚滩笑其枝！”黄蓉听他取笑自己，也吟道：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。”那书生哈哈大笑，一揖而别。

郭靖听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蓉儿，这又是甚么梵语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不，这是诗经上的话。”郭靖听说他们是对答诗文，也就不再追问。黄蓉笑吟吟的瞧着他，心想：“这位状元公倒也聪明，猜到了我的心事。他引的那两句诗经，下面有‘乐子之无知，乐子之无家，乐子之无室’三句，本是

少女爱慕一个未婚男子的情歌，用在靖哥哥身上，倒也十分合适，说他这冒冒失失的傻小子，还没成家娶妻，我很是欢喜。”想到此处，突然轻轻叫声：“啊哟！”郭靖忙问：“怎么？”黄蓉微笑道：“我引这两句诗经，下面接着是‘羊牛下来，羊牛下括’，说是时候不早，羊与牛下山坡回羊圈、牛栏去啦，本是骂状元公为牲畜。但这可将一灯大师也一并骂进去啦！”

郭靖也不去理会她这些不打紧的机锋嘲谑，心中只是想着适才洪七公斥骂裘千仞的一番言语，这些日来苦恼他折磨他的重重疑团，由此片言而解，豁然有悟：“师父说他生平杀过二百三十一人，但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。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，那就是问心无愧。瞧师父指斥裘千仞之时，何等神威凛凛。这裘千仞的武功未必就在师父之下，只因邪不胜正，气势先就沮了。只要我将一身武功用于仗义为善，又何须将功夫抛弃忘却？”这番道理其实极是平易浅白，丘处机也曾跟他说过，只是他对丘处机并不如何信服，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，眼见屠戮之惨，战阵之酷，生民之苦，母亲又惨死刀下，心中对刀兵征战大是憎恶，方有这番苦思默想。但经此一反一复，他为善之心却是更坚一层了。

靖、蓉二人上前拜见师父，互道别来之情。原来洪七公随黄药师同赴桃花岛养伤，以《九阴真经》总纲中所载上乘内功自通经脉，经半年而内伤痊愈，又半年而神功尽复。黄药师因挂念女儿，待他伤势一愈，即行北上寻女。洪七公反而离岛较迟，他日前曾与鲁有脚相遇，因而于靖、蓉二人之事已得知大略。

三人谈了一阵，郭靖道：“师父，你休息一会罢，天将破晓，待会论剑比武，用劲必多。”洪七公笑道：“我年纪越老，好胜之心却是越强，想到即将与东邪西毒过招，心中竟然惴惴不安，说来大是好笑。蓉儿，你爹爹近年来武功大进，你倒猜猜，待会比武，你爹爹和你师父两人，到底是惟强谁弱？”

黄蓉道：“您老人家的武功和我爹爹向来难分上下，可是现下你会了九阴神功，我爹爹怎么还是你的对手？待会见到爹爹，我就跟他说干脆别比了，早些儿回桃花岛是正经，”

洪七公听她语气之中有些古怪，微一沉吟，已明白了她心意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不用跟我绕弯儿说话，九阴神功是你们俩的，你就是不激我，老叫化也不会老着脸皮使将出来。待会和黄老邪比武，我只用原来的武功就是。”

黄蓉正要他说这句话，笑道：“师父，若是你输在我爹爹手里，我烧一百样菜肴给你吃，教你赢了固然喜欢，输了却也开心。”洪七公吞了一口馋涎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女孩儿心地不好，又是激将，又是行贿，刁钻古怪，一心就盼自己爹爹得胜。”

黄蓉一笑，尚未答话，洪七公忽然站起身来，指着黄蓉身后叫道：“老毒物，你到得好早啊！”

郭靖与黄蓉急忙跃起，站在洪七公身旁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欧阳锋高高的身躯站在当地。他悄没声的忽尔掩至，两人竟没知觉，都是大为惊异。

成吉思汗取下铁胎画弓，扣上长箭，对着雌雕射去。雌雕侧过身子，左翼一扫，竟将长箭扑落。雄雕大怒，一声长唳，向成吉思汗头顶扑击下来。

第四十回 华山论剑

欧阳锋冷冷的道：“早到早比，迟到迟比。老叫化，你今日跟我是比武决胜呢，还是性命相拼？”洪七公道：“既赌胜负，亦决死生，你下手不必容情。”欧阳锋道：“好！”他左手本来放在背后，突然甩将出来，手里握着蛇杖，将杖尾在山石上重重一登，道：“就在这儿呢，还是换个宽敞的所在？”

洪七公尚未回答，黄蓉接口道：“华山比武不好，还是到船里去比。”洪六公一怔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好让欧阳先生再来一次恩将仇报、背后袭击啊！”洪六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上一次当，学一次乖，你别指望老叫化再能饶你。”

欧阳锋听黄蓉出口讥嘲，却是丝毫不动声色，双腿微曲，杖交右手，左掌缓缓运起蛤蟆功的劲力。

黄蓉将打狗棒交给洪七公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打狗棒加九阴神功，跟这老好贼动手，不必讲甚么仁义道德。”洪七公心想：“单凭我原来武功，要胜他原极不易，待会尚要与黄老邪比武，若与老毒物打得筋疲力尽，就不能敌黄老邪了。”当下点了点头，接过打狗棒，左一招“打草惊蛇”，右一招“拨草寻蛇”，分攻两侧。

欧阳锋与他敌数次，从未见他使过打狗棒法，当日在大海火船中性命相搏，情势紧迫，洪七公却也一直未用。欧阳锋曾见黄蓉使这棒法时招数精奇，早就不敢小视了，这时见洪七公两招打出，棒夹风声，果然非同小可。当下蛇杖抖处，挡左避右，直攻敌人中官。他的蛇杖已失落两次，现下手中所持的是第三次新制，杖上人头雕得更诡奇可怖，只是两条怪蛇虽然毒性无异，但驯养未久，临敌之时却不如最初那两条这般熟习灵动。

洪七公当日背心被他怪蛇咬中，又受他狠力一掌，险些送命，直养了将近两年方始康复。那是他一生从所未有之大败，亦是从未遇之奇险，此仇岂可不报？当下运棒成风，奋力进攻。

两人第一次华山论剑，争的是荣名与《九阴真经》；第二次在桃花岛过招，是为了郭靖与欧阳克争婚；那均是只决胜负，不关生死。第三次海上相斗，生死只隔一线，但洪七公手下尚自容让；现下第四次恶战，才是各出全力，再无半点留情。两人均知对方年齿虽增，武功却只有较前更是狠辣，只要自己稍有疏神，中了对对方一招半式，难免命丧当地。

两人翻翻滚滚的斗了二百余招，忽然月亮隐没，天色转黑。这是黎明之前的昏黯不明，转瞬随即破晓。两人生怕黑暗中着了对方毒手，只是严守门户，不敢抢攻。

郭靖与黄蓉不禁担心，踏上数步，若是洪七公有甚差失，立即出手相助。郭靖眼里瞧着二人恶斗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这二人都是当今一等高手，可是一个行侠仗义，一个恃强为恶，可见武功本身并无善恶，端在人之为用。行善则武功愈强愈善，肆恶则愈强愈恶。”到后来天色阴暗，两人招式已瞧不清楚，但闻兵刃破空和窜扑呼喝之声，不禁心中怦怦乱跳，暗想：“师父因运功疗伤，耽误了两年进修，高手功劲原本差不得分毫，这一进一退，莫要由此而输在欧阳锋的手里。若是如此，当初实不该三次相饶。”他又想起丘处机曾解说“信义”两字，该分大信大义与小信小义之别，若是因全一己的小信小义而亏大节，那就算不得是信义了。想到此处，热血上涌，心道：

“虽然师父与他言明单打独斗，但若他害了师父，从此横行天下，却不知有多少好人要伤在他的手里。我从前不明‘信义’二字的真意，以致做了不少糊涂事出来。”当下心意已决，双掌一错，就要上前相助。

忽听黄蓉叫道：“欧阳锋，我靖哥哥和你击掌相约，饶你三次不死，哪知你仍是恃强欺我。你言而无信，尚不及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，怎有脸来争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？”

欧阳锋一生恶行干了不计其数，可是说出话来始终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从无反悔，生平也一直以此自负，若非事势迫切，他决不致违约强逼黄蓉，此时与洪六公斗得正紧，忽听她提起此事，不禁耳根子发烧，心神大乱，出杖稍偏，险些被打狗棒戳中。

黄蓉又叫道：“你号称西毒，行事奸诈原也不在话下，可是要一个后生小辈饶你三次不死，已经丢尽了脸面，居然还对后辈食言，真叫江湖上好汉笑歪了嘴巴。欧阳锋啊欧阳锋，有一件事，普天下当真无人及得上你老人家，那就是本要脸天下第一！”

欧阳锋大怒，但随即想到这是黄蓉的诡计，有意要引得自己气恼惭愧，只要内力运转微有不纯，立时便败在洪七公手下，于是便给她来个听而不闻。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，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，却都栽在他的名下。给她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，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，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。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，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，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流的下三滥勾当，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，又叫沙通天做“亲叔叔”，硬要拜彭连虎为“干爹”，为的是乞求一张毒药的秘方，种种肉麻无耻，匪夷所思；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，要做他的亲兵队长，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。至于郭靖在西域如何饶他三次不死，如何从流沙中将他拉出来，更是加上了十倍油盐酱醋，说得他不堪已极。初时欧阳锋尚能忍耐，到后来听得她有些话实在太过不近情理，忍不住反驳几句。不料黄蓉正是要惹他与自己斗队越加的跟他歪缠胡闹。这么一来，欧阳锋拳脚兵刃是在与洪七公恶斗，与黄蓉却另有一场口舌之争，说到费心劳神，与黄蓉的斗口似犹在与洪七公角力之上。

又过半晌，欧阳锋心智渐感不支，心想：“我若再不使《九阴真经》的功夫，定然难以取胜。”他虽未能依照黄蓉所说将全身经脉逆转，但修习了半年，凭着武学渊深，内功浑厚，竟尔已有小成，当下蛇杖挥动，忽变怪招。洪七公吃了一惊，凝神接战。

黄蓉叫道：“源思英儿，巴巴西洛着，雪陆文兵。”欧阳锋一怔：“这几句话是甚么意思？”他哪知黄蓉全是在信口胡说，卷起舌头，将一些全无意义的声音乱喊乱叫。只是她叫嚷的语气却变化多端，有时似是愤怒喝骂，有时似是诚恳劝诫，忽尔惊叹，忽尔欢呼，突然之间，她用追问的语气连叫数声，显是极迫切的质问。欧阳锋虽欲不理，却不由自主的道：“你问甚么？”

黄蓉以假梵语答了几句。欧阳锋茫然不解，竭力往郭靖所写的“经文”中去追寻，一时之间，脑中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声音、形貌、招数、秘诀，纷至沓来，但觉天旋地转，竟不知身在何处。洪七公见他杖法中忽然大露破绽，叫声：“着！”一棒打在他的天灵盖上。

这一棒是何等的劲力，欧阳锋脑中本已乱成一团，经此重击，更是七荤八素，不知所云，大叫一声，倒拖了蛇杖转身便走。郭靖叫道：“往哪里跑？”

纵身赶上，欧阳锋忽然跃起，在半空连翻三个筋斗，转瞬间连滚带爬的转入崖后，不知去向。洪七公、郭靖、黄蓉三人相顾愕然，骇极而笑。

洪七公叹道：“蓉儿，今日打败老毒物，倒是你的功劳大。只不过咱师徒联手，以二敌一，未免胜之不武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师父，这功夫不是你教的罢？”洪七公笑道：“你这功夫是天生的。有你爹爹这么鬼精灵的老头，才有你这么鬼精灵的女儿。”

忽听山后有人叫道：“好啊，他人背后说短长，老叫化，你羞也不羞？”黄蓉大叫：“爹爹！”跃起奔去。此时朝暾初上，阳光闪耀下一人青袍素布，缓步而来，正是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。

黄蓉扑上前去，父女俩搂在一起。黄药师见女儿脸上稚气大消，已长成一个亭亭少女，与亡妻更为相似，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伤感。

洪七公道：“黄老邪，我曾在桃花岛上言道：你闺女聪明伶俐，鬼计多端，只有别人上她的当，她决不能吃别人的亏，叫你不必担心。你说，老叫化的话错了没有？”

药师微微一笑，拉着女儿的手，走近身去，说道：“恭喜你打跑了老毒物啊。此人一败，了却你我一件大心事。”洪七公道。

“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叫化啦。我见了你女儿，肚里的蛔虫就乱钻乱跳，馋涎水直流。咱们爽爽快快的马上动手，是你天下第一也好，是我第一也好，我只等吃蓉儿烧的好菜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不，你若败了，我才烧菜给你吃。”洪七公道。“呸，不怕丑，你想挟制我，是不是？”黄药师道，“老叫化，你受伤之后耽误了两年用功，只怕现下已不是我的对手。蓉儿，不论谁胜谁败，你都烧菜相请师父。”洪七公道，“是啊！这才是大宗师说的话，堂堂桃花岛岛主，哪能像小丫头这般小气。咱们也别等正午不正午，来罢！”说着竹棒一摆，就要上前动手。

黄药师摇头道：“你适才跟老毒物打了这么久，虽然说不上筋疲力尽，却也是大累了一场，黄某岂能捡这个便宜？咱们还是等到正午再比，你好好养力罢。”洪七公虽知他说得有理，但不耐烦再等，坚要立时比武。黄药师坐在石上，不去睬他。

黄蓉见两人争执难决，说道：“爹爹，师父，我倒有个法儿在此。你俩既可立时比武，爹爹又不占便宜。”洪七公与黄药师齐道：“好啊，甚么法儿？”黄蓉道：“你们两位是多年好友，不论谁胜谁败，总是伤了和气。可是今日华山论剑，却又势须分出胜败，是不是？”洪、黄二人本就想到此事，这时听她言语，似乎倒有一个妙法竟可三全其美，既能立时动手，又可不让黄药师占便宜，而且还能使两家不伤和气，齐问：“你有甚么好主意？”

黄蓉道：“是这样：爹爹先跟靖哥哥过招，瞧在第几招上打败了他，然后师父再与靖哥哥过招。若是爹爹用九十九招取胜，而师父用了一百招，那就是爹爹胜了。倘若师父只用九十八招，那就是师父胜了。”洪七公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黄蓉道：“靖哥哥先和爹爹比，两人都是精力充沛，待与师父再比，两人都是打过了一场，岂不是公平得紧么？”黄药师点点头道：“这法儿不错。靖儿，来罢，你用不用兵刃？”郭靖道：“不用！”正要上前，黄蓉又道：“且慢，还有一事须得言明。若是你们两位前辈在三百招之内都不能将靖哥哥打败，那便如何？”洪七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黄老邪，我初时尚羨你生得个好女儿，这般尽心竭力的相助爹爹，咳，哪知女生外向，

却是颠扑不破的至理。她一心要傻小子得那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啊！”

黄药师生性怪僻，可是怜爱幼女之心却是极强，暗道：“我成全了她这番心愿就是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蓉儿的话也说得是。咱两个老头若不能在三百招内击败靖儿，还有甚么颜面自居天下第一？”转念又想：“我原可故意相让，容他挡到三百招，但老叫化却不肯让，必能在三百招内败他。那么我倒并非让靖儿，却是让老叫化了。”一时沉吟未决。

洪七公在郭靖背后一推，道：“快动手罢，还等甚么？”郭靖一个踉跄，冲向黄药师面前。黄药师心道：“好，我先试试他的功夫，再定行止。”左掌翻起，向他肩头斜劈下去，叫道：“第一招！”

当黄药师举棋不定之际，郭靖心中也是好生打不定主意：“我决不能占那天下第一的名号，可是该当让岛主得胜，还是让师父得胜？”正在迟疑，黄药师已挥掌劈到。他右臂举起架开，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，心道：“我好胡涂，竟想甚么让不让的？我纵出全力，也决挡不了三百招。”眼见黄药师第二招又到，当下凝神接战，此时心意已决，任凭二人各用真功夫将自己击败，谁快谁慢，由其自决，自己绝无丝毫偏袒。

数招一过，黄药师大是惊异：“这傻小子的武功怎么竟练到了这个地步？我若是稍有容让，莫说被他挡到三百招之外，只怕还得输在他手里，”高手比武，实是让不得半分。黄药师初时出手只用了七分劲，哪知被郭靖全力奋击，竟然压在下风。他心中一急，忙展开落英神剑掌法，身形飘忽，力争先着。

可是郭靖的功夫实已大非昔比，黄药师连变十余种拳法，始终难以反先，待拆到一百余招，他倏施诡招，郭靖料不到他竟会使诈，险些被他左脚踢中，只得退开两步，这才扳成平衡之局。黄药师舒了一口气，暗叫：“惭愧！”欲待乘机占到上风，不料郭靖守得坚稳之极，尽管他攻势有如惊风骇浪，始终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拳脚上竟没半点破绽。耳听得女儿口中已数到“二百零三，二百零四”，黄药师大是焦躁：“老叫化出手刚猛，若是他在一百招内败了靖儿，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去？”招势一变，掌影飘飘，出手快捷绝伦。

这一来，郭靖登处下风，只感呼吸急促，有似一座大山重重压向身来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堪堪抵挡不住。黄药师出手加快，攻势大盛，黄蓉口中，却也跟着数得快了。郭靖唇干舌燥，手足酸软，越来越是难挡，只是凭着一股坚毅之气硬挺下来，正危急间，忽听黄蓉大叫一声：“三百！”黄药师脸色一变，向后跃开。

此时郭靖已被逼得头晕眼花，身不由主的向左急转，接连打了十多个旋子，眼见再转数下，就要摔倒，危急中左足使出了“千斤坠”功夫，要待将身子定住。可是黄药师内力的后劲极大，人虽退开，拳招余势未衰，郭靖竟然定不住身子，只得弯腰俯身，右手用力在地下拨动，借着“降龙十八掌”的猛劲，滴溜溜的向右打了十多个旋子，脑中方得情明，呆了一呆，向黄药师道：“黄岛主，你再出数招，我非摔倒不可。”

黄药师见他居然有此定力，抗得住自己以十余年之功练成的“奇门五转”，不怒反喜，笑道：“老叫化，我是不成的了，天下第一的称号是你的啦。”双手一拱，转身欲走。

洪七公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我也未必能成。你的铁箫借给靖儿罢。”黄药师的玉箫已然折断，腰带里插着一根铁箫，当下拔出来递给郭靖。洪七公

对郭靖道：“你用兵刃，我空手跟你过招。”郭靖一愕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洪七公道：“你掌法是我教的，拳脚有甚么比头？上罢！”左手五指如钩，一把抓住他手腕，将铁箫夺了过来。郭靖没懂他的用意，脱手放箫，竟未抵御。洪七公骂道：“傻小子，咱们是在比武哪！”左手将铁箫还给了他，右手却又去夺。郭靖这才回箫避开。黄蓉数道：“一招！”

高手比武，手上有无兵刃相差其实不多，洪七公将降龙十八掌使将开来，掌风扫到一丈开外，郭靖虽有铁箫，又哪能近身还击？他本来不擅使用兵器，但自在西域石崖之中被欧阳锋逼着过招，剑法已大有进益。自来武功必是攻守兼习，郭靖的兵刃功夫练的却是八成守御，二成攻敌。要知江南六怪授他的兵刃招数不能算是极上乘武功，他习得《九阴真经》后再此进修，却是在西域石屋之中，那时他但求自保，不暇伤敌，以长剑抵挡欧阳锋的木杖，钻研出不少防身消势之法，此刻以箫作剑，用以抵挡洪七公凌厉无伦的掌风，便也大见功效。

洪七公见他门户守得极是紧密，心下甚喜，暗道：“这孩子极有长进，也不在了我教导一场，但我若在二百招之内败他，黄老邪脸上须不好看。过得二百招后，我再使用重手便是。”当下依着降龙十八掌的招式，自一变以至九变顺序演将下去，疾风呼呼，掌影已将郭靖全身裹住。

此时洪七公若猛下重手，郭靖兵刃功夫未至登峰造极，原是不易抵挡，但洪七公要在二百招后再行取胜，却是想错了一着。须知郭靖正当年富力壮，练了《易筋锻骨篇》后内力更是浑厚，洪七公年岁却不轻了，背上中了欧阳锋的蛇咬掌击，究亦大见摧伤，降龙十八掌招招须用真力，到九变时已是一百六十二掌，势道虽仍刚猛狠辣，后劲却已渐见衰减。

待拆到两百招外，郭靖铁箫上的剑招倒还罢了，左手配合的招势却渐见强劲，洪七公暗想不妙，若与他以力相拼，说不定会输在他手里，傻小子可以智取，不必力敌，当下双掌外豁，门户大开，郭靖一怔，心想：“这招掌法师父却从未教过。”若与敌人对敌，自可直进中宫，攻敌前胸，但眼前对手是自己恩师，岂能用此杀手？微一迟疑问，洪七公笑道，“你上当啦。”左足倏起，将他手中铁箫踢飞，右掌斜翻，打在他的肩头。

这一掌手下留情，不欲伤他身子，只使了八成力，准以为他定要摔倒，那就算是胜了。岂知郭靖这几年来久历风霜，身子练得极为粗壮，受了这一掌只晃得几晃，肩头虽是一阵剧痛，竟未跌倒。洪七公见他居然硬挺顶住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吐纳三下，调匀呼吸，莫要受了内伤。”郭靖依言吐纳，胸气立舒，说道：“弟子输了。”洪七公道：“不，适才你让我在先，若是就此认输，黄老邪如何能服？接招！”说着又是发掌劈去。

郭靖手中没了兵刃，见来招势道锋锐，当下以周伯通所授的空明拳化开。那空明拳是天下至柔的拳术，是周伯通从《道德经》中化出来的，《道德经》中有言道：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坚强处下，柔弱处上。”又云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”那降龙十八掌却是武学中至刚至坚的拳术。语有云：“柔能克刚”，但也须视“柔”的功力是否胜“刚”而定，以洪七公的修为，纵然周伯通以至柔之术对敌，却也未必能胜。但郭靖习了那左右互搏的法子，右手出的是空明拳，左手出的却是降龙拳，刚柔相济，阴阳为辅，洪七公的拳招虽然刚猛莫京，竟也奈何他不得。

黄蓉在旁数着拳招，眼见三百招将完，郭靖全无败象，心中甚喜，一招

一招的数着。洪七公耳听得她数到二百九十九招，不禁好胜心起，突然一掌“亢龙有悔”，排山倒海般直击过去，此招既出，心下登时懊悔，只怕郭靖抵挡不住，受了重伤，大叫：“小心啦！”

郭靖听到叫声，掌风已迎面扑到，但觉来势猛烈之极，知道无法以空明拳化解，危急之下，右臂划个圆圈，呼的一声，也是一招“亢龙有悔”拍出。只听砰的一响，双掌相交，两人都是全身大震。黄药师与黄蓉齐声惊呼，走近观看。

只见两人双掌相抵，胶着不动。郭靖有心相让，但知师父掌力厉害，若是此刻退缩，被他顺势推将过来，自己必受重伤，决意先运劲抵挡一阵，待他掌劲稍杀，再行避让认输。洪七公见郭靖居然挡得住自己毕生精力之所聚的这一掌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怜才之意大盛，好胜之心顿灭，决意让他胜此一招，以成其名，当下留劲不发，缓缓收力。

便在这双方不胜不败、你退我让之际，忽听山崖后一人大叫三声，三个筋斗翻将出来，正是西毒欧阳锋。洪七公与郭靖同时收掌，向后跃开。只见欧阳锋全身衣服破烂，满脸血痕斑斑，大叫：“我《九阴真经》上的神功已然练成，我的武功天下第一！”举起蛇杖，向四人横扫过来。

洪七公抬起打狗棒，抢上去将他蛇杖架开，数招一过，四人无不骇然。欧阳锋的招术本就奇特，此时更如怪异无伦，忽尔伸手在自己脸上猛抓一把，忽尔反足在自己臀上狠踢一脚，每一杖打将出来，中途方向必变，实不知他打将何处。洪七公惊奇万分，只得使开打狗棒法紧守门户，那敢贸然进招？

斗到深涧，欧阳锋忽然反手拍拍拍连打自己三个耳光，大喊一声，双手据地，爬将过来。洪七公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，心想：“我这棒法打狗最为擅长，你忽作狗形，岂非自投罗网？”竹棒伸处，向他腰间挑去。哪知欧阳锋忽地翻身一滚，将竹棒半截压在身下，随即顺势滚去，洪七公拿捏不定，竹棒脱手。欧阳锋骤然间飞身跃起，双足连环猛踢。洪七公大惊，向后急退。

这时黄蓉早已拾起地下铁箫，还给父亲。黄药师挺箫斜刺而出。欧阳锋叫道：“段皇爷，我不怕你的一阳指！”说着纵身扑上。黄药师见了他的举止，已知他神智错乱，只是心中虽疯，出手却比未疯时更是厉害。饶是他智慧过人，却也想不明白其中道理，怎知欧阳锋苦读郭靖默写的假经，本已给缠得头昏脑胀，黄蓉更处处引他走入歧路，盲练瞎闯，兼之急欲取胜，贪图速成，用功更为莽撞，只是他武功本强，虽然走了错道，错有错着，出手恢诞，竟教洪、黄两大宗师差愕难解。

数十招一过，黄药师又败下阵来。郭靖抢上迎敌。欧阳锋忽然哭道：“我的儿啊，你死得好惨！”抛去蛇杖，张开双臂，扑上来便抱。郭靖知他将自己认作了侄儿欧阳克，听他叫声凄惨，心中又是不忍，又是骇怕，发掌要将他推开。欧阳锋左腕陡翻，已抓住郭靖手臂，右臂将他牢牢抱住。郭靖忙运劲挣扎，可是欧阳锋力大无穷，抱得他丝毫动弹不得。

洪七公与黄药师父女大惊，一齐抢上救援。洪七公伸指疾点欧阳锋背心“凤尾穴”，要迫他松手。不料他此时全身经脉倒转，穴道全已变位，洪七公挺指戳将下去，他茫然未觉，全不理睬。黄蓉回身捡起一块石头，向他头顶砸落。欧阳锋右手握拳，自下挥击上来。黄蓉拿捏不住，石头脱手飞落山谷。郭靖乘欧阳锋松了右手，用力猛挣，向后跃开，定了定神，只见欧阳锋与黄药师斗得甚是猛烈。黄药师插箫于腰，空手而搏。

此时欧阳锋所使的招数更是希奇古怪，诡异绝伦，身子时而倒竖，时而

直立，甚而有时一手撑地，身子横挺，只以一手与敌人对掌。黄药师全神贯注的发招迎敌，倒还不觉得怎样，洪七公、郭靖、黄蓉三人却看得心摇神驰。黄蓉眼见父亲连遇险招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对付这疯子不必依武林规矩，咱们齐上！”

洪七公道：“若在平时，咱们原可合力擒他。只是今日华山论剑，天下英雄都知须得单打独斗，咱们以众敌寡，须惹江湖上好汉耻笑。”但觉欧阳锋疯势更是厉害，口吐白沫，举头猛撞。黄药师抵挡不住，只是倒退。

突然之间，欧阳锋俯身疾攻，上盘全然不守。黄药师大喜，心想：“这疯子毕竟糊涂了。”运起“弹指神通”功夫，急弹他鼻侧的“迎香穴”。这一指去势快极，哪知刚触到他脸皮，欧阳锋微微侧头，一口咬住他的食指。黄药师大惊，急出左手拍他“太阳穴”，逼他松口。欧阳锋右手亦出，将他招术化开，牙齿却咬得更加紧了。

郭靖与黄蓉从两侧齐上，欧阳锋才松齿放脱黄药师的手指，十指往黄蓉脸上抓去。日光直射之下，但见他面容狞恶，满脸是血，黄蓉心下害怕，惊呼逃开。郭靖忙发掌救援。欧阳锋回手抵敌，黄蓉方得脱身。

只十余合，郭靖肩上腿上接连中招。洪七公道：“靖儿退下，再让我试试。”空手抢上。两人这一番激斗，比适才更是猛恶。洪七公当欧阳锋与黄药师、郭靖对掌之时，在旁留神观看，见他出招虽然怪异无比，其中实也有理路可寻，主要是将蛤蟆功逆转运用，上者下之，左者右之，虽然并非尽皆如此，却也是十中不离七八，心中有了个大概，对战之时虽仍处于下风，却已是攻有守，三招中能还得一招。

黄蓉取出手帕，给父亲包扎指上创口。黄药师更瞧出许多路子来，接连叫道：“七兄，踢他环跳。”“上击巨阙！”“反掌倒劈天柱。”黄药师旁观者清，洪七公依言施为，片刻间便将战局拉乎。只是两人心中都暗自惭愧：“这是合东邪、北丐二人之力，合拚西毒一人了。”眼见即可取胜，欧阳锋忽然张嘴，一口唾沫往洪七公脸上吐去。

洪七公忙侧身避开，欧阳锋竟然料敌机先，发掌击向他趋避的方位，同时又是一口浓痰吐将过来。洪七公处境窘迫，欲待不避，可是那口痰势挟劲风，若是打中眼珠，就算不致受伤，定也十分疼痛，而敌人必乘机猛攻，那就难以抵挡，百忙中伸右手将痰抄在掌中，左手还了一招。战不数合，欧阳锋又是一口唾沫急吐，他竟将痰涎唾沫也当作了攻敌利器，夹在拳招之中使用，令人眼花缭乱、心意烦躁。

洪七公见他显然轻辱于己，不由得怒气勃发，同时右手握着一口浓痰，滑腻腻的极不好受，又不想抹在自己身上，斗到分际，他突然张开右掌，叫声：“着！”疾往欧阳锋脸上抹去。这一招明里是用痰去抹他的脸，暗中却另藏厉害杀着。欧阳锋神智虽乱，耳目四肢只有比平时更为灵敏，眼见洪七公手掌抹到，立即侧脸微避。洪七公手掌翻转，直戳过去，欧阳锋斗然张口急咬。

这正是他适才用以击败黄药师的绝招，看来似乎滑稽，但因他张口快捷，教人难以躲闪，以黄药师如此登峰造极的武功竟也着了道儿。黄药师、黄蓉、郭靖看得分明，但见洪七公的手掌已伸到他嘴边，相距不及一寸，而他蓦地张口，一副白牙在日光下一闪，已向洪七公手上咬落，不禁齐声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岂知他们三人与欧阳锋竟都忘了一事。洪七公号称九指神丐，当年为了

馋嘴贪吃，误了时刻，来不及去救一个江湖好汉的性命，大恨之下，将自己食指发狠砍下。欧阳锋这一咬又快又准，倘若换了旁人，食指定会被他咬住，偏生洪七公没有食指，只听喀的一响，他两排牙齿自相撞击，却是咬了个空。洪七公没有食指，欧阳锋原本熟知，但他这时势如疯虎般乱打乱扑，哪里还想得到这些细微末节？

高手比武，若是双方武功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往往对战竟日，仍是难分上下，唯一取胜之机端在对方偶犯小错，此刻欧阳锋一口咬空，洪七公哪能放过？立即一招“笑口哑哑”，中指已戳在他嘴角的“地仓穴”上。

旁观三人见洪七公得手，正待张口叫好，不料一个“好”字还未出口，洪七公已是一个筋斗倒翻出去。欧阳锋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，有如醉酒，但终于站稳身子，仰天大笑。原来他经脉倒转，洪七公这一指虽戳中他“足阳明胃经”的大穴，他只是全身微微一麻，立即如常，却乘机一掌击在洪七公的肩头。幸得他中指在先，这一掌的力道已不如何凌厉，洪七公顺着来势倒翻筋斗，将他掌力消去大半，百忙中还回了一招“见龙在田”，也将欧阳锋打得倒退几步。洪七公幸而消解得快，未受重伤，但半身酸麻，一时之间已无法再上。他是大宗师身分，若不认输那就迹近无赖，同时心中确也佩服对方武功了得，抱拳说道：“欧阳兄，老叫化服了你啦，你是武功天下第一！”

欧阳锋仰天长笑，双臂在半空乱舞。向黄药师道：“段皇爷，你服不服我？”黄药师心中不忿，暗想：“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，竟教一个疯子得了去，我眼老叫化二人岂不教天下好汉耻笑？”但若上前再斗，自忖却又难以取胜，只得点了点头。

欧阳锋向郭靖道：“孩儿，你爹爹武艺盖世，天下无敌，你喜不喜欢？”欧阳克是他与嫂子私通所生的孩子，名是叔侄，实是父子，此时他神智半迷半醒，把郭靖当作欧阳克，竟将藏在心中数十年的隐事说了出来。郭靖心想这里各人都不是他对手，他天下第一的名号当之无愧，说道：“咱们都打不过你！”

欧阳锋嘻嘻傻笑，问黄蓉道：“好媳妇儿，你喜不喜欢？”黄蓉见父亲、师父、郭靖三人相继败阵，早在苦思对付这疯汉之法，但左思右想，实无妙策，这时听他相问，又见他手舞足蹈，神情怪异，日光映照之下，他身后的影子也是乱晃乱摇，灵机忽动，说道：“谁说你是天下第一？有一个人你就打不过。”

欧阳锋大怒，捶胸叫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叫他来跟我比武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此人武功了得，你定然打他不过。”欧阳锋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叫他来跟我比武。”黄蓉道：“他名叫欧阳锋。”欧阳锋搔搔头皮，迟疑道：“欧阳锋？”黄蓉道：“不错，你武功虽好，却打不过欧阳锋。”

欧阳锋心中愈是糊涂，只觉“欧阳锋”这名字好熟，定是自己最亲近之人，可是自己是谁呢？脱口问道：“我是谁？”黄蓉冷笑道：“你就是你。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怎来问我？”

欧阳锋心中一寒，侧头苦苦思索，但脑中混乱一团，愈要追寻自己是谁，愈是想不明白。须知智力超异之人，有时独自冥想，常会想到：“我是谁？我在生前是甚么？死后又是甚么？”等等疑问。古来哲人，常致以此自苦。欧阳锋才智卓绝，这些疑问有时亦曾在脑海之中一闪而过，此时连斗三大高手而获胜，而全身经脉忽顺忽逆，心中忽喜忽怒，蓦地里听黄蓉这般说，不禁四顾茫然，喃喃道：“我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怎么了？”

黄蓉道：“欧阳锋要找你比武，要抢你的《九阴真经》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黄蓉指着他身后的影子道：“喏，他就在你背后。”欧阳锋急忙回头，见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黄蓉道：“他要打你了！”

欧阳锋蹲低身子，发掌向影子劈去。影子同时发出一掌。欧阳锋大急，左掌右掌，连环邀击，那影子也是双手抖动不已。欧阳锋见对方来势厉害，转身相避，他面向日光，影子已在身后。他发觉敌人忽然不见，大叫：“往哪里逃？”向左抢上数步。

左边是光秃秃的山壁，日光将他影子映在壁上，更像是个直立的敌人。欧阳锋右掌猛挥，击在石上，只疼得他骨节欲碎，大叫：“好厉害！”随即左脚飞出。但见山壁上的影子也是举脚踢来，双足相撞，欧阳锋奇痛难当，不敢再斗，转身便逃。

此时他是迎日而奔，果然不见了敌人，窜出丈余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影子紧随在后，吓得大叫：“让你天下第一，我认输便是。”那影子动也不动。欧阳锋转身再奔，微一回头，仍见影子紧紧跟随。他驱之不去，斗之不胜，只吓得心胆欲裂，边叫边号，直往山下逃去。过了半刻，隐隐听到他的叫声自山坡上传来，仍是：“别追我，别追我！”

黄药师与洪七公眼见这位一代武学大师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不禁相顾叹息。此时欧阳锋的叫声时断时续，已在数里之外，但山谷间回音不绝，有如狼啤鬼叫，四人身旁虽阳光明亮，心中却都微微感到一阵寒意。洪七公叹道：“此人命不久矣。”

郭靖忽然自言自语：“我？我是谁？”黄蓉知他是直性子之人，只怕他苦思此事，竟致着魔，忙道：“你是郭靖。靖哥哥，快别想自己，多想想人家的事罢。”郭靖凛然惊悟，道：“正是。师父，黄岛主，咱们下山去罢。”

洪七公骂道：“傻小子，你还叫他黄岛主？我劈面给你几个老大耳括子。”郭靖一怔，只见黄蓉脸现红晕，似笑非笑，登时醒悟，忸忸怩怩的喊道：“岳父！”

黄药师哈哈大笑，一手挽了女儿，一手挽着郭靖，向洪七公道：“七兄，武学之道无穷无尽，今日见识到老毒物的武功，实令人又惊又愧。自重阳真人逝世，从此更无武功天下第一之人了。”

洪七公道：“蓉儿的烹调功夫天下第一，这个我却敢说。”黄蓉抿嘴笑道：“不用赞啦，咱们快下山去，我给你烧几样好菜就是。”

洪七公、黄药师、郭靖、黄蓉四人下得华山，黄蓉妙选珍肴，精心烹饪，让洪七公吃了个酣畅淋漓。当晚四人在客店中宿了，黄药师父女住一房，郭靖与洪六公住一房。次晨郭靖醒来，对榻上洪七公已不知去向，桌面上抹着三个油腻的大字：“我去也”，也不知是用鸡腿还是猪蹄写的。

郭靖忙去告知黄药师父女。黄药师叹道：“七兄一生行事，宛似神龙见首不见尾。”向靖、蓉二人望了几眼，道：“靖儿，你母亡故，世上最亲之人就是你大师父柯镇恶了，你随我回桃花岛去，请你大师父主婚，完了你与蓉儿的婚事如何？”郭靖悲喜交集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连连点头。黄蓉抿嘴微笑，想出口骂他“傻子”，但向父亲瞧了一眼，便忍住了不说。

三人一路上游山玩水，迤迤向东南而行，不日来两浙南路境内，眼见桃花岛已在不远，忽然空中雕鸣声急，两头白雕自北急飞而至。

郭靖大喜，纵声呼啸，双雕扑了下来，停在他的肩头。他离蒙古时走得

仓皇，未及携带双雕，此时相见，欣喜无已，伸手不住抚摸雕背，忽见雄雕足上缚着一个皮革卷成的小筒，忙解下打开，但见革上用刀尖刻着几行蒙古文字道：“我师南攻，将袭襄阳，知君精忠为国，冒死以闻。我累君母惨亡，愧无面目再见，西赴绝域以依长兄，终身不履故土矣。愿君善自珍重，福寿无极。”

那革上并未写上下款，但郭靖一见，即知是华筝公主的手笔，当下将革上文字译给黄药师父女听了，问道：“岳父，您说该当如何？”

黄药师道：“此地离临安虽近，但若报知朝廷，当国者未必便信，迂延不决，必误大事。你小红马脚力快，即日赶赴襄阳。那守将若肯听话，你就助他守城，否则一掌毙了，径自率领百姓士卒，共御蒙古大军。我与蓉儿在桃花岛候你好音。”郭靖连声称是，黄蓉脸上却有不豫之色。当真是知女莫若父，黄药师笑道：“好，蓉儿你也去。大事一了，即日言归，朝廷纵有封赏，理也莫理。”黄蓉大喜，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两小拜别了父亲，共骑一马，纵辔西行，郭靖只怕迟了一日，蒙古大军先破了城池。那时屠戮之惨可就难以想像，是以路上毫不停留。这日晚间投宿，已近两浙南路与江西南路交界之处。

郭靖怀里藏着华筝刻着字的那块皮革，想到儿时与华筝、拖雷同在大漠游戏，种种情状宛在目前，心头甚有黯然之意。黄蓉任他呆呆出神，自行在灯下缝补衣衫。

郭靖忽道：“蓉儿，她说累我母亲惨亡，愧无面目见我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黄蓉道：“她爹爹逼死你母亲，她自然心中过意不去。”郭靖“嗯”了一声，低头追思母亲逝世前后的情景，突然跃起，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，叫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原来如此！”

黄蓉给他吓了一跳，指尖在手指上刺出了一滴鲜血，笑问：“怎么啦？大惊小怪的，知道了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与母亲偷拆大汗的密令，决意南归，当时帐中并无一人，大汗却立即知晓，将我母子捕去，以致我母自刎就义。这消息如何泄漏，我一直思之不解，原来，原来是她。”黄蓉摇头道：“华筝公主对你诚心相爱，她决不会去告密害你。”郭靖道：“她不是害我，而是要留我。她在帐外听到我母子说话，去告知了爹爹，只道大汗定会留住我不放，哪知却生出这等大祸来。”说着连连叹息。

黄蓉道：“既是她无心之过，你就该到西域去寻她啊！”郭靖道：“我与她只有兄妹之情，她现下依长兄而居，在西域尊贵无比，我去相寻干么？”黄蓉嫣然一笑，心下甚喜。

这一日两人一骑来到江西南路的上饶，山道上长草拂及马腹，甚是荒凉，眼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森林。正行之间，两头白雕突在天空高声怒鸣，疾冲而下，瞬息间隐没在林后。靖、蓉二人，心知有异，急忙催马赶去。绕过林子，只见双雕盘旋飞舞，正与一人斗得甚急，看那人时，原来是丐帮的彭长老。但见他舞动钢刀，护住全身，刀法迅猛，双雕虽勇，却也难以取胜。斗了一阵，那雌雕突然奋不顾身的扑落，抓起彭长老的头巾，在他头上猛啄了一口。彭长老钢刀挥起，削下它不少羽毛。

黄蓉见彭长老头上半边光秃秃的缺了大块头皮，不生头发，登时醒悟：“当日这雕儿胸口中的一支短箭，原来是这坏叫化所射。后来双雕在青龙滩旁与人恶斗，抓下一块头皮，那就是这恶丐的了。”大声叫道：“姓彭的，你瞧我们是谁。”彭长老抬头见到二人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转身便逃。雄雕

疾扑而下，向他头顶啄去。

彭长老舞刀护住头顶，雌雕从旁急冲而至，长嘴伸处，已啄瞎了他的左眼。彭长老大叫一声，抛下钢刀，冲入了身旁的荆棘丛中，那荆棘生得极密，彭长老性命要紧，哪里顾得全身刺痛，连滚带爬的钻进了荆棘深处。这一来双雕倒也无法再去伤他，只是不肯干休，兀自在荆棘丛中盘旋不去。

郭靖招呼双雕，叫道：“他已坏了一眼，就饶了他罢。”忽听身后长草丛中传出几声婴儿呼叫。郭靖叫声：“啊！”跃下红马，拨开长草，只见一个婴儿坐在地下，身旁露出一双女子的脚，忙再拨开青草，只见一个青衣女子晕倒在地，却是穆念慈。

黄蓉惊喜交集，大叫：“穆姊姊！”俯身扶起。郭靖抱起了婴儿。那婴儿目光炯炯的凝望着他，也不怕生。黄蓉在穆念慈身上推拿数下，又在她鼻下人中用力一捏。

穆念慈悠悠醒来，睁眼见到二人，疑在梦中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郭大哥……黄家妹子……”郭靖道：“穆世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没受伤吗？”穆念慈挣扎着要起身，但未及站直，又已摔倒，只见她双手双足都被绳索缚住。黄蓉忙过来给她割断绳索。穆念慈忙不迭的从郭靖手中接过婴儿，定神半晌，才含羞带愧的述说经过。

原来穆念慈在铁掌峰上失身于杨康，竟然怀孕，只盼回到临安故居，但行到上饶，已然支持不住，在树林中一家无人破屋中住了下来，不久生了一子。她不愿见人，索性便在林中捕猎采果为生，幸喜那孩子聪明伶俐，解了她不少寂寞凄苦。

这一天她带了孩子在林中捡拾柴枝，恰巧彭长老经过，见她姿色，上前意图非礼。穆念慈武功虽也不弱，但彭长老是丐帮四大长老之一，在丐帮中可与鲁有脚等相颌顽，仅次于洪七公一人而已，穆念慈自不是他的对手，不久即被他打倒绑缚，惊怒交集之下，晕了过去。若不是靖、蓉二人适于此时到来，而双雕目光锐利，在空中发现了仇人，穆念慈一生苦命，势必又受辱于恶徒了。

这晚靖、蓉二人歇在穆念慈家中。黄蓉说起杨康已在嘉兴铁枪庙中逝世，眼见穆念慈泪如雨下，大有旧情难忘之意，便不敢详述真情，只说杨康是中了欧阳锋之毒，心道：“我这也不是说谎，他难道不是中了老毒物的蛇毒而死吗？”

郭靖见那孩儿面目英俊，想起与杨康结义之情，深为叹息。穆念慈垂泪道：“郭大哥，请你给这孩儿取个名字。”郭靖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我与他父亲义结金兰，只可惜没好下场，我未尽朋友之义，实为生平恨事。但盼这孩子长大后有过必改。力行仁义。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作杨过，字改之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穆念慈谢道：“但愿如郭大哥所说。”

次晨，郭靖、黄蓉赠了穆念慈不少银两，作为母子俩渡日之资。郭靖劝她回临安去。穆念慈只是摇头不语，过了一会，轻声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得先去嘉兴铁枪庙，瞧瞧他爹爹的坟墓。”三人互道珍重，黯然而别。

两人西行到了两湖南路，折向北行，不一日到了襄阳，眼见民情安定，商市繁盛，全无征战之象，知道蒙古大军未到，心下喜慰。那襄阳是南宋北边重镇，置有安抚使府，配备精兵守御。郭靖心想军情紧急，不及投店，径与黄蓉去谒见安抚使吕文德。

那安抚使手缩兵符，威风赫赫，郭靖在蒙古虽贵为元帅，在南宋却只是

个布衣平民，如何见得着他？黄蓉知道无钱不行，送了门房一两黄金。那门房虽然神色立变，满脸堆欢，可是一排安抚使见客的日子，最快也得在半月之后，那时接见的都是达官贵人，也未必能见郭靖。郭靖焦躁起来，喝道：“军情紧急，如何等得？”黄蓉忙向他使个眼色，将他拉在一旁，悄声道：“晚上闯进去相见。”

两人寻了下处，候到二更过后，施展轻身功夫径入安抚使府。那安抚使吕文德正拥了姬妾，高坐饮酒为乐，其心其意的在安抚自己和姬妾。郭黄不人跳将下去，郭靖长揖说道：“小人有紧急军务禀告。”吕文德大惊，高叫：“有刺客！”推开姬妾，就往桌底钻去。郭靖大踏步上前，一把提起，说道：“安抚使休惊，小人并无相害之意，”将他推回原座。

吕文德吓得面无人色，只是发抖。只见堂下拥进数十名军士，各举刀枪，前来相救。黄蓉拔出匕首，指在吕文德胸前。众军士齐声发喊，不敢上前。黄蓉道：“你叫他们别嚷，咱们有话说话。”吕文德手足乱颤，传下令去，众军士这才止声。

郭靖见他统兵方面，身寄御敌卫士的重任，却是如此脓包，心中暗暗叹息，当下将蒙古大军行将偷袭襄阳的讯息说了，请他立即调兵遣将，布置守御工具。吕文德心里全然不信，口头却连声答应，黄蓉见他只是发抖，问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”吕文德道：“听……听见了。”黄蓉道：“听见甚么？”吕文德道：“有……有金兵前来偷袭，须得防备，须得防备。”黄蓉怒道：“是蒙古兵，不是金兵！”吕文德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蒙古兵？那不会的，那不会的。蒙古与咱们丞相连盟攻金，决无他意。”黄蓉嗔道：“我说蒙古兵就是蒙古兵。”吕文德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姑娘说是蒙古兵，就是蒙古兵。”

郭靖道：“满郡百姓的身家性命，全系大人之手。襄阳是南朝屏障，大人务须在意。”吕文德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老兄说的一点儿也不错。老兄快请罢。”靖、蓉二人叹了口气，越墙而出，但听身后众人大叫：“捉刺客啊！捉刺客啊！”乱成一片。

两人候了两日，见城中毫无动静。郭靖道：“这安抚使可恶！不如依岳父之言，先去杀了他，再定良策。”黄蓉道：“敌军数日之内必至。这狗官杀了自不足惜，只是城中必然大乱，军无统帅，难以御敌。”郭靖皱眉道：“果真如此，这可怎生是好？”

黄蓉沉吟道：“左传上载得有个故事，叫做，弦高犒师’，咱们或可学上一学。”郭靖喜道：“蓉儿，读书真是妙用不尽。那是甚么故事，你快说给我听。咱们能学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学是能学，就是须借你身子一用。”郭靖一怔，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不答，却格的一声笑了起来。

她笑了一阵，方道：“好，我说那故事给你听。春秋时候，郑国有一个商人，叫做弦高，他在外经商，路上遇到秦国大军，竟是来偷袭郑国的。那时郑国全没防备，只怕秦兵一到，就得亡国。弦高虽是商人，却很爱国，当下心生一计，一面派人星夜去禀告郑伯，自己牵了十二头牛去见秦军的将军，说是奉郑伯之命前来犒劳秦师。秦军的将军以为郑国早就有备，不敢再去偷袭，当即领兵回国。”郭靖喜道：“此计大妙。怎么说要借我身子一用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不是要用十二头牛？你生肖属牛，是不是？”郭靖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好啊，你绕弯儿骂我。”伸手指去呵她痒，黄蓉忙笑着逃开。

两人说笑一阵，黄蓉道：“咱们今晚到安抚使府去盗他一笔金珠，明日我改扮男装，穿了官家服饰，迎上去犒劳蒙古大军。且看是否能骗得他们退

兵。”郭靖鼓掌称是。当晚二人依计而行，那安抚使搜刮得金珠山积，二人盗了大包金珠和一套官服，府中各人膝然未觉。黄蓉改穿官装，宛然是个俊俏的贵官，当下携了金珠，跨小红马北去。

到第二日午间，郭靖在北门外引领遥望，但见小红马绝尘而至，忙迎了上去。黄蓉勒住马头，脸现惊恐之色，颤声道：“蒙古大军只怕有十余万之众，咱们怎抵挡得住？”郭靖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么多？”

黄蓉道：“看来成吉思汗是倾国出击，想一举灭宋。我将金珠送给了先锋大将，他料不到咱们已知讯息，说是借道伐金，并非攻宋。我以言语点破，他惊疑不定，当即驻兵不进，想来是回报大元帅去了。”

郭靖道：“若是他们回师退兵，那自然最好不过，就怕……就怕……”黄蓉秀眉紧蹙，道：“瞧蒙古大军这等声势，定是不肯轻易便退。”郭靖道：“你再想个妙策。”黄蓉摇头道：“我已整整想了一天一晚啦。靖哥哥，若说单打独斗，天下胜得过你的只二三人而已，就说敌人有十人百人，自也不在咱俩心上。可是现下敌军是千人、万人、十万人，那有什么法子？”郭靖叹道：“咱们大宋军民比蒙古人多上数十倍，若能万众一心，又何惧蒙古兵精？恨只恨官家胆小昏庸、虐民误国。”

黄蓉道：“蒙古兵不来便罢，若是来了，咱们杀得一个是一个，当真危急之际，咱们还有小红马可赖。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。”郭靖正色道：“蓉儿，这话就不是了。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，又岂能不受岳武穆‘尽忠报国’四字之教？咱俩虽人微力薄，却也要尽心竭力，为国御侮。纵然捐躯沙场，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。”黄蓉叹道：“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。罢罢罢，你活我也活，你死我也死就是！”

两人计议已定，心中反而舒畅，当下回到下处，对酌谈论，想到敌军压境，面临生离死别，比往日更增一层亲密。直饮到二更时分，忽听城外号哭之声大作，远远传来，极是惨厉。黄蓉叫道：“来啦！”两人一跃而起，奔到城头，只见城外难民大至，扶老携幼，人流滚滚不尽。

哪知守城官令军士紧闭城门，不放难民入城。过不多时，吕文德加派士卒，弯弓搭箭对住难民，喝令退去。城下难民大叫：“蒙古兵杀来啦！”守城官只是不开城门。众难民在城下号叫呼喊，哭声震天。

靖、蓉二人站在城头，极目远望，但见远处一条火龙蜿蜒而来，显是蒙古军的先锋到了。郭靖久在成吉思汗麾下，知道蒙古军攻城惯例，总是迫使敌人俘虏先登，眼见数万难民集于城下，蒙古先锋一至，襄阳城内城外军民，势非自相残杀不可。

此时情势紧急，已无迟疑余地，郭靖站在城头，振臂大呼：“襄阳城若是给蒙古兵打破，无人能活，是好汉子快跟我杀敌去！”那北门守城官是吕安抚的亲信，听得郭靖呼叫，怒喝：“好民扰乱人心，快拿下了！”郭靖从城头跃下，右臂一探，已抓住守城官的前胸，将他身子举起，自己登上了他的坐骑。

官兵中原多忠义之士，眼见难民在城下哀哭，俱怀不忿，此时见郭靖拿住守城官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并不上前救护长官。郭靖喝道：“快传令开城！”那守城官性命要紧，只得依言传令。北门大开，难民如潮水般涌入。

郭靖将守城官交与黄蓉看押，便欲提枪纵马出城。黄蓉道：“等一等！”命守城官将甲冑脱下交与郭靖穿戴，在郭靖耳边轻声道：“假传圣旨，领军出城。”反手拂中了那守城官的穴道，将他掷在城门之后。郭靖心想此计大

妙，当下朗声大叫：“奉圣旨：襄阳安抚使吕文德昏庸无能，着即革职，众军随我出城御敌。”他内功深湛，这几句话以丹田之气叫将出来，虽然城内城外叫闹喧哗，但人人听得清清楚楚，刹时间竟尔寂静半晌。慌乱之际，众军哪里分辨得出真伪？兼之军中上下对吕文德向怀离心，知他懦弱怕死，当此强敌压境、惊惶失措之际忽听得昏官革职，有人领军抗敌，四下里齐声欢呼。

郭靖领了六七千人马出得城来，眼见军容不整，队伍散乱，如何能与蒙古精兵对敌？想起《武穆遗书》中有云：“事急用奇，兵危使诈”，当下传下将令，命三千余军士赴东边山后埋伏，听号炮一响，齐声呐喊，招扬旌旗，却不出来厮杀；又命三千余军士赴西山后埋伏，听号炮二响，也是叫喊扬旗，虚张声势。

两队军士的统领见郭靖胸有成竹，指挥若定，各自接令领军而去。

待得难民全数进城，天已大明。耳听得金鼓齐鸣，铁骑奔践，眼前尘头大起，蒙古军先锋已逼近城垣。

黄蓉从军士队中取过一枪一马，随在郭靖身后。郭靖朗声发令：“四门大开！城中军民尽数躲入屋中，胆敢现身者，立即斩首！”其实他不下此令，城中军民也早躲得踪影全无，勇敢请缨的都已在东西两边山后埋伏，如吕文德这般胆怯的，不是钻在桌底大念“救苦救难高皇经”，就是藏在被窝中瑟瑟发抖。

蒙古军铁骑数百如风般驰至，但见襄阳城门大开，一男一女。两个少年骑马绰枪，站在护城河的吊桥之前。统带先锋的千夫长看得奇怪，不敢擅进，飞马报知后队的万夫长。那万夫长久历战阵，得报后甚是奇怪，心想世上哪有此事，忙纵马来到城前，遥遥望见郭靖，先自吃了一惊。他西征之时，数见郭靖迭出奇谋，攻城克敌，战无不胜，飞天进军攻破撒麻尔罕城之役，尤令他钦佩得五体投地，蒙古军中至今津津乐道，此时见郭靖挡在城前，城中却是空荡荡的没半个人影，料得他必有妙策，哪敢进攻？当下在马上抱拳行礼，叫道：“金刀驸马在上，小人有礼了。”

郭靖还了一礼，却不说话，那万夫长勒兵退后，飞报统帅。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大纛招展下一队铁甲军铿锵而至，拥卫着一位少年将军来到城前，正是四皇子拖雷。

拖雷飞马突出卫队之前，大叫：“郭靖安答，你好么？”郭靖纵马上前，叫道：“拖雷安答，原来是你么？”他二人往常相见，必是互相欢喜拥抱，此刻两马驰到相距五丈开外，却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。郭靖道：“安答，你领兵来攻我大宋，是也不是？”拖雷道：“我奉父皇之命，身不由主，请你见谅。”

郭靖放眼远望，但见旌旗如云，刀光胜雪，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心想：“这铁骑冲杀过来，我郭靖今日是要毕命于此了。”当下朗声说道：“好，那你来取我的性命罢！”拖雷心里微惊，暗想：“此人用兵如神，我实非他的敌手，何况我与他恩若骨肉，岂能伤了结义之情？”一时踌躇难决。

黄蓉回过头来，右手一挥，城内军士点起号炮，轰的一声猛响，只听得东边山后军士呐喊，旌旗招动。拖雷脸上变色，但听号炮连响，西山后又有敌军叫喊，心道：“不好，我军中伏。”他随着成吉思汗东征西讨，岂但身经百战而已，甚么大阵大仗没见过，这数千军士的小小埋伏哪里在他眼内？只是郭靖在西征时大显奇能，拖雷素所畏服，此时见情势有异，心下先自怯

了，当即传下将令，后队作前队，退兵三十里安营。

郭靖见蒙古兵退去，与黄蓉相顾而笑。黄蓉道：“靖哥哥，恭贺你空城计见功。”郭靖笑容敛，忧形于色，摇头道：“拖雷为人坚忍勇决，今日虽然退兵，明日必定再来，那便如何抵敌？”黄蓉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计策倒有一个，就怕你顾念结义之情，不肯下手。”郭靖一凛，说道：“你要我去刺杀他？”黄蓉道：“他是大汗最宠爱的幼子，尊贵无比，非同别个统军大将。四皇子一死，看来敌军必退。”郭靖低头无语，回进城去。

此时城中见敌军已退，又自乱成一团。吕文德听说郭靖片言之间就令蒙古大军退去，欢天喜地的亲来两人所住的下处拜访，要邀两人去衙中饮酒庆贺，郭靖与他商量守城之策。吕文德一听他说蒙古大军明天还要再来，登时吓得身子酥了半边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只叫：“备轿回府，备轿回府。”他是打定主意连夜弃城南逃了。

郭靖郁闷不已，酒饭难以入口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耳听得城中到处是大哭小叫之声，心想明日此时，襄阳城中只怕更无一个活着的大宋臣民，蒙古军屠城血洗之惨，他亲眼看见过不少，当日撒麻尔罕城杀戮情状不绝涌向脑中，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，叫道：“蓉儿，古人大义灭亲，我今日岂能再顾朋友之义！”黄蓉叹道：“这件事本来难得很。”

郭靖心意已决，当下换过夜行衣装，与黄蓉共骑小红马向北驰去，待至蒙古大军附近，将红马放在山中，步行去寻觅拖雷的营帐。两人捉到两名守夜巡逻的军士，点了穴道，剥下衣甲来换了。郭靖的蒙古话是自幼说惯了的，军中规程又是无一不知，当下毫不费力的混到了大帐边上。此时天色全黑，两人伏在大帐背后，从营帐缝中向里偷瞧。

只见拖雷在帐中走来走去，神色不宁，口中只是叫着：“郭靖，安答！安答，郭靖。”郭靖不察，只道他已发现自己踪迹，险些脱口答应。黄蓉早有提防，一见他张口，立即伸手按住他嘴巴。郭靖暗骂自己蠢才，又是好笑，又是难过。黄蓉在他耳边道：“动手罢，大丈夫当机立断，迟疑无益。”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远处马蹄声急，一骑快马奔到帐前。郭靖知有紧急军情来报，俯在黄蓉耳边道：“且听过军情，再杀他不迟。”但见一名黄衣使者翻身下马，直入帐中，向拖雷磕头，禀道：“四王子，大汗有令。”

拖雷道：“大汗说甚么？”那使者跪在毡上，唱了起来。原来蒙古人开化未久，虽然已有文字，但成吉思汗既不识字，更不会写，有甚旨意，常命使者口传，只是生怕遗漏误传，常将旨意编成歌曲，令使者唱得烂熟，复诵无误，这才出发。

那使者只唱了三句，拖雷与郭靖一齐心惊，拖雷更流下泪来。原来成吉思汗于灭了西夏后得病，近来病势日重，自知不起，召拖雷急速班师回去相见。旨意最后说：日来甚是思念郭靖，拖雷在南若知他下落，务须邀他北上与大汗诀别；他所犯重罪，尽皆赦免。

郭靖听到此处，伸匕首划开篷帐，钻身进去，叫道：“拖雷安答，我和你同去。”拖雷吃了一惊，见是郭靖，不胜之喜，两人这才相抱。那使者认得郭靖，上前磕头，道：“金刀驸马，大汗有旨，务必请你赴金帐相见。”

郭靖听得“金刀驸马”四字，心头一凛，生怕黄蓉多心，忙从帐篷裂缝中跃了出去，拉住黄蓉的手，道：“蓉儿，我和你同去同归。”黄蓉沉吟不答。郭靖道：“你信不信我？”黄蓉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若再想做甚么驸马驸牛，我也大义灭亲，一刀把你宰了。”

当晚拖雷下令退军，次晨大军启行。郭靖与黄蓉找回红马双雕，随军北上。拖雷只怕不及见到父亲，令副帅统兵回师，自与靖、蓉二人快马奔驰，未及一月，已来到西夏成吉思汗的金帐。拖雷遥遥望见金帐前的九旄大纛耸立无恙，知道父亲安好，欢呼大叫，催马驰至帐前。

郭靖勒住马头，想起成吉思汗抚养之恩、知遇之隆、杀母之仇、屠戮之惨，一时爱恨交迸，低头不语。忽听得号角吹起，两排箭筒卫士在金帐前列成两行。成吉思汗身披黑貂，扶着拖雷的右肩，从帐中大踏步而出。他脚步虽然豪迈如昔，只是落地微颤，身子随着抖动。郭靖抢上前去，拜伏在地。

成吉思汗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我天天在想着你们。”郭靖站起身来，只见大汗满脸都是皱纹，两颊深陷，看来在世之日已然无多，不禁仇恨之心稍减。成吉思汗另一手扶住郭靖左肩，瞧瞧拖雷，又瞧瞧郭靖，叹了一口气，遥望大漠远处，呆呆出神。郭靖与拖雷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，都不敢作声。

过了良久，成吉思汗叹道：“当初我与札木合安答结义起事，哪知到头来我却非杀他不可。我做了天下的大汗，他死在我的手里，再过几天那又怎样呢？我还不是与他一般的同归黄土？谁成谁败，到头来又有甚么差别？”拍拍二人的肩头，说道：“你们须得始终和好，千万别自相残杀。札木合安答是一死完事，我每当想起结义之情，却常常终夜难以合眼。”拖雷与郭靖想起在襄阳城下险些拚个你死我活，都是暗叫惭愧。

成吉思汗站了这一阵，但觉全身乏力，正要回帐，忽见一小队人马飞驰而至。当先一人白袍金带，穿的是金国服色。成吉思汗见到是敌人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那人在远处下马，急步过来，遥遥拜伏在地，不敢走近。亲卫报道：“金国使者求见大汗。”成吉思汗怒道：“金国不肯归降，派人来见我作甚？”

那使者伏在地下说道：“下邦自知冒犯大汗天威，罪该万死，特献上祖传明珠千颗，以求大汗息怒赦罪。这千颗明珠是下邦镇国之宝，恳请大汗赐纳。”使者禀罢，从背上解下包袱，取出一只玉盘，再从锦囊中倒出无数明珠，跪在地下，双手托起玉盘，成吉思汗斜眼微睨，只见玉盘中成千颗明珠，都有小指头般大小，绕着一颗大母珠滴溜溜的滚动。这些珠儿单就一颗已是希世之珍，何况千颗？更何况除了一颗母珠特大之外，其余的珠儿都是差不多大小。但见珍珠光彩柔和晶莹，相辉交映，玉盘上竟似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虹晕。若在乎比成吉思汗自是喜欢，但这时他眉头皱了几下，向亲卫道：“收下了。”亲卫接过玉盘。那使者见大汗收纳礼物，欢喜无限，说道：“大汗许和，下邦自国君而下，同感恩德。”成吉思汗怒道：“谁说许和，回头就发兵讨伐金狗。左右，拿下了！”亲卫一拥而上，将那使者擒住。

成吉思汗叹道：“纵有明珠千颗，亦难让我多活一日！”从亲卫手里接过玉盘，猛力一掷，连盘带珠远远摔了出去，玉盘撞在石上，登时碎裂，众人尽皆愕然。

那些珍珠后来蒙古将士拾起了不少，但仍有无数遗在长草之间，直到数百年后，草原上的牧人尚偶有拾到。

成吉思汗意兴索然，回入金帐。黄昏时分，他命郭靖单独陪同，在草原上闲逛。两人纵马而行，驰出十余里，猛听得头顶雕唳数声，抬起头来，只见那对白雕在半空中盘旋翱翔。成吉思汗取下铁胎画弓，扣上长箭，对着雌雕射去。郭靖惊叫：“大汗，别射！”成吉思汗虽然衰迈，出手仍是极快，

听到郭靖叫声，长箭早已射出。

郭靖暗暗叫苦，他素知成吉思汗膂力过人，箭无虚发，这一箭上去，爱雕必致毙命，岂知那雌雕侧过身子，左翼一扫，竟将长箭扑落。雄雕大怒，一声长唳，向成吉思汗头顶扑击下来。郭靖喝道：“畜生，作死么？”扬鞭向雄雕打去。雄雕见主人出手，回翼凌空，急鸣数声，与雌雕双双飞远。

成吉思汗神色黯然，将弓箭抛在地下，说道：“数十年来，今日第一次射雕不中，想来确是死期到了。”郭靖待要劝慰，却不知说甚么好。成吉思汗突然双腿一夹，纵马向北急驰。郭靖怕他有失，催马赶上，小红马行走如风，一转眼间已追在前头。

成吉思汗勒马四顾，忽道：“靖儿，我所建大国，历代莫可与比。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，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。你说古今英雄，有谁及得上我？”郭靖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大汗武功之盛，古来无人能及。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，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，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。”成吉思汗双眉竖起，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，但见他凛然不惧的望着自己，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，喝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郭靖心想：“自今而后，与大汗未必有再见之日，纵然惹他恼怒，心中言语终须说个明白。”当下昂然说道：“大汗，你养我教我，逼死我母，这些私人恩怨，此刻也不必说了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人死之后，葬在地下，占得多少土地？”成吉思汗一怔，马鞭打个圈儿，道：“那也不过这般大小。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，那你杀这么多人，流这么多血，占了这么多国土，到头来又有何用？”成吉思汗默然不语。

郭靖又道：“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、后人追慕，必是为民造福、爱护百姓之人。以我之见，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甚么好事？”郭靖道：“好事自然是有，而且也很大，只是你南征西伐，积尸如山，那功罪是非，可就难说得很久了。”他生性戆直，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。

成吉思汗一生自负，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，竟然难以辩驳，回首前尘，勒马回顾，不禁茫然若失，过了半晌，哇的一声，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。

郭靖吓了一跳，才知自己把话说重了，忙伸手扶住，说道：“大汗，你回去歇歇。我言语多有冒犯，请你恕罪。”

成吉思汗淡淡一笑，一张脸全成蜡黄，叹道：“我左右之人，没有一个如你这般大胆，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。”随即眉毛一扬，脸现傲色，朗声道：“我一生纵横天下，灭国无数，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？嘿，真是孩子话！”在马鞍上猛抽一鞭，急驰而回。

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，临死之际，口里喃喃念着：“英雄，英雄……”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。

郭靖与黄蓉向大汗遗体行过礼后，辞别拖雷，即日南归。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，不禁感慨不已，心想两人鸳盟虽谐，可称无憾，但世人苦难方深，不知何日方得太平。正是：

兵火有余烬，贫村才数家。

无人争晓渡，残月下寒沙！

（全书完。郭靖、黄蓉等事迹在《神雕侠侣》中续有叙述。）

附录一：

成吉思汗家族

祖先

在中国北方很寒冷的地方，山野、草原、沙漠、树林里的人以打猎，捕鱼和游牧为生，他们分为许多不同的部族，后来都称为蒙古人。

有兄弟两个，哥哥的眼力很好，所以传说中他有三只眼睛，额头中间还有一只。有一天，两兄弟站在高山上瞭望，看见一群人沿着河过来。哥哥对弟弟说：“那边车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姑娘，可以做你的妻子。”弟弟走过去一看，见那姑娘果然美貌动人，两兄弟把那姑娘雅兰花抢了来，做了弟弟的妻子。

雅兰花生了两个儿子。后来她丈夫死了。她又生了三个儿子。两个大儿子暗地里议论：“爸爸死了，妈妈却又生了三个儿子。我们家里只有一个男仆，这三个孩子是他的儿子罢？”雅兰花知道了两个大儿子的议论。在春天里的一天，她煮了腊羊肉给五个儿子吃，然后叫他们并排坐在一边，每个人给一支箭，叫他们折断，他们很容易的就折断了；又把五支箭合起来叫他们折断，五兄弟轮流着使劲拗箭，都折不断。

雅兰花说道：“大孩儿，二孩儿，你们怀疑三个弟弟是怎么生的，是谁的孩子。我也不怪你们。你们不知道，每天晚上，有一道光从天窗中照射到我帐幕里，变成了一个淡黄色的男子，来抚摸我的肚皮，后来那人又变成了一道光，从天窗中出去。这三个孩子是天神的儿子。你们五人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，如果一个个分散开，就会像一支箭那样给任何人折断。要是大家相亲相爱，同心协力，就像合起来的五支箭那样坚牢，谁也折不断你们了。”

母亲雅兰花死后，五兄弟并不和睦。四个哥哥说小弟勃端察儿不喜欢说话，是傻子，不分牲畜给他。小弟弟只得骑了一匹秃尾巴生疮的瘦马，沿着斡难河出去打猎过活，拣拾野狼吃过后剩下来的残肉。

但勃端察儿可不是傻子，是狼。他抢劫别人的牲口，抢了一个孕妇做妻子，又娶了别的女人做妻子，俘掳别族的人做奴隶。他是成吉思汗的祖先。

父亲母亲

勃端察儿和四个哥哥都是子孙众多，一代代的繁衍下来，分成蒙古人的许多部族。

勃端察儿的子孙所组成的许多部族之中，有一部的酋长叫做也速该。有一天，他在野外放鹰捕雀，看见一个男子带了美丽的新婚妻子经过。也速该就回到家里，叫了哥哥和弟弟，来追赶这对夫妻。

那男子名叫赤列都，是篾儿乞惕部人，见到三个人恶狠狠的追来，很是害怕，骑了马急奔，三兄弟在后追赶，赤列都绕着山冈逃了一圈，又回到妻子坐着的车前。他妻子诃额伦（“云”的意思）说：“那三个人追来，想杀死你。只要保住性命，不难再娶得妻子。每个车座上都有女子，每辆车中都可以找到夫人。你如果想念我，另外娶一个妻子，叫她用我的名字好了。现在你快逃，闻着我的香气逃走罢。‘把身上的衫子脱下来给他。赤列都刚接过衫子，看见那三个人绕过山坳追来，忙拍马逃走了。

三兄弟追了一会，追他不上，回来把诃额伦带走。她大声哭叫，也没有法子。也速该把她带回家去，和她成亲。

也速该和诃额伦生了四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大儿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左手

掌里握着一块凝结的血块。那时也速该和敌人打仗，捉来的俘虏中有一个人名叫铁木真，就把儿子取名为铁木真，纪念这个胜仗。

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。

铁木真九岁（有的书上说是十三岁）的时候，父亲也速该带他到外婆家去求婚，半路上遇见了一个亲戚德薛禅。

德薛禅见铁木真眼睛明亮，脸有光彩，很是欢喜，说他有个女儿，请他父子去看看。也速该见到小姑娘眉清目秀，就向德薛禅求婚。德薛禅答应了。那小姑娘名叫蒲儿帖，比铁木真大一岁，十岁了。

也速该将带来的马匹当作财礼，把儿子留在德薛禅家里，就回去了。路上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宴会。塔塔儿人请他喝酒，但想起也速该以前抢掠过他们，便在食物里放上了毒药。

也速该在回家途中，觉得很不舒服，勉强支撑着走了三天，回到家中，毒发而死；临死时把妻子儿女托给亲信蒙力克照顾。

蒙力克依着也速该的嘱咐，去把铁木真领回家来。铁木真见父亲死了，扑在地下大哭。

也速该是部族的领袖，他死之后，儿子幼小，部族中人抛弃了诃额伦夫人母子，去归附另一个部族泰亦赤兀惕人。诃额伦夫人赶上去苦苦哀求，也是没用。有一个忠心的族人劝大家不要走，反给他们用刀砍死了。

诃额伦夫人一家生活很苦，她采拾野果野菜，抚养孩子长大。

也速该另外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别克惕，一个叫别勒古台，也跟诃额伦夫人和铁木真住在一起。

异母兄弟

有一天，铁木真和比他小两岁的亲弟弟合撒儿，还有别克惕、别勒古台四人一起去钓鱼。铁木真和合撒儿钓到了一条银鱼，另外两兄弟恃强抢了去。铁木真兄弟气愤得很，回去告诉母亲。诃额伦夫人劝他们要和好，说大家同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不应该争闹，要齐心合力，向泰亦赤兀惕人报仇。

铁木真和合撒儿不听母亲的话，说道：“昨天射到一只雀儿，给他们抢了去，今人又来抢鱼。咱们可不能老是受他们欺侮。”两兄弟气愤愤的奔了出去。

别克惕坐在山冈上牧马，忽然看见铁木真从后面掩来，合撒儿从前面过来，手里都拿着弓箭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说道：“咱们正受泰亦赤兀惕人的欺辱，仇还没有报，你们为甚么把我当作眼中钉？我们大家孤零零的，除了影子之外，没有旁的朋友；除了马尾之外，没有旁的鞭子。为甚么要白相残杀？请你们不要杀弟弟别勒古台。”说罢，盘膝而坐，也不抵抗；铁木真、合撒儿二人一前一后的把他射杀。

两兄弟回家。一进门，诃额伦夫人看了二人的神气就明白了，大大生气，狠狠的责骂了他们一顿。

妻子

铁木真长大了，泰亦赤兀惕人把他捉了去，想杀死他，但给他逃了出来。后来铁木真去娶了幼年时父亲给他定下的妻子蒲儿帖。蒲儿帖带来一件

名贵的黑貂皮袄做嫁妆。铁木真将这件貂皮袄拿去送给父亲老朋友王罕。

王罕念着也速该的旧情，对铁木真很是照顾，认他为义子。

有一天半夜里，篾儿乞惕人忽然前来袭击，幸亏诃额伦夫人的女仆耳朵好，远远的就听见了，忙叫醒众人逃跑。铁木真躲在不见罕山里，敌人寻他不到。可是铁木真的妻子蒲儿帖没有马骑，躲在一辆牛车里，给篾儿乞惕人发现了。

篾儿乞惕人就是诃额伦夫人的前夫赤列都的族人，他们为了报复诃额伦夫人被夺的仇恨，所以半夜里来袭击。他们捉到了年轻美貌的蒲儿帖，怨仇已报，又找不到铁木真，就收兵回去，把蒲儿帖给了赤列都的兄弟做妻子。

铁木真去向义父王罕求救。王罕点起了兵，又约了另一个义子札木合，和铁木真三路会师去攻打篾儿乞惕人。打了很久时候的仗，才把篾儿乞惕部打垮。铁木真把妻子夺了回来，很是高兴。

蒲儿帖在归途中生了个儿子，没有婴儿襁褓，就把他裹在面粉里。这个儿子是篾儿乞惕掠夺者和她生的。铁木真也不介意，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亲儿子，给他取名为朮赤，那是“客人”的意思。

铁木真聪明勇敢，很有见识，势力越来越大，打败了无数敌人，做了蒙古许多部族的共同领袖。大家尊他为成吉思汗。“成吉思”是“大海”的意思，颂扬他和海洋一样伟大。

他的妻子蒲儿帖和他生了三个儿子和几个女儿。

成吉思汗报了仇，把泰亦赤兀惕部灭了，把害死他父亲的塔塔儿部也打垮了。

成吉思汗和部属商议，怎样处置塔塔儿部的俘虏。大家说，塔塔儿部的男子，只要高过车轴的，一概杀死，妇女儿童就分给大家做奴隶。

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开完了会，从帐房里出来。塔塔儿部中有人问他：“你们商量些甚么？”别勒古台说：“决定将你们高过车轴的男人都杀死。”塔塔儿的俘虏知道后就奋力抵抗，使成吉思汗部下遭到很大损失。成吉思汗很是生气，下命令说，以后开亲族会议，不许别勒古台参加。

成吉思汗娶了塔塔儿部美丽的姑娘依速甘做妃子。依速甘说，“我的姊姊也遂比我还要美丽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如果我找到你的姊姊，你肯让位给她么？”依速甘说：“肯的。”成吉思汗便派人去找寻。

也遂和她丈夫正在树林中避难，终于被兵士捉住，她丈夫却逃跑了。也遂的确美丽非凡，成吉思汗很是爱她。

有一天，成吉思汗坐在也遂、依速甘两姊妹中间饮酒，听得也遂长叹一声，神色郁郁不乐。他就起了疑心，把博尔术和木华黎两员大将叫来，吩咐说：“把所有的人一部一部的分开。自己部里不准有别部的人。”

这样分开之后，剩下一个年轻男子无部可归，查问出来，原来是塔塔儿人，就是也遂的丈夫。成吉思汗怒道：“这个人心怀恶意，混在我们这里，想干甚么？塔塔儿部中凡是比车轴高的男人都要处死，还有甚么说的？快快斩了。”就把他杀了。

成吉思汗对也遂还是一样的宠爱。

别勒古台据说有子孙八十人。

蒙古人译名非常复杂。本文译名大致上依照《新元史》，但也有若干改动。《依速甘》在《新元史》中译作“也速干”，和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名字太接近了。

叔父

成吉思汗东征西伐，捉了不少俘虏。

他分给母亲和幼弟斡赤斤 一万户百姓，作为奴隶。他母亲诃额伦夫人心里嫌少，但没有作声。给长子术赤九千户，次子察合台八千户，三子窝阔台五千户，幼子拖雷也是五千户。给二弟合撒儿四千户，三弟合赤温^西二千户，异母弟别勒古台一千五百户。

他叔父曾经投降过敌人，成吉思汗不分俘虏给他，还想杀了他。大将博尔术、木华黎等苦苦相劝，说他叔父和他父亲从小在一个帐房中居住，在同一只锅里吃饭。成吉思汗想起了父亲。才饶了叔父不杀。

胞弟后父的儿子

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临死之时，将妻子儿女托给蒙力克照料。蒙力克有七个儿子。他又娶了诃额伦夫人为妻，成为成吉思汗的后父。

蒙力克的七个儿子中，有一个名叫阔阔出，是个巫师，在蒙古人中是最有学问的人。“成吉思汗”这个尊号就是他提议的。他装神作怪，自称常常骑马到天上，所以蒙古各部的族长都很尊敬他。阔阔出越来越狂妄，有一次联合了六个兄弟，把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捉住了，吊起来狠狠的打了一顿。

合撒儿是草原上出名的勇士，据说力气比三条牯牛还大，射箭能射到五百丈远。他身材高大，人家说他一餐可以吃完一只小牛。那当然都是夸张，然而他总是个了不起的好汉。

成吉思汗那时候心情正在不好，听到了合撒儿被吊打的消息，就骂他道：“人家说，世上凡是活的东西，都打你不过。为甚么你给人家打败了？”合撒儿很难过，流着眼泪走了，三天没见哥哥的面。

阔阔出去向成吉思汗挑拨离间，说道：“上天有指示：这一次让铁木真执掌大权，下一次让合撒儿执掌大权。所以你如果不提防合撒儿，后患可大得很。”

成吉思汗信了，当即出发去逮捕合撒儿。

诃额伦夫人得到了讯息，急忙乘了白骆驼轿车，连夜奔驰，黎明时候赶到，只见成吉思汗已把合撒儿的衣袖缚住了，除下他的帽子，正在那里严厉审问，想要杀死他。他见母亲赶来，就避在一边。诃额伦夫人怒气冲冲的下车，亲手解开合撒儿的袖子，盘膝坐下，解开衣衫，露出了两只乳房，说道：

“铁木真孩儿，看见了吗？你是吃这奶长大的。你三弟、四弟一个奶还没吃完，你二弟合撒儿已把我两个奶都吃完了。他吃完了我两个奶的乳水，使我胸头舒畅，心里快活。合撒儿力大无比，箭法了得，打倒了无数敌人。现今敌人打完了，你就不要合撒儿了吗？”

成吉思汗为了要使母亲息怒，就说：“母亲责备得是，我很惭愧，以后

斡赤斤在蒙古语中是“灶君、火王”的意思。蒙古习俗，由幼子守家，看管家财。

^西 去见成吉思汗时，途中曾受斡赤斤的款待。斡赤斤知道他是大汗所召，不敢先向他请教长生的秘诀（见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）。斡赤斤寿命很长，后来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位时，蒙古多数王公支持阿里不哥，斡赤斤却拥护忽必烈。据说他有一百个妻子、一百个儿子，妻儿走到他面前，有许多他竟不认识。

我不敢这样了。”

他虽然没有杀死合撒儿，但总是担心合撒儿会抢他的权位，暗中夺取了合撒儿所领的大部分百姓，原来的四千户百姓，只给他剩下一千四百户。后来诃额伦夫人知道了，很是愁闷，老得很快，不久就死了。合撒儿手下的人有许多很害怕，都悄悄逃走了。

巫师阔阔出的势力渐渐扩大，许多部族都去投奔他，拥他为领袖。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奴隶有些逃到阔阔出那里，斡赤斤派人去讨还。阔阔出把他的使者打了一顿，不许使者骑马，叫他背负了鞍子，徒步回来。

斡赤斤亲自去讲理。阔阔出七兄弟围住了要打他。斡赤斤害怕得很，只得认错。七兄弟强迫他跪在阔阔出的面前悔过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成吉思汗还没有起床，斡赤斤就到帐里跪下哭诉。和成吉思汗睡在一起的蒲儿帖夫人坐起身来，拉被子遮住自己赤裸的胸膛，见斡赤斤痛哭，不禁也掉下泪来，对丈夫道：“他们吊打了合撒儿，又逼迫斡赤斤下跪，欺侮你的好兄弟。将来你逝世之后，你留下来的广大国土，当然就给他们抢去了。”成吉思汗对斡赤斤道：“阔阔出就要过来，你会知道怎么报仇的。”斡赤斤拭干了眼泪，走到帐外，预备下三个大力士。

过不多时，成吉思汗的后父蒙力克老翁领着七个儿子，一同走进帐里，斡赤斤抓住阔阔出的衣领，说道：“昨天你强迫我下跪悔过，现今我们角力去。”阔阔出返身也把斡赤斤的衣领扭住。成吉思汗道：“到外面去，你们摔一场交。”斡赤斤把阔阔出拉出去，预先伏下的三名大力士迎上来，捉住阔阔出，折断了他的腰。斡赤斤回进帐去，说道：“阔阔出跟我摔交，打败了，耍胡赖，躺在地下不肯起来。”

蒙力克老翁明白了原因，对成吉思汗道：“当你广大的国土还只像小小土块的时候，我就跟你做同伴。当汹涌的大江还只像小溪的时候，我就跟你相识了。你怎么不念旧情？”

他六个儿子拦住了帐门，围绕着火盆，挽起了袖子要打。成吉思汗急了，喝道：“让开！”冲出帐去，众卫士便上来保护。

成吉思汗见到阔阔出的尸身，命人取来一顶旧帐幕，搭在尸身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帐幕本来关着的天窗打开了，帐幕的门仍然关着，阔阔出的尸身却不见了，再也找不到。

成吉思汗对大家说：“巫师阔阔出打我的弟弟，又说坏话离间我们兄弟，违犯了天意。所以上天把他的性命和尸身都取去了。”

成吉思汗又责备蒙力克不对，看在母亲的分上，没有处罚他和他别的儿子。

长子和次子争吵

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去讨伐花刺子模。那是在蒙古人西方的回教大国，土地广大，人民众多，兵力很强。花刺子模的苏丹摩河未傲慢而糊涂。

合赤温早死，没有留下甚么重要事迹。

成吉思汗知道阔阔出得族人崇信，说他的生命和尸首都被上天取去，族人就认为连上天都处罚他，不会因此而反对成吉思汗。猜想阔阔出的尸体一定是成吉思汗暗中派人取去的。这是蒙古部族中军权、政权对抗神权、文化权的一场斗争。

成吉思汗出兵的前夕，妃子也遂对他说：“大汗越高山、渡大河，长途远征。如果你高山似的金身忽然倒塌了，你的蒙古国家由谁来治理？你像梁柱似的金身忽然倒塌了，你的神威大纛由谁来高举？你四个儿子之中，由谁来执政？请大汗留下旨意。”

这件事大家心中都早已想到了的，但谁也不敢提。也遂是成吉思汗宠爱的妃子，所以她说了出来。

成吉思汗召集众人，说道：“也遂虽是女子，她这话倒是很对。我的弟弟、儿子、博尔术、木华黎，你们都不说。我倒不知自己已经老了，好像是不会死的，竟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术赤，你是我长子，你怎么说？”

术赤还没开口，次子察合台大声道：“父王叫术赤说话，要派他做甚么？我们能让着篾儿乞惕的杂种管辖么？”

术赤听察合台这样说，跳起来抓住他的衣襟，怒道：“我父王从来不把我当作外人，你为甚么老是跟我过不去？你甚么事胜过我了？你不过暴躁骄傲而已。我和你比箭，要是我输了，就割下大姆指，我和你比武，要是我输了，就倒在地上永远不起来。请父王下令。”两兄弟互相拉着衣襟。博尔术抢上去拉住了术赤的手，木华黎拉住察合台的手。成吉思汗铁青了脸不作声。

大臣阔可搆思说道：“察合台，你为甚么说这样的话？你们出生之前，各部各族的人都打得昏天黑地，连睡觉的时候也没有，大家日夜只是打仗、掳掠。察合台啊，你的话让你母亲伤心。你们同是蒲儿帖夫人的儿子，是同胞亲兄弟，你这样的话，忘了母亲的大恩，令她灰心落泪。你们英明的父王建国之初，何等艰难困苦，忍饥挨渴，汗流脚底。你们的母亲一同吃苦，把好吃好喝的东西留给你们，清洗你们的屎尿，直到你们会站立骑马。你们母亲盼望的是爱子幸福，你们千万不可令她忧愁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不能这样说术赤。术赤当然是我的长子，这种话不许再说。”

察合台笑道：“术赤是有本事的。术赤和我，都是父王的大儿子。我二人齐心合力为父王出力。三弟窝阔台仁慈，我推举他将来继承父王的大业。”

成吉思汗问术赤：“你怎么说？”术赤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继承大位，便道：“察合台的话不错。我们二人齐心为你出力。我也推举窝阔台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世界广大，江河众多。你们只要出力去攻打外国，地方有的是，你们尽可去占来做牧场。术赤、察合台，你们两个今后一定要和睦，不可让人耻笑。”两人都答允了。

成吉思汗问窝阔台：“你有甚么话说？”窝阔台道：“父王恩赐，两位兄长推举，我只有勉力去做。要是我的子孙不行，虽然包着草，牛也不吃，虽然包着油，狗也不吃，那么自有兄弟们的子孙来高举父王的大纛。”

成吉思汗点头称是，问四子拖雷道：“你有甚么话说？”拖雷素来和窝阔台很是友爱，说道：“我愿全力辅助窝阔台三哥。他忘了的，我提醒他。他睡着了，我叫他起来。他出去征战，我总是在他身旁。”

于是成吉思汗便立窝阔台为继承人。

在攻打花刺子模之时，术赤和察合台两人仍是不和，两军不能协调，征战不利。成吉思汗派窝阔台做总司令，统率两军，这才节节胜利。

生儿子的气

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攻花刺子模的首都玉龙杰赤大城。三兄弟分取了城中的百姓工匠，没有留给父王。三兄弟回来时，成吉思汗恼怒得很，三天没有传见。

博尔术、木华黎等大将劝他说：“为了教训花刺子模的苏丹，我们已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玉龙杰赤的百姓虽然被大汗的三个儿子分了，也和大汗自己所有一样。我军大胜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大汗何必发怒？儿子们做错了事，心里很害怕，以后一定会小心谨慎，请准许他们谒见罢。”

成吉思汗接受劝告，命三个儿子进见，引述祖言古语，重重责骂。术赤、察合台；窝阔台三人站着，汗流满面，又是惭愧，又是害怕。

三名亲卫箭筒士劝大汗道：“儿子们打了胜仗，大汗这样重责，令他们灰心。儿子们已经知错了。从日出的地方到日落的地方，敌人还很多，让我们去攻打他们，去攻打巴格达的苏丹，去抢夺他们的金银、绸缎。大汗请息怒罢。”

成吉思汗怒气平息，重赏劝他的大将和三名亲卫箭筒士，与三个儿子和好。

皇后和妃子

成吉思汗的皇后妃子很多，他让她们分住在五个地方，蒙古人在帐幕里居住，所以称为五个斡儿朵，斡儿朵是“宫帐”的意思。

第一斡儿朵的正后是元配蒲儿帖皇后，其次有五个皇后，再下面有许多妃子。各斡儿朵的情形都相同，不过后妃的数目有多有少。蒲儿帖皇后生了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四个儿子，五个女儿。

第二斡儿朵的正后是忽兰皇后。她父亲是篾儿乞惕部的一个酋长，本来跟随乃蛮部的塔阳汗对成吉思汗作战。塔阳汗败死后，那个酋长带了女儿去向成吉思汗投降，要把美丽的女儿献给他，走在路上，遇到成吉思汗部下的一名将领纳牙阿。纳牙阿说：“现今战事激烈，你们父女俩如在路上遇到军队，恐怕会遭难，你女儿会受到污辱。你们留在我这里，等战事结束，我护送你们去见大汗。”于是父女俩在纳牙阿的帐幕里住了三天，再去见成吉思汗。

成吉思汗大怒，要杀纳牙阿，说他不该将这样美丽的姑娘在帐幕里留了三天。忽兰和纳牙阿忙说明经过。成吉思汗发觉忽兰果然仍是处女，对她很是宠爱，对忠诚的纳牙阿也大加重用，觉得这样美丽的姑娘在他帐幕里住了三天，居然仍是处女，这人可以付托大事。

成吉思汗很喜欢忽兰，称她为“我那娇小的美人儿”。忽兰皇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阔列坚。成吉思汗待他如同四个嫡子一样。后来阔列坚随拔都西征，在俄罗斯中箭而死。

第二斡儿朵的次后叫做古儿八速，是塔阳汗的后母。当塔阳汗和成吉思汗打仗的时候，古儿八速曾说蒙古人身上很臭。这句话给成吉思汗听到了，后来将她俘虏了来，就问她：“你说我们蒙古人身上很臭吗？”当晚就娶了她，大概要她闻闻自己身上臭不臭。

第三斡儿朵的正后是也遂皇后。在诸后之中，她和忽兰皇后两人最为得

花刺子模的领土包括今苏联中亚细亚南部、伊朗、阿富汗等地。

宠。成吉思汗出征，有时带忽兰同行，有时带也遂同行。

第四斡儿朵的正后是依速甘皇后。她是也遂皇后的妹妹。由于她举荐姊姊，成吉思汗才得到也遂皇后。她嫁给成吉思汗较早，但甘心位居姊姊之下。

第四斡儿朵的三后名叫合答安皇后，是四大功臣之一赤老温的妹妹。成吉思汗少年时被泰亦赤兀惕人俘虏，脱逃后躲在赤老温家里的羊毛车中，才得免难。后来成吉思汗灭了泰亦赤兀惕部，合答安的丈夫被乱兵杀死，她给蒙古兵俘虏了。她远远望见成吉思汗，大叫：“铁木真救我。”成吉思汗就收她为妻。

四大斡儿朵之外，又另有一个“公主斡儿朵”，正后是金国的公主。成吉思汗率兵围困燕京，金国皇帝送女儿歧国公主求和。当时金国皇宫中未嫁的公主共有七人，歧国公主最美丽聪明，宫中称她为“小姐姐”。这位“小姐姐”嫁了成吉思汗后，很受到敬重，蒙古人称她为“公主皇后”。成吉思汗为她特别成立一个“公主斡儿朵”。

五个斡儿朵分设在不同地方，相隔很远。

死亡

成吉思汗征服西夏，把西夏百姓杀了一大批，于猪儿年（丁亥一二二七年）七月十二日在西夏去世，年七十三岁。去世的地方在今甘肃东部清水县。也遂皇后一直陪伴着他。

车子载着大汗的金棺东归，走到一个地方，车轮陷入了地里不动，许多骏马也拖拉不动。一个善歌的歌手唱道：“大汗啊，你弃掉天下而去了，你的皇后、皇子、亲族、故土都在等你回去。你所出生的故乡，还在遥远的地方。你的蒲儿帖皇后、忽兰皇后，你的伙伴博尔术、木华黎他们，都在等你回去。由于西夏的姑娘们美丽，你忘了蒙古的亲人么？”

这样唱了之后，车子动了，把成吉思汗的遗体送回蒙古。诸将严守秘密，路上遇到行人，一概杀却，免得消息泄漏。

大汗的灵柩在各个皇后的斡儿朵中逐一陈列发丧，最后葬在不儿罕山中。

成吉思汗年轻的时候被篾儿乞惕人追逐，避入不儿罕山，躲过了大难。不儿罕山是斡难河和怯绿连河的发源地。成吉思汗曾在山谷中一株大树下默思多时，说过要葬在这棵大树的下面。儿子们遵从他的遗命。葬后不起坟墓，蒙古兵将骑了大群马匹践平土地，后来四周长起密林。至今还没有发现真正的所在地。

长子术赤

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大帝国，从中心骑马向四方奔跑，据说东南西北都要奔驰一年才到边界。他把这个大帝国分给四个儿子。

玉尤杰赤在今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的阿母河畔，现名乌尔根赤。

金歧国公主的母亲姓袁，是汉人。但蒙古历代大汗、皇帝的后妃中无汉人，只有朝鲜人。

日本人箭内互著《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》（陈捷、陈清泉译）对四大斡儿朵的所在地有所考证，但没有提到“公主斡儿朵”。

长子术赤的封地，在今日苏联的碱海、顿河、伏尔加河一带，称为“钦察汗国”。因为那时候这些地方叫做钦察。

术赤是长子，但不得继承大位，封地又远，所以快快不乐，后来就生病了。成吉思汗派他去征讨里海、黑海北方诸地，术赤没有很快的出动，成吉思汗很不高兴。后来成吉思汗征伐了西域回蒙古，沿途几次叫术赤来相会。术赤生了病，不能来见。那时有个蒙古人从术赤的领地到来，成吉思汗问起术赤的病况。那人说大王子身体很好，行前还见到他带了大队人马在打猎。成吉思汗大怒，便率兵去征讨问罪，派窝阔台与察合台作先锋。大军刚要出发，术赤的死讯由快马传到。成吉思汗十分悲痛，问起死因，才知他生病已久，那次行猎的其实是术赤的部将。大汗要将传假讯的

人捉来治罪，那人却已逃走了。

术赤死时四十九岁，有十四个儿子。长子鄂尔达，次子拔都。鄂尔达自知才能不及弟弟，兄弟俩又友爱，所以将继承父位的权利让给了拔都。

次子察合台

察合台的长子叫做莫图根。成吉思汗在他的众多孙子之中，最钟爱莫图根。在攻打花刺子模时，有一次围城，莫图根被敌人射死。成吉思汗很是悲痛，城破之后，把全城的百姓都杀光了，为孙儿报仇。

那时察合台还不知儿子已死，旁人都不敢告诉他。有一天，成吉思汗和几个儿子一同吃饭，假装大发脾气，说儿子们都不听话，对察合台尤其恼怒。察合台很是惶恐，说道：“我如不听父王的吩咐，甘愿被父王处死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我不论甚么吩咐你都听，是吗？”察合台道：“是。儿子决计不敢违命。”成吉思汗道：“那么你听我吩咐。你的儿子莫图根已经死了。我叫你不可悲伤。”察合台大惊，拚命的忍住眼泪，装作并不悲伤，安安静静的吃完了饭，才独自到野外去放声大哭。

察合台脾气暴躁，但很会辨别是非，军中如果有甚么争执，疑难不决，由他来判断，总是十分公平。

窝阔台能够继承大位，察合台拥立的功勋最大。窝阔台继位后，遇到甚么大事，总是派人去征求二哥的意见，对他十分尊敬。

察合台的封地在新疆、阿富汗、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一带，称为“察合台汗国”，地域也十分广大。

三子窝阔台

窝阔台的领地“窝阔台汗国”在今苏联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附近。他是蒙古的共主，统治蒙古本部和北部，所以作为特别领地的“窝阔台汗国”，地域就很小了。

窝阔台做了十三年大汗，死时五十六岁，因酗酒得病。他个性光明磊落，宽大温和，曾公开检讨自己，说：“我继承父皇的大位以来，做了四件好的事情。第一，征服金国；第二，成立了驿站，因而数万里之间交通便利；第三，在许多没有水的地方开掘了水井，使得百姓有丰富的水草，繁殖牲口；第四，在所征服的各城各地设立治民官，让众百姓能安居乐业。但我也做了四件错事，第一，我继承大位，受命统治万国，但我时时饮酒大醉；第二，

我强娶叔父斡赤斤所属部众中的女子，这是不合道理的；第三，我误信谗言，杀死了父亲手下的功臣朵豁勒忽，他是忠义人，我十分后悔；第四，我下令构筑围墙，圈定兄弟们的牧地，以致兄弟们发出怨言。”

四子拖雷

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小儿子，也最得他钟爱。成吉思汗出征，经常叫拖雷陪在身边，称他是“伴当”。成吉思汗死后将大部分精兵猛将都交了给他，因此四个儿子中，拖雷这一系兵力最强，势力最大。拖雷为人英明，很得人心。成吉思汗逝世时，察合台和窝阔台都领兵在外，只有拖雷在蒙古本部，所以军国大事都由他决定，称为“监国”。

蒙古习俗，国主由亲王大将共同推举，这个大会叫做“库里尔台”。成吉思汗虽有遗命要窝阔台继承，但根据传统习惯，还是要召开“库里尔台”来正式推举。

大会中王公、驸马、众大将都极力推举拖雷。窝阔台也不敢接任大位。拖雷却主张尊重父皇遗命。会议一直开了四十几天。始终不能决定。最后在拖雷坚持之下，斡赤斤和察合台也都赞成拥戴窝阔台，窝阔台才得到库里尔台的承认。

兔儿年（辛卯，一二三一年），窝阔台大汗亲征金国，攻破居庸关，占领了许多城市，忽然得了病，说不出话。巫师卜占之后，说道：“因为杀害金国百姓太多，所以山川神灵作祟侵害大汗，必须由亲族中一个人代死，否则病不能好。”

拖雷说：“我答应过父皇，一心辅助皇兄，我愿意代皇兄死。巫师，你念咒罢。”巫师就念了咒，给拖雷饮了神水。拖雷说：“请皇兄照料我的孤儿和妻子。”不久就死了。拖雷代死之后，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。

蒙古人对拖雷都十分钦佩。窝阔台更加感激，曾说他将死之后，要将大位传给拖雷的长子蒙哥。

孙子拔都（术赤的次子）

窝阔台做大汗的第七年，俄罗斯诸部起来反抗。窝阔台听从察合台的意见，命令诸王、驸马、万户、千户各派长子出征。因为每个长子麾下都是兵众将广，所以实力特别强大，总兵力大约是十五万人。这次西征称为“长子远征”。

拔都是术赤的继承人，是长子中的长子（其实是次子），由他做统帅。察合台部派长子莫图根（已死）的长子不里统军，窝阔台部由长子贵由统军，拖雷部由长子蒙哥统军。统军的是长子，但别的儿子也有不少参加远征。

大军西征，势如破竹，平定了钦察、北俄罗斯、南俄罗斯，攻克莫斯科、基辅等大城。

在征服俄罗斯等十一个国家之后，拔都决定分兵三路西征，于是搭起大

叶奇《草木子》中说：蒙古诸汗葬后，以万骑踏平墓地，在上面杀一只小骆驼，以千骑守墓。等明年青草生长，守军移去，草原上一望乎野，已无丝毫墓地的痕迹。要祭奠的时候，把小骆驼的母亲牵来，母骆驼来回悲鸣的所在便是葬所。但等母骆驼死去，以后就谁也找不到墓地了。

帐设宴。在宴会中却发生了一场大争吵。

拔都是长兄，又是大军统帅，宴会还没有开始，便拿起酒杯来先饮了几杯。察合台的孙子不里、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十分不满，吵嚷起来。不里骂道：“拔都为甚么先饮酒？他自以为是元帅，其实是个生胡子的婆娘，早就该将他踏在脚底下。”贵由说：“这是个带弓箭的婆娘，我们二人早就该用棍子狠狠的打他一顿。”还有一个大将附和二人。大吵之后，宴会不欢而散。

他们为甚么骂拔都是“婆娘”？拔都很会打仗，对待部下将士很好，人人叫他为“赛因汗”。“赛因”在蒙古话里是“好”的意思，说他是“好王子”。不里和贵由对部下却很凶，他们觉得拔都婆婆妈妈，不够威风，像个女人。

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王子们心中对术赤系的王子都瞧不起，总记得术赤并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。

拔都派人去禀告了大汗。窝阔台很是恼怒，等贵由回来朝见报告战况时，痛骂他：“听说你在出征途中，把有屁股的人都打了屁股，把军人的脸都丢光。你自以为征服了俄罗斯，就可对兄长不敬吗？其实那又不是你的功劳。”把他送去给拔都处分，把不里交给察合台处分。

拔都自然不敢当真处分大汗的儿子贵由，但这场怨仇互相结得很深。

拔都和贵由、不里两人争吵后，兵分三路。北路军察合台部队，由察合台的另一个儿子贝达尔任统帅，攻打波兰。中路军术赤部队，由拔都自己任统帅，攻打匈牙利。南部军窝阔台部队。由大将速不台及窝阔台另一个儿子合丹（贵由的弟弟）共任统帅。

北部军击破波兰大军，打得波兰王布莱斯狼狈逃命，渡过奥得河，在莘尔斯达特大平原上和波兰日耳曼联军遭遇，一场大战，波德联军全军覆没。贝达尔命部下在战场上割下敌军的耳朵，收集在一起，共有九巨捆之多。这是世界史上有名的一个战役。

中路军和南路军也都节节胜利。北、中、南三路军队在多瑙河畔会师，只杀得欧洲人尸骨如山，蓝色多瑙河变成了红色多瑙河^汗。

拔都大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，一路打到离维也纳三十里的地方，正要征服全欧洲，忽然接到窝阔台大汗逝世的消息，于是拔都下令班师。

这次西征一共打了六年，吓得欧洲人心惊胆破，称之为“黄祸”。

拔都班师回到俄罗斯，在自己汗国都城中国驻守。从东到西，几万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。他统治的钦察汗国，欧洲人称为金帐汗国。俄罗斯侯王在金帐前战栗听命，达四百年之久。当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后，金帐汗国仍然统治着俄罗斯。直到十六世纪中叶，俄国彼得大帝兴起，蒙古人在俄国的统治才衰退而消失。

拔都的哥哥鄂尔达让位给拔都，所以拔都将东方锡尔河一带地方分给哥哥，鄂尔达一系建立了“白帐汗国”。拔都的弟弟昔班（术赤第五个儿子）西征有功，拔都也分给他一片领地；建立的汗国叫做“青帐汗国”。这两个

^汗 陵寝的所在地，学者意见不一。宋人彭大雅、徐霆所著《黑鞑事略》，言陵墓在外蒙古克鲁伦河侧。近人屠寄亦主此说。张相文《成吉思汗陵寝发见记》一文，根据蒙古人近世传说和清朝官方文书，认为陵墓在河套的榆林附近。以主张外蒙古说的较多。

也许这只是巧合，更可能是巫师在神水中下了毒。《新元史》的作者却大赞拖雷诚心感动了鬼神。

汗国都远不及金帐汗国重要。

孙子贵由（窝阔台的长子）

窝阔台死后，皇后和诸王大臣召开“库里尔台”。几次召拔都来参加，拔都始终不来。大会决定立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接位。

贵由作了大汗，便要统兵去征讨拔都，朝中大臣极力劝阻，才打消了这主意。这是聪明的决定，如果出兵，多半打不过拔都。

贵由喜欢喝酒，手足有痠挛病，接位后第三年春天就死了。

孙子蒙哥（拖雷的长子）

短命的贵由死后，王公大将开“库里尔台”大会推举大汗。大会的地点是在拔都所管辖的地方。会中王公大将都推举拔都。在成吉思汗的许多孙子中，拔都年纪最长，兵力强盛，西征的威名很大，仁慈而得人心，何况大会在他势力范围之内举行。

然而拔都不肯当大汗，极力主张由拖雷的长子蒙哥接位。拔都很精明，知道自己如做大汗，别的三系会联合起来反对，自己寡不敌众，一定抵挡不住。

蒙哥在西征之时和拔都很合作，堂兄弟间感情很好。察合台系的不里、窝阔台系的贵由联合起来反对拔都，拖雷系的蒙哥却一直支持统帅。

库里尔台大会尊重拔都的意见，推举蒙哥当大汗。

这时朝中大权是在贵由的皇后海迷失手里。她想叫自己的儿子做大汗，派人去对拔都说：“大会议向来是在东方蒙古本部举行的，这次在西方开，不合祖宗规矩，而且许多王公大将都没有参加，会议的决定不能算数。”拔都说：“那么明年在东方再开大会好了。”

到了明年，拔都派自己的弟弟统领大军，护送蒙哥到蒙古本部开会，自己驻在西方作后援。开大会之时，窝阔台与察合台两个系统的王公知道争不过拔都和蒙哥，都不到会。拔都传下命令：哪一个不遵大会决定，国法从事。术赤和拖雷两个系统的兵力很强，两系联合，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力量及不上。蒙哥做大汗的决定，在东方的大会中又通过了。国家大权于是从窝阔台系转移到了拖雷系的手里。

窝阔台曾经说过将来要让蒙哥做大汗。但窝阔台的性子随随便便，说过的话不大放在心上。他养了几头小猎豹，没有奶吃，就叫人牵了一头母牛来，让小猎豹吃母牛的奶。窝阔台有一个小孙子，名叫失烈门，就说：“爷爷，你叫小豹吃母牛的奶，这头母牛自己的小牛就没有奶吃了，不是要饿死么？”

窝阔台很感动，说道：“失烈门这话很对。你很有仁爱心肠，将来可以继我的位做大汗。”所以失烈门一直认为自己有权继承大汗的位子。失烈门不是贵由的儿子，是他的侄儿。

拔都远征军于一二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在 Chmielnik 大破波兰王 Boleslaw 统率的军队；当年四月九日在 Liegnitz 大破波德联军，杀了西里西亚（德国南部、捷克北部）国王亨利二世；另一个战役中在战场上杀了布希米亚国王（今捷克）Wenceslas，打败了乌高林大主教所统率的匈牙利军。大将速不台打败了匈牙利王贝拉所统率的匈牙利、克罗兹、日耳曼、法国联军。

蒙哥做了大汗，失烈门和贵由的两个儿子都不服。贵由的两个儿子在车中藏了兵器，想发动政变，结果被破获了。蒙哥把这三个人送到荒僻地方去监禁起来，后来都杀了他们。

察合台的孙子不里和贵由交好，曾在宴会中一起骂过拔都，也参与了贵由儿子侄儿的政变密谋。政变失败后，蒙哥将不里送去交给拔都。拔都就把他杀了。

蒙哥英明果毅，善于处理政务，他灭了大理、征服今西康、西藏、印度支那一带土地，派兵远征，攻克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。遣兵攻朝鲜、印度，掳掠了大批百姓和财物回来。他做了九年大汗，在攻打四川重庆时而死。

孙子忽必烈（拖雷的第四子）

蒙哥的胞弟忽必烈接任大汗，灭了南宋，统一全中国，是元朝的开国皇帝。

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后征服中国，统治了十五年，到八十岁寸死。他治理国家的本事，是蒙古所有大汗之中最好的。他曾派兵去攻打日本、缅甸、越南等国。

攻打日本的大军十余万人，乘船在海中遇到飓风，全军覆没。蒙古兵天下无敌，但不懂海战。征日本的大军在阴历八月初一出发，那正是飓风季节，只要迟得两个月出发，日本人一定也给蒙古人征服了。蒙古兵从成吉思汗兴起到忽必烈去世，一百年中只打了一个大败仗。不是败在敌人的手里，而是败给了飓风。

元朝在中国统治了八十九年，一共十个皇帝，都是拖雷的子孙。

孙子旭烈兀（拖雷的第六子）

拖雷有十一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做皇帝，那是长子蒙哥，四子忽必烈。第六子旭烈兀也是大大有名之人，他比忽必烈小两岁。

蒙古人有三次大西征。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率领，第二次是拔都率领，第三次西征的统帅是旭烈兀。忽必烈九岁时，成吉思汗从西域凯旋回来，忽必烈和七岁的弟弟同去迎接祖父。成吉思汗率众打猎，忽必烈射死一只兔子，旭烈兀射死一只野山羊。蒙古人的习俗，儿童第一次射杀禽兽，要将猎物的血涂在长辈的手指上表示敬意。旭烈兀握住成吉思汗的手涂血，出力很重，成吉思汗怪他太粗鲁。忽必烈却捧住祖父的手轻轻涂拂，成吉思汗很是欢喜。

这件事显示两兄弟从小就性格不同。

蒙哥做大汗的时候，里海、阿母河一带的回教徒木刺夷教派行凶作乱，

蒙古人统治黑海里的克里米亚半岛，直到一七八三年才给俄国人占去，离开现在还不到二百年。

失烈门这几句话，或许是提醒祖父：“你如让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任大汗，你自己的儿子、孙子却没有奶吃了。”

在《神雕侠侣》中，改写为死于攻襄阳之役。

在中国历史书中，成吉思汗为元朝“太祖”，窝阔台为“太宗”，贵由为“定宗”，蒙哥为“宪宗”，忽必烈为“世祖”。也速该和拖雷没有做大汗，但因子孙做了大汗，所以追尊也速该为“烈祖”，拖雷为“睿宗”。

派遣刺客到处杀人。蒙哥派六弟旭烈兀西征，将这个实行暗杀政策的教派灭了。旭烈兀又再西行，攻破回教大教主哈里发的总部巴格达。

旭烈兀在巴格达城中，见到大教主哈里发的宫殿华美之极，一座又高又大的藏宝塔中珍宝堆积如山，感到十分惊异，把哈里发叫来，说道：“你积聚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到底用来做甚么？你为甚么不把财宝分给部属，叫他们为你出力死战，保住你的性命和巴格达？”哈里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是。旭烈兀道：“你既然这样喜欢财宝，这许多财宝我就都还给你。”于是把哈里发关在藏宝塔里，不给他饮食，对他说：“这些财宝都是你的，你要吃便吃好了，没有人来干涉。”

哈里发对着满塔的金银财物，但宝石珍珠是不能当饭吃的，困顿了七日就死了。

旭烈兀再派部下的汉人大将郭侃西征，攻打天房（今沙乌地阿拉伯），

忽必烈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。《新元史》说他：“混壹南北，纪纲法度灿然明备，致治之隆，庶几贞观。”极力赞扬他任用儒生；又说唐太宗玄武门之变，把哥哥和弟弟杀了，忽必烈也和弟弟争位，但把弟弟捉来后没有杀他，所以在这件事上还胜过唐太宗。《元史》说他，“度量弘广，知任善使，信用儒术，能以夏变夷。”马可波罗说他是：“自有人类祖先亚当以来，迄于今已世上从来未见如此广有人民、土地、财货的强大君主。”又 Yule 本《马可波罗行纪》中引波斯历史家 Wassaf 的评论，说：“从我国（波斯）境到蒙古帝国的中心，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之处，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，但他的丰功伟业，传到了我们的地方。他的制度法律，睿敏智慧，贤明判断，可惊可羨的治绩，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和博学旅人的述说，都是远远超过了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。单以他的功业和才能而言，已使历史上所有的名人都黯然失色。罗马、波斯、中国、印度、阿拉伯等国所有的君主都及他不上。”这些歌颂当然是未免太夸张了。但忽必烈所统治的土地之广，确是亘古未有。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说他：“目有威棱，而度量弘广，知人善用，群下畏而怀之……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，渐开文明之治。”但忽必烈歧视汉人，征服中国后虐杀甚众，横征暴敛，元朝的规模制度远不及清朝。

忽必烈派去征日本的统帅，是右丞相蒙古人阿剌罕、中书右丞汉人范文虎。范文虎是吕文焕之兄吕文德的女婿。吕文焕就是守襄阳多年的宋朝大将，后来投降了蒙古。遇到飓风而覆没的蒙古主力部队由范文虎统带。范文虎落海后，漂流一昼夜，幸好抓到一块船板而逃得性命。忽必烈很是宽大，说遇到飓风不是他的过失，继续重用他。

木刺夷是回教的一个狂热教派，起源于波斯，正统回教认为他们是异端邪派。这教派的领袖称为“山中老人”，以暗杀作为主要手段，总部设在高峰的顶上，称为“鹫巢”。在山谷中建立了一座大花园，花木庭榭，美丽无比。宫殿辉煌，装饰有无数金银珍宝，到处有管子流通美酒、蜜糖、牛乳。园中充满各族美貌的少女，能歌善舞。山上养了一批幼童，从小就教导他们，说为领袖而死，可以上升天堂，等他们到了二十岁时，在他们的饮料中放入迷药，于他们昏迷中每次四人、或六人、或十人一批抬入花园，任由他们在花园里无所不为，所有美女都温柔的服侍他们。这些青年尽情享乐，舒服之极，相信确是到了《可兰经》中所说的天堂乐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再用迷药将他们迷倒，抬出花园。他们转醒之后，甚是失望，山中老人召他们来见。这些青年自幼深受教育，确信山中老人是回教圣经中所说的大预言家，对他绝对崇拜。山中老人问他们从哪里来，都答称来自天堂乐园。山中老人于是派他们去行刺，说为教尽力，死后可入天堂。这些青年为了返回天堂享乐，行刺时奋不顾身，但求早死，所以往往成功。各国君主对山中老人都十分害怕，对他所提的要求不敢不答应。刺客所服的迷药是大麻一类，突厘语称为 Haschachin，西欧历史家称这个教派的教徒为 Assassini。英文 Assassin（刺客、暗杀者）一字就由此而来。旭烈兀攻破了该派在高峰上的城堡，一举而将之歼灭，不分老小，全部杀光。但这教派分布甚广，总部被摧毁后仍在别的地方继续恐怖活动。

那时回教徒在中东一带势力极大。回教的大教主称为哈里发，驻在巴格达（今伊拉克首都），就像基督

天房苏丹投降。郭侃再渡海攻富浪（今地中海中的塞普鲁斯岛），岛上的苏丹也投降。那时蒙哥去世的讯息传到，旭烈兀便停止西攻。

旭烈兀在伊朗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土耳其、沙乌地阿拉伯一带建立一个“伊儿汗国”。伊儿汗国包括了中东当代所有的石油出产国家，边境与埃及相接。埃及抵抗蒙古人入侵，各地回教难民纷纷涌到，所以埃及就成为回教的文化中心。

旭烈兀曾向东罗马帝国国王求婚，要娶他女儿。东罗马王不敢拒绝，但知道蒙古男人娶很多妻子，不舍得把公主嫁给他，于是送了自己的私生女儿玛丽亚给他。玛丽亚到时，旭烈兀刚逝世，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就娶了她。阿八哈瞧在妻子的面上，对待天主教徒很好，不加虐待，又和教皇、法兰西等国建交，互通使节。

孙子阿里不哥（拖雷的第七子）

拖雷的第七个儿子叫阿里不哥，当大哥蒙哥大汗逝世时，四哥忽必烈在攻打中国，六哥旭烈兀在西征，他自己在老家蒙古的和林大本营留守。他得到一批王公大将的拥戴，立为大汗，而忽必烈则在上都开平立为大汗。

两兄弟争夺大位，拥护阿里不哥的王公大将较多。但两兄弟领兵打了几仗，弟弟打不过哥哥，连战连败，终于投降。忽必烈问他：“你倒平心而论，到底是该你做大汗，还是该我做？”阿里不哥说：“以前是该我做，现今当然是你该做了。”他意思是说，我是根据蒙古祖传的规矩，由王公大将开“库里台”推举的，你是用刀枪弓箭打出来的。

女儿

成吉思汗女儿很多，其中一个叫做阿剌海别吉，最有本事。她先嫁汪古部酋长的儿子，丈夫死后，改嫁丈夫的哥哥的儿子，丈夫又死，改嫁赵王孛要合。成吉思汗西征，四个儿子都带兵随行，派这个公主留守老家，称为“监国公主”。这位监国公主处理政事很有见识，经常判断得很对。监国公主的办公厅有数千名女官和侍女，奉她命令办理政务。那时在东方负责攻打金国的大将是木华黎。遇到军国大事，都要向监国公主请示。

成吉思汗另有一个女儿布亦塞克，成吉思汗将她许配给宏吉刺部的酋长。那个酋长嫌她相貌太丑，不肯娶她，成吉思汗就将这酋长杀了。

宏吉刺部是蒙古各部中专出美女的地方。那个酋长平生美女见得多了，竟连大汗的公主也感到不能忍耐。

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就是宏吉刺部人，他的许多媳妇、孙媳也都是这部的妻子。到了忽必烈时，更定下规矩，每两年一次，到宏吉刺去选妃嫔和

教的教皇驻在罗马一样。哈里发统率大军，兼管政治。当时在巴格达统治已近五百年，又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西欧的基督徒组织“十字军东征”，一次又一次的和回教徒作战，规模巨大的东征共有八次，但终于打不过回教徒而失败。旭烈兀的西征却只打一仗就摧毁了回教的大本营。

那个哈里发名叫木司塔辛，爱好音乐，是大食朝的第三十七代哈里发。一说旭烈兀将他裹在毛毡中，放在巴格达大街上，命军士纵马践踏而死。

宫女。

旷古未有的蒙古大帝国，到成吉思汗的孙子手里才建成。但基础是成吉思汗奠定的。无敌于天下的蒙古军队的一切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，也是成吉思汗一手建立的。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。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，但对于整个人类，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所颂扬的英雄，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，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。

本文材料主要出自下列各书：

- 1 元史（宋濂等）
- 2 新元史（柯绍忞）
- 3 蒙古秘史（外蒙古策·达木丁苏隆编译，谢再善译）
- 4 冯承钧：成吉思汗传
- 5 王国维：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
- 6 马可波罗行纪（冯承钧译注）
- 7 李思纯：元史学
- 8 Henry H.Howorth:History of the Mongols
- 9 Jeremiah Curtin:The Mongols, a history
- 10 Gabriele Mondel:The Life and Times of Genghis Khan
- 11 成吉思汗（苏联杨契维茨基著，邵循岱译）

附录二：

关于“全真教”

道教开始于汉代的“太平道”与“五斗米道”。先秦的道家是哲学上的学派，到了汉代才成为宗教。六朝时有“干君道”（即太平道）、“天师道”（即五斗米道）、“帛家道”等。宋金以后，炼养派分南宗、北宗；符箓科教派分为“龙虎”（即天师道，又称正一教）、J皂、茅山三宗。

道教练养派注重修仙长生之术，所炼的丹分为外丹、内丹。外丹是黄白术，末流演变为点金术，成为化学的前身，中外相同。内丹是炼气，化为内功与内家拳术，以及医学上针灸、经脉与穴道的研究，末流演变为房中术。

道教末流所吹嘘的本事，是世俗人生的理想，既能财富无穷、长生不老、性能力特强，又能召仙降妖、招魂捉鬼，所以掌握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帝王也大感兴趣。北宋之末，徽宗皇帝对道教尤其着迷，命道教的领导人册封他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。

金兵占领中国北方后，北方百姓流离失所，惨受欺压，陕西、山东、河北一带兴起了三个新的道教教派，称为“全真教”、“大道教”、“太一教”，结纳平民，隐然和异族的统治者对抗，其中尤以全真教声势最盛。

全真教不尚符箓烧炼，而以若己利人为宗，所以大得百姓的尊敬。全真教属于道教中的北宗。元朝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一书中说：“昔者汴宋之将亡，而道士家之说，诡幻益盛，乃有豪杰之士，佯狂玩世，志之所存，则求

郭侃的祖父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，成吉思汗手下大将，随大汗西征，功劳很大，在攻打撒马尔罕城时身受重伤，流血不止。成吉思汗命人剖开一条大牛的肚子，将郭宝玉放在大牛肚子里，后来就血止伤愈。郭宝玉、郭侃在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中均有传。

返其真而已，谓之全真。士有识变乱之机者，往往从之，门户颇宽弘，杂出乎期间者不可胜纪。而涧饮谷食，耐辛苦寒暑，坚忍人之所不能堪，力行人之所不能守，以自致于道，亦颇有所述于世。”

王重阳

全真教的教祖是王喆。（这“喆”字也有写作三个“吉”字重叠的，两个字的声意义都和“哲”字相同。）关于他的生平，终南山重阳宫有一大碑，上刻刘祖谦所撰的《重阳仙迹记》，其中说：“师咸阳人，姓王氏，名喆，字知明，重阳其号。美须髯，目长于口，形质魁伟，任气好侠，少读书，系学籍，又隶名武选。天眷朝，以财雄乡里……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，封高数尺，榜曰：‘活死人墓’。……大定丁亥夏，焚其居，人争赴救，师婆娑舞于火边，且作歌以见意。诘旦东迈，遥达宁海，首会马钰于怡老亭。马亦儒流中豪杰者，与其家人孙氏俱执弟子礼。又得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等六人，号马曰丹阳、谭曰长真、刘曰长生。丘曰长春、王曰玉阳、郝曰广宁、孙曰清净散人……若其出神入梦、掷伞投冠、腾凌灭没之事，皆其权智，非师之本教，学者期间大道，无溺于方技可矣。”

金密国公金源铸撰有《全真教祖碑》，其中说：“先生美须髯，大目，身长六尺余寸，气豪言辩，以此得众。家业丰厚，以粟贷贫人……有谭玉者，患大风疾垂死，乞为弟子，先生以涂面余水赐之，盥竟，眉发俨然如旧，顿亲道气萧洒，训名处端，号长真子。又有登州栖霞县丘哥者，幼亡父母，未尝读书，来礼，先生使掌文翰，自后日记千余言，亦善吟咏，训名处机，号长春子者是也。后愿礼师者云集，先生诮骂捶楚以磨炼之，往往散去，得先生道者，马谭丘而已。八年三月，凿洞昆仑山，于岭上采石为用，不意有巨石飞落，人皆惊栗，先生振威大喝，其石屹然而止。山间樵苏者欢呼作礼，远近服其神变。又或餐瓦石，或现二首坐庵中。……九年己丑四月，宁海周伯通者，邀先生住庵，榜曰金莲堂，夜有神光照耀如昼，人以为火灾，近之，见先生行光明中。……至登州，游蓬莱阁下观海，忽发飓风，人见先生随风吹入海中，惊讶间，有顷复跃出，唯遗失簪冠而已，移时，却见逐水波泛泛而出。或言先生目秀者，即示以病眸，或夸先生无漏者，即于州衙前登溷。凡为变异，人不可测者，皆此类也。……于宁海途中，先生掷油伞于空，伞乘风而起，至查山王处一庵，其伞始堕，至掷处已二百余里也。……与众别曰，‘我将归矣！’众乞留颂。先生曰：‘我于长安栾村吕道人庵壁上书矣。’枕左肱而逝。众皆号恸。先生复起曰：‘何哭乎？’于是呼马公附身密语。……铭之曰：咸阳之属，曰大魏村，山川温丽，实生异人。幼之发秀，长而不群，工乎谈笑，妙于斯文。又善骑射，健勇绝伦。以文非时，复意于武，勘定祸乱，志欲斯举。文武二进，天不我与……”

碑文中叙述王重阳许多希奇古怪的事迹，自然不可尽信，喝斥飞岩、口嚼瓦石、堕海不溺、掷伞飞行等等，或许是他显示一些武功，而传闻者加以夸大，人家说他内功深厚，不必大小便，他即刻在官府衙门前大小便，作风十分幽默。

清末广东东莞陈友珊著有《长春道教源流》八卷，考证王重阳曾起兵与金兵相抗，其中说：“王重阳，有宋之忠义也……据此则重阳不惟忠愤，且实曾纠众与金兵抗矣。金时碑记，有所忌惮，不敢显言。”

全真七子

全真七子都名显当世，他们的事迹在碑文或书籍记载中流传下来。碑文和书籍都很多，重要的书籍有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、《七真年谱》、《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》、《甘水仙源录》、《金莲正宗记》、《金莲正宗仙源像传》等。

元王利用《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》：“马师钰，字玄宝，号丹阳子……山东宁海州人……中元后，重阳祖师造其席，与之瓜，即从蒂而食，询其故，曰：‘甘从苦中来。’问：‘奚自？’曰：‘终南。不远三千里，特来扶醉人。’……遂心服而师事之。祖师感化非一，师悟……头分三髻，三髻者，三‘吉’字，祖师讳也。十四年秋，与三道友言志于秦渡镇，师曰：‘斗贫。’谭曰：‘斗是。’刘曰：‘斗志。’丘曰：‘斗闲。’师曰：‘夫道以无心为体，忘言为用，柔弱为本，清净为基。节饮食，绝思虑，静坐以调息，安寝以养气。心不驰则性定，形不劳则精至，神不扰则丹结，然后灭情于虚，宁神于极，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。’”

金密国公铸《谭真人仙迹碑铭》：“谭公处端，字通正，号长真子，初名玉，宁海州人，其父即镠镣之工，每以己生资济贫窘……往执弟子礼，重阳使宿庵中。时严冬飞雪，藉海藻而寐，重阳展足令抱之，少顷，汗流被体，如罩身炊甑中，拂晓以盥余水使涤面，月余，疾顿愈，由是推心敬事。”王重阳伸脚令谭处端抱住，谭感全身发热，当是王重阳以内功为他治病，盥余水中可能含有药物，涤面月余而风疾痊愈，这说法自比“全真教祖碑”中简单的叙述更能入信。

金秦志安《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》：“刘先生处玄，字通妙，号长生子，东莱之武官庄人……承安丁巳，章宗召问至道之要。先生对曰：‘寡嗜欲则身安，薄赋敛则国泰。’”

《元史·丘处帆传》：“丘处机，登州栖霞人，自号长春子……金宋之季，俱遣使来召，不赴。岁己卯，太祖自乃蛮命近臣彻伯尔刘仲禄持诏求之……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……经数十国，为地万有余里……既见，太祖大悦，赐食，设庐帐甚饬。太祖时方西征，日事攻战。处机每言：‘欲一天下者，必在乎不嗜杀人。’及问为治之方，则以敬天爱民为本。问长生久视之道，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。太祖深契其言，曰：‘天赐仙翁，以悟朕志。’命左右书之，且以训诸子焉。于是锡之虎符，副以玺书，不斥其名，惟曰‘神仙’……时国兵践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盛，民罹俘戮，无所逃命。处机还燕，使其徒持碟招求于战伐之余，于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，与滨死而得更生者，毋虑二三万人，中州人至今称道之。”

元姚燧《王宗师道行碑铭》：“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处一，宁海东牟人……尝俯大壑，一足跂立，观者目瞬毛竖，舌矫然不能下，称为‘铁脚仙’。洞居九年，制炼形魄。长春颂以诗，有‘九夏迎阳立，三冬抱雪眠’语。出游齐鲁间，大肆其术，度人逐鬼、踏盗碎石……或以为善幻诬民，因召饮可鴆。真人出门，戒其徒先凿池灌水，挠而浊之，往则持杯尽饮，曰：‘吾贫人也，未尝从人丐取。今幸见招，愿丐余杯，以尽君欢。’与之，又尽饮，归，解衣浴池中，有顷，池水沸涸，以故不死。……或谗其善幻，世宗试而鴆之，见不可杀，悔怒，逐谗者。”

元徐琰《郝宗师道德碑》：“郝师大通，字太古，号广宁子，宁海人……研精干易，因通阴阳律历之术，性不乐仕进，慕司马季主、严君平之为人，以卜筮自晦……乃弃家礼重阳于烟霞洞，求为弟子，重阳……解纳衣，去其袖而与之，曰：‘勿患无袖，汝当自成’，盖传法之意也。”《续文献通考》：“广宁坐赵州桥下，儿童戏累石为培于其顶，嘱以勿坏，头竟不侧，河水溢，不动，亦不伤。”

据《续文献通考》及《登州府志》：“孙仙姑不二，号清净散人，宁海县忠显幼女……父以配马丹阳，生三子。丹阳既弃家从道，重阳祖师画骷髅劝化之，又画天堂一轴示之。姑弃三子诣金莲堂祈度。重阳赠以诗，改今名，遂授以道要。”

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

丘处机远赴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的事迹，随行弟子李志常著有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（有王国维校注本）一书，详述经过及旅途见闻。

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载有丘处机旅途中的一首长诗：“金山东畔阴山西，千岩万壑攒深溪。溪边乱石当道卧，古今不许道轮蹄。前年军兴二太子（即察合台），修道架桥彻溪水。今年吾道欲西行，车马喧阗复经此。银山铁壁千万重，争头竞角夸清雄。日出下观沧海近，月明上与天河通。参天松如笔管直，森森动有百余尺。万株相倚郁苍苍，一鸟不鸣空寂寂，羊肠孟门压太行，比斯大略犹寻常。双车上下苦敦颠，百骑前后多惊惶。天池海在山头上，百里镜空含万象。县车束马西下山，四十八桥低万丈。河南海北山无穷，千变万化规模同。未若兹山太奇绝，磊落峭拔加神功。我来时当八九月，半山已上皆为雪。山前草木晓如春，山后衣裳冷如铁。”

丘处机、李志常一行，在西行途中见到成吉思汗攻破花刺子模诸城后屠戮之惨，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有云：“方算端（即苏丹，回教国王）之未败也，城中常十余万户，国破而来，存者四之一。”

近代上家新会陈垣先生著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对全真教甚为推重，书中说，“自永嘉以来，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，然卒能用夏变夷，远而必复，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，人民愈生而愈众，何哉？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，非幸致也。三教祖之所为，亦先民表现之一端耳。”后记中又说：“……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，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……诸人所以值得表扬者，不仅消极方面有不干事敌之操，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。”

据陈垣先生考证，全真教历任掌教，自王喆以后，依次为马任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尹志平、李志常、张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诚、张志仙、苗道一、孙德或、蓝道元、孙履道、苗道一（二次接任）、完颜德明。其中谭处端曾任教主，尹志平寿至八十三岁，《射雕》、《神雕》两书中写他们早死，并非根据史实。

全真七子和以后历任教祖未必都会武功，他们炼气修习内功，主要是健身却病之术。

在《神雕侠侣》书中出现的耶律楚材，是成吉思汗的近臣（“蒙古”两字的汉译，据说是耶律楚材所创），当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时，耶律楚材和他时相往来，作诗唱和。但耶律楚材信奉佛教，对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

优待（命丘处机通管天下僧尼，豁免道士赋税差役，但僧人不能豁免）十分不满，在他所著的《西游录》中对丘处机大肆攻击。今人姚从吾先生著有《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》专文，详加分析，认为耶律楚材的攻击都是从宗教的偏见出发，不能成立。

《列仙全传》

《列仙全传》是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一部有文有图的道家传说故事书。

中国的神仙传记，以题名汉刘向撰的二卷《列仙传》为最早，陶弘景、葛洪、孙夷中、杜光庭、沈汾等相继有所编撰。最大部头的是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《总仙记》，共一百三十卷，相信传说中的全部仙人都已包括在内，但已失传。《列仙全传》九卷，叙述了五百八十一位仙人的故事，起自老子、木公、西王母，一直叙至明朝成化、弘治年间。其中许多并不是仙人，只是会幻术或得到皇帝封号的道士。在现存的这类书籍中，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了。

此书号称是王世贞编辑，又有李攀龙序，但多半是刊行此书的汪云鹏所伪托。汪云鹏是徽州“玩虎轩”书铺的主人，曾刊行许多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和戏曲本子。“射雕”第四集中所附王喆、马钰、谭处端、丘处机、郝大通、王处一等六人的图像都出于此书。《列仙全传》中也有刘处玄与孙不二两人的故事，但没有图。

六幅图中所绘全真教六位领袖的故事，都强调神怪法力。

图中王重阳手中提铁罐，因他曾提铁罐乞食，他有许多特立异行，常人以为他是疯子，叫他“王害风”，风同疯，即称他为“王疯子”。马钰逝世那一天，对门人说：“今日当有非常之喜。”不久听得空中有音乐声，仰见仙姑乘云而过，仙童玉女，拥导前后，对马钰说：“我们先去蓬岛等你。”当夜马钰在大风雷中去世。谭处端在高唐县写了“龟蛇”二字送给茶馆主人吴六，吴挂在茶馆里，后来邻舍失火，延烧甚广，只有吴六的茶馆不遭波及。延祥馆中有枯槐一株，丘处机以杖绕而击之，喝道：“槐树复生！”槐树至今荣茂。郝大通图中所绘是他在赵州桥边头顶砖石小塔的故事。王处一图中所绘是王重阳飞伞二百里而传书的故事。

黄裳

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所说的黄裳真有其人。近人陈国符先生《道藏源流考》中考证宋徽宗访求天下道教遗书刻板的经过颇详。徽宗于政和三年下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，所获甚众。政和五年设经局，敕道士校定，送福州闽县，由郡守黄裳役工镂板。所刊道藏称为《政和万寿道藏》，共五百四十函，五千四百八十一卷。

黄裳，字晟仲，人称演山先生，福建延平人，高宗建炎三年卒，年八十七。《演山先生神道碑》中说他：“颇从事于延年养生之术。博览道家之书，往往深解，而参诸日用。”

黄裳刊印道藏的名气很响，后来明教刊印经书，也借用他的名字。陆游《渭南文集卷五·条对状》：“明教伪经妖像，至于刻版流布。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为校勘、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。”

后 记

《射雕英雄传》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，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。回想十多年前《香港商报》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，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，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，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，心头甚感辛酸。

《射雕》中的人物个性单纯，郭靖诚朴厚重、黄蓉机智狡狴，读者容易印象深刻。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，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。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，所以《射雕》比较得到欢迎，曾拍过粤语电影，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，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；曾译成了暹罗文、越南文、马来文（印尼），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《江南七侠》、《九指神丐》等等种类也颇不少。但我自己，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《射雕》有了些进步。

写《射雕》时，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，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，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，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，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，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。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，我自己才觉察到，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。当时只想，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，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。

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。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，如小红鸟、蛙蛤大战、铁掌帮行凶等等，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，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，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、曲灵风盗画、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、黄裳撰作《九阴真经》的经过等等。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，以说书作为引子，以示不忘本源之意。

成吉思汗的事迹，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。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，远胜《九阴真经》，书名《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》，一共九个汉字。全书共十二卷，正集十卷，续集二卷。十二卷中，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，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，但一句也读不懂，当真是“有字天书”。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，发表了无数论文、专书、音释，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，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，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。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，非读此书不可。

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，写成于一二四一年七月。“忙豁仑”就是“蒙古”，“纽察”在蒙古话中是“秘密”，“脱必赤颜”是“总籍”，九个汉字联在一起，就是《蒙古秘史》。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，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。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，绝不外传，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。元朝亡后，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，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，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，书名《元朝秘史》，译者不明，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，翰林院侍讲火原洁、修撰马懿亦黑。怪文本（汉字蒙语）与可读本（汉文译本）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《永乐大典》中，由此而流传下来。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，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。

《元朝秘史》的第一行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“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”。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，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。欧阳锋不懂《九阴真经》中的怪文“哈虎文钵英，呼吐克尔”

等等，那也难怪了。

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“怪文本”流传到了外国，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，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、德国人海涅士、苏联人郭增、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。

我所参考的《蒙古秘史》，是外蒙古学者策·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（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，与现代蒙语不相同），再译成现代蒙语，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。

《秘史》是原始材料，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，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《黄金史》。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《元朝秘史》之前，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《黄金史》。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，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、也速该被人毒死、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、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、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，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。

《九阴真经》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，读者们自然知道了。

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，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，但因文化低落，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。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，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。据李思纯在《元史学》中说，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，可考者只有一个“歹”字，歹是不好的意思，歹人、歹事、好歹的“歹”，是从蒙古语学来的。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，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，郭啸天、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，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“歹”字，但我也不要去故意避免。我所设法避免的，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，如“思考”、“动机”、“问题”、“影响”、“目的”、“广泛”等等。“所以”用“因此”或“是以”代替，“普通”用“寻常”代替，“速度”用“快慢”代替，“现在”用“现今”、“现下”、“目下”、“眼前”、“此刻”、“方今”代替等等。

第四集的插图（大陆版未收—编注）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，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，其中说：

“右梵像一卷，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，其左题云‘为利贞皇帝信画’，后有释妙光记，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，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，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。大理本汉牂榆、唐南诏之地，诸蛮据而有之，初号大蒙，次更大礼，而后改以今名者，则石晋时段思平也。至宋季微弱，委政高祥、高和兄弟。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。其所谓庚子，该宋理宗嘉熙四年，而利贞者，即段氏之诸孙也。”

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。宋濂认为画中的“庚子”是宋理宗嘉熙四年（一二四四年），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，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（一一八八年）。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，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八年，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。另有一个证据，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，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（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），他在位时共有利贞、盛德、嘉会、元亨、安定、亨时（据罗振玉《重校订纪元编》。《南诏野史》中无“亨时”年号）六个年号。宋濂所说的庚子年（宋理宗嘉熙四年），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（段智兴的孙子）在位，那是道隆二年。

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，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，

将来似可改正。

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，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，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。但明人治学粗疏，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《元史》，六个月就编好了，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，命他续修，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，所以《元史》是中国正史中质索最差者之一。比之《明史》从康熙十六年修到乾隆四年，历六十年而始成书，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，无怪后人要另作《新元史》代替。单是从宋濂题画、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，便可想得到《元史》中的错误百出。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，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，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

